

# 洪秀全

繡像—古本通俗小說



新式標點

# 洪秀全演義下冊目錄

中華民國八年九月十三日收到

第三十回	石達開詩送曾國藩	李秀成計破胡林翼	一
第三十一回	章昌輝刎頸答錢江	李鴻章單騎謁曾帥	七
第三十二回	譚紹洸敗走武昌城	錢東平遁跡峨嵋嶺	一四
第三十三回	李秀成一計下江蘇	林鳳翔十日平九郡	二一
第三十四回	林鳳翔大破訥丞相	李開芳再奪衛輝城	二七
第三十五回	李秀成出師鎮淮郡	林鳳翔敗走陷天津	三三
第三十六回	完大節三將歸神	拔九江天王用武	四〇
第三十七回	陳英王平定九江地	劉麗川智取上海城	四八
第三十八回	取銅城陳其芒慶兵	奉朝旨左宗棠拜將	五三
第三十九回	向軍門敗死丹陽城	胡林翼復武昌城	六〇
第四十回	羅澤南走死興國州	羅大綱夜奪揚州府	六八
第四十一回	李忠王定計復武昌	陳玉成棄財破勝保	七五
第四十二回	守六合溫紹原盡忠	戰許灣鮑春霖奏捷	八二
第四十三回	金陵城大開男女科	李秀成義葬王巡撫	九三
第四十四回	張國梁投歿丹陽河	周天受戰死甯國府	一〇三
第四十五回	陳玉成六戰斬水河	楊制台敗走黃梅縣	一一一



MG  
I24243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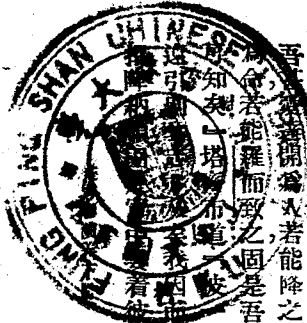
洪秀全演義下冊 目錄

第四十六回	李秀成義釋趙景賢	林啓榮大敗塔齊布	一二一
第四十七回	曾國藩會與五路兵	林啓榮盡節九江府	一二八
第四十八回	龍虎戰大破陳玉成	官胡兵會收武昌府	一四二
第四十九回	救九江曾國荃出身	戰三河李續賓殞命	一五六
第五十回	戰桐城忠王却鮑超	下浦口玉成破勝保	一六八
第五十一回	何信義義獻江蘇城	石達開大戰衡州府	一七八
第五十二回	李孟羣死戰廬州城	左宗棠報捷浮梁縣	一八四
第五十三回	雷正瑄密札訪錢江	楊輔清敗兵破慶瑞	一九三
第五十四回	破曾軍魏超成陷廣信	降勝保李昭壽獻滁州	一九九

新式  
標點  
洪秀全演義下冊

第三十回 石達開詩退曾國藩 李秀成計破胡林翼

話說林鳳翔進攻淮北，清將琦善既逃，勝保亦退，便進軍淮北，一面出榜安民，報捷南京，便令將軍士休息，然後再議進兵。朱錫珣道：「吾軍并未疲憊，已破兩淮，正宜乘勝進兵，老將軍何故頓兵於此？」林鳳翔道：「孫子有云：『日行百里者，蹶上將。』吾不欲中勝保以逸待之勢之計。」朱錫珣默然，退向曾立昌道：「何老將軍一旦畏勝保如是耶？」曾立昌笑道：「非畏之也，彼以東王有罪，惟全家不應受戮，久懷不滿，故欲擁兵以待北王之傳首耳。」朱錫珣歎道：「以老將軍之英雄，猶不免重私仇，而忘公事，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然吾甚惜其未嘗讀書也，倘諸君亦爾，漢事危矣！」說罷歎息一番，即密將此事函告錢江而去。再說翼王石達開既拔隊起程，本意由安徽過荆襄，望夔慶而去。時清將曾國藩正駐浦口，經屢次發兵往攻九江，惟天國大將林啓榮死守不能得志，故屯駐浦口，分顧南北岸。忽聽得石達開入川道，經峽，鄂，即與諸將商議對待石達開之計。向諸將道：「吾軍若開闢為大，若能降之，則諸將不足道矣。」羅澤南道：「達開世之虎將，善能馭衆，甚得人心，則錢江倚之為命，若能棄而致之，固是吾長策，然吾料彼不來也。彼以百萬家財之縉紳，棄之如遺，一旦從秀全以起事，其志時此一時也。當初洪秀全、君臣一德，故達開樂與同事，今互相殺戮，達開因謀高舉，用之，彼得回性命，又加之以官爵，何患其不來？」曾國華道：「二君之言，皆有至理，若彼若不來而大志又灰，恐軍無鬪志，不如求與一戰，有何不可？」曾國藩道：「三君之



言如此，吾乃執中而行之；先之以禮，如其不從，即出其不意而截擊之，有何不可？各人聽罷，皆鼓掌稱善。正在議論間，忽報胡林翼遣曾國葆至，曾國藩忙請至裏面問以來意。國葆道：「撫軍胡公聞石達開將經此地，請問以何法待之？」國藩聽罷，心內躊躇未答，原來國藩生平最忘胡林翼，誠恐以謀告之，彼反先行一着也。國葆道：「兄長有何疑慮而不言乎？」國藩道：「非也，因議尚未決，有主招之者，有主擊之者，未審胡公有何主意？」國葆道：「胡公言達開必不能爲我用，若招之則宜先准備，以防其襲擊；若兄長這裏欲截而攻之，則胡公愿以全軍爲公援也。」國藩道：「胡公之軍當武昌、漢陽之衝，何能遠動，想戲言耳！」國葆道：「此說不然，胡公爲人慮深謀遠，且現以分軍牽制李秀成，而以本軍之半收回荊州附近各郡縣，聲勢甚銳，未可輕視。」國藩道：「既是如此，吾當招降石達開，若不獲命，必出於一戰，請胡公相助一臂可也。」曾國葆遂拜辭而退。國藩笑道：「胡詠之其有意於石達開乎？然曾某斷不放過也！吾聞石達開爲桂省有名文士，吾當爲書以動之。」便令左右取過筆硯來，揮了一函，早見前派的探子回報道：「達開人馬不下五萬，旌旗齊整，隊伍甚嚴，已離此不遠矣。」國藩聽得面色一變，顧左右道：「石會擁五萬之衆，整隊而來，其意殆求戰也，此函恐不能爲力矣。」羅澤南道：「事已如此，仍當招之，招如不來，戰仍未晚也。」曾國藩從之，遂一面令三軍准備應敵，另派一人往迎石達開軍，投遞書函，不在話下。且說石達開自離了金陵，盡統老萬營大軍，合共五萬，浩浩蕩蕩，本擬直取武昌，與李秀成合兵下荊州，望四川而去，忽軍行之間，前軍探子報道：「有清將曾國藩，飭人帶書到此。」石達開聽罷，便問多少人同來？探子道：「只一人耳，并無軍馬。」達開便令引帶書人進帳裏，那人把曾國藩書函呈上，石達開就在案前拆閱書道：

大清禮部侍郎節制湖廣江西軍務，曾國藩書候天、國、翼、王、麾下：某聞識時務者爲之俊傑，今將軍以蓋世之雄舉兵，湘、桂爲天下倡，奇略雄才，縱橫萬里，甯不偉歎！然時勢不可不審也。當洪秀全奮發之初，廣西一



王猛輔奏猶未至彰明寇管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諡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慚德而足下喜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爲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頌爲正統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誠以不料足下竟有此言也辱承錦注欲以名器相假然則足下固愛我而猶未知我也曩者軍抵三湘直趨鄂岳足下高樓廣榭巍然無恙凡數過門未敢留刺今幸賜教言且慚且感僕不知如反其道以施之設僕等所事不成若他日足下辱過敝廬曾能爲勸今日之愛情否也既蒙錯愛謹以函謝今當西征席不暇暖無從把晤謹附俚詞五首以塵清聽足下觀之當笑曰孺子其自負哉

會詞之後又有律詩五首再看下去詩道：

會摘芹香入泮宮	更探桂蕊趁秋風	少年落拓雲中鶴	塵跡飄零雲裏鴻	聲價敢云超冀北
文章昔已遍江東	儒林異代應知我	祇合名山一卷中	未造乾坤有主張	况復仕途皆幻境
不策天人在廟堂	生慚名位掩文章	清時將相無傳例	宇宙尙留一瓣香	莫憑赤手拯元元
幾多苦海少歡場	何如著作千秋業	祇覺蒼天方賸賸	三年纜轡歸羸馬	三年纜轡歸羸馬
投鞭慷慨蒞中原	不爲仇讎不爲恩	東南到處有啼痕	風夜常嫺虎豹韜	滿眼河山罹異劫
萬衆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成人亦苦	男兒欲畫麒麟閣	起自布衣方見異	
若個將才同衛霍	幾人佐命籌蕭費	濟濟從龍畢竟高		
到頭功業屬英豪	遙知一代風雲會	賈人居貨移神鼎		
真帝勳華多頌美	皇王家世盡鴻濛	劉裕當年田舍翁		
遇非天子不爲隆	醴泉芝草無根脈			

會國藩看罷不覺詫異道：「達謂有文事而兼有武備其志不凡吾甚敬之以大敵當前而雍容整暇其殆風流

儒將乎？」遂傳令退軍二十里，讓石達開過去。塔齊布道：「達開窮而他竄，我復誰之朝廷其爲我何？」曾國藩道：「彼衆而我寡，且達開虎將也，其部下皆能征慣戰，實不易勝之戰，如不勝，貽天下笑矣。况彼去金陵而入西川，使洪秀全而失其羽翼，因而縱之，不亦可乎？」羅澤南亦以爲然，遂拔寨退軍而去。早有細作報到石達開軍裏，左右皆喜道：「清軍避我矣，長驅而進可也。」石達開道：「不然，彼料勢不如我，故示之以禮讓，但吾軍若到荆襄，則胡林翼諸君必合而謀我，此時曾軍將繞吾後矣，蓋彼懼清廷之責罰也。我軍若二面受敵，勝負之數固不可知，我不如亦示之以禮，轉帳江西貫湖南繞道入川，有何不可？」遂令大小三軍改道入九江而去。按不下表。且說洪天王自石達開去後，心中旁皇無措，因思石達開上表時，力言李秀成可用，便降詔以李秀成入南京辦事，秀成得了天王的旨，願謂譚紹洸道：「弟自替守武昌以來，大小數十戰，得使武昌漢陽無恙者，以計守之，非以力受之也，方今胡林翼曾國藩龍驤虎視，以窺武昌，此四戰之地，誠不易守，現天王詔弟入南京，以東王已死，翼王又去，大局關係弟不得不往，但天王未言及以何人替守此處，想亦量才而用耳，足下意中究有何人足當此任？」譚紹洸道：「再請由南京調人到此如何？」李秀成道：「黃文金在安慶，陳玉成入江西，林鳳翔李開芳羅大綱各統兵北伐，眼見南京無人矣，若安福兩王短於才略，而桀驁不馴，此無用之輩，不足以當大任也。」譚紹洸道：「然則足下將委何人？」李秀成道：「胡以晃老成持重，深識大體，不幸去年身故，吾其惜之，若以武昌人才恐弟去而足下不能卸責矣，足下將以何策守之？」譚紹洸道：「以漢陽之衆，攻吳胡二軍，而以武昌精銳截擊曾國藩可乎？」李秀成道：「如此則危矣。」譚紹洸道：「然則足下之意若何？」李秀成道：「弟昔日在此，彼三路齊舉，吾則守以禦之，彼一路來攻，吾則戰而破之，足下謹記斯言可也。弟去後，必不能再到武昌，今而後，金陵大局將在弟身上矣，且吾一去，則清軍必來攻擊，吾有一密計遺下，可以破胡林翼而退曾國藩者，待清兵來攻之時，足下卽依計而行，切切切記。」說罷，以密函交付譚紹洸，并囑道：「破敵之策，將軍善藏之全。」



在於此！譚紹洗拜受，並答道：「受國家重任，而又荷將軍重托，敢不自勉，請將軍放心！」李秀成道：「足下審慎有餘，而機變不足，祇此可慮耳，願將軍自愛！」說了，又以兵符印信，交付譚紹洗。隨布告各營，以應詔入金陵。譚紹洗道：「將軍四處布告，恐敵人知將軍已去，來攻益速矣！」李秀成附耳謂譚紹洗道：「正唯如此，而後所遺之計，乃可用也！」譚紹洗乃不言。次日，李秀成起程，譚紹洗又為卽祖錢，秀成珍重一番而別。慢表秀成入金陵，且說譚紹洗繼守武昌之後，所有法度，皆依秀成舊制，傳令不許更易。只點消息，傳到胡林翼軍中，林翼大喜，卽謂諸將道：「向者以三路之兵，不能得志於漢陽者，以李秀成在也。今秀成去矣，吾等窺漢陽，正在此時，不可失此機會！」部將諸玖躬道：「秀成詭計極多，但恐非真去耳！」林翼道：「不然，金陵空虛，卽秀成不往，洪秀全猶當召之，吾決其必行矣！」遂一面知照曾國藩，請攻武昌，而自以大軍攻漢陽，兩路會合，殺奔前來。譚紹洗聽得，忙取李秀成遺計，拆閱不勝之喜，便令軍中嚴整旌旗，一面令義勇軍晏仲武、副將洪春魁，領五千人馬出城，埋伏洪山要道，又令陸順德、蘇招生，以水師屯守沙河，以武昌與漢陽大江相隔，又用破舟鐵索為浮橋相通，互相接應，自與諸將謹守漢陽，以待清兵。安排既定，只見胡軍先出蜂擁而來，少時又接得曾國藩攻武昌之耗，謂紹洗顧左右道：「果不出秀成所料也！」當下胡林翼大軍已到漢陽，以李續賓、李孟羣分攻西南兩路，以曾國葆為前軍，自為各路接應。到時，只見漢陽城上，旌旗嚴整，不敢遽進，回稟林翼道：「漢陽守衛嚴整，李秀成尚在軍中也！」胡林翼不信，遂微服雜在軍中，前來觀音，果見守衛甚嚴，幾於無隙可整，看罷，悶悶不樂，回至營中，沉思一會，時日已傍晚，傳令軍中安扎，准待明日攻城。軍士得令，各自安排，忽然到了三更時分，三軍正在分寢，忽東南角上，鼓聲大振，金角亂鳴，胡軍在夢裏驚起，只道洪軍來攻，倉卒準備，應敵久之寂然，夜裏又不敢亂進，只得各自安息。纔到四更，又喊聲動地，漢陽城上復吶喊助威，驚得胡軍亂竄，久之仍無聲息，不覺將返五更，鼓聲大起，自漢陽城至洪山一帶，如千軍萬馬之聲，攪得胡軍一夜不曾安息。胡林翼此時已料洪山地方必有天

國人馬埋伏欲分兵攻之，又恐漢陽洪軍衝出，心甚憂慮。忽報羅澤南已至，原來羅澤南已得曾國藩之令，曾攻武昌時正與搭齊市駐東路。林翼接見之下，正欲開言，不料羅澤南早說：「昨夜洪軍驚擾，原來羅軍亦是如此，一夜不曾安穩。少頃又報曾國藩至，所說皆同曾國藩道：『沙河一帶已有天國水軍埋伏，自漢陽至武昌，又用鉄索纜浮橋，互相聯絡，禦禦極嚴，無從下手。』」胡林翼道：「三軍在此不能遽退，拚與一戰，才亦可乎？」就發令先請曾國藩以本軍分爲兩隊，以前隊先燒浮橋，直抵武昌，以後隊阻截沙河，使彼首尾不能應。林翼以本軍直圍洪山，兼接應曾軍。李鴻賓曾國葆李孟羣各統大軍，分攻漢陽，各人回去，得令准備。時譚紹洸見清軍各營隱隱移動，料不久即來攻城，小傳令各營依計行事。當下曾胡各軍以部署方定，天色已晚，恐夜裏不便交戰，姑待天明，只恐仍如昨夜一般，軍士驚被其擾，便略息數里，分兩班輪換巡邏。無奈天國軍中是夜鼓角之聲，較前益甚，清軍仍不能安心寢息。及到天明，胡林翼自引一軍，會合各軍進攻漢陽。改令曾國藩阻截洪山要道，以防伏兵，一面打聽曾國藩消息。原來曾軍令搭齊布引軍冒險，不燒浮橋，誰想漢陽一枝軍衝出，反截塔軍後路，塔軍阻厄河濱，不能成列，中鎗落水者，不計其數。塔軍正在倉皇，忽沙河一帶伏兵齊起，水師船箭如雨，船中所藏陸軍，皆渡過右岸夾擊，曾軍大營，賴羅澤南死力支持，怎奈前軍既敗，後軍無心戀戰，各自逃竄。胡軍圍攻漢陽，尚未得手，因林翼本意欲用藥線炸陷城垣，誰想李秀成遺計，都在城垣外預掘濠溝，以故不能施其計。正在約悶，忽探馬馳報道：「曾軍二路水陸皆敗，曾國葆圍阻洪山，未敢遽進，又不知洪山天國人馬多少，更不知此外更有多少埋伏，現在曾軍正將沖進來也。」胡林翼聽得，又見軍士一連兩夜受驚，皆疲倦無鬥志，不覺歎道：「吾今番進兵，又成畫餅矣。」只會分教智勇能施，巧授錦囊，摧大敵，聲威所播，頓收金甲，退雄師，畢竟胡林翼進退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 第三十一回 章昌輝刎頸答錢江 李鴻章單騎謁曾帥

洪秀全漢派下冊

第二十一回

七

話說胡林翼因聽得曾國藩兵敗，曾國葆又進攻洪山，不能得手，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退兵又恐其漢陽城之內，洪軍沖了一會，即照請曾國藩元退東路之兵，自己好緩緩而退。不想曾國葆因圍洪山，自辰至申，軍心漸漸懈怠，忽然洪山裏面，鼓聲大振，把曾國葆軍士嚇得手足無措，不戰自亂。胡林翼就乘勢退兵，這時譚紹洵與雲山之子馮文炳，由漢陽分兩路沖出，義勇隊統領晏仲武，副將洪春魁，又由洪山殺將下來，胡軍無心戀戰，譚紹洵率各路人馬，奮力追殺，如入無人之境。胡林翼死力支持一陣，拆了些人馬，領餘軍奔回岳州城而去。曾國藩亦以兵敗奔回九江，譚紹洵大獲勝捷，收兵回漢陽，大犒三軍。令洪春魁、晏仲武仍守漢陽，令馮文炳回守武昌，大修戰備，以爲戰守之計。一面寫表申奏天王，不在話下。且說李秀成自離了武昌城來，星夜往南京進發，一路沿安慶而下，繞道先入廬州，聽得鮑超爲壽春鎮總兵，便對胡元煒說道：「鮑超如許仲康，所謂虎癡勇而好鬪，樂功名而輕於所就，今清廷糜以好爵，彼更爲清廷效死力矣，當慎防之。」胡元煒領諾。李秀成便巡查水陸各營而去。到了金陵，先報知洪天王，天王聽得李秀成已到，便請到廷上相見。秀成見天王面有憂色，料然爲東王被殺及翼王已去之事，不覺流涕道：「臣弟在武昌聽得東王之變，本欲趨朝，祇以任重，未敢擅離，今奉詔諭，現趨朝聽候差委。」洪天王道：「自得賢弟鎮守武昌，朕免西顧之慮，皆賢弟力也。惟軍師近來因稱病不出任事，翼王又去使朕如失左右，手眼見金陵無人任事，故促賢弟回朝。近來林翔、鳳北伐之軍，雖叠得勝仗，然李開芳一軍，久無消息，朕甚憂之，是以欲與賢弟一決。」李秀成道：「臣弟行時，曾受計於譚紹洵，必能依計破敵，然此後武昌亦危矣。至於北伐之理，雖勝然勞孤而力單，不可恃也。宜詔令李開芳、羅大綱、吉文元與林鳳、翔合軍再起，錢軍師爲四路都督，以臨北京，庶乎有濟。至於江南大局，臣弟當勉力以報國家。傳檄江蘇，另選良將，撫定浙豫，則天下不難定也。」洪天王深然其計。正談次間，忽內宮傳進午膳，天王與秀成宴飲。洪天王道：「諸賢弟言武昌亦危，究有何法以維持之？」秀成道：「以今日大勢，進則闔功，退則坐敗。臣弟守武昌之日，以吳

會胡三路清軍挾制，不能長驅入汴梁，此吾之受虧也。武昌四面受敵，諱紹洗必守之不住，但武昌得失，無關大局，所重者北伐之軍耳。爲今之計，不如盛屯安慶之守，再調大兵出河南，則滿人之氣奪矣。」天王猶未答言，忽報武昌捷報到，洪天王投筭而起，李秀成亦起，得捷書，知譚紹洗武昌大捷，天王大喜道：「此譚紹洗之力，而賢弟之功也。」秀成謙讓一回，重復入席，再飲一會，忽又報李開芳遞表到，天王令人將書呈上看罷，面色一變，李秀成不知其意，徐徐問道：「李將軍其稟報軍情耶？」天王搖首歎道：「非也！」隨把原表教李秀成一看，秀成看其奏道：

征北大將軍第十二天將，夏官丞相李開芳言：竊以東王毀家舉義，自桂平奮起以來，轉戰各省，皆竭忠盡誠，以紓國難，卒賴上帝之靈，與國家之福，英雄響應，士庶歸仁，東南各省次第光復，用能繼承漢統，正位金陵，東王固與有力也。朝廷論功行賞，晉爵開藩，外結君臣，內聯兄弟，復假旄鉞，得專征伐，稽之往古，漢如蕭曹，明如劉徐，當無以加之。今以宵小懷私，發難謀殺元勳，全家被害，朝廷不加之罪責，將何以服人心？臣聞變之下，不知所措，誠以元兇尙在，先臣難瞑，軍士離心，流言遂起，此臣所夙夜不安者也。臣統兵在外，非欲妄參內政，人心一離，大勢卽解，恐創業未半，而中道動搖，臣誠不忍坐視，遙拜表以聞。

秀成看罷，向洪天道：「錢軍師之意若何？」洪天道：「軍師言東王有可殺之罪，北王却非能殺東王之人，在北王誠不免於罪矣。然朕以勳臣汗馬功勞，不忍加罪也。」秀成道：「天王之言甚是，誠如錢軍師之言，北王罪固不免，惟天王既不佈告東王之罪狀於前，又不欲正北王之擅殺於後，實非良策。在忠厚待人，雖不可少，特如人心何？且離亂之世，治國固非一道，願天王思之。」洪天王聽罷，點首而哭。秀成亦哭。天王隨轉入內宮，秀成乃辭出。次日，天王以李秀成任水陸軍務都督，知內外事，專征伐晉爵忠王。李秀成謝恩後，先往謁錢江。錢江道：「吾知足下到金陵，得封王位，正欲前往道賀，不期足下先到。」李秀成道：「欲來謁先生久矣，祇以進朝與天王

相見，故延至今日。」錢江便問洪天王有何事相議否？李秀成即以勸天王注重北伐之說告之，并告以李開芳遞摺一事。錢江道：「李開芳之責誠有詞矣。天王爲人過於忠厚，不明大計，前旣予楊秀清以大權，後又不宣布其罪狀，故有今日。然吾知北王必死，今後國家又失一良將矣。」言罷而哭。錢江又道：「當東王之死，人皆以足下爲東王黨羽，勢將擁兵爲亂，吾獨不信。蓋以足下深明大體，必不昧於去就也。」秀成道：「東王之懷非望弟早知之，昔林鳳翔嘗對弟說，謂「東王收羅羽翼，其志不小，然才短而志疎，必自取其敗。」今果然矣。東王又嘗以言試弟，謂「天王將以重爵予子，將若何？」弟答道：「弟爲國家出力，非爲天王効力也。」東王始無言，想惟先生知弟心耳。今東王之敗，誠不足惜，所惜者，殺非其時，亦非其人耳。先生以爲然否？」錢江道：「豪傑所見略同，足下勉之。江此後殆無志於天下事矣。」李秀成大驚道：「先生何出此言？」錢江搖首歎息，徐附耳對秀成說道：「懷異志者不止東王，如福王、洪仁達者，其防之。天王以婦孺之仁，斷不能爲大義滅親。福王忌我甚，則藉而謀我矣。今後天下任大責重，若大事未定，常周旋於安福兩王之間，足下高明不勞多囑。」談次適天王令人送李開芳奏摺到。錢江看罷，不覺歎道：「哀哉！韋昌輝今後國家損一良將也。」李秀成聽了，看錢江有不捨之意，便答道：「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倘有計策，請留此虎將，以備緩急。」錢江道：「此言甚是，除將軍親出汴梁，撫定李開芳、吉文元，告以朝廷之意，并告以東王自稱九千歲，擅權謀篡之罪，然後棄韋昌輝爵位，殺韋昌輝，以謝楊黨庶乎可矣。然恐不及也。吾料昌輝非畏死者，彼延至今日，蓋待朝廷之正其罪，否則彼亦捐生也。」秀成道：「此事何不早行之？」錢江道：「非足下誰與撫定吉李二人？且安福兩王日在天王左右，方以弟與北王同黨，此吾所以不敢妄動也。」秀成道：「事已遲矣，然吾姑試之。」方欲辭出，忽報北王至。錢江忙引入北王，見錢江有泪容，秀成亦有哀色，心知有異，遂向錢江行禮，又向秀成問道：「將軍回金陵，弟已知之，惜以負罪國家，心先慚愧，有何面目，以見將軍耶？」秀成道：「尊兄何出此言？」北王聽罷，低頭不語。李秀成即以欲爲他解

脫之畢告之，並請以國家爲重，無效匹夫所爲。北王歎道：「僕我者，吾弟昌祚也。東王有罪，其全家何罪而並戮之？翼王責我有詞矣，吾其罪苟免乎？」說罷直出。秀成與錢江相對歎息。未幾秀成辭去，即發函分付李開芳、吉文元二人，告以東王被殺之原因，及東王罪狀，另揮一函安慰北王。且說北王回府之後，自思殺東王全家之事，誠爲太過。天王不忍加罪，然究無以自明，且現在李開芳、吉文元領軍在汴梁，觀望不進，雖有羅大綱監軍，亦祇防其他變耳。似此實誤國家大事，豈不以東王被殺之事已若不死，無以安彼輩之心，則罪滋重大，正愁歎間，忽府裏書記李文龍進來，北王問他有何事，故李文龍道：「適聞李開芳有奏遞到天王，以東王被殺一事，責重將軍，將軍何不爲翼王故事，高舉遠引，另圖大舉乎？」北王道：「吾與翼王不同，我去則東王故黨益增變矣。全一身而增國家之亂，吾不爲也。」說罷，令李文龍退出，轉身入內，見北王妃吉氏，北王故作言道：「近日令兄舉兵在鳳陽叛，汝知之乎？」吉妃道：「恐無此事，王爺何以知之？」北王道：「令兄固知有東王，而不知有天王也。」吉妃大驚，不能措一語。北王道：「卿勿驚，令兄之意，猶卿之意耳。」吉妃道：「妾意如何，王爺胡作此語？」北王道：「知有東王，而不知有天王，猶知有兒，而不知有夫也。」吉妃道：「王爺耶，無枉屈好人。」北王道：「吾若痴，早死於卿之手矣。吾捨命爲國殺東王，事未行而先洩之於汝，母將置吾於何地也。」說罷而出。故遺一劍於案上，吉妃不知其意，告以遺劍，使之取回。北王道：「吾將死矣，生前吾不能殺死，後請以劍殉我，而遂卿本意可也。」吉妃不覺下淚，自悔從前之誤，以母兄之情，爲周旋東王計，幾害夫命，想至此，不覺歎道：「吾死晚矣。」時有一子，年方四歲，名章元成，正在身傍，吉妃給之出房，外遂閉上房門，先執韋昌輝遺下之劍，意欲自刎，忽回想道：「吾夫所遺之劍，而吾將而自刎，是吾夫殺吾也，爲婦而見殺於其夫，益增羞矣。且一死亦求全尸，何必身首異處，便解下羅帶，以巾覆面，復嘆道：「吾無面目見吾夫於泉下也。」遂自縊而亡。當時有詩歎道：

綉閣妝餘尙畫眉，紅綾三尺也增悲。芳魂渺渺悲泉下，爲哭牀頭四歲兒。

吉妃竊後，侍婢英荷久見房門緊閉，心知有異，潛聽之，渺無聲息，連敲了房門幾次，亦無應聲，心上早慌了急的，闔房門一看，嚇的一跳，只見吉妃直挺挺掛在一旁，急解羅帶，扶吉妃而下，撫之已如冰似雪，沒點氣，敢是死了，不免大哭起來，隨奔告北王，北王答道：「人生終有一死，死也罷了。」徐又歎道：「大丈夫不能乘正朝綱，早定大事，徒怨及婦人，吾何愚耶？」英荷見北王如此情景，直奔入房裏，原來吉妃平生待英荷如此，此時英荷想起吉妃貴爲王娘，尙如此結局，何況自己，且北王以數年夫妻，絕無哀感，眼見吉妃死得如此冷落，心內十分憤激，又想起吉妃平生待自己之恩厚，已無從報答，想到此，已淚如雨下，憤不欲生，遂亦閉上房門，自縊於吉妃之旁。少頃北王章昌輝入內觀看，見房門仍閉，只得盡力把房門推開，但見吉妃尸首已在床上，惟英荷尙掛在一旁，昌輝此時不禁對景生情，亦爲傷感，便轉出令家人打點喪事，隨轉進內堂，自思一已死生，關係國家大計，北伐各軍，旣以東王楊秀清一案，以怨恨互相觀望，又念東王可殺，然彼全家何罪，翼王之言，實在不錯，看來非一死，不足以服人心，卽天王不加罪，其罪苟免乎？想罷，立就案上，揮了一函，着人送與錢江，然後圖自盡。錢江拆書一看，書道：

弟自追隨左右，得聆玉訓，每囑以謹慎，毋釀大變，言猶在耳，弟豈忘心，祇以賦性愚昧，不學無術，輕舉妄動，悔無及耳。韋王恩愛，不忍以斧鉞加諸勳臣，然弟知罪矣。今北伐之師，徘徊不進，一若以東王受冤，必當洩發者，先生視弟，豈畏湯火，而懼刀劍者哉？誠以東王之事未明，而徒加弟以殺戮之咎，弟不任受也。今不獲已，當謀自處，而有以報於先生，而今而後，可以見志。惟切惟罪，後人必有知者，願先生努力以國家爲念。錢江看罷，拍案驚道：「北王果死矣！」正嗟訝間，適狀元劉統監至，錢江以北王之書示之，劉統監道：「北王虎將也，當留以爲國用，盍往止之。」錢江道：「恐無及矣，吾尙待更衣，子盍先往乎？」劉統監忙卽辭出，馳往北王府而來，滿望救北王一命，誰想章昌輝自發書後，早已伏劍而薨，時年僅三十六歲。可憐天國一員大將，以其弟

章昌祚，誤殺東王全家，遂不得其死，惜哉！後人有詩贊道：

金陵月落衆星孤，太息西林舊舊徒。誰是狼臬應勦賊？

人非牛馬不爲奴！

殺妻志已殊吳起，輔主心惟掃逆胡。風塵自己多奇傑，樊噲當年一屠狗。

後人多以東王被殺後，天王詔殺章昌輝以償東王之冤，殊屬附會。天國探花及第王與國，有詩單弔章北王自刺詩道：

英雄末路古來悲，慷慨南京盡節時。五載烟塵餘馬革，滿城風雨哭龍旗。

彌留尺劍貽妃子，珍重瑤函帝節師。大義豈真輕一死，英魂猶自繞丹墀。

及劉狀元既已知道章昌輝已薨，遂伏尸而哭。少頃錢江亦至，亦撫尸放聲大哭道：「君不死，而國家不安，君已死而國家亦危，嗚呼痛哉！」劉狀元哭畢，謂錢江道：「軍師不宜多哭，且起來商議大事。」錢江遂拭淚，一面令

劉狀元將北王死事，奏知天王，一面令北王府家人打點喪事，並爲韋元成穿孝舉哀。劉狀元臨行時，錢江囑道：

「天王念北王前者殺妻相救，及數年來汗馬功勞，必優加以修飾令典，然如此，則貽東王黨口實矣，當爲天王

言之。」劉狀元唯唯而去。當下天王聽得北王自刎，甚爲傷感，便欲撥給庫款五千，與北王府治喪，及劉狀元至

告以錢江之言，便不再撥款。劉狀元又請以北王死事，布告各路天將，以了結東王之案，天王亦從之。自此楊黨

舊部，頗無異言。天王又親造北王府祭奠禮，既畢，以其子韋元成承襲北王，俟其長時，命官授任。過了數天，徐

驥大舉北伐，李秀成道：「江蘇肘腋之宜早爲平定，且上海爲西人居留地，吾當乘機克上海，先與西員立約，免

留後患，亦是要着。若我大舉而全勝，清人將借力外人圖我，我豈能當各國之兵，且我不忍爲者，而彼爲之，我如

彼何？自當先發制人，願大王思之。」天王深以爲然，遂令天將古隆賢，領大軍三萬，由鎮江而下，再令黃文金，撫

定安徽餘郡，復令賴文隆領軍二萬，與陳玉成軍會合攻江西，兼應湖北。李秀成擬自統金陵精銳，大舉北上，會



聞鳳翔、羅大綱、李開芳、吉文元，以攻北京。自此消息一出，清滿舉國大振。這時就惱出一位爲清廷效忠盡力的大臣，姓李，名鴻章，號少荃。本貫安徽省合肥縣人氏。由兩榜翰林檢討出身。他弟兄四人，長名翰章，號少荃。是由徐姓歸宗的。鴻章居次，此外尚有兩弟，一名鶴章，號幼荃，一名煥章，號季荃。兄弟幾人，皆有些才幹。惟鴻章尤有智慧，自幼讀書，即穎悟非常，塾師大奇之，謂爲將來非常人也。又有善相者，曾至其家，徧相諸人，謂鴻章道：「君家兄弟皆貴不可言。惟子斗頭方面，福澤尤遠，出諸昆仲之上。」後登清道光進士，翰林寄居寶良寺。時曾國藩方任侍郎，鴻章師事之。國藩每謂人曰：「鴻章相奇器也。」旋外放福建，延邵道。時年已三十矣。時正告暇在籍，與同鄉劉銘傳、程學啓爲密友，嘗謂兩人道：「公等出仕，可至督撫提領。」二人還叩之。鴻章但笑而不言。及贊皖、撫呂、賢基幕府，所謀多不能用。及聽得曾國藩以湘團出境，現圍九江，回憶在京當翰林差使時，曾投拜曾國藩門下，屢蒙贊賞，不如到他營裏，圖個差使，從軍營裏較易陞官。自立了這個念頭，先與衆兄弟商酌，皆云曾軍屢敗，恐難圖功，不如勿往。鴻章道：「此吾如毛遂，所謂錐處囊中，將脫穎時矣。」遂決意前往九江。適前之相士至，鴻章告以將往從軍，相士道：「公若往得其事矣，然公能立蓋世功名，不能作驚人事業也。但庸庸碌碌，厚流勇退，不可不慎。子其勉之。」鴻章叩謝相士，遂打點行李，帶了僕從，騎上牲口，向兄弟辭別，離了合肥，直望九江而來。那合肥與九江雖然不同省分，只究竟相隔不遠，一路上曉行夜宿，早到了九江。探得曾國藩大營正駐府城附近，便策馬前來，要與曾國藩相見。只會分教：虜運未終，轉奮風雲興俊傑；矯情相折，頓教月夜走梟雄。未知李鴻章與曾國藩相見若何，且看下面分解。

### 第三十二回 譚紹洸敗走武昌城 錢東平遁迹峨嵋嶺

話說李鴻章到了九江地面，知曾國藩大營所在，便策馬前往，先令閹人投刺入內，時曾國藩正欲沐浴，忽

關人傳報李鴻章名刺，乃顧左右道：「少荃固今之國士也，然頭角太露，視天下如無物，吾當有以折之，而後可用也。」說罷，把鴻章名刺放下，待沐浴畢，好半晌，又要濯足，鴻章在外候了多時，聽不見傳出一個請字，莫明其故。又半晌見關人自內出，以爲會國藩必傳見無疑矣。關人絕不道及，肚子裏忍不住氣，向關人問道：「曾帥得毋出乎？」關人道：「非也。」鴻章又問道：「得毋有客在？」關人答道：「無之。」鴻章道：「如此是輕傲我也。」暗忖在京爲師生時何等投契，今一旦兵權在手，遂忘故舊，耶想欲逃去，忽轉念他有什麼原故，尙且未明，便要逃生，且遠道而來，縱彼以輕傲相加，儘不妨罵他一頓，便再令關人再傳第二個名刺，關人無奈，姑與傳遞。少頃復出，關人亦無言語。李鴻章怒甚，已不能耐。又半晌，方見內面傳出一個請字，李鴻章便盛氣而進。然此時仍以初進營中，料國藩必其冠服恭禮相迎，故鴻章此時雖怒，仍以敬意相持，不敢怠慢。少時轉薄抹角，直進帳內，見堂上并無會國藩其人，不過三五人在堂上談天說地，指手畫脚而已。鴻章忙駐足觀看，忽聞一旁人喚問道：「少荃你幾時來的？」李鴻章急回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會國藩，尙在滄盤濯足，形色甚是輕傲。李鴻章這時不看猶自可，看了不覺頂門上怒火高千丈，以國藩如此驕傲，心甚不甘。乃厲聲答道：「弟在營外候見已久，何至今猶洗足耶？」國藩聽罷，仍未起身，復笑着答道：「少荃相處已久，胡尙不知吾性耶？吾在京時，每函致鄉中諸弟，使勤於洗足，蓋勤於洗足可以減病，故吾生平最留心此事，少荃以如此相責，可謂不盡人情。」國藩只時說了又說，絮絮不休。鴻章氣憤不過，立在庭中，只見堂上諸人皆注視自己，莫不目笑耳語。鴻章如何忍得，便向國藩說道：「滌以此笑落鴻章耶？」國藩道：「只怕未必，吾接尊刺時，方在沐浴間，及第二次接得尊刺，而又不不能不洗足，待洗足以行，將與子相見矣。」鴻章聽罷，一言不發，徑拂袍而去。行了十餘步，略駐足，只聞國藩笑聲不已，却說道：「少年盛氣，非大人物也。」鴻章此時聽了，直如萬箭攢心，竟掉頭不顧，出營而去，亦無人出來挽留，營裏將弁，祇各以目相視。鴻章出了營外，騎回牲口，且行且憤。自忖在京時與國藩何等相契，且蒙他以國

士相許，分如此冷淡，薄待故人，該問你國藩，有何本領，敢如此相傲？枉自己從前錯識了他。想罷，仰天長歎，不禁又奮然道：「豈俺李鴻章舍你國藩一席地，遂無出頭處耶？」說罷，約行了數里，意欲奔回合肥，忽又轉念道：「自己當初來時，諸兄弟曾以言相諫阻我之行，奈自己功名心急，又看得國藩那斯太重，致遭此奚落，就令回去，何以見諸兄弟？」想要此情，不禁勒住了馬，看看西山日落，暮烟四起，又不知往那裏才好。正自着悶，忽見一個農夫迎面而來，鴻章便向農夫大問投棧，止農夫道：「先生非落窠中人，何棲皇至此？」鴻章本待不言，惟見農夫立足不語，沒奈何，只得實情告之。農夫道：「求人者當如是，子千重求人，又負氣而去，行將安歸？且此間曾帥有示，懼人偵探軍情，故生面之人，不准留宿，某不敢聞教。」說罷，飄然而去。李鴻章又氣又惱，躊躇了一會，忽見羅澤南策馬而來，向鴻章大笑道：「曾帥謂兄才具有餘，而養氣不足，今果然矣。」鴻章一聽，心內怒上加怒，忽回頭自想，暗忖：曾國藩如此相待，難道故意相弄，以挫折自己不成？果爾，則自己如在夢中也。便向羅澤南問道：「德山此來，有何用意？」羅澤南道：「奉蔣公之命，量請足下回去。曾公向言足下頭角太露，故爲此計，何足下竟墮其術中耶？」鴻章聽罷，不覺搖首自歎道：「何滌生反能戲吾耶？」澤南道：「天下盛氣之人，皆可以戲，何必多程？」鴻章無語，便與羅澤南策馬而回。及到營外，早見曾國藩盛服相接，鴻章卽下馬見禮。國藩道：「少荃得毋以曾某爲前倨後恭乎？」說了同携手進到堂上，分賓主坐下，先後與塔齊布、楊載福、彭玉麟等相見。鴻章先道：「方纔以盛氣辱及先生，望先生休怪。」國藩道：「吾方待才而用，豈知足下反加白眼耶？只是大丈夫以器量爲重，才識次之，故聊以相試耳。」鴻章聽了，忙自謝過。國藩道：「近來聞足下贊皖撫呂賢基軍幕，屬欲邀足下來此，因安徽軍務緊急，是以不敢，究竟現在安徽軍情若何？」鴻章道：「呂中丞奸謀寡斷，當公與吳胡兩帥會攻漢陽，此時天國在皖省兵少，守衛尙虛，弟獻議請於此時大舉攻安慶，奈呂中丞不從，失此機會，今皖省雖有鮑超這一枝人馬，坐鎮幾郡，然此外已無良將，現敵將胡元煒方守廬州，坐鎮桐城，董文金以重兵兼守安

慶甚爲完密，恐難下手！今不如趁李秀成已去，以全力先復漢陽武昌，實爲上策！國藩道：「公言甚是，但金陵爲洪氏根本，若克金陵，則諸省不難恢復矣。」鴻章道：「此事實不容易，因金陵爲彼精銳所聚，加以李秀成智勇足備，吾軍中實無出其右者；若不收復各郡，以先孤金陵之勢，恐收效亦殊不易也。」國藩聽了點頭稱是，又問道：「人才歸於洪氏，爲吾之大患，以足下所知，究有何人足以當大任者？」鴻章道：「向榮勝保治軍雖嚴，然謀不濟勇，此其所以敗也；若知人善任，莫如明公衝鋒陷陣，莫如鮑超料敵而進，莫如林翼其餘明公帳下人物，如羅德山楊厚菴塔齊布皆一時之英傑，皆足以當一面者，此則明公所知矣。此外湖中二李，明公還知之否？」國藩道：「豈非續賓兄弟乎？」鴻章道：「是也，然兄弟皆桌犖不羣之士，續宜則謹慎深慮，續賓尤驍勇非常，若得此人而用之，亦足以獨當一面，明公以爲然否？」國藩道：「足下可謂知人矣！續賓兄弟，向從學於羅山門下，其才識沉毅，吾識之久矣，當爲力保，使重任之，以收得人之效。現聞李孟羣由知縣超擢道員，有補安徽布政消息，此人若在皖，未嘗無濟於軍事也。」李鴻章點頭稱是，談罷而退。楊厚菴私問李鴻章道：「足下歷舉有名人物，而獨不及左宗棠者何也？」李鴻章道：「左公固自有才，然弟只不敢言於滌生之前耳。」楊厚菴乃默然不答。是時國藩自李鴻章到了之後，便有意規復武昌，但以胡林翼現爲鄂撫，此議本該由他發起，願與李鴻章計議，以書示意。胡林翼使取漢陽時，胡林翼正憤前次之敗，已聽得李秀成入金陵，久已要來攻取漢陽，忽得會國藩書，其議遂決。其時鄂督吳文鎔已回雲貴到任，署鄂督官文仍回任荊州將軍，先與吳文鎔計議，欲即進兵。吳胡二人即知會官文，以旗兵六營，兼助文鎔前軍，一面請會國藩助力，大舉圖漢陽。適湖南巡撫駱秉章，令李續賓帶湘軍五營前來助戰。原來湘撫張亮基，因捻黨起事，調辦河南軍務，特令駱秉章繼任湘撫。那駱秉章亦廣東花縣人，氏與洪天王鄉相隔不遠，少貧爲佛山鎮張家西席，張氏值其貧，以婢妻之，後舉進士入翰林，屢與試差，歷任藩臬，游陞至湖南巡撫。爲人雖無智謀，然惟心地謙抑，頗能用人，自見胡林翼敗於李秀成之手，駱秉

章恐胡軍單弱，故遣李續賓來助戰。那李續賓，本貫湖南人氏，事以道員統領湘軍，轉戰湖南各郡，頗爲驍勇，性復耐戰。當下奉駱撫之命，領兵到了荊州。胡林翼使用爲前軍，各路人馬取齊，會同進發。這時天國副將洪春魁，早聽得只點消息，忙與晏仲武商議應敵之計。仲武道：「天王自下江南以來，武昌漢陽兩路有守無攻，此諸葛所謂不發賊，漢亦亡也。其料漢陽難以固守，且責任自在主帥，不如飛報武昌，聽候行止。」洪春魁道：「公言甚是。」便差人報告譚紹洸去。時天國太平四年，即清國咸豐四年春，譚紹洸正在武昌城外沙河一帶，增練水軍。當下聽得漢陽告急，便欲移兵親救漢陽。馮文炳進道：「吳胡兩入，兵力既重，又增添荊州旗兵，與長沙湘軍，其勢正盛，漢陽戰守皆不易也。即明公親往，恐亦無濟。且曾國藩必會兵以攻吾武昌，此時更無歸路矣。兵法在攻，其所必救，不如遣人星夜入安慶，使黃文金分兵江西，一以壯陳玉成軍勢，二以牽制曾國藩，或武昌可以無事。」譚紹洸道：「現陳玉成方由南康下建昌，已克鄱陽湖，正困南昌省城，聲勢大震，恐曾國藩未必便離江西也。然亦不可不備也。」遂使人馳報黃文金。那黃文金聞報，即令部將王永盛會合伍文貴之兵，直進贛境，以邀曾國藩後路。譚紹洸再調吳定彩以水軍助漢陽聲勢，令武昌人馬打着自己旗號堅守，自己却暗入漢陽。是時吳文鎔、胡林翼大兵已抵漢陽城外，令前軍李續賓先取洪山要道，自却築營壘以壓漢陽。林翼更囑曾國葆道：「漢口爲咽喉重地，得此已分洪家軍勢。」便令曾國葆以五千人馬取漢口。譚紹洸潛到了漢陽之後，正欲依李秀成舊法，先奪洪山，誰想已被李續賓先據。譚紹洸道：「清軍此來，已鑒於前日之敗，而先進洪山也。」正自備兵固守，忽東門守將飛報道：「漢口已被清兵奪去矣，現在吾軍正奔逃前來也。」譚紹洸大驚，急傳令漢口敗兵，休衝入漢陽，都奔回武昌去。譚紹洸急急聚諸將議道：「洪山與漢口兩路俱失，漢陽勢益孤矣。漢陽有失，武昌重地，如辱亡齒寒，究以何策保之？」各人皆面有難色，正議論間，忽報馮文炳自武昌飭人送書至。譚紹洸拆開一看，不覺點頭稱善。願謂諸將道：「文炳不減乃父雲山之智，此策准可行之。」原來文炳亦知漢口與洪山已

失敗，漢陽難守，故獻議請調兵暗襲荊州。譚紹洸就依計，令洪奎與部將汪有鳴以五十人馬，巡襲荊州去。那日正傍午時分，已見清軍大至，把漢陽東西南三面圍得鉄桶相似。譚紹洸竭力守禦，亦虞胡林翼從地道發炮，急令人一面守禦，又一面挖築長壕。不料清兵憤於前次之敗，人人奮勇，那胡林翼身先士卒，首扑南門，槍彈如雨而下。譚紹洸所開發築長壕的軍士，皆不敢向前。誰料胡林翼到這時，安營後已，從營中先通地軍埋伏藥線，到時一聲轟炸，猶如天崩地陷一般。南垣已陷了十餘丈。胡軍猛撲而進。譚紹洸勢將不支，忽義勇隊首領晏仲武從東南飛奔前來，奮力殺退胡林翼。仍令人冒火突烟，修築城垣。胡軍再復猛攻時，天國義勇隊，全用抬槍向胡營亂擊，清國副將陳文瑞已斃於陣上。胡軍稍却。譚紹洸心亦稍安。時胡林翼酣戰之時，未得吳軍消息，心甚焦燥，正望曾國藩前來應接。怎想曾國藩起兵來，被伍文貴王永勝兩軍牽制，故不敢遠離，只令岑齊布領二千人馬來助。被天國武昌守將馮文炳伏兵半路擊之，塔軍寡不敵衆，因此退避。故不能助攻武昌。胡林翼聽得，不覺略血於地。部將吳坤修奮然道：「區區漢陽，尚不能下，何以生爲？」遂以本部再復猛攻南門。李續賓道：「吳坤修真勇將也，吾當助之。」便亦帶兵前來。時以譚紹洸清軍未退，已令晏仲武專守南門，自却引兵四面巡視。忽報西門緊急，正飛奔前來。原來蒙古人多隆阿，向隸僧格林沁部下，恰奉命往援湖隸，北舒與阿軍中，即荊州所撥旗兵統領見攻西門不下，心甚憤怒，便調砲隊向城垣猛擊。天國部將汪得勝已漸漸守西門不住，那多隆阿冒槍林直進。譚紹洸到時，已是城垣將陷，多隆阿見譚軍已到，恐洪軍守力復完，更奮勇薄城垣而走。軍士亦隨進，加以砲勢猛烈，西門遂陷。槍聲响處，汪得勝左臂上早中一彈，幾乎墜馬。軍士一齊退後，多隆阿乘勢進了城垣。吳文鎔揮軍繼進，譚紹洸望後而退。時城中知西門已陷，皆無鬥志。洪軍呼天喚地，故南門亦相繼而陷。譚紹洸知漢陽不能再保，急與晏仲武汪得勝會合，焚了倉庫，殺出北門，直望武昌奔來。幸得武定彩早預備船隻，急作浮橋，從水師上船，以砲擊清兵，保護敗兵，陸續回武昌而去。吳文鎔與胡林翼，便率大軍，進了漢陽城，一面

撲救倉庫餘火。時城中人因服洪氏已久，素知清官好殺，因此人人驚懼，逃往武昌者衆。胡林翼深慮，只得出榜安撫居民，一概免罪。然自居民逃竄之後，約束不免過嚴，怎奈那些民居，年年沐洪氏和平政體，一旦又遭如此專制，自多怨言。越日竟有些人民，思念洪家的相聚數百人，在東門裏放起火來，欲乘火往武昌，請譚紹洸爲外應。偏是外應未來，內事先發，被胡林翼以兵力鎮定，自是人心雖有怨言，究不敢亂動。吳鎔文亦不追究，只與胡林翼計議進襲武昌。忽流星馬飛報禍事，說稱天國大將洪春魁汪有爲，引兵暗襲荊州，現荊州兵微將寡，恐不能抵禦。胡林翼大驚道：「漢陽新下人心尚惶，荊州猝有此巨變，何以禦之？」李續賓道：「某願以偏師截洪軍之後，可以保荊州也。」胡林翼道：「吾欲攻武昌，正須用子爲前軍，未可離去；此外更有何人可以代之？」說猶未了，曾國葆應聲願往。林翼便令曾國葆以本軍馳救荊州，林翼自爲後繼，待同時，然後議定武昌。不想風馳電掣，胡曾二人到了荊州，洪春魁汪有爲兩軍，已自回去。林翼不得求其一戰，空走一場，只得留曾國葆一軍，暫守荊州，以防洪軍再至。自己却引兵回漢陽，不提防回到中途，忽見兩邊林木一聲椰子响，左有洪春魁，右有汪有爲，兩路殺出，在胡林翼往荊州時，本一股銳氣，志在截殺洪兵，及同時，只道洪軍已退，不甚留意，被洪汪兩人截殺一陣，折了些人馬。胡林翼不敢戀戰，恐漢陽有失，先奪路奔回漢陽。洪汪二將，却自回武昌去。自此胡林翼也知洪軍能呆，只得修繕城垣，訓練士卒，再圖大舉，暫把進攻武昌之事，按下不表。且說譚紹洸收回武昌，計點軍士，抵了三千餘人，心甚不安，急的具一表飛報金陵。是時天王聽得漢陽失守，深恐武昌亦危，遂大集羣臣會議。各人皆主增兵固守武昌，兼復漢陽，獨李秀成奮然道：「漢陽得失，無關大局，何用增兵？臣以欲定天下，祇注意北伐，欲固長江根本，不如注意江西，以江西一省，西界兩湖，東界閩省，可以爲各省聲勢也。」天王深然其計，便令福王洪仁達，領兵二萬入江西，助陳玉成。時陳玉成已克南昌省城，聲勢大震，福王頻行時李秀成密囑道：「若由江西以一枝出岳州，可以牽制胡林翼，而又可爲石達開入川聲援也。」福王謹記其言，只當日羣臣會議，

獨錢江未到，李秀成退朝之後，獨造訪之。只見劉統監已在，李秀成先問道：「軍師今天安在？」劉統監道：「某昨夜蒙軍師召至府內，告某以歸隱，某大驚爲之挽留，力勸當以國家爲念。軍師道：『方今大局之成敗，繫於北伐之勝負，然而北伐軍權操於楊黨，非吾所能號令之。此後大權當在秀成，吾當退而讓之，以成其名也。』軍師言至此，某復苦勸，軍師又謂某道：『秀成臨事有智，深識大體，和於上下，勝吾十倍，他必繼江之志，不勞多囑。至於成敗則天也。早晚見秀成爲江致謝，努力國家，勿學江之有始無終也。』某於此時，見軍師之意已決，某遂問以何往。軍師道：『江自起兵以來，相得者莫如翼王，將與相會於峨帽山上矣。』說罷大哭，此時某亦哭不成聲。軍師又徐徐歎：『江昔日讀書，深恨范增之無終始，不圖今日爲之矣。』劉統監說罷，李秀成揮淚不止。劉統監道：「某昨夜三更回府，方今纔來探軍師消息，與將軍相遇。少頃只見一老翁出道：『昨夜五鼓，軍師將府內歷年所存的金銀器件，分賜我們，隻身出門而去。我們又不敢動問，只有一函，著老漢若見李忠王，好轉致與他。』說罷，遂將原函呈上。李秀成接了，忙拆開一看，書道：

北伐之軍，雖勝亦敗金陵之業，雖安亦危。

末又有隱語數句道：

黃河水決木雞啼，山林鼠竄各東西；孤兒寡婦各提攜，十二英雄撒手歸。

李秀成看罷，不解其意，不覺放聲大哭。劉統監道：「此非將軍哭時也。軍師一去，將軍責任愈重矣。且進朝商議大事。」李秀成方纔收淚。這候分教：見機而作，頓教豪傑遁山林；大舉興征，又見英雄平蘇省。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李秀成一計下江蘇 林鳳翔十日平九郡



話說李秀成因接得錢江遺書，就大哭起來，及聞劉統監之語，方才收淚。劉統監道：「軍師言十二英雄，此言與五年前童話相似，得毋應在正副十二丞相乎？」秀成道：「此怕未必，愚意此言當應在天王也。」劉統監道：「天王何以言十二某實不解？」秀成沉吟道：「此或就年份上言之，亦未可定，但世界茫茫，不可預知，吾輩惟以國家爲重，設其不濟則天也。」劉統監聽罷，爲之歎息。李秀成道：「軍師掌大權，居大位，其去也，澄然以清，吾甚敬之。」說罷，欲與劉統監相約入朝，把軍師已去情形，奏知天王，遂一同來至朝上，時天王每日必在庭前議事，此時正在談論各路軍情，忽見秀成與劉統監至，皆面有淚容，不勝詫異。天王正欲問時，只見忠王李秀成早把錢軍師歸隱的事情，奏個明白，統中隱語，不提隱過幾句，餘外遺書之意，及那老蒼頭所言，都說了一遍。天王聽罷，就在座上大哭起來，羣臣亦皆爲之墮淚。劉統監又將前後錢江遺囑之語，說了出來。洪天王歎道：「吾自得錢軍師以來，謀無不中，計無不成，自入金陵以後，屢稱有病，吾正望調養就痊，大興北伐。今一旦捨我而去，是天喪我長城也。」說時，捶胸大哭，羣臣皆爲勸止。天王又道：「昔年聚義兄弟，如蕭朝貴楊秀清，如馮雲山，如韋昌輝，皆已去世，其餘石達開與錢軍師又舍我而去，人非土木，能不哀乎！」時丞相楊輔清在旁奏道：「劉統監既知錢軍師欲去，本該告知天王，好爲之挽，却隱而不言，何也？」劉統監道：「某勸之再三，以爲軍師有回意，實不料其竟然去也。且軍師召某時，夜已深矣，次早軍師已去，雖言亦不及矣。洪天王道：「軍師機智過人，若有去志，焉能阻之？吾自起義以來，待軍師無失禮，惟日來軍師抱病，吾前往伺候略少，或以此爲禮貌之衰，亦未可定。」李秀成道：「軍師之去志，劉統監已言之矣，豈爲此區區耶？目今大局又緊，望大王與各兄弟，以軍師之去爲殷鑒，各皆戮力同心，恢復中原，以繼軍師之志。」各人齊道：「忠王之言是也！」天王卽收淚，向秀成道：「方今林鳳翔等北伐之軍，未知勝負，吾意欲賢弟以大軍繼進，你道何如？」李秀成道：「大王之言甚善，但以江蘇未平，滿人據肘腋之地，以爲吾患，亦殊可慮。臣弟意欲令林鳳翔暫緩進兵，待臣弟領一旅之師，平定蘇州，卽以乘勝之兵，

大舉北上，大王以爲何如？洪天王道：「此計甚是！未知下蘇州之兵，何日可能起行？」秀成道：「臣弟無日不以定蘇州爲念，故預備多時，一二月之內，就可以統領人馬動身矣。」洪天王道：「關以外將軍主之，丞相以下，任由賢弟調動，便是。」說了，各人稱萬歲而退。次日，秀成即領人馬十萬，以安王洪仁發爲先鋒，以楊輔清爲副將，並部將十餘員隨行，浩浩蕩蕩，直望蘇州進發。軍行時，洪天王親送秀成至城外，而同一路旗旛蔽野，戈戟如林，先到了鎮江，駐扎一夜，次日取道進常州。當下常州知府李琨，聽得洪軍已到，即與常鎮道徐豐玉商議，一面飛報蘇州省城。這時清兩江總督何桂清，以金陵既失，駐扎蘇城，忙與巡撫吉爾杭，藩司郝立宿計議，應敵即令郝立宿領副將虎嵩恩及參將杜文瀾，領人馬一萬，去常州助守。去後，又知照駐儀徵，欽差大臣琦善，與駐丹徒欽差大臣向榮，請兵援應，不在話下。却說天國太平五年春，大將軍忠王李秀成，統領大軍十萬，將近常州，大會諸將商議攻城之計。先謂諸將道：「常州居蘇城上流，是個緊要的去處，非得此地，不足以定蘇州。若延時日，彼將結連上海西人，及徵調淮揚大兵，則我勢難爲力矣。諸將究有何妙策，先下常州？」說罷，只見部將許宗揚進道：「現聞藩司郝立宿調守常州，這個人好斷送蘇州人民性命。」李秀成道：「足下何以知之？」許宗揚道：「某幼隨先父客北京，素聞郝立宿十六歲，不知賦性，活是個一書癡，素不經事，祇以夤緣位至藩司。若以軍容示之，彼將胆落，然後以兵攻之，常州可下矣。」李秀成從之。時大兵約離常州七八里下寨，那夜郝立宿登城望秀成軍，只見燈火燭天，相連十餘里，計數不下十餘里，早已心胆俱裂，驚得呆若木偶，目定舌禿，不能說一言。知府李琨道：「以忠王人馬如此之衆，不如堅守城池，以待救兵。」郝立宿面色黃白如紙，不能對答。少時，竟倒在城上。徐豐玉上前撫之，全體已冰。一時軍中傳道：「忠王兵未到常熟，嚇死藩司郝立宿。」自此清軍甚爲利害。虎嵩恩道：「郝藩司自是無用之物，然生死數天，尚不至調到常州，今却搖動軍心，如何是好？」李琨道：「常州爲蘇州屏蔽，常州若失，蘇州難保，不如把個消息，通告何制軍，一面堅守此城可也。」各人皆以爲然。虎嵩恩便分發

軍士把四門緊守。時李秀成已把常州城池四面圍定，那日正疑常州絕無動靜，清軍忽前軍解送一人到來，搜查身上却是特文書往蘇州的秀成。一看知郝立宿已死，大喜道：「不出許宗揚所料也。」便率軍士奮然攻城，是時清軍雖然死守，奈軍心已怯，又畏李秀成之名見秀成攻城已急，互相譁潰，清將止之不住，秀成絕不費力，已破了常州。李琨、徐豐、王俱自刎而亡，虎嵩恩、杜文瀾各領兵望蘇州而逃。秀成進了常州，即傳令兵不卸甲造飯後，直趨蘇州。許宗揚道：「兵力之矣，不如休息以待明天，以免中敵人以逸待勞之計。」秀成道：「此非將軍所知也，若兩軍相對，自不宜疲其兵力，以中彼以逸待勞之計。今蘇州清兵以衆寡不敵，必有守無戰，且郝立宿何桂清、吉爾杭皆木偶耳，吾其出不意，以勢示之，必得其志。」宗揚深服其論。李秀成又令許宗揚撫安常州之衆，移兵江陰，堵塞清國上流，救兵分囑已定，却移大軍直趨蘇州，將各軍一字兒擺開，直壓東南兩路，勢若長蛇。及暮軍中燈火綿連不絕。江督何桂清在樓上盼望，嚇得魂不附體，將城中精銳盡移守西南兩路，候向榮救急。時向榮兵駐丹陽，與天國兵大小數十戰，多有不利，已退駐儀徵。當時聽得蘇州緊急，欲令張國樑領兵往救，急聽得天國許宗揚已援江陰，向榮大驚道：「彼領軍者莫非李秀成乎？何其神速也！」欲以大軍往救，又恐淮揚一帶空虛，天國大兵乘機而至，因此猶豫不決。是時何桂清日望救兵不至，一籌莫展，巡撫吉爾杭又是個向不經事的，萬事只候何桂清裁決。只有提督余萬清、參將杜文瀾，先後到何督行轅請令，并請分兵出城，以為犄角之勢。何桂清道：「城內軍兵不足，當彼軍之衆，又分其兵勢，非良策也。」便不准行。當下李秀成聽得清兵不出，即顧謂楊輔清道：「果不出吾之所料也。」說罷出營，親閱形勢，但見蘇州城上西南兩路鼓角聲鳴，東門頗覺冷落，即回營謂洪仁發道：「何桂清無謀匹夫，以我大軍自西而下，必將銳攻西南兩門，故堅守此地，以待救兵，却好中吾計也。」便附耳囑咐如此如此。洪仁發得令去後，楊輔清道：「恐彼虛者實之，以為誘敵之計，又將奈何？」李秀成道：「桂清自帶兵以來，未嘗一戰，故知其無謀胆怯也，若遇胡羅吾已防之矣。」隨又囑咐賴文鴻

如此如此。分撥已定，即撥兵往攻西門。又令楊輔清攻西門，三軍一齊奮勇，鼓噪而進。何桂清見李秀成以重兵趨西門，急令提督余萬清、副將虎嵩恩同守西路，却令參將杜文瀾引兵守南路，以拒楊輔清。時近黃昏，時分忽東門守將游擊李定邦飛報緊急，有天國安王洪仁發攻城，原來洪仁發已得令搶過東門攻城。何桂清聽得大驚，便調虎嵩恩回守東門，以助李定邦。余萬清爭道：「本軍已不能當李秀成之衆，又轉調虎副將東去，西門奈何？」何桂清只是不聽。及到夜分，守力漸解，在蘇省城垣堅固，本不易破，况又無地可逃，故何桂清只得竭力死守。日望救兵趕到，庶解重圍。忽報向榮救兵已至，已經恢復江陰，先令張國樞領軍趕來，入城助守。現到北門聽候大帥號令。那時何桂清日坐愁城，忽然聽有救兵，正是喜出望外，急登城一望，見賴文鴻一軍紛紛望西而退，來的果是清兵旗號，便令開門放入。不想城門甫開，三軍一齊亂嚷起來，清總兵李元浩中槍落馬，天國人馬一齊擁進。原來李秀成早預備賺城之計，打着清軍旗號，軍大都穿清國號衣，却令虛打自己旗號，在西門攻城，暗令賴文鴻虛攻北門，轉雜在前軍賺開城門，乘勢把李元浩擊於城下。因此進了北門，當下何桂清聽得北門有失，仍守諸將力戰，却令提督余萬清保護自己與吉爾杭殺出東門先遁。洪仁發讓過何桂清等逃走，先進了東門。是時城中清國將官聽得何桂清已遁，莫不憤怒，有降的有逃走的，紛紛擾亂。副將虎嵩恩參將杜文瀾都棄城微服而逃，李秀成急令軍士止殺，但大書旗上降者免死，清軍降者大半。李秀成立即出榜安民，以冠服葬李元浩尸首，大發倉庫賑濟難民，莫不悅服。蘇州既定，楊輔清便欲進兵取上海縣，擒捉何桂清。秀成道：「上海多西人居留，稍一誤殺，即開外人交涉，我不宜大兵臨之也。然吾已定計矣，不稍一月，不愁上海不爲我有也。何桂清一無知子，縱之何害，得之何益。此土木偶人，吾所以令安王縱之也。」說罷，各人皆服。秀成以平定蘇省，由先奪北門，因表錄賴文鴻爲頭功。捷報到金陵，天王大喜，秀成以北伐緊要，留許宗揚、洪容海、安撫蘇州各郡縣，一面回金陵商議北征。天王聽得忠王回到，親自出城迎接，秀成卽下馬道：「何勞大王相接？」天王道：「往返丁

餘日即定江蘇省軍威之速，古未嘗有也。遂與秀成並馬入城。謂李秀成道：「賢弟這回出師，何功成如是之速也？」秀成道：「只一條計，祇弄何桂清，實不可爲訓，且以北征緊要，不得不從速竣事耳。」天王然之。便在殿上擺酒慶功，錄賴文鴻爲丞相，餘外各人皆有賞贈，議休兵一月，便行北伐。且說老將林鳳翔自從領三十六軍，大捷於揚州，清軍琦善勝保退將保山東，林鳳翔便直進淮南。因前者聽得東王揚秀清被殺，因此緩兵不進，及聽得北王已死，忠王用事，正待進兵，忽又聽得忠王李秀成有文報到，顧謂左右曰：「忠王想催吾進兵而已，果爾則英雄所見略同也。」及左右呈書上拆閱，後乃大驚道：「忠王故緩吾進兵，果是何意？」左右道：「得毋王隨後進兵，故留老將軍少待乎？」林鳳翔道：「言雖如是，然恐非忠王之本意也。」部將王大業進道：「弟與忠王向在孝萬營同事，其人忠厚而多智，待人以禮，斷非誑老將軍者。願老將軍少待之。」林鳳翔道：「吾以三十六軍，由揚州到此，攻城破壘，如摧枯折朽，勇如勝保，迄今窮蹙山東，更有何顧慮，而必待忠王後繼乎？」副將溫賀道：「忠王自用兵以來，算無遺策，老將軍雖勇，不如待之，較爲穩着。」林鳳翔奮然道：「諸兄弟可以便輕吾耶？某此行將獨進幽燕，雙手取回北京，然後單騎迎天王於都下，方稱本心。」說罷，便移文李開芳、吉文元、羅大綱，便督兵北上，相約會於大名府，又以進山東，恐黃河難渡，便移大軍而西，將由汴梁北進。下令軍中，明日五更造飯，平明起程，先取興化、潁行時，溫大賀復叩馬諫阻，林鳳翔道：「忠王待克江蘇，然後進兵，以江蘇城池堅固，恐忠王定蘇州時，某已在北京矣，且軍令既下，不可以兒戲止也。」諸將遂不復言。時清兵以林鳳翔日久不進軍中，多懈怠，忽鳳翔軍掩至，猝不及防，守令皆棄城而遁，遂睡手得了興化縣。傳檄鹽城、安東，次第降附。林鳳翔下令道：「清官諱言兵敗，十不報五，某料清軍不意南下，今軍士休，便解甲，宜裹糧先趨安徽上游，即可與李開芳合軍矣。」大軍便沿洪澤湖而進，直抵盱眙城。忽流星馬飛報：「清提督鮑超會同江忠源攻廬州甚急，羅大綱已回兵南下矣。」林鳳翔道：「大綱孤軍恐不能當其衆，黃文金駐安慶，又不易離城，廬州有失，安慶震動，我

不如先取鳳陽，以奪清軍之氣，則廬州安慶安矣。」諸將皆以爲然。立即令軍士啣枚疾走，倍道趨鳳陽府。時清國守將總兵易良幹，參將揚虎臣，知府李文望，聞鳳翔兵大至，急飛報勝保，求請救兵。林鳳翔離城十里下寨，與諸將計議道：「鳳陽被困，必然求救於琦善勝保二人，彼救兵若先守彭德衛輝，以壓吾上流，我將大費籌畫。彼若逼吾之後，吾兵但顧前進，不必慮也。」左右皆壯之時，鳳陽城外清兵建築木柵，以爲固守。鳳翔道：「彼如孩子戲，若把他木柵焚去，軍心胆落矣。」立即分兵爲五道，先遣五百人分頭搶到木柵前縱火，木柵房柵一時皆着，木柵守兵不戰自亂。城上又恐自擊其兵，不敢發炮。鳳翔督五路大兵乘火勢而進，直迫城下。清軍大亂，皆棄槍而逃。清總兵易良翰立殺數人，猶不能止，反乘機譁變。鳳翔今在城下發炸起來，城垣陷了數十丈。易良幹早葬在火坑之內。溫大賀搶進城門，揚虎臣便棄城逃走。清知府李文望竟死於亂軍之中。鳳陽既定，林鳳翔安撫居民之後，便傳令諸將道：「某此行將直抵燕京，與諸兄弟作太平宴，自應疾行北趨，但恐軍士連戰疲乏，且廬州勝負未知，不得留以兵壯聲援。今特將三十六軍分爲兩班，輪流更替，頭班兵兩天便要起程。」這令一下，諸將皆請先行。此時清軍因鳳陽失守，恐林鳳翔大軍南下，鮑超已解圍而去。林鳳翔聽得大喜道：「鳳輩果不出吾所料也。」便留溫大賀領兵撫定附近州縣，然後繼進。果然數日間，鳳陽府屬各縣已次第降附。統計旬日之間，平定十餘郡縣。林鳳翔即傳令領兵北行，行時又下令道：「吾當先取彰德府，遲則勝保至矣。」即傳令督軍大進。這會分教：義若武侯，炎漢風雲摧北魏；勇如宗澤，渡河聲勢懾東湖。要知林鳳翔此去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林鳳翔大破訥丞相

李開芳再奪衛輝城

話說林鳳翔進了鳳陽府，旬日間屬下各州縣多已降附，便進兵北行。以朱錫珉爲十八軍前部先鋒，兵次

南平清縣令朱祖祥聽得林鳳翔大軍已到。早知不能抵敵，便出城迎降。林鳳翔即督兵進南平縣，秋毫無犯。留兵五百，仍令朱祖祥守南平。次日即進兵望永城進發。時清廷聽得天國兵大舉北上，又聽得林鳳翔所向無敵，心甚憂慮。雖聽胡林翼及曾向各人時有勝敗，究未敢把重權委付漢人。又見饒尚阿琦善等先後無功，那得不懼。便調直隸總督大學士納爾經額領兵三萬人，吉林馬隊八千人，並蒙古旗兵七千人，共統四萬五千人馬來拒林鳳翔。早有細作報入林軍那裏。林鳳翔即令軍隊倍道而行，先取歸德府，以爲駐兵之地。時知府王襄治副都統托明阿聽得訥相已經起程，便欲堅守城池，以待救兵。誰相訥相大軍方至保定，又畏懼林軍，故緩行程，遂巡不進。歸德守將正在造次間，忽報林鳳翔大軍已離城不及二十里，清軍莫不惶懼。忽又報林軍已將歷城下。托明阿登城一望，但見旌旗蔽野，連營三十餘里，皆天國軍兵。托明阿大懼。時城中居民亦紛紛亂遁。托明阿即令閉上城門，不准軍民離城去。因此人心大憤，即與清軍交鬪起來。有欲逃走的，被捉回數人。托明阿立時殺却。人心愈憤。城中大亂。林鳳翔乘勢攻城，旗上大書招降二字，人民遂擁至南門，殺散守門軍士，要開門迎進朱錫琨乘勢殺進去。托明阿正欲援救時，已是無及。急喬裝雜在亂軍中，落荒而走。時天國副丞相曾立昌進城後，先領百騎繞過北門來捉托明阿，及知托明阿已離城而去，始調兵回轉來。正遇清知府王襄治，襄治自料逃不去，即下馬向曾立昌請降。林鳳翔就借府衙作行營，安撫居民已畢，探得清軍勝保由徐州入河南來爭歸德府城。林鳳翔笑道：「勝保此行，已爲吾所料，惜彼來得太遲耳！」便令曾立昌朱錫琨兩軍，休便解甲。立刻領軍離城，分兩翼以待勝保。並傳令道：「軍士已疲，領兵出屯，誠不得已也。勝保若來，休便與戰，吾自有計破之。」隨喚溫大賀道：「兄弟可從間道速回鳳陽，領二班軍士，趨臨勝保之後，彼腹背受敵，必然退矣。且頭班軍士已經苦戰，亦當輪替，但鳳陽要地，現吉文元駐軍陳州，吾當請其暫屯鳳陽，亦可以分開封清軍之勢也。」溫大賀得令去後，果然勝保領軍萬人，越日已離了歸德府城二十里。忽聽林鳳翔調動兩軍，分屯城外，心內沉吟道：「林鳳翔

十戰十捷，未嘗少挫。今忽然緩兵不進，而以軍候我，其中恐有計也！便以此意與左右商議，誰知左右皆懼林鳳翔威勇，不敢進兵，遂是以勝保所慮爲是。且以大軍遠來援乏，一若中伏吃虧不淺，勸保便傳令暫扎大營，且派人查探有無伏令，一面以小隊向會立昌挑戰。惟大國會朱兩軍，只緊守不出，勝保不得一戰，心甚狐疑。次日偵探回營稟報，並無伏兵，勝保便立意進戰，傳令明日五鼓造飯，平明起兵，來爭歸德城。當下林鳳翔見勝保未退，即誠會朱兩將道：「勝保來必然大進，仍宜堅壁以待。鳳陽之兵，則事半功倍，若不得已，吾亦統全城大軍，以爲兩賢弟後繼也。」時勝保已督率人馬，分列而進，會朱兩將先陣相待。林鳳翔隨督大軍，却從西門分隊而出。保勝正在分軍時，忽飛報天國大兵已從鳳陽大進，勝保聽得大驚道：「如此，則前後受敵矣！」清軍聽得鳳陽兵至，只到中丁林鳳翔之計，一齊嘩噪起來。林鳳翔知道勝保軍心已亂，轉督兵直搗勝保大營，少時駐鳳陽的天國人馬亦到，勝保不欲戀戰，只得傳令退軍。不料天國兵已捲地殺來，會立昌朱錫琨亦一齊殺出相應。清兵大敗，只顧逃命，那裏還敢來接戰。勝保領着敗軍，仍望徐州而逃，被天國人馬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可憐勝保一員勇將欲來爭取歸德府，遷延幾日，不能一戰，反弄成不大敗不止。雖是鳳翔能軍，亦是勝保失着也。閑話不表。統計這場惡戰，清軍死傷的不下萬人，降者二千有餘。林鳳翔大獲全勝，傳令收軍，到歸德府城安撫居民，便令朱錫琨會立昌先移兵往取衛輝府，並囑道：「衛輝爲我軍必奪之地，若僧格林沁與訥爾經額先據，以與我相抗，實爲阻礙，故宜先取之。老夫將引軍爲汝後援也。」朱會二人領兵便行。路上朱錫琨謂會立昌道：「旬數日連下十郡縣，頗不負此行矣。」會立昌道：「兵有利鈍，戰無常勝，某所慮者，長勝則驕耳。」朱錫琨深以爲然。那日將抵衛輝，令人打聽城中消息，原來城內有總兵趙鎮元把守，獨與知府奇齡意見不合。奇齡立主出城迎敵，趙鎮元道：「勝保琦善以十萬之衆，不能當林鳳翔，兄我們兵微將寡，宜堅守爲上。」奇齡道：「我軍大敗之後，正宜一戰以安人心，若仍示之以弱，人心益震動矣。」趙鎮元不聽奇齡不服他，所統旗兵又向與趙軍久



生意見，加以主將不和，益生衝突。曾立昌把這點消息報知林鳳翔，鳳翔大喜道：「果爾，則衛輝城在吾掌中矣！」遂疾趨前軍，忽聽得城內塵頭大起，居民呼天叫地，原來奇齡的旗兵與趙軍爭戰起來，居民各自逃避，趙鎮元見此情形，將來不免見罪，不如投降天國，遂將西南門大開，林鳳翔道：「城內情景，必有內變，若不進，失此機會矣。」說罷，即領軍進城，林鳳翔繼之。果然城內旗兵與趙軍互相毆鬥，林鳳翔乘勢殺了一陣，奇齡知不是頭路，已逃出外城。林鳳翔知得備細，便准趙鎮元投降，殺散旗兵，放槍不放彈，兵不血刃，已得了衛輝城。林鳳翔見趙鎮元誠心來附，即令仍守衛輝，忽報李秀成書至，具言江蘇已經平定，不日北上，林鳳翔笑道：「忠王下江蘇亦可為神速矣，然此處亦無須爾也。」朱錫珉道：「老將軍連戰皆捷，聲威已著，不如候忠王到時，一同大進，較為上策。」林鳳翔道：「朱兄弟何過慮也？吾以十八軍橫行數省，勇如勝保，祇求得一敗，豈懼爾？爾經額一孺子乎？」遂令大軍先進山西，取潞安城，然後轉進直隸。軍令一下，無敢諫阻，即令朱錫珉為前部先鋒，領第二班大軍，望山西進發。軍行時，溫大賀暗謂曾立昌道：「老將軍由勝生驕，吾甚慮之，公何不一言也？」曾立昌道：「諫之於大勝之時，勢將不從，實無益也。不如密函催忠王速進為是。」溫大賀道：「忠王自江蘇回，必休兵而後進戰，且往返之期，即函催亦恐不及也。」二人說罷，只得住把戰事情形，詳報忠王，促其北上，不在話下。且說訥爾經額領大軍，並吉林馬隊，共三萬餘人，駐扎保定時，清廷亦慮林鳳翔一軍勢如破竹，恐訥丞相亦非敵手，急令刑部尚書桂良領御林軍萬人為後援。那桂良兵到保定，見訥相遂巡不進，心甚憂慮，先把情勢奏知清廷。清廷聽得這點消息，深懼北京振動，急調蒙古郡王僧格林沁領蒙古二萬回鎮順天。一面催訥爾經額進戰，訥相聽得，便欲趨駐順德府，部將永良進道：「卑職知潞城黎城之間，有一小路，循太行山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直趨直隸臨名關，往來甚捷，且中多險要，若以兵六百人守之，雖有大兵十萬，不能過也，再以奇兵截其後路，破林鳳翔必矣。」訥相道：「吾亦聞之久矣，今聞林鳳翔轉城進山西，此任在山西巡撫，吾令其依計而行可也。」

朱永良道：「轉折而待他人，不如先自守之較爲得力。」訥相聽罷不從，便飛令山西巡撫扼要駐守，傳令進兵臨名關，以迎林鳳翔。誰想訥相軍令未發，林鳳翔已破潞黎二城，聽得清國訥相將進臨名關，鳳翔便轉令大軍速行，晚會立昌囑咐如此如此，又傳令朱錫珉囑咐如此如此，二人得令去了，便令溫大翼爲先鋒，望臨名關而去。且說訥相尙未到臨名附近，州縣早見訥相旗號，貴州縣供張，那州縣見是訥相旗號，自不敢不從，都應付糧草而去。到了次日，忽報訥軍已到，州縣皆大驚，訥軍方纔過了如何這會子，又有訥軍到來，急令人打聽，方知確是訥軍，州縣皆到營前問訊，訥相不覺驚道：「本帥大軍並無遣派前驅，已過者得毋敵人假冒乎？」說罷，口呆目眩。遂遷怒州縣，一齊摘去頂戴，傳令到臨名，把大營扎下，不想說猶未了，左右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左有曾立昌，右有朱錫珉，分兩路殺出，訥相不知林軍猝至，並不做準備，曾朱兩軍如生龍活虎，沖入訥軍，把訥軍分做兩段，清軍皆無鬥志，臨名途路清樞，又非用武之地，訥軍正在危急，忽然林鳳翔統大軍親自殺到，訥軍皆自逃命。訥相急領百騎，望廣平府而逃，忽一枝人馬攔阻去路，來時正是天國溫大翼，訥相不敢接戰，望後逃回。少時溫大翼直闖中軍，來捉訥相，相自策馬而逃，回望四至八濱，皆是洪軍，加以臨名四面皆小路崎嶇，清兵被困，苦難逃脫，猶望保定有救兵來援，誰想林鳳翔兵已先至埋伏，故清將桂良在保定，並不知臨名關已經交戰，那裏還有救兵？當下林鳳翔乘勝再殺一陣，知訥爾經額已經逃去，降令軍中降者免殺，於是軍士降者大半，餘外俱四散逃走。統通三萬人馬，訥爾經額僅存百餘人，逃入廣平府而去。林鳳翔大獲勝捷，一面調二班人馬來更替，欲乘機北上，忽報蒙古郡王僧格林沁領大軍三萬會合桂良，由保定而下，左右皆向林鳳翔說道：「北京爲滿會根據之地，必以全力臨我，我孤軍深入，非兵法所宜，且老將軍自淮上進兵，縱橫五省，威名已震，華夏倘有疎虞，非所以重國家之寄也，不如握要自守，以待忠王兵到可矣。」林鳳翔道：「若待忠王兵到，恐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諸兄弟果以孤軍爲慮，姑待李開芳軍至可也。」左右皆無異言聽了，林鳳翔便令分兵，權要駐地，分小隊

收復各州縣。幸僧格林沁亦以林鳳翔軍勢甚銳不敢遽進。因此兩面權且罷兵。且說李開芳自接得林鳳翔文報，即會合吉文元起兵北上。忽聽得清廷拜鄂督官文任欽差大臣，督楚軍及旗兵趨懷慶府。李開芳驚道：「彼忽然統兵北上，志在躡林軍之後，吾不如先取懷慶，較爲上策。」便領兵望懷慶進發。將到懷慶境上，吉文元軍亦到。李開芳謂吉文元道：「官文現在河南府，此行必與我爭懷慶矣。我兩軍相合，其力雖壯，而其勢反孤。某素知河南府以北有條小路，直通孟縣。孟縣爲官文必經之路，將軍若從小路疾趨孟縣，以扼之，然後某先取懷慶。若官文知懷慶已失，必然胆落，將軍以兵乘之，可獲全勝也。」吉文元鼓掌稱善，遂領軍從小路先取孟縣。果然官文領軍已到，前部先鋒武中略來爭孟縣，吉文元分要駐守，全不出戰。武中略急報知官文，官文道：「敵人智在吾先，攻城恐亦無益，不如從小路偷過孟縣可也。」左右皆諫道：「不特小路恐有埋伏，且敵人既已重軍駐孟縣，我若偷而過之，反在敵軍之前矣，腹背受敵，又將奈何？」官文聽了，沉吟半晌，便令軍士先扎大營，一面打探敵軍如何。然後進發。惟李開芳自吉文元去後，即領軍攻懷慶。時清國守將提督善祿、副都統西林阿，盡率精銳出城攻擊，天國黃袍將陣亡二名，李開芳傳令緩攻，分軍望北而退。提督善祿領軍趕來，忽然懷慶西路烽火大起，善祿軍心驚懼亂竄。李開芳引軍殺回，原來未攻城之先，李開芳先派小隊偷過北門，然後詐敗，却從北門舉起烟火以驚清軍之心。果然清軍驚亂，望後奔竄，互相踐踏。李開芳殺了一陣，直逼懷慶城下，提督善祿繞城而走，都統西凌阿、古落荒而逃。懷慶遂下。李開芳進了懷慶府，立即布告各郡縣。官文聽得這點消息，乃仰天歎道：「某此行止欲長驅北上，以躡林鳳翔之後，今懷慶已失，敵勢正盛，吾將安歸？」便令退兵。忽報吉文元兵大至，官文分兩翼死撞一陣，折了些人自回。吉文元也不來追趕，忙進兵懷慶，與李開芳會合。吉文元道：「鳳翔留趙鎮元守衛輝，今趙鎮元已死，清將李雲龍復舉清國旗號，衛輝復爲清國有矣，不如先取衛輝城。」李開芳道：「衛輝爲進大名要道，得此可以與鳳翔軍合，某如此如此，可以取衛輝也。」便令軍士銜枚疾走，由元村直抵

新鄉。時衛輝守將總兵李雲龍，聽得天國兵將至，急繕垣固守。李開芳再令軍士數百人，扮作居民，紛紛向衛輝逃難。李雲龍見隣邑告警，人民逃難，便令開城收納。初猶是居民，赤手來奔，漸漸來者愈衆，或城包裹，又漸漸箱篋纍纍，擁擠城門。李雲龍急令守城檢行李，誰想李開芳暗點軍士千人，直躡其後，所帶箱篋多藏軍械，聽得要檢搜行李，嚷亂起來。李雲龍情知有變，急欲閉上城門，不提防李開芳軍已到進城的，乘勢殺了守城軍士。天國兵一擁而入，李雲龍阻擋不住，先死於亂軍之中。這會分教：妙計成功，不費分毫之力，名城克復，大張撻伐之風。要知後事如何，且着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李秀成出師鎮淮郡 林鳳翔敗走陷天津

話說李開芳督兵擁入衛輝城，知得清國守將李雲龍已死，即安撫居民，一面報捷南京，再與吉文元計議。知會林鳳翔，共議進兵之計。當時林鳳翔知李開芳吉文元已拔衛輝城，便令進兵攻廣平府，并請李吉二將會攻大名。然後乘勝會合，以趨天津。却從天津分三路直上燕京。主意既定，便欲即行。大將溫大賀進道：「清將如僧王及桂良，皆駐軍保定，今我軍自連戰大捷以來，聲威大震，且休息已近十天，軍勢正銳，不如直趨保定府。若能敗桂良一軍，則清人氣奪，我乘勢以攻北京，却留李吉二軍，分攻各郡，阻截清人救應之兵，我得專事於京城，大勢不難定也。若共趨天津，則勢反孤矣。且僧王與桂良在前，而勝保在後，我居其中，則腹背受敵，倘有差失，干係非輕，願將軍防之。」朱錫珉亦道：「若能固守，以待忠王兵至，固是上策，即不然，以老將軍之威，縱橫五六省，所向無敵，豈懼桂良一孺子乎？兵法在攻其要著，若舍保定而下廣平，恐僧王桂良反蹙吾後矣。將軍胡弗察也。」林鳳翔道：「吾豈桂良懼一孺子乎？不過吾軍以糧食爲慮，若趨天津，則轉運較易耳，是非諸君所知也。」溫大賀又道：「連戰以來，一路因糧於敵，以仁義之師，所至供應，何忽以糧食爲憂？吾自從軍以來，向跟隨錢軍師，

所到盡行指教，今不求制人是絕路也，而反求受制於人，豈復能戰乎？當下紛紛談論，林鳳翔陰有悔意。忽報洪天王有使命至，鳳翔急命引入，則天王以鳳翔每立大功，加封鳳翔爲威王，又封李開芳爲毅王，並封吉文元爲順王，其餘各將之有陞賞，鳳翔旣得封王位，進兵之念益急，顧謂左右曰：「大丈夫得遇明主，委以重權，隆以大位，卽馬革裹尸，亦分內事耳。」言罷，復問來使以忠王在金陵，作何舉動，來使道：「那忠王定江蘇，近一月矣，現在集徵常鎮各軍，大舉北上，想以老將軍之勇，濟以忠王之能，北京不難定也。」時曾立昌溫大賀在旁，聽忠王北上，皆喜形於色。惟鳳翔見此情景，遂疑左右以己之能，不及忠王，且以爲若非忠王，卽不能定北京也。心中已自不平，遂遣來使回南京，並囑道：「煩足下爲某致語天王，不消一月，准延天王至北京高坐也。」來使聽罷，復盛稱林鳳翔大功，鳳翔益自滿。來使去後，便下令進攻廣平府，曾立昌溫大賀一齊苦諫，鳳翔只是不從。謂曾溫兩人道：「以吾治兵多年，經事不少，諸君何多慮也？」方爭論間，朱錫珉疾趨而入，諫道：「昔忠王下江蘇，先取江陰，以阻向榮救兵，今將軍就用何法，以阻勝保之不要吾後也？」林鳳翔聽罷，作色道：「用兵之道，各有不同，吾昔在新疆行伍，久經陣戰，此時李秀成尚在乳哺中耳，諸君何遽視吾不如秀成也？」原來鳳翔平日見李秀成年少，頗不服李秀成，故每欲爭功，圖出秀成之上。令聞朱錫珉之言，如何不怒，便令大軍望廣平府進發。軍行時曾立昌復進道：「以老將軍之威，何攻不克，但臨事而懼，計不如出以萬全，請另分一軍，弟當力趨保定，以牽制價格林沁，亦可以備緩急，未審老將當意下何如？」林鳳翔道：「足下誠多慮，然亦可以不必，我若由廣平沿大名趨天津，彼必將挾全軍與我迎敵，猶恐不足，彼亦豈能另行分軍耶？」曾立昌仍復固爭，林鳳翔不得已，便使曾立昌領軍三千人，駐守臨名，餘外朱錫珉溫大賀皆隨林鳳翔望廣平而去。按下不表，且說李秀成自克江蘇，回金陵，本意與林鳳翔會合，然後北上，反休兵，以及一月，正擬調集各軍起程，忽見一月之間，林鳳翔十餘次報捷，以爲他雖不從令聽候，然田安徽入河南，攻山西，未必便攻北京。後來見他已克潞城，臨名關，大驚道：

林鳳翔竟入直隸矣。其志必以得北京爲榮。奈北京爲滿人根據之地，皆以必重兵把守。鳳翔雖勇，若清人堅守，以疲我兵力，則鳳翔坐困矣。焉有不敗乎？」說罷，遂趨至朝謁見天王，告以鳳翔擅趨直隸，吾甚憂之。天王聽罷，因見林鳳翔連戰皆捷，勢如破竹，亦以爲未必便敗。李秀成爭道：「兵法豈有孤軍深入，而能長勝者乎？必敗無疑矣。鳳翔敗銳氣，盡南方必多事，恐大局從此去也。」說罷，流涕不止。天王道：「然則何如？」李秀成道：「向使林鳳翔緩暫北行，自是萬幸，蓋非全力不足以撼北京也。且兵未有久戰不疲者。今林鳳翔橫行五省，大小數十戰，譬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况北京耶？吾自江蘇回，必令休兵者，蓋以此耳。某本意由河南北趨，則黃河易渡，然恐不及矣。今惟有出師由淮地直走山東，或者勝保以有後顧而不盡其兵力耳。但山東黃河難渡，若被勝保窺破，則彼將全軍長驅北進，以邀林鳳翔之後，而我師無用矣。」天王道：「事已至此，賢弟姑爲之。」但天王雖如此說，心下究不信林鳳翔便敗也。當下李秀成辭出，次日點視各軍，取齊共五萬人，並令軍中倍增旗幟，以壯聲勢，分爲二十五軍，每軍二千人，仍以洪仁發爲先鋒，召回羅大綱爲副將，大將許宗揚、賴文鴻同行，餘外部將二十餘員，一路旗蔽野，戈戟如林，由揚州望淮郡進發。軍行時，先出檄文一道：

大漢天國太平六年，大將軍忠王李爲布告天下。自昔昆陽續緒，漢業因以重光。靈武中興，唐祚因茲不墜。蓋撥亂方能反治，伐罪所以弔民也。今滿清當滅，皇族當興，合久必分，亂極思治，此其時矣。自滿人踞我神州，京虜我黎庶，朝中文武，權重者皆歸旗滿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貪殘之輩。逞其狐狸之性，害及生民，肆其虎狼之威，毒貽閭里。橫捕強剝，害善欺良。我民際此聊生，何賴是以我朝聖神文武天王陛下，心懷惻惻，志切焦勞，求復宗祖之山河，力拯國民於水火。自義旗一舉，四海同歸，一人不准妄傷，一物不容妄搶。故天下響應，東南底平。革其左衽之非，復其衣冠之舊。本帥深體天王陛下之意，大舉北伐，恢復中原，保護人民，掃除妖孽，問其累世猾夏之罪，成大漢一統之麻，發政施仁，賞功伐罪。凡爾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工

商各安本業，効力者論功行賞，國家自有常規，助敵者厥罪當誅，軍律斷無輕恕！此檄。

這道檄文既出，遠近皆仰忠王李秀成之名，莫不箠食迎師，贊助軍費。秀成便申明號令，所過皆秋毫無犯，直抵淮郡。降附者已有十餘州縣。忽有李文祥領義勇數百人來歸，秀成嘉之，使爲後軍。許宗揚道：「李文祥忽然兵來降，未知其心若何，元帥何以遽信之？」秀成道：「不必問其心之若何，然附順除逆人之恆情也。且吾示之以威結之以恩，彼亦爲我用矣。」左右聽罷，皆爲歎服。當下秀成既至淮上，勝保聞之，謂其左右道：「秀成此行無能爲矣。」左右問其何故，勝保道：「彼若出師，以爲林鳳翔聲援也。若轉入河南，則曠日持久，若直趨山東，彼豈能飛渡黃河耶？我即全軍北還，亦無憂也。」說罷，便令人打聽林鳳翔消息，以起兵截之。且說林鳳翔自起兵攻廣平府，那爾訥額聽得，料廣平不能久留，便棄城而遁。林鳳翔既進廣平府，左右皆賀功。林鳳翔手掉白髯，顧謂左右道：「此未足賀也，諸君若以某不如秀成，皆吾行將入燕京，獲虜酋懸首藁街，與天王作太平宴，方洗諸君小視老夫之恥！」說罷洋洋自得，左右皆不敢復言。林鳳翔急傳令攻大名府。時清守將領軍侍衛內大臣默特及貝子德勒克領旗軍二萬守大名，聽得林鳳翔兵至，正籌畫防守。誰想清軍皆畏林鳳翔威名，面面相覷，默特深以爲慮，忽報勝保有文書至，默特拆開一看，却是大名一府能守則守之，不能則待吾軍至，吾當致僧王三路會合以圖之可也。那默特看罷，知勝保大軍將到，欲分軍一萬屯城外，以爲聲援。那林鳳翔亦慮默特分軍內外相援，難於攻擊，先把大名圍定。次日李開芳、吉文元兩軍俱至，清軍愈懼，往往縋出城外逃竄。林鳳翔知其軍無鬥志，與李開芳、吉文元乘勢攻城。吉軍先攻下南門，默特與貝子聽勒克領軍望北而逃。林鳳翔既進大名府，傳檄州縣紛紛來附，聲勢大振。李開芳道：「吾軍驟至如迅雷不及掩耳，當乘勢逼清軍，無使徐爲之備也。」林鳳翔以爲然，便與李開芳分兩路而進，定議林鳳翔由鉅鹿趨冀州，入河間府。李開芳由寺莊趨景州，過新橋沿磚流鎮而進，會攻天津，并以吉文元爲李軍前導。林鳳翔又以己軍久戰，李開芳實如生力軍，故令李軍先發。

時李開芳一軍，以久蓄精銳，又得吉文元先導，故勢如破竹，所過清國官弁，無不降附。李開芳皆撫慰之，用爲鄉導，故所至披靡。十餘日內，已抵靜海。又與吉文元軍互相犄角，安排攻取天津。便令吉文元阻截北路，以防清軍救應之兵。時林鳳翔已由鉅鹿過了冀州，將抵河間府。各州縣聽林鳳翔名字，小兒不敢夜啼，清國官吏紛紛投順。林鳳翔既進河間府城，得白銀三十餘萬，糧食無數，軍心大慰。鳳翔謂左右道：「吾若聽會立昌之言，直趨保定，勝負固不敢知，且安得土馬飽騰如今日耶？」遂定諭次日進兵。是夜宿於河間府衙，忽朦朧間，見當天一輪紅日，墜落營中，投而復起，忽然紅日不見，但見水勢滔滔，淹沒城池，所有山林城市，盡成澤國。人民淹沒不計其數，猛然驚醒，却是南柯一夢。忙出帳外一看，只見當中明月，別無聲息，心甚詫異。次早許宗揚溫大賀皆入帳請令，鳳翔告以夢兆，並使參測。是何吉凶？許宗揚道：「紅本當天，自是吉兆，然洪水爲患，淹沒城池，其凶甚矣。老將軍當防之。」林鳳翔道：「大丈夫遇明主，委以重權，封王拜相，恩遇極矣。今夢兆先吉後凶，或者京城破後，而吾身不免耳。然亡一身而有功於國家，使千秋下竹帛流芳，願交足矣。吾何懼哉！」卽發令溫許二將與李吉兩軍會合，進攻天津。溫許二人退後，溫大賀謂許宗揚道：「此夢不應則已，應則其凶實甚。」許宗揚叩其故。溫大賀道：「日雖吉象，然墜於地下，恐非佳兆。况有洪水爲患哉！」許宗揚道：「吾一時見不及此，當爲老將軍復言之。」說罷，遂同至帳裏。鳳翔見他兩人復回，便問以何意。許宗揚以溫大賀之言對，并請暫緩進兵。適部將李文祥在旁答道：「洪水淹沒城市山林，或應在老將軍之殺僧格林沁也。」各人紛紛爭辯。鳳翔道：「大丈夫縱橫天下，安可因一夢而阻其志氣乎？吾意決矣。汝等請勿多言，當速進兵。」各人不敢違令，遂分二面攻天津。清國守將陳大林劉邦盛，先求救於默隱。這時見救兵未到，林鳳翔已來，料敵不過，遂棄城而遁。林鳳翔遂進了天津府。安民既定，便令吉文元領軍由靜海進三角池，由豐台攻北京。以李開芳由和合而進。林鳳翔自由河西務進通州，以會攻北京。分兵既定。大軍剋日起程。是時咸豐帝見天津兵已克，天津指日北上京城，大震，使欲遁歸熱河。



又因京城富戶避走一空，人心更加震動，急調僧王塔守京城東南兩路。時貝子德勒克及默德兩人，已領敗殘人馬回京，僧王陸續收拾，隸歸本部，統共清兵五六萬人，因此軍聲復振。復令柱良由保定回屯新城，爲左右聲援。時咸豐帝已拿訥爾經額回京，逮問再調德泰統九門步軍，壓守通州。安排既定，適吉文元由靜海進兵，打聽得桂良已住新城，恐被桂良邀截後路，不敢遽進。林鳳翔聽得這點消息，轉令吉文元獨當桂良，自己先攻僧王，而改以李開芳望通州進發。忽流星馬來飛報軍事，說道：「勝保領本軍，兼統琦善舊部，共五萬人馬，已渡黃河，望此而來。」林鳳翔聽得，覺如是則前後受困，心上已怯了一半，仍是鎖住軍心，只顧前進。巨耐勝保北上之說，傳佈軍中，皆以清軍前後共十餘萬，莫不慮腹背受敵爲憂。大將朱錫珉入帳告道：「軍心已動，恐不能戰矣，不如回軍大名府，較爲穩便。」林鳳翔道：「陣上全憑作氣，我軍銳氣而來，一旦退後，軍心益搖，且清兵將紛躡吾後矣。」朱錫珉道：「北伐之軍，關係甚重，倘有差失，南方根本亦恐動搖也。」林鳳翔聽罷，說躊躇未決。忽又報清將僧王已大隊由豐台而下。鳳翔道：「此時更不可逃的。」便張兩翼而待，以溫大賀在左，朱錫珉在右。分撥甫定，正欲使李開芳北進，誰想勝保已疾趨而來。時李秀成方下兗州，直趨濟南，滿意望勝保回救，不料勝保深知秀成不能遽渡黃河，左右皆勸勝保回軍。勝保道：「北京一地，重於山東，山東失猶可爲北京若失，大局去矣。乘此林鳳翔被困之時，休令縱去也。」遂疾趨天津。當下李開芳知勝保已到，便欲出戰，忽聽得僧王先令默德領萬人下天津，以應勝保。李開芳道：「坐據天津是徒守困耳。」遂督兵出城外，恰值勝保兵至。李開芳軍士既知默德南下，又見勝保北來，軍心大亂。李開芳太驚，先令前鋒與勝保接戰，因軍心既搖，不免失利。李開芳料敵不過，遂領兵望黃唐而走。只見林鳳翔吉文元兩路與清軍對敵，林鳳翔令吉文元迎勝保，自領軍與僧王會戰。更囑咐吉文元道：「我兩人至此，惟有死戰，若先能破其一軍，則大勢尙可爲也。」吉文元揮淚而別。吉林兩人分軍甫定，吉文元直望天津而下，正迎着勝保兵至。吉文元不能成陣，急傳令混戰，怎耐軍懷怯志，清將桂良見

吉軍移動，又疾趨下來，吉文元只顧前進，力衝勝保陣前。這時勝保軍見吉文元來勢太猛，令軍士壓住陣腳，暫不出戰，只用槍轟擊。吉文元肩上一早着了一顆彈子，翻身落馬，軍士益亂。勝保乘勢進兵，吉軍被殺者不計其數。清將又憤恨屢次大敗，皆以殺天國爲甘心，因此當者便死。又被桂良趕到，前後受敵，不能得脫。有欲伏地請降的，都被身首分離。真是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尸首堆積，慘不忍睹。清軍踐踏尸身而進，數日之間，臭聞數里。清軍亦置之不顧，勝保只顧與桂良合軍來截林鳳翔。時林鳳翔聞得桂良南下，又被僧王牽住，不能腰截桂軍，早慮吉軍必敗，此時已無可如何，欲退兵時，不想勝保倍道而行，如風池電閃。僧格林沁是時亦進兵，直攻林鳳翔，論起那林鳳翔身經百戰，本來未曾逢過敵手，奈是軍心搖動，皆無鬥志，聽得吉軍大敗，吉文元已死，軍士知不能復勝，皆欲遁去。林鳳翔不能阻止，軍是溫大賀平日治軍有方，軍心皆樂爲用，故溫軍絕少動。是時溫大賀見林鳳翔方寸已亂，遂進道：「爲今之計，只有分軍之法，各當一面，鼓勵三軍，或者死裏求生，不然恐皆坐斃矣。」鳳翔道：「吾亦計及此，但恐分軍不及耳。」溫大賀道：「除此亦別無他策，請試爲之。」鳳翔稱是。溫大賀出私謂朱錫珉道：「今日局面全因事不早決，若退軍則早退軍，分軍則早分軍，當不至於此。」朱錫珉道：「足下甯未知耶？林威王百戰百勝，胸中已無清人矣，故全不以爲意，至有今日耳。」言罷，相與太息。當下林鳳翔決意分軍，令朱錫珉敵勝保，令李文祥敵桂良，令溫大賀敵默德，自與諸將來戰。僧王分撥已定，溫大賀先進，正迎默德一軍，溫大賀傳令軍士道：「置之死地而後生，成敗在此一舉，某願與軍士同生死，斷不負諸兄弟也。」軍士聞之，俱皆飲泣，敲噪而進，皆一以當百，默軍不能抵禦。溫大賀一馬當先，舉槍向定默德轟去，默德中槍落馬，清軍不能相顧，大敗而逃。溫大賀乘勝殺了一陣，忽東北上鼓角大震，一枝人馬殺到，乃清將貝子德勒克也。擋了溫大賀一陣，救出默軍無數，溫大賀不敢窮追，收軍便回，自此勝了一陣，軍心稍定。林鳳翔就乘一點銳氣，反攻僧王。僧王不知鳳翔驟至，雖受損害，可惜林鳳翔雖勇，時已衆寡不敵，况清國不時增兵四面密布，僧王又或戰或不

戰，以疲鳳翔軍力。林鳳翔已知是計，便令溫大賀復取天津，以爲駐地。當時溫大賀與士卒同甘苦，有功必賞，凡有貨財，皆以獎賞軍士，受傷的必親自慰問，指點醫藥，軍士皆爲感激。部下六千人，莫不視溫大賀如父兄。聞得取天津之令，皆踴躍而從。時勝保與那朱錫崑相持，不料天國兵再下，故李開芳去後，清人只得回天津，亦無守備。溫大賀聽得天津尙空虛，急領軍士啣枚夜走，倍道直攻天津。時天津城清兵既少，不敢守拒，卽棄城遁。大賀一鼓而下，因此復據了天津。一面暗中報知林鳳翔，鳳翔大喜，卽留軍一半在後，自領一半在前，先回天津而去。這回分教：虎將雄心，徒歎渡河未果；蛟龍失勢，頓教淺水難飛。要知林威王能否脫出天津，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完大節三將歸神 拔九江天王用武

話說英王林鳳翔，因溫大賀復拔天津，遂拔半軍逕奔天津城駐札，餘外半軍都陸續到退天津附近。只有朱錫琨所領人馬，與勝保相持，鳳翔知外應已絕，且李開芳先退，恐朱錫琨不能與勝保持久，逆料僧王桂良與默德三軍，必相繼南下，同守天津，孤城亦非長策。便令溫大賀守天津，自領本軍仍在城外駐札，以爲犄角之勢。溫大賀道：「軍心已亂，徒靠孤城，必難久守，不如老將軍仍守內城，待某殺奔高唐，先向李開芳催取救兵，較爲上策。若是不然，恐大局去矣。」鳳翔道：「吾匹馬縱橫天下，豈懼僧格林沁乎？且李開芳已退兵，是彼心已怯矣。安能望他求救？」溫大賀道：「彼見老將軍不退，故先至高唐，不甘與同敗，非心怯也。今以休戚相關，斷無不救之理。况大河南北相隔，除此之外，更無外援矣。」林鳳翔道：「吾乘夜往劫清寨，如何？」溫大賀道：「看僧王連日不戰，不過欲疲吾兵，以乘我之敵耳，如此自然步步提防，若往劫寨，必中其計。且清軍連營數十里，號炮一動，各軍齊至，恐此時項羽復生，亦難以爲力也。」鳳翔道：「兄弟如此多疑，如何可用兵？」溫大賀道：「某非疑慮，亦非畏死，誠以勢事不可爲耳。且今失幸有此天津一城，若能救兵，更令會立昌，由正定進兵，以躡桂良之後，則

勝負固未可知也。否則吾輩亦不知死所矣。」林鳳翔歎道：「吾豈不知只恐行之不及，且橫豎取敗而猶乞憐於李開芳一懦夫，殊不忍也。吾刦營之計，亦如孤注之擲耳。」便不聽溫大賀之言，準備前往劫寨。不知清將僧格林沁，先已準備，約到三更時分，林鳳翔選了兵士千人，啣枚疾走，以大軍後繼，直衝至僧王大營，遠地見僧營殊無燈火，心中甚疑，但念此役爲死裏求生，只要微倖一勝，便穩住軍心，疾督馳進。忽聞一聲號炮，响動，各路伏兵齊出，搶聲亂發，都向林鳳翔軍中擊來。清軍又無燈火，直無從還槍。林鳳翔因此大敗，鳳翔急令退兵，死得好些人馬。鳳翔歎道：「果不出大賀所料也。吾此行以圖微倖耳，今若此夫復何言。」便收拾人馬，擬退與朱錫珉合兵。時勝保已緊逼朱營，朱錫珉已知不敵，欲進戰又恐無濟，適李文祥軍至，說道：「威王因刦營而敗，今以餘兵牽制桂良，特令某到此來助將軍。」朱錫珉至此，知道林軍又敗，不免仰天流涕。又見李文祥已至，便令乘此與勝保開仗。不料桂良知鳳翔不能復振，却留軍一半牽住鳳翔，却自領半軍來助勝保，正在混戰之間，朱營軍無鬥志，大爲失利，軍士復有逃竄。勝保乘勢大進，李文祥抵敵不住，朱錫珉更被圍攻，心不能得脫，料知再無生路，又懼被擒受辱，乃歎道：「吾爲漢臣，當爲漢鬼。」遂拔短槍自擊，登時氣絕。左右見朱錫珉已死，有降的，正是一時無主，軍投散。勝保志在洩憤，逢者便殺，軍士呼天叫地，清軍亦不理殺了數時之久，方令封刀。隨分軍使提督成祿，并副都統託陵領五千人，并降兵會同僧王攻林鳳翔。自領本軍分三路望高唐進發，單迎李開芳，以阻天國。人馬救應，是時四方八面，皆是清兵，天軍反在核心。溫大賀見軍心雖固，糧食漸盡，又無別處可以轉運，即發城內太平倉庫，分給林鳳翔一軍。怎奈外運不通，外間接絕。林鳳翔既忍寡不敵衆，不敢進攻清兵，而僧王及各路，又或戰或不戰，以待林軍坐斃。溫大賀深知其意，便出城對林鳳翔道：「今四面皆是清兵，以敗殘飢餓之卒，雖孫吳復生，亦難爲力，不如冒險而進，或冀萬一得脫重圍，即不然，亦當與清軍併個死活，不宜待斃也。」林鳳翔聽罷，歎道：「兄弟所見甚是，惜某不聽良言，以至於此。今日惟有決一死戰耳。」說罷，急使欲反攻。

清軍順道望西而逃。忽一枝敗殘人馬奔到，乃李文祥也。林鳳翔方知朱錫珪已敗死軍中，不禁心胆俱裂。李文祥哭道：「敵兵將至矣，望元帥速作區處。」林鳳翔便令部將王邦瑞在前，李文祥在後，自己居中，且望清軍殺來，誰想清將提督成祿，副都統託陵，兩路已到。王邦瑞督率軍士奮戰，鳳翔便下令道：「清將草管人命，逢著便殺，無准降者，望各兄弟死裏求生。」軍士聽得人人奮勇，清提督成祿，副都統託陵，兩軍倒退後而走。鳳翔更鼓勵三軍直進，槍聲齊發，副都統託陵先死於亂軍之中。天國人馬正是得手，忽北路上喊聲大振，鼓角亂鳴，僧格林沁大隊人馬已經殺到。清提督成祿又引兵死命殺回，反把鳳翔人馬困在垓心。鳳翔謂左右道：「僧格林沁人馬衆多，且蓄銳已久，宜督率三軍，只顧向前殺退成祿，直透重圍可也。」左右得令，仍屬奮力前進。怎奈軍士久戰力疲，且又衆寡不敵，鳳翔左腿上已中著一顆彈子，仍奮力督戰，殺至靜海地面，已人困馬乏。時清相桂良一路雖駐豐台，那時聽得天津復失，亦領軍來三角池而下，僧軍亦已追至。鳳翔一路四面受敵，鳳翔便欲再戰，王邦瑞哭道：「人雖不困，馬亦乏矣，如此奈何？」鳳翔仰天長嘆。正在危急之際，忽然清將桂良一軍紛紛後退，望東北而逃。鳳翔不知何故，原來天國大將會同黃降才已由正定進兵，直躡桂良之後。桂良不意其猝至，因此大敗。林鳳翔大喜，正欲領軍收向西北而行，誰想王邦瑞已先中了一顆彈子，落馬而死。清將成祿又復殺到天國人馬，一齊譁噪起來。桂良聽得，亦回軍與會立昌死戰，鳳翔料不能殺出，只得回軍。這時僧格林沁軍已漫山遍野而來，天國軍士已氣喘聲嘶，不能接戰。鳳翔嘆道：「吾今死於此地矣，何天之不祐漢也。」李文祥道：「三軍之勇性繫於王師，願老將軍毋出此言。」鳳翔道：「既敗成祿之軍，又得會立昌之救，終不能透出重圍，復何望乎？」說罷，使下馬略憩片時。復謂李文祥道：「爲將者得死沙場，固亦辛事，况吾視死如歸，所憂者以一時之誤，致國家挫動銳氣耳。」李文祥道：「老將軍的結果，爲清人注視，萬箭之下，恐難逃去，不如以某結束如老將軍，僞爲老將軍也者，以替一死，請老將軍速微服改裝，雜在軍中逃出，再與雄師以雪此恨。」鳳翔道：「

忠義如兄弟，老夫銘感矣，然以不聽良言，一時好勝，致悞事機，罪將何逃？某死遲矣！李文祥聽罷，仍復固請不已。鳳翔又道：「某縱偷生回去，有河面目見天王與李秀成乎？」李文祥道：「以老將軍之才勇，倘自輕如此，是國家損一棟樑，甚可惜也。」鳳翔道：「我國人才尚多，老夫年逾六旬，譬如風前之燭，光亮幾時，留亦何用？汝勿多言，吾意決矣！」說罷，清兵喊聲漸近，鳳翔復裝束上馬，志在衝進敵軍，殺一敵將而甘心，忽一騎馬奔到，乃天國指揮使吳永勝也。見了鳳翔，氣喘報道：「會立昌一路救兵，已被默德桂良合兵殺敗去了。」鳳翔喝道：「援應亦絕矣，此天亡我矣！」遂不顧念，正待領親軍進戰，時清兵已殺到，左是桂良，右是默德，勢如川湧，林鳳翔大叫一聲，衝進默德軍中，萬槍齊發，清將默德先已中槍斃命。林鳳翔復奮進，軍士皆以清將殘酷，恐降亦被殺，故欲死裏求生，個個奮勇。默德軍士見主將已死，皆無鬥志，鳳翔殺了一陣，斬首三千餘級。桂良又被李文祥牽制，不能相救。這一戰，實出鳳翔意外，不提防僧格林沁軍到，鳳翔部下數日苦戰，死傷既衆，只存五千餘人。那裏敵得僧王因復大敗，鳳翔逃至一個小土山，見敵兵漸聚，把小山圍圍住，料不能脫，遂拔劍自刎而斃。亡年六十五歲。可憐天國一員大將，以一時好勝，竟喪在這裏。後之爲將者，可不戒哉！後人有詩道：

林王名字震京師，嚇煞燕齊衆小兒，山岳無靈摧上將，沙場有幸裏遺尸。  
渡河未果星先墜，拔地空悲馬不馳，十載神威今已矣，英雄猶說漢家儀。

時天國王探花，又有古風一篇，單道林鳳翔北伐的。

君不見，精神矍鑠老元戎，雄師廿六出淮中，縱橫湘鄂皖，豫燕齊晉，吁嗟敵手猶難逢，揚州一戰敵氣奪，廿四橋頭飛英風。琦善勝保如鼠竄，鐵騎驍將爲前鋒，先聲奪人九日下十郡，先平淮皖臨開封。淮性直指山西去，揮軍大戰臨名墓，堂堂額相走西復奔東，出奇制勝古無侶。大軍轉拆下河間，進如潮湧當之死，既定河間及大名，清兵望風齊披靡，望風先驚林威王，增兵况有李開芳，吉公文元智復勇，三軍會合奮鷹揚。王

師所至毫無犯，盡棄箠食來歸降，苟不降，勢莫當。前驅自有温大賀，後勁又留曾立昌。將軍百戰無敵手，呵氣直吞僧郡王。桂良畏縮觀壁上，威王馬首馳東向。雄軍直抵天津城，投鞭先斷西河浪。兒童聞之不夜啼，但見清廷面面相覷望。方期恢復我神京，何期天不祚皇漢。事敗垂成甯不哀，星沉先拆棟樑材。僧王人馬從北下，梟雄勝保相南來。威王見之殊不屈，摧鋒陷陣仍衝突。忠臣振國拚捐軀，英雄視死如歸日。臨危猶復拔天津，默德難逃命已畢。直如猛虎入羊羣，桂良成祿紛逃奔。無如衆寡終不敵，豈戰之罪不如人。一劍自能存節義，丈夫豈忍辱其身。哀天不勸遣一老，皇漢不幸失將軍。吁嗟乎，丈夫豈忍辱其身，頭顱雖斷心不死，英魂猶繞大河濱。

時天國太平六年八月十六日，威王林鳳翔既殉國難。清郡王僧格林沁見從前殺戮過甚，今天國人心甯死而降，因此變了一計，下令降者免死。所以林軍除死傷逃竄的都降清軍去了。李文祥被困在軍中，知林鳳翔已死，遂微服雜在逃軍中，落荒而逃。時曾立昌亦已敗死，率敗殘人馬奔至鉅鹿，故文祥逕奔鳳鹿而來。僧王盡降其衆，僧王又恨林鳳翔屢敗清軍，前後殺清國大小將校百餘員，兵士死傷數萬，今聞他自盡，便令戮其尸。世之相傳僧王生擒林鳳翔，不過清官邀福清廷，冀已重賞，實無其事也。然死尸亦爲戮矣，亦可謂殘忍矣。語休煩絮，且說温大賀在天津城內，滿望鳳翔殺出重圍，與李開芳合。因此死守城裏，專待救兵。忽見清兵各路蜂擁，望天津殺回。温大賀驚道：「噫，威王敗死矣！」左右問道：「將軍何以知之？」温大賀道：「如威王能殺出重圍，清兵必直追去。今却整兵殺回，顯已大敗吾軍矣。吾軍一敗，威王斷不偷生也。」左右聽了，猶未深信，不多時清軍已壓至城前。僧王居中，左有桂良，右有德勒克，耀武揚威，將威王頭顱高豎，以恐嚇天國軍心。温大賀見了，大叫一聲：「氣倒城樓上。左右急救起，便欲鳴砲亂擊清兵，以洩威王之恨。温大賀急止之道：「孤城斷不能久守，徒傷人命耳。」左右驚道：「將軍豈欲降耶？」温大賀道：「非也，軍士皆可降，惟某不可降耳。」說罷，便回至府署，修書一

封留下，勸僧格林沁，勿亂殺百姓。寫罷，轉入後，久不見出。左右急入看時，已見大賀直挺挺的，挂在梁上。左右嚇了一跳，急上前撫之，已氣絕多時了。後人有詩贊道：

義隊與江漢，將軍勇冠時。南淮驚戰略，北伐策戎機。

屢捷稱良將，多謀確可兒。英雄殉國難，大節古來稀。

左右即將溫大賀尸身解了下來，草草營葬畢。兵士知大賀已死，莫不垂淚，皆欲與城俱碎。只溫大賀臨終時，亦知孤城難以久守，只遺書勸僧王，勿妄殺百姓而已。左右便舉起白旂，聽清兵進城。左右急把溫大賀遺書送到僧王帳裏。僧王嘆道：「溫公忠義之士，吾亦爲之感動矣！」即傳令勿驚百姓。僧王進城後，便欲將天國投降。將校奏獎，以勉將來，惟皆辭不受。僧王復嘆道：「此所謂不忘故主也。」是時僧既復取了天津，仍復痛治昔日投降的各郡縣官吏，以至紛紛逃走了。後來清廷恐人心致憤，更相逼爲天國助力，始降旨免罪。此是後話不提。且說僧格林沁既勝了林鳳翔，一面表奏清廷，便率兵望西南而下，要與勝保會合來攻李開芳。當時李開芳退至高唐，聽得林鳳翔被困，乃歎道：「吾退軍只道林軍亦退矣，今如此，是不得不救也。」便領兵望北而來。大軍既抵平原，聽得勝保一軍，正從南皮而下，大驚道：「勝保若來，是鳳翔一軍已敗矣，去恐無益，不如退兵。」左右皆道：「鳳翔尚擁數萬之衆，未必便敗，恐勝保知吾催取救兵，故先發制人耳。今若不救，是林軍絕望矣。」李開芳聽罷，亦以爲然，便催軍前進，兩軍會於吳橋。李開芳見只是勝保一軍，心內全無半點懼怯，令三軍鼓噪而進，勝保略戰一會，率軍望東北而逃。李開芳督軍追趕，約十餘里，傳令扎下大營。但心上甚慮清軍仍有埋伏，又慮林鳳翔望救已急，滿意要殺了勝保，然後合力對付僧王，方是勝算。次日仍是進兵，勝保初時來，只道李開芳所存敗殘人馬有限，今見他仍有萬餘之衆，故不輕視。清軍只略戰一會，仍復敗走。李開芳正自追趕，忽見吳橋上流連窩地面大隊大馬殺到，乃僧格林沁軍也。李開芳大驚不迭，暗村林鳳翔若在僧王何敢便來，可知林鳳翔已



死無疑矣！想到這時，心胆俱落，便傳令退軍。只那時與勝保、僧王會合，共分五路趕來。李開芳已人困馬乏，正奔走間，忽前頭一條小河隔絕，李軍紛紛游水而逃。李開芳正下馬，要待下來，早有一顆流彈飛至，中着肩窩，翻身倒在地下。是時軍士四分五散，各自逃命，首尾不能相顧。李開芳欲自刎，怎奈傷勢既重，動彈不得。恰部將胡龍奔至，見李開芳被搶受辱，又料他不能逃遁，急發槍向李開芳轟擊，志在把他轟擊，免致被擒。奈那槍殺連擊不中，時勝保前部已到，胡龍急自逃遁。可憐李開芳，乃天國一員猛將，以重傷難脫，竟被搶去了。餘外軍士除游水逃去盡降之勝保，即送李開芳回營，令軍醫調理，然後檻送北京聽候發落。是夜李開芳竟以傷重而卒。後人有詩贊道：

慷慨興團練，功成佐太平；  
威名胡虜懼，義氣鬼神驚！  
百戰催齊隊，孤軍定大名；  
高唐星殞處，萬姓有哀聲。

是時天國北伐之軍，既已失事，曾立昌、黃隆才領敗殘人馬，奔回河南，把失事情形，一面飛報李秀成，一面飛報南京。那時李秀成正在山東連戰皆捷，忽聽得北伐之軍大敗，林鳳翔、李開芳、吉文元也先後殉難而去。不覺跌足歎道：「鳳翔世之虎將，不聽吾言，竟以孤軍深入，致遭此敗，實挫動銳氣不少。今後國家損一棟樑，而南方亦自此多事矣！」說罷，爲之流涕。復對左右說道：「北伐之軍既敗，清兵銳氣正盛，進亦無益，不如退兵，先固江南根本，徐圖進取可也。」遂表告洪天王，以退軍緣由，傳令大軍陸續南旋。時天王亦已接得曾立昌奏報，已知道林李吉三將敗死，不覺大哭道：「何天之不祐皇漢也！」左右急扶起，勸以籌畫大計。天王道：「朕不特哭師出無功，實哭損朕三良將也。今番銳氣挫動，非朕親征不足，以壯軍心矣。」便一面徵集各軍，待李秀成回朝，然後定議出征，不在話下。且說李秀成，自山東星夜趕回南京，所得山東郡縣，已俱爲清人復有。到了江甯之後，天王仍出郭迎接。秀成下馬伏地流涕道：「敗軍之將，何勞天王遠接？」天王恐秀成意怯，乃慰道：「有賢弟在，何憂

天下不定，且勝敗亦兵家之常耳，何必介意？」遂並馬入城，到殿上，天王問今後大計，秀成道：「今北伐既挫，實難輕於再舉，宜先整頓兩湖皖鄂各省，免肘後之患，待養固元氣，一面令翼王石達開由川入陝，晉以分彼北軍勢，然後可以北伐也。」天王道：「賢弟策算無遺，可惜林鳳翔不聽賢良之言，有孤軍獨進，貽誤非淺，朕今欲自親征，以弔將士之心，賢弟以爲何如？」秀成道：「大王旣欲親征，將從何處進兵？」天王道：「陳玉成一軍已到江西許久，互有勝敗，但月來乃未有消息，故朕欲直走江西去也。」李秀成道：「江西之地，其重要究不如安徽，以安徽左應湖北，右帶金陵，進兵可以由河南北伐，大王若欲援應陳玉成，自應先據九江府，九江爲各省咽喉之地，正助陳玉成聲勢，然後乘勢入皖省，臣弟將遣兵出祁門，前以守將不得其人，故得而復失，今當取之，留良將把守，可以阻室清兵，而又可以爲大王聲援矣。」洪天王道：「然則賢弟將出何處？」李秀成道：「上海爲外人居留地，吾向慮清人借力外人以爲我敵，故宜先收上海，實爲要着，吾前與人相約，爲取上海之計，一月便見分曉，待上海一定，吾當見機而進，且今番出師，不同往日，必求萬全乃可。」天王深以爲然，便令李秀成、洪仁達、輔幼主、洪福瑱、監國、鎮守南京，以元帥林啓榮、陳其芒爲左右先鋒，天王領大軍三萬人，沿池州、經東流、望九江，進發。時清將會國藩，正領兵進攻黃州，天國陳玉成另分軍駐南康府，洪大王打聽得會國藩往攻黃州，留幕員彭玉麟、李元度兩將，領三千人守九江。洪天王聽得真切，決意暗襲九江之計，恰可池州地面已由黃文金平定，天王便令池州守將休要聲張，自領本軍人，勒校馬勒口，直抵九江。彭玉麟、李元度不意天國兵猝至，雖然守護森嚴，却未有通報會國藩、淮備。當下天王兵至九江，離城祇二十里，天王令部長汪永成領五十人，各暗藏短槍，并携火藥，乘夜往九江先行，復令陳芒、其林啓榮各領五百人隨行。天王也隨後領軍大進，汪永成領兵先至九江城外，並無人知覺，可巧彭玉麟、李元度但領軍在城裏，汪永成乘勢發炸起來，城垣陷了數十丈，如天崩地裂，清國彭李兩將大驚，急調軍來救時，陳其芒一隊先到，彭玉麟一頭禦敵，一頭接戰，城垣內外彈如雨下，不多時，

洪天王大隊已到，俱用長槍轟進城裏。洪天王另分軍偷過後路攻城，清兵首尾不能相顧，城內人馬又少，不能抵禦。陳芒其林啓榮一擁進了城裏，血肉相薄，好一場惡戰。天國兵又因天王親自領兵，胆氣愈壯，清國彭李兩將，知不是頭路，急開了北門，人馬望西北而逃。天王既奪了九江，安撫居民既畢，即報知陳玉成道：「朕今不動聲息，已取了九江，爲數省咽喉，得此可以助賢弟聲勢，賢弟可免後顧之憂矣。」陳玉成聽得，知天王之意，欲自己攻拔南昌而已。便對左右說道：「今九江既下，已無後顧之憂，吾取南昌，此其時矣。」便決定明日進兵，攻取南昌。時陳玉成已復取了饒州府，因自李秀成由江西入武昌之後，清將贛撫嚴樹森、贛臬李續宜，取回饒州一帶，後經陳玉成再敗清兵，自南康至饒州一帶，已次第收復。這時玉成正駐饒州，自此與清兵相戰，確有勝敗。又因清將會國藩分兵駐九江，故陳玉成不敢大進。今九江既下，如何不奮起雄心，便號令人馬，並調南康兵隊，分兩身望南昌進發。這回分教：天將神威，克復南昌省會；商民歸附，先取上海城池。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陳英王平定九江地 劉麗川計取上海城

話說陳玉成在饒州，得天王既下九江之信，便會合南康各軍，來取南昌。是時清國南昌守將巡撫嚴樹森，臬司李續宜，聽得陳玉成兵到，即會議籌禦之策。巡撫嚴樹森道：「城內湘贛各軍，只有二萬餘人，與戰恐未必能勝，不如固守城池，一面飛報湖鄂各省，催兵援救，再求會帥國藩回軍攻九江，以邀陳玉成之後，彼不能不退矣。」李續宜道：「中丞此言，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陳玉成之軍，且暮薄城而進，此時求救必無及矣。且九江爲洪秀全駐紮，必爲精銳所聚，以秀全親自領兵於九江，恐會國藩攻之，亦未必能勝。今陳玉成之攻南昌，並非勞及九江兵力，故攻九江亦不足以邀陳玉成之後也。」嚴樹森道：「聞陳玉成大軍，約近四萬，衆寡既已不敵，成必無功，若敗則南昌難以保守，厥罪非輕。」李續宜道：「此言雖是有理，但中丞之失機，全在事前，甚不留意，今則

或戰或守均難制勝矣。然與其均敗則不如一戰。吾可以聲東擊西以求相當。若坐守此城則吾已無勝之理。如彼得勝則奪我南昌不勝亦可從容而退。實於彼無損矣。昔彭玉麟、李元度以全軍集於城內而致失九江。此可爲前軍之鑒。顧中丞思之。巖樹森道：「足下之言實屬至理。但其所慮者其勢不敵耳。」李續宜又道：「南昌城垣堅固未必便破。不如領軍在外接戰。另留軍五千人守城。休令敵人近境。方是長策。」巖樹森聽罷半信半疑。終以衆寡不敵爲慮。沉思了一會說道：「既足下如此用意。請足下領軍一萬出城接戰。餘外由某自行守城。以爲犄角之勢。則敵人攻城亦不能盡其力也。」李續宜聽罷大不以為然。復爭道：「以區區萬人接戰。而將士又不敷用。實置之死地耳。某以爲欲戰則盡率精銳以求一勝。否則當合力以固守。南昌猶爲穩便。若分軍一半出城屯扎在於不戰不守之間。雖孫吳不能爲謀也。」巖樹森聽罷終不以此策爲然。只令李續宜領軍一萬名。使離城數里駐扎。以候陳玉成之軍。巖樹森却領軍兵守城。自己親自晝夜巡城督視。那李續宜既領了嚴樹森之令。見他本是個上司。自己却不敢不從。惟料只一萬人馬斷不能與敵人對敵。便倖倖出城。先佈了營寨。以不軍分爲三隊。勢若長蛇。傳令如陳玉成軍到時互相接戰。不在話下。且說天國英王陳玉成領大軍既近南昌地面。聽得按察使李續宜駐軍城外。先令人打聽他人馬多少。然後計算。忽見探子回報道：「李續宜一軍共分三隊。人馬爲長蛇之勢。志在首尾相援。計兵不過萬人上下。且右軍一隊略欠整齊。可攻而破也。」陳玉成聽得直雜在軍中。微服親往審看。回來即謂左右道：「李續宜亦頗能軍。可惜人馬不多。且將士不敷分布。故右路統領失人。絕無能戰之狀。我却乘其懈而襲之。必獲全勝。李續宜一敗。南昌必爲我有也。可笑嚴樹森無謀匹夫。以爲擁兵在城可以固守。此直馱子耳。何介意爲。」便令大將洪春魁、陳仁瑞共領軍一萬攻南昌。各將得令既去。陳玉成自領軍衝出。又令部將指揮使章昌祚領軍三千人。偷過南昌城後的小山。暗襲南昌城。各將得令既去。陳玉成自統兵來攻李續宜。時李續宜聽得陳軍已至。亦督兵而進。正與玉成相遇。即傳令軍中。如攻左則右應。攻右則左應。

攻中則左右皆應，一面堅嚴壁壘，以待玉成。當下玉城兵至，先令左翼統領大將孫寅三領部將十員，轉攻清兵右路，并囑道：「清兵右路，殊欠整齊，必不能戰，如旣勝之，休便追趕，即轉擊李續宜中軍，吾自有兵可以破之。」孫寅三領兵而去。陳玉成又囑部將指揮使張祖元如此如此，又囑都檢使雷煥如此如此，各人俱已得令。陳玉成分撥旣定，孫寅三由左轉右先進，時清兵右路統領總兵何鳳林，即督卒接戰。自己至午，正在酣戰之際，忽孫寅三率親軍直衝過來，何鳳林看看抵敵不住，李續宜忙調左路接應。忽陳玉成領大隊人馬沖將來，李續宜急下令道：「彼軍擊吾左右兩軍，欲使吾中軍受其牽制也。右軍旣敗，由他退兵，只奮勇前進，使反攻陳玉成一軍。」不提防孫寅三領軍不趕，何鳳林反望李續宜擊來。李續宜正左右不能相顧，忽流星馬飛報，天國指揮使張祖元都檢使雷煥已攻後營去了。李續宜此時縱有七頭八臂，實無分身之術。陳玉成又人馬多衆，只得撥軍而回。那時四面八方，皆是天國軍兵，把李續宜却困在垓心，不能得脫，但見槍彈如雨而下，李續宜無奈欲奮力殺出重圍，奈天國人馬紛向李續宜攻急，李續宜正在危急之際，忽一枝救兵殺入，乃左路統領官提督李雲林也。李續宜乘勢與雲林合併，却望南昌城殺回。忽然陳玉成領軍趕到，將清兵截爲兩截，右路何鳳林不能得脫。少時孫寅三亦領軍追至，槍聲响處，何鳳林早已中槍落馬。孫寅三盡降其衆，與陳玉成合兵趕來。李續宜不能逃回南昌，只得後路，只顧奔逃，誰想一枝人馬攔住去路，左有雷煥，右有張祖元，分爲兩路殺來。李續宜不能逃回南昌，只得領數百騎落荒而走。陳玉成便令雷煥追李續宜，張祖元追趕李雲林，自與孫寅三等領軍乘勝攻擊南昌。是時南昌城內，聽得李續宜兵敗，皆料南昌不能久守，人心惶惶，嚴樹森深以爲慮。又因天國洪春魁陳仁瑞攻城甚急，難知李續宜兵敗終不能救應，惟有不分晝夜，親自督守防兵。初時猶能支持，惟自李續宜兵敗後，天國又加增陳玉成、孫寅三兩路分攻東西兩門，嚴樹森漸漸不能抵禦。忽韋昌祚那枝人馬，偷遇南昌城後，據定山上，用炮轟擊城中，一連兩顆炮彈子，把那巡撫衙門，擊作粉碎。城內軍心一時譁潰。陳玉成乘勢攻破北門，洪春魁一

馬甯先，領軍士先衝進去，槍聲亂發，清兵不能當，倒望後而退。時城中紛傳說：天國人馬已攻進北門，皆無鬥志。左逃右竄。孫寅三、陳仁瑞相繼攻進城來。嚴樹森無法，急齎裝雜在民房，遠虧嚴樹森平日治民，頗無苛政，故民間亦樂收藏之，始得逃去。那玉成見南昌已被傳令不再誅求，凡無論官民軍兵人等，皆令降者免殺，並出示安慰人心，計點倉庫得白銀八十餘萬兩，另倉米三千餘石，穀四千餘石。陳玉成以南昌附近連月交兵，農民失業，令撥倉中穀米分賑農民，人心大悅。一面使人打聽雷煥及張祖元兩路消息。原來李續宜同李雲林領兵逃至瑞州，雷張二將出收兵回來。陳玉成見了南昌既定，大犒三軍，復傳檄招撫各郡縣，有不服的，都派兵征伐。以故附近州縣都畏威懷德，紛紛降附。徐奏報洪天王，洪天王聽得南昌既下，即封陳玉成爲英王，令以洪春魁、章昌祚、雷煥、張祖元共守南昌，兼分撫各郡使。陳玉成孫寅三回九江，會同北上，按下慢表，且說當日上海地方爲中西人會萃之地，天王屢欲用兵，惟李秀成之意，以爲上海商務繁盛，半多西人經商，若一旦以大兵臨之，最易震動商場，反使被外人藉口，使清人更得以藉此爲名，擁借外力，實爲不便。故主計取不主力敵，便分布黨羽於上海，鼓動華商，從中舉事，若得上海，固不必說，即稍有失利，亦無與天國人之事，西人亦不能責言。時奉令往上海一爲粵人劉麗川，一爲閩人陳連，那兩人向在上海經商，情形熟悉。且當日上海華人經商的，尤以閩粵爲衆，那些人在租界地方，沾染歐人習氣，多知亡國的可恥。故這時聽得洪天王得了金陵，自然日望天王兵至，偏只會來了劉麗川及陳連兩人，提說起謀襲上海，然然歸附天王的說話，自然沒有不從。當下一傳丁十傳百，凡在上海經商的人，便都附和成一片，要謀襲上海城。只那時洪天王正在當盛，凡是中國的人，都當攻襲城池，是一件得意的事，并不畏懼，自然不至隱秘紛紛傳說出來。因此事未成行，倒被清官知得，爭奈那些人多在租界，清官實在捉他不得。况且西人亦知洪天王是個有法度的，與盜賊擾亂的不同，所以任華人在上海怎麼說話，都不甚拘管。只時清官知不憂慮，沒奈何，惟有出一張告示，勸人不得亂動而已。那張告示又出得十分利害，不是

說殺，就是說拿。又說怎麼如有聽得浮言，妄行舉動，即從重嚴辦這等話。只道這些話就能夠把人嚇退了，誰知那張告示一出，却是兩江總督何桂清領銜的。當時華人正洋洋得意，那里識得個總督深當下見了那張告示，就滿城門鬧起來，把他的告示紛紛將來扯去，并有些人寫了一封密函交過何桂清，又寫一封交過上海道吳建章，叫他休要亂說，如再有這等告示，定然要取他的頭。故江督、清及上海道吳建章見了兩通書函，反不勝憂懼。急向劉麗川及陳連兩人謝罪。這時劉陳二人越加得意。惟何桂清與吳建章雖然如此謝罪，究竟商人真正發作，便與暗地具一張照會，送過上海西官，彈壓商民。因此西官也循例出一張告示，勸商民休得要在外人租界亂動。不想那張告示却又提明是接得清官照會的，所以劉麗川一千人更加憤怒起來。又復具函責罵何桂清，以詐術欺人對我們商家，沒點信義。那時何桂清更加懼怕。因當時美國已與天鹵通商，且西人又見洪天王確有文明平等的制度，故循例出過那告示之後，却實在不甚打理。劉麗川這時既受李秀成之所囑託，又忿怒清官，便立意舉事。可巧那八月二十七日城中孔廟正有祭典，劉麗川料得是日清官必聚集到孔廟，便約齊黨羽，到只時圍攻孔廟，要殺盡清官。統共約下七八百人，各扮商人模樣。先一日暗運軍械在城裏密藏，將近夜分，就在城裏埋伏。次早天未黎明，清國各官，確畏懼亂事，但究竟清廷向以祭祀為重典，何桂清等却不敢不往。先由上海縣袁梓材先到，其次陸績都到了，最後江督何桂清約以清兵數百人護送，直至孔廟。劉麗川分撥數百人對敵江督親兵，自與各人雜在孔廟作為觀禮的。正值行禮的時候，劉麗川即用行暗號，傳示各人一齊擁上。何桂清初時見人多擁塞孔廟，懷了疑心，故以上海道吳建章代主祭典，只會見人衆欲動，先自逃了去。上海縣袁梓材見江督先自逃去，亦知有變，急的相繼逃遁，餘外各官都如喪家之犬。劉麗川幕人先攻散未逃的親兵，麗川即領數十人上前掌住吳建章，建章知劉黨人衆不敢與較，惟有俯首就縛。劉麗川見拿不得何桂清，隨領數百人擁至上海縣衙前，迫令袁梓材獻印。袁梓材罵道：「我十年節下，乃得進身，任這上海縣，實是

不易安能印綬給與別人？」劉麗川聽罷大怒，便謂衆人道：「快殺背漢賊。」於是人卽一齊動手，取了袁梓材的首級，取得官家金銀無算。然後會議殺吳建章與否，或云殺，或云不殺，竟不能決。適美領事馬選氏與吳建章有交誼，爲之說清，便免其一死。劉麗川不許，馬選設法使人誘吳建章至西門，喬裝了逃出城外，匿於馬選氏之住所。吳建章因此得回性命。只時劉麗川聽得此事，不覺大怒，有攻居留地之勢。先駮書責美領事道：「我個起事，皆遵守法則，未嘗損及居留地分毫。今忽然干涉我們戰事，所有拿獲之敵人，亦誘之逃去，與劫獄何異？且貴國自與我天國通商以來，實相和好，則貴國對於天國，與對於清國，實不宜有所偏倚也。祈卽將吳建章交回，否則斷不能爲貴領事原諒矣！」書內這等話，那馬選領事看得只封書，覺得此信實屬有理，便欲把吳建章交還。因恐不交同時，怕動了劉麗川之怒，居留地反有不安，自不敢再庇吳建章。時馬選氏正與署內人員相議，被吳建章知道，卽賭左右私自逃去。馬選無奈，只得照復劉麗川。劉麗川大怒，便就攻取租界。西人大懼，嚴籌防備。恰好蘇州天國守將汪大成，馳書與劉麗川，勸他不可誤犯上海租界。劉麗川因此中止，便提衆先奪上海城。只會分教：義勇齊興，取上海易如反掌；雄兵再舉，降銅城共許歸心。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取銅城陳其芒慶兵 奉朝旨左宗棠拜將

話說劉麗川領兵來取上海城，這時吳建章已經逃脫先走，往見何桂濤。說道：「劉麗川已將卑職擊斃，而不并據上海城，是其失著。彼等之意，不過欲得吾等而甘心耳。今忽然領兵來取城池，必受天國洪黨所囑託，可無疑矣。」何桂濤道：「一劉麗川本不足懼，但恐天國人馬相應，則難與爲敵矣。」吳建章立卽出兵城外，與劉麗川一戰，蓋吳建章以被擊之辱，誓欲得劉麗川殺之，而洩恨也。何桂濤亦是沒主意的人，於是聽吳建章之請，調兵城外接戰，約四五千入馬，駐兵租界之外。西人見劉麗川兵少，不以爲意。時西人亦多出租界外觀戰，誰想



清兵不明公法，反恨西人不助攻劉麗川，紛紛用磚石拋擲西人，又加以惡語。西人大怒，皆道清兵不應如此無禮。因此各國領事會議，所有租界內巡警防兵，均請往西場防護，惟何桂清正是個沒意思的人，見西人調兵出來，只道西人要幫助劉麗川，更爲憂懼，急的向西人謝過而罷。西人因此收兵，責何桂清認真申飭軍人，免得租界商務。何桂清都唯唯應允。是時何桂清見西兵已退，便令吳建章攻劉麗川。不想劉麗川的羽黨在上海城內者，尚有千餘人，這會見清兵分扎城外，只餘數百兵守城，便乘勢殺散守門軍士，分頭把住四門，舉起天國旗號，守備吳應珍都司李禎邦，副將何邦福，皆被劉黨殺斃，城黨千餘人，又引動城內居民，紛紛附從。陳運正在城內，與其羽黨，乘着劉麗川攻城之際，便振臂大呼道：『有志殺漢賊者，當隨我來！』因此一時之間，聲勢兇湧，清官都被斬斃，大開城門，迎劉麗川人馬進城，可笑江督何桂清，及滬道吳建章，領兵在外，不能一戰，又不能守城，竟被劉麗川奪了上海縣，只得退回儀徵駐紮。劉麗川先把捷音報捷於蘇省汪大成，并報知李秀成。秀成聽得上海既定，即重賞劉陳二人。又因洪天王已破了九江，陳玉成已定了江西，便奏請洪天王直進安徽，又咨請陳玉成領兵入浙江，一面請楊輔清一路由鎮江進兵儀徵，以拒向榮及何桂清等。時向榮與天國人馬前後大小不下數十戰，只互有勝敗而已。故秀成再以楊輔清當向榮一路，便可無虞，并令秦日昌與洪仁達堅守金陵，李秀成親并到安徽，要與洪天王會合，然後進兵。却令賴文鴻爲先鋒，林彩新爲副將，秀成自統大兵五萬，望安徽進來。且說洪天王在九江，既與李秀成訂約進兵，便商議留守九江之人。陳其芒進道：『九江爲數省咽喉之地，乃清國必爭之處，非有智勇之將，不能守也。』洪天王道：『吾欲以林陳二將，擇其一以守之。九江將軍之意，何如？』林啓榮道：『臣弟非不願守之，恐一人恐不足固守，若並留之，則前敵者更有何人？』洪天王躊躇未定，忽陳玉成令孫寅三到九江，呈報在南昌所得金銀倉庫款項。洪天王就令林啓榮孫寅三共守九江，仍令陳其芒爲先鋒，大軍望安徽進發。一路上秋毫無犯，早到了宿松，離城約十餘里，已有百姓夾道相迎。洪天王即下馬相見。

安慰衆百姓道：「朕自與衆兄弟舉義以來，累各處鄉老，慘遭兵燹，朕心裏過意不去，可恨敵人佔我中原，於今二百年，不得不竭力謀個光復，實出於不得已也。」衆百姓有年紀稍高的，便上前說道：「某等受暴官污吏需索，已非今日，今得大王起仁義之師，除水火之患，百姓得重見天日，皆大王之賜也。」說罷，分以牛酒相獻。洪天王向百姓致謝。時附近有孫姓祠，齊邀洪天王至祠坐歇馬。左右恐有意外，勸洪天王勿往。洪天王道：「朕以至誠待人，他人誰以詐僞相待，又何必以不肖待人？」遂令人馬扎下，帶數十人毅然而往。既至鄉中，男女紛紛擁至，皆以得識天王之面爲榮。擁塞祠門之外，洪天王便親出祠前，對衆說道：「爾等欲見朕，亦猶人耳。望爾等爲農者勤於耕種，爲士者勤讀書，以大義相勸，毋助異族，自不難重見昇平也。」各人聽罷，皆流涕道：「願太平早平大難，使吾民早享太平之福。」天王再轉入祠內，將滿州盤踞中國及清官自殺同種的歷史演說一番，聽者無不憤激。時村民多以一酒或一肉相奉，天王見庶民出於誠心，不忍過却。有名徐仁者，家中有一老母，貧甚，無以敬奉洪大王，回家對母而泣，其母至洪天王跟前說道：「吾兒家貧，無以敬大王，心實不安，願以小兒隨大王左右，便得爲國家效力。」洪天王詢悉其故，深憐徐仁之孝，命左右贈以白金三百兩，遣歸。因此百姓皆願洪天王仁慈，歡呼萬歲。天王盤桓至數時之久，纔與百姓相別。天王道：「朕以軍務緊急，不能久留，待事平之日，當與舉國臣民，同作太平宴。」說罷便行，百姓送至營前，天王撫慰之使回，即令人馬起程。百姓猶鵠立而目送之。天王嘆道：「朕若不竭力掃除梟獍，何以對吾百姓也。」左右聽者，皆爲感泣。大兵一路行來，將近安慶省城，早有黃文金派人馬迎接，到安慶駐下。洪天王先問敵情，何如？黃文金道：「清將鮑超不時窺伺，且曾國藩擁巨兵，往來於皖鄂之間，因此不敢遽離一步。安慶屢欲北征而不敢，即此故也。以安慶爲金陵屏障，故不得不堅守。現聞曾國藩已復取黃州一郡，而胡林翼又據漢陽，分兵擾掠武昌附近各州縣，是以武昌勢亦瀕危也。」洪天王道：「湘鄂亦多讀書之子，何以不明種族之界，絕不以亡國爲羞，反助他族以殺同種也！」言罷嘆息。黃文金一面

擺酒與洪天王接風，徐會議進兵之計。黃文金道：「羅大綱一路，在駐兵河南，不如令他由懷慶而下，以壯湖北聲勢。某堅守此地，以拒會國藩。天王即舉兵北征，可無後顧矣。」洪王道：「此言甚是，自林鳳翔既敗，羅大綱一路，其勢已孤，使之回應湖北，亦是要着。但朕本軍之力，亦非雄厚，不如發一令李秀成，以軍相應，然後再會全北行，朕却先取銅城，以待秀成消息可也。」一面令羅大綱由懷慶趨湖北，以壯聲威，隨督大軍，望銅城進發。時清將張亮基的兄弟張亮業在銅城本籍，與辦團練約二千練兵上下，與清總兵虎嵩林共守，人馬又駐紮陵陽銅城。那鮑超又離銅城頗遠，虎嵩林聽得洪天王領兵親到，志在出戰，參將萬長清志在守城，意見各不相合。虎嵩林便與張亮業計議道：「銅城一掌一地，戰守皆難，不如混戰一場，勝則有功，敗則退走河北。」張亮業聽罷，不能決。虎嵩林嘆道：「何乃兄英銳勇姿，乃弟却沒點志氣也。」追得飛報鮑超，催請救兵，一面督兵緊守城池，不在話下。且說天國前部先鋒陳其芒，領兵浩浩蕩蕩，殺奔銅城而來。忽探馬報稱清國人馬在銅緊守，請繞道而行。天王道：「廬州已平，銅城為安慶趨北要道，反不能攻下，實為心腹之患。彼四面相隔，救兵亦難，朕誓必取之。」便喚陳其芒道：「銅城雖小地，頗緊要，彼兵雖不多，然當速取之。遲則鮑超之兵一至，反費手脚矣。」陳其芒得令而退，將近夜分，其芒進帳稟道：「今有一密事，特對大王說。知銅城內有一庄戶，姓王的名喚以成，頗好結交豪傑，臣弟前時與他相識最稔，今他到軍前來，願為內應。現他戚友劉文光，隸團練部下為百長，正守西門，約以城上插白旗為號，當即攻城。彼約二更時分，救火為號，即開城門，迎接我軍而入。此機會不可失也。」天王道：「行軍百變，特恐滿人用詐耳，不知兄弟與王交情何如耳，恐未可造次。」陳其芒道：「弟與彼固肝胆交也，似不相為慮。洪天王不放心，不如以小隊暗伏西門外，趁機擁入，亦是一策。」天王深以為然，令陳其芒一面回復王庄戶，休要與多人全謀，以免洩漏。其芒即令部將康成，以三百人偷過西門，陳其芒佩令本部分軍一半，先攻南路，先引一半為康成後應。是夜一月將盡，月色無光，人馬悄悄而行。既至西門，暗探城上，正是張亮業團練

軍把守。少時見一小小白旗，在城樓角上隨風飄揚。陳其芒大喜，暗令人馬，但見火起，便扒城而進。原來王以成家，正住在西門，料知銅城必破，故願爲天國內應，好建立功勳。將近三更，天氣劉文光即復王以成道：「時將至矣，城外隱有人馬行動，當速準備。」王以成會意，不覺譙樓已打二鼓，王以成就在家內放起火來。張亮業只道是軍人失火，還未心慌。時虎嵩林正在南門，見西邊火起，即調兵前來。忽然天國人馬，紛紛向南城猛撲，不多時，弄出幾處火起。康成即領百人先搶西門，城內練軍，忽然譁噪起來，却是劉文光傳說天國人馬已進南門，因此兵馬紛紛逃竄。張亮業又是不濟事的人，見兵士如此設法阻止，劉文光領本團百人，乘勢打開西門，康成一擁而進，正遇參將萬長清趕過來，康成眼快，舉槍先發，那萬長清在人馬忙亂之際，防顧不及，早已中槍落馬而死。天國人馬一擁而進，陳其芒大隊亦至，那王以成更縱起幾處火來，滿城中燒得烈燄冲天，清兵紛紛逃遁到余張亮業領百騎在火城亂竄，陳其芒便領人馬追趕前來，張亮業死命逃走，忽被一火勢燒殘的牆壁壓將下來，把張亮業和十數人壓在牆下，嗚呼哀哉，敢是死了。陳其芒即令軍士，搶開南門，迎那一半人馬進城，一面令人就滅了餘火。其時虎嵩林已領敗殘的軍馬，殺出東門而逃。陳其芒救滅餘火之後，即迎洪天王入城，天王既進城內，一面發款賑恤被火之家，隨後王以成至，向他說道：「你這場功勞，本是不小，只既已得城之後，便不應續行放火，以害及百姓矣。姑念功能抵罪有餘，當予重賞。」乃封爲殿前都檢使，並傳諭各營道：「如王庄戶功成之後，不再放火，便當賞指揮，今與以都檢，是以儆將來也。」各人聽之，皆爲悅服。王以成亦唯唯伏罪，謝恩而退。天王出示安民之後，命人打探各路軍情，忽流星馬報稱鮑超大隊人馬已至。天王道：「吾已取銅城矣，彼來亦無所用也。」便留五千人把守銅城，令陳其芒統大軍以拒鮑超。分撥既定，專候清兵，且說鮑超聽得銅城告急，晝夜調人馬前來，部將王衍慶進道：「洪秀全親至，領兵到銅城，其勢甚大，銅城亦不能久守，恐軍門調兵到時，銅城失矣，彼以逸待勞，吾軍恐難制勝，不如回復虎嵩林，以必救使堅其心，然後我出兵攻取安慶，秀全必回，願退。」

本則銅城之圍，不救自解矣！此孫贛圍魏救趙之法也。」鮑超道：「此計雖是，但秀全久經戰陣，必知之用意；安慶尚有黃文金駐紮，勢亦不弱，若即攻之，黃文金自能抵禦，秀全未必便回也。况銅城已急，我坐視不救，實難免以處分不如救之。」便不從王衍慶之言，立行拔隊，以王衍慶爲先鋒，望銅城進發。將近銅城約二十里，早見鹿蒿林奔到，鮑超大驚道：「果不出王衍慶所料也。」便傳虎嵩林至前，細問失城何如，斯之速，虎嵩林便道：「卑職屢言出戰，戰如不勝，守猶未晚，怎奈部下皆不聽此言，以致如此；且更有城內王莊戶及團練軍中人爲洪軍內應，致有此敗。現在洪軍聲勢正甚，進恐無益，不如退兵。」鮑超正躊躇未決，徐對左右道：「朝廷以兵權予我，若並不能救一銅城，將謂我何！」王衍慶爭道：「皖撫呂賢現駐大通，猶觀望不進，縱有失城處分，當在巡撫若軍門進而以敗，其咎當在軍門矣，願軍門思之！」鮑超聽罷，覺言之有理，然心上終以取回爲得功，且鮑超平日性又好戰，便不聽各人之言，傳令揮軍直進，並囑令三軍，如與敵人相遇，當急攻進去，三軍得令而去。及抵銅城，正與陳其芒兩軍相遇，陳其芒見鮑超軍到，已欲督兵接戰，忽洪天王傳到號令，以清國鮑軍遠來疲憊，宜速進攻。陳其芒既得號令，便趁鮑軍初到，安營未定，直冲進去。鮑超軍中實不意天國人馬猝至，已不及防備，且鮑超見人馬困乏，喘息未定，又未安營，實屬吃虧，便不敢戀戰，只得混戰一場，徐退十里，下扎陳其芒亦不追趕，暫且收兵。忽至夜半，陳兵收進，把鮑軍四面圍定，鮑超奮力殺出重圍，誰想陳軍覷定鮑軍，投東則擊東，鮑軍投西則擊西，一來鮑軍連日攢路，二來又眾寡不敵，而陳其芒軍中萬槍齊發，鮑超正自危急，忽一枝人馬殺入，乃鮑超部將王衍慶也。鮑超趁勢殺出重圍，折了些人馬，可笑鮑超一員勇將，乃清國以不度形勢，亂次進兵，竟爲陳其芒所敗，連夜奔回大通而去。陳其芒大獲勝捷，收兵自回銅城，自此後安徽全境，清國大爲震動。清國御史大紛參劾，以安徽巡撫呂賢基師久無功，且觀望不進兵，清廷便令鮑超爲湖北提督，幫辦安徽軍務，將呂賢基開缺，又令鄂督吳文鎔保舉賢才，因此就引出一位喜功名，樂戰事的人物來。那人你道是誰？就是壬辰湖南的舉

人正任湘撫，駱炳章的幕府，左宗棠字季高便是那左宗棠，自從任湘撫的幕府，辦事頗有決斷，且爲人好事，喜功又好專權，亦頗有才幹。當洪天王入武昌，會上書天王，勸他勿從外教，洪天王見他不明種族，反不識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他。他滿望上書洪天王，得個重用，故經許多人聘請過他，他到不願出。今見洪天王沒有什麼意思，心中就有些不快。暗待欲作胡元思的劉因，怎奈自己不能久耐，繼思晉時王猛曾佐苻堅，遂定了主意。先受張亮、基湘撫之聘，參贊戎幕，繼又受湘撫駱炳章之聘，辦事狠有點本事，故此湘中人士就是起他一個新亮的明號，這名就算是新諸葛亮的意思。那時有說他的道：「老兄自比王猛，却不像，因王猛雖輔苻堅，却林曾攻過中原，東晉今老兄出身少不免與天國來爭戰的了，這却如何比得王猛呢？」左宗棠聽罷，覺這話有點道理，因此息了做王猛的念頭，也算個自負的新亮的名號，又有些說他道：「諸葛亮是輔漢的，更輔滿不輔漢的，怎又比得諸葛亮呢？」左宗棠聽了嘆道：「大丈夫負不世之才，豈能甘老牖下？吾意決矣！」那正值安徽吃緊軍情，清廷詔舉賢能，那鄂督吳文鎔以及胡林翼二人，就猛省起個左宗棠來。林翼即飛函馳駱秉章道：「左季翁乃天下之才，足下不得私爲己有。」說這等話，駱炳章便把胡林翼的想思，對左宗棠說，知勸他出身治兵。宗棠道：「要我出身，這却不難，我雖是一個舉人，但未有報着什麼官，諒出身有多大官職？我又不肯向人叩頭，又不肯向人遞手本的，如何能得官？」駱炳章道：「朝廷當用人之際，或者能破格錄用，也未可知。」便把左宗棠意思，報知胡林翼。胡林翼大喜，立即具奏保舉左宗棠。說他本事好，生了得，差不多說他恨天無柱，恨地無環的意思，前古後今，沒有一個比得他的了。清咸豐帝看見胡林翼這道本章，遂再出張諭旨，向曾國藩問左宗棠的意思，如何？那曾國藩明知左宗棠的爲人，實出己之上，本來十分忌他的，今胡林翼已自保奏他，料左宗棠有個出頭，就不該讓胡林翼一人全得了荐存名譽。因此空刻覆奏，說這個左宗棠爲人識略冠時，勝已十倍。所以清廷就降了一張諭旨，特示左宗棠一個五品京堂，襄辦皖南重務，使他獨擋一面，好建立功勞。這回分

教相達敵手，忽來左老助清皇，大戰丹陽，又見忠王擒向帥，畢竟宗棠得了諭旨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向軍門敗死丹陽鎮 胡林翼窺復武昌城

話說左宗棠重領五品京堂之職，襄辦皖南軍務，見清林如此重待，以一個舉人驟膺五品京堂出身，確實算的榮華，便定了主意出來。那時清廷又見李續賓兄弟屢立戰功，便撤去呂賢基，以李續賓署安徽巡撫使，但任辦理安徽軍務，不在話下，且說洪天王，自進了鎮城，聲威大振，一面李秀成出師安徽，會全北上，李秀成由江甯過太平府，入皖境，駐軍含山，洪天王已過無為州，天軍離含山不遠，忽廬州天國守將胡元煒奔到，洪天王大驚，原來清國陝甘總督舒與阿引兵萬五千人，合壽春鎮總兵玉山，已復取廬州，洪天王聽罷，以廬州為要衝之地，若不先破舒與阿，終不能北上，便移營與李秀成相會，全議進兵之計。秀成道：「今番出師，早被清人偵悉，故舒與阿驟到，欲阻我北進，且清兵先取廬州，亦志在復取安慶，故救兵大至，觀舒與阿駐兵崗子，集總兵玉山，駐兵拱震門，麗鶴鎮總兵德音布，與全知江忠濬劉長佑，復募湘勇前來駐紮五里墩，清兵的聲勢實為不弱，我當擇其易與者先破之，彼一軍兵，則各軍遠無用矣。」洪天王道：「廬州固在必爭之勢，但賢弟所見，究從何處下手為高？」秀成道：「清總兵德音布，以宗統袴子弟，不諳軍事，吾當以能事者分兵攻之，却先取攻城門，以破玉山一路，只如此如此，可以破清兵也。」洪天王聽罷大喜，立着秀成發令，秀成即令先鋒賴文鴻，以精兵五千，陽政德音布反助，伯洪攻門，另喚陳其芒，以前部攻五里墩，取江忠濬劉長佑，却請洪天王，陽攻崗子，集以牽制舒與阿，自領大兵來會，清將玉山單攻，洪震棚分撥既定，約定四更造飯，五更起兵，且說舒與阿，既至廬州，部下俱屬甘兵，與湘勇意見不甚和合，且又藐視湘勇，便欲天明引兵直進，忽到五更時分，洪天王兵大至，把舒與阿人馬四面圍住，湘軍在五里墩相隔非遠，只是觀望不進，劉長佑奮然道：「此亦大事也，安可以私意廢公耶？」使

欲拔隊前往接應。忽陳其芒領天國人馬，已捲地而來。劉長佑大驚，急與江忠濬分別，共禦陳其芒。那德音布一路料不能當賴文鴻之衆，早已望風先逃。因此清兵大亂。駐洪震門清將，總兵玉山正欲移營往救，誰想李秀成人馬已至。清兵聽得秀成名，字皆不敢戀戰，秀成趁勢殺了一陣。玉山恐廬州失守，仍不敢遽離洪震門。忽東上一枝人馬殺入，乃清國大將賴文鴻也。那賴文鴻槍準，百發百中，直入中軍，向玉山舉槍先登。那玉山應聲而倒。清兵益亂，互相相竄。賴文鴻趁勢搶至拱震門。時城內喧傳城外各路清兵皆敗，人心惶惶。賴文鴻見拱震門堅固，把火縱將燒來。城樓遂陷，城內望見拚震門大起呼天叫地。李成秀即令兵直進城內，一面撥人救火，一面將四城大開，迎天國人馬進城。秀成復令賴文鴻引兵助陳其芒，另撥一枝人馬往助洪天王。時舒興阿知廬州已復失，不能抵敵，急領敗殘人馬望和州而逃。洪天王也不追趕，即收兵進城。適清將劉長佑、江忠濬料敵不過，亦引兵退十餘里。賴文鴻陳其芒亦引兵回城。廬州進定，即出榜安民，傳令休兵半月，然後北進。忽流星飛馬來報禍事，稱說：「向榮現拜欽差大兵，增添吉林馬隊，以張國樑爲先鋒，往攻京陵，聲勢甚震，恐有危急，特來報知。」洪天王聽罷，長嘆道：「我軍自由九江入皖境，破銅城，再下廬州，正擬趁勢北上，長驅大進，今京陵又遭驚此變，怎生是好？」李秀成道：「彼實防我北進，故攻我京陵，以爲牽制耳。京陵人物尙多，未必便危，祇遣一將直趨丹陽，以是向榮之後，即可解京陵之圍矣。」洪天王道：「京陵附近，若可以當向榮者，究有何人？」秀成道：「有楊輔清、洪仁達在京陵，且城池堅固，未必向榮遂能得志，又有劉狀元主持大計，准可無慮。不如催李世賢，由浙江回南京，軍勢一振，向榮志氣奪矣，大王不必慮也。」洪天王聽罷，猶疑未決。副將林影新道：「京陵爲我國根本，倘有差失，干係非輕，不如回軍京陵，待欲向榮之後，由淮揚往山東，長驅大進，亦無不可。」秀成道：「此言亦是，但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我若聞京陵之急，即疾趨回軍，清人必更躡吾后，此取敗之道也。吾軍若敗京陵，更震動矣。不如領兵由廬州，略地而東，虛張聲勢，兼應京陵，再調兵分堵南北岸，與九江林啓榮相應，以防冲突。一面



使京陵守將固守，我却打聽緩急，若京陵無事，我却要向榮之後，趁勢北進，否則回應金陵可也！洪天王聽罷，鼓掌稱善，便飛令楊輔清、洪仁達固守金陵，又傳令李世賢由浙回軍，以爲聲勢，便提大軍，望東進發。再說向榮，自以屢敗無功，久欲雪一其恥，適拜命爲欽差大臣，又乘洪天王出征，便復取京陵，即大會諸將計議。張敬修道：「我軍屢敗，洪軍輕視我久矣，京陵城中必不設備，不如趁勢南京，若得京陵，大事了矣！」向榮深以爲然，便率提督張國樑、將軍福興、副都統德崇、額總共張修敬，共步騎四萬人，併吉林馬隊六千人，分道大舉，以張國樑、張敬修領步騎萬人，先攻鎮江，并囑道：「鎮江爲京陵咽喉之地，不可不爭，若既破鎮江，可分兵並掠溧水，會攻京陵，以應我師，以京陵城池堅固，非合大軍不能得手也！」張國樑道：「金陵破已難，既今又分兵於鎮江，恐勢亦弱矣。」向榮道：「楊輔清爲敵軍勁將，今回駐鎮江，若我攻京陵，彼必來救，是我腹背受敵，正欲仗汝軍牽制之耳。」張國樑、張敬修便率部將馮子材、劉存厚等領兵而行。向榮一面知照提督和春移儀徵之兵進窺皖北，以擾洪軍，即與諸將起軍，望京陵進發。早有細作報知李秀成、秀成謂洪天王道：「向榮死日近矣，彼行軍向來小心，今傾兵以窺京陵，志圖一逞，須知我鎮江勁旅，既足支持金陵，堅固亦難遽下。且吾軍雖出，與京陵相隔非遠，接應亦易，此行破向榮必矣。」便請洪秀全先回京陵，以鎮人心，打聽得向榮分爲二軍，以一軍沿六合，以一軍沿句容，分道齊進，而以橋礮爲大營。秀成聽得清楚，即令溧水守將志志、元兵分略金柱、攻黃、金及大小關。自率大軍，與健將賴文鴻、李昭壽陳其芒，馳東而出，單迎向交戰。且說張國樑統兵萬人行抵鎮江，太平將楊輔清謂部下道：「張國樑此來，非欲得鎮江，欲牽我耳，我若堅持，彼即將去，吾相機乘之，不亦可乎？」便合諸軍緊守。張國樑連攻二日，毫不得志，即與張敬修計議道：「楊輔清驍勇好鬥，今獨不出，恐有他謀。」敬修道：「某料向帥一軍，必難遽下金陵，我軍若在此曠日持久，終非良計，不如棄之分掠溧水，而西以應向帥，較爲上策。」張國樑從之，便解鎮江之圍，改掠溧水。時元志既得李秀成之令，已於張國樑未到時，破黃馬下大小關，張國樑至時，

大爲驚異。謂諸將道：「我軍甫行，彼軍先出，是何神速？乃爾？吾欲掠溧水，亦難也。」馮子材道：「若不攻溧水，必須速奔句容，某料吉志元即出而擊我矣！」不想說猶未了，吉軍已至，城內四門亦分兵突出。張敬修欲與會戰，張國樑道：「軍心驚惶，戰必失利，不如避之，速奔句容，以會向軍，尤爲穩着！」便引軍至北吉志元從後躡之。張國樑無心戀戰，只圖與向榮合。吉志元乃聯合溧水各地人馬，將圖大舉，欲追迫甕橋，以要向榮之後。時向榮聞張國樑一軍失利，正欲援之，忽報張國樑兵至，向榮謂諸將道：「吾由揚州進，此初以張國樑爲前部，先制鎮江，國樑性本耐戰，今突然來此，正不知何故？」說罷，張國樑已入，具道退兵原因。向榮道：「旣不能牽制鎮江，恐楊輔清、吉志元反合而攻我矣。若更以李秀成軍一至，吾焉能當數路之冲？今當速行佈置，以禦敵軍，反以緩攻金陵爲上策矣。」即令將軍福興引軍駐六合之南，以副都統德崇額引兵駐句容之北，以張國樑引馮子材、劉存厚爲游擊之師，以防吉志元。自以張敬修爲前部，自統大軍居中策應。張國樑道：「高資一地爲被太平軍運糧要道，若斷彼糧道，則敵人在鎮江、溧水兩軍皆胆落矣。某攻鎮江時，未計及於此，大爲失着，今請冒險一行！」向榮許之。張國樑便統兵赴高資，劉存厚欲爭首功，乃屯於附近。高資之煙墩，不意楊輔清已知張國樑回軍，乃親自統兵出城，直進高資，却令副將陳宗勝領兵萬人，先圍煙墩。楊輔清却單迎張國樑，時太子副將陳宗勝一軍先出，劉存厚以衆寡不敵，只令部下緊守。陳宗勝選勁卒爲前隊，步步追擊，冒死而進，劉存厚不能抵禦，紛紛潰退，劉存厚先中彈而死。陳宗勝直進軍中，先後斬知縣聶松壽，及知事向張國樑軍直追，清軍大敗。時楊輔清方與張國樑大戰，輔清軍士極銳，張國樑亦奮戰不屈，兩軍喊殺連天。不料張國樑正奮戰間，已報右軍已敗，劉存厚陣亡，國樑守中無不胆落。時太平將陳宗勝一軍亦到，國樑無力抗禦，副將馮子材急保張國樑殺出重圍，楊輔清會合陳宗勝趁勢追殺，國樑大敗，折兵五千餘人，遺失輜重器械無數，狼狽奔至句容。向榮知張國樑軍敗，乃令先踞句容、六合兩城，以爲根據。果然兩城之內，天國守兵棄城而逃，向榮以天國人馬不戰而遁，正心滋疑。

忽報李秀成一軍大至，前部先鋒賴文鴻、李昭壽，已離此不遠。向榮即以張國樑、張敬修，分爲左右二軍，往迎賴文鴻與李昭壽。忽然句容六合城內，同時火起，原來這火，實係太平軍所佈置。因太平軍深得人心，當棄城遁時，先留人馬，扎住民間，待秀成到時，一齊放火，故向軍大亂。向榮急下令道：「內城全時火起，乃敵人縱火無疑，不必理他，可令守城內守兵而出，棄城以求亦可也。」不料吉志元聯合溧水各道人馬，先已馳到，各向句容，以邀擊向軍。向榮即令德崇、額力禦、吉志元，而以大軍與秀成交戰。時李秀成軍已至，以六合句容火起，知向軍已亂，乃令賴文鴻與李昭壽，於軍到之際，即行進攻，勿令向榮得以復行佈置。故賴文洪、李昭壽甫與相遇，向軍即猛力進擊。向榮恐張國樑一軍，轉戰鎮江、溧水，軍力已疲，急以福與一軍相助。惟賴文鴻、李昭壽性心勇悍，且戰且進。文鴻又有槍法，槍聲响處，張國樑坐下馬，已被擊斃，把張國樑掀下地來。軍士只道張國樑已中槍斃命，一時譁潰。比及張國樑換馬督戰，軍中已全無隊伍。賴文鴻、李昭壽趁勢進攻，國樑一軍，先已敗陣。太平將李昭壽，即下令道：「賴軍已勝矣，吾軍不可落後，速宜奮力以圖立功！」於是軍士皆歡呼而進，清將張敬修，亦不能支，全時敗潰。向榮正欲往援，忽見大間火起，却是后軍知向榮必敗，欲降秀成，故縱火以亂向軍。向榮此時已漫無主裁，李秀成陳其芒復至，與賴文鴻、李昭壽四路併分向軍。向榮料不能支持，適德崇、額又爲吉志元所敗，向榮即令退軍。忽見東北路塵頭大起，一軍趕來要截，探子報道：「來軍乃是天國人馬大將楊輔清也。」那楊輔清已爲向榮一敗，必回揚州，故引兵沿上流而下。向榮聽罷，急改向東南而逃，隨後太平軍分數路截擊，向軍或逃或降，死者不計其數。向榮回望後軍，見大營火猶未熄，太平兵已捲地追來，軍中呼天叫地，互相奔竄。正在危急之際，吉志元已率兵又復趕至，把向軍殺得七斷八續。吉志元正逼德崇、額一軍，大呼降者免死，於是紛紛投降。向榮已無心回顧，不提防一顆彈子飛來，正中向榮左臂，幾乎墜馬。正是慌忙，突見張敬修與福興狼狽奔至，倉猝言道：「後軍皆復矣，速圖駐扎之地可也。」向榮急問張國樑現在何處，張敬修道：「現伊軍尙足支持，故殿後

以保前軍耳；惟敵軍勢大，恐亦難以久持也。原來張國樑見向榮已逃，恐爲敵人所獲，故死力拒後軍。且戰且退，不想太平軍楊輔清一軍從東北掩至，取建瓴之事，如從天而下，把張國樑一軍冲破兩段。國樑此時人馬俱乏，無力支撐，亦惟有策馬而逃。太平軍士奮力追殺，清兵累尸數里，太平軍皆踐尸而過。少時張國樑與德崇、額皆奔至向榮馬前，向榮此時已知全軍覆沒，便令急走丹陽。李秀成與諸將率兵追殺十餘里，即傳令收兵。李昭壽道：「向榮窮蹙而奔，如鼠失穴，迫而殺之，直反掌耳。若待其養晦元氣，又多一勁敵矣。不知大王何故收兵？」李秀成道：「不勞諸公虎威，向榮即行死矣。吾力已疲，丹陽尚有清兵萬人，未可輕視。方令黃文金在浦口爲左宗棠、鮑超所扼，曾國藩以搭其布、彭玉麟等圍攻九江，勝保亦駐兵皖北，吾當留此一軍，以顧大局。」李昭壽道：「大王何以知向榮必死乎？」秀成道：「向榮性質最強，強則氣勝，今經大敗，必抑鬱成病，羞憤交集，能勿死乎？」說罷，即令楊輔清暫回鎮江，吉志元暫回溧水，復令軍士掘土掩埋屍首，一面安撫被焚各地，自引兵回京陵。且說向榮與諸將走至丹陽，計各部下共四萬人馬，祇剩五千餘人，乃謂諸將道：「吾自用兵以來，自問堅忍耐戰，今一旦狼狽至此，喪師辱帥，固無以對朝廷，亦羞見江東父老。」言罷，略出血來，不覺昏倒在地。左右急爲救起，臂上傷痕又發，急覓醫調治，將彈子取出，自覺沉不醒，不能理事，只令張國樑緊守丹陽，以防李秀成再至。惟向榮病勢延醫調治，毫無起色，覺日重一日。那日將諸方環集問安，忽報有人送書至，向榮即令呈上，就在病榻拆一閱，乃太平大將李秀成書也。書道：

太平天國七年，忠王都督江淮諸軍事，爲檄告清將欽差大臣向榮曰：昔將軍立功秦隴，視師廣西，擁旄萬里，此非將軍得志之時乎？秀成以隴畝匹夫，瞻望旌旗，久深欽佩。以清國雖危，而保障東南，抗衡天國，當非將軍莫屬也。何將軍先走永安，再走灌陽，軍敗長沙，既敗武漢，奔走東南，復倉皇吳會，今爲奔亡之虜，窮蹙丹陽，撫殘兵而椎胸，對同人而洒淚，何今昔盛衰，一至如是乎？秀成一耕夫耳，忝膺大任，與將軍抗衡，方以

爲螳臂當軍，且斬且懼。乃吾兵一舉，將軍一敗，不旋踵師徒數萬，殘留數千，尸累荒原，血流漂櫓。秀成性最  
茲懦方慘不忍觀，而將軍獨忍爲之者，故吾雖敬將軍報清廷，以盡忠，究惜將軍驅人民以就死也。夫以將  
軍久經戰陣，熟諳輜略，縱不奏功，何以蹉跎至此？意者雨路無私，不盲異類，鼻漢舊邦，自有真主，故將軍雖  
人事已盡，而爲天意所阻撓乎？抑將軍爲識時之俊傑，知大事已去，順命者歸，聊作潰敗以相讓乎？抑觀天  
心，當居一於此，或以將軍當窮蹙一隅，分稱以吾軍乘勝之威，破丹陽，擄將軍有如反掌。然秀成不忍迫將  
軍也。以秀成遇將軍而大功成，方爲將軍戴德，何忍恩將仇報？因將軍固名將也，久負威望，性最堅強，必圖  
再舉。將軍又欽差大臣也，令旗一指，大軍即集，提劍所及，諸將景從。以旬日而喪數萬精兵，斷不甘於終敗，  
勢必再集師徒，重決勝負。則秀成雖愚，惟秣馬厲兵，准備士徒，待與將軍約以十日期，再於句容六合重與  
觀兵，英武能事，如將軍其或不以秀成爲不肖，而不吝賜教乎！

向榮看罷，大叫一聲道：「氣死我也！」即吐鮮血，不省人事。諸將不知其故，急爲救起，細讀來書，爲李秀成所氣，  
無不憤怒，個個摩拳擦掌，誓要與李秀成決個雌雄。正在奮怒間，只見向榮神氣略已回轉，揚目遍觀諸將，奄然  
下淚。徐徐嘆道：「悍酋秀成，好惡作劇也。」歎已又道：「吾命亦不久矣，可惜視師數年，毫無寸功，只塗炭生靈，  
吾負國家，又負斯民矣。」又謂張國樑道：「吾與汝共走於患難之中，義全父子，吾必荐汝，然荐汝非私情也，汝  
實耐戰，臨陣不屈，此後宜努力國家，以圖名垂竹帛，勿如吾之無用也。」說罷，便令筆墨取來，口授遺摺，令書記  
繕寫之。摺內力稱和春張國樑皆可大用。向榮是夜即沒於丹陽城中，後人有詩嘆曰：

奏國稱良將，東南表戰功。英才爲國用，甘苦與軍同。

秉性能堅忍，房心獨誓忠。丹陽星隕處，遺恨泣西風。

自向榮死後，清廷得知，大爲哀悼，特加予諡忠武，并贈封男爵銜，又贈太子少保官銜，卽遣他依摺，薦滿人和春，

及提督張國樑，爲欽差大臣，辦理江南軍務，卽有消息，報到洪天王那裏，洪天王大喜道：「果不出吾忠王所料也。」便厚賞忠王李秀成，並道：「向榮雖屢敗之將，然好勇耐戰，在江南屢苦吾軍，且屢扼金陵，使朕不能大進，實爲心腹之患，今向榮已死，朕無憂矣。」遂開太平御宴，與諸臣共醉。不料正飲間，有武昌急報，飛報禍事，稱鄂督官文巡撫胡林翼及前鄂督楊沛，會合各路大軍，共爭武昌。原自鄂督吳文鎔因戰被傷，未幾殞命，清廷乃以楊沛鄂任督，及楊失機革職，留辦軍務，乃以荊州將軍官文移督兩湖。此時乃與胡林翼共攻武昌。洪天王聽得，乃欲以秀成往救，李秀成道：「目下尙多能戰之人，臣弟非不欲往救武昌，然東奔西走，反中敵人牽制之計耳。」天王聽罷，略略點頭，只是不語。李秀成深知洪天王之意，不便另調他人，遂再奏道：「果不獲已，臣弟何敢自逸？就提一旅之師，前往武昌，以釋大王廬慮。」洪天王聽罷，立卽准奏。李秀成退後，歎道：「今番出師，實不得已耳。」又以各事部署未定，且恐武昌已危，便令賴文鴻以精兵五千先行赴鄂，隨令大軍繼進。且說清將曾國藩自被洪天王襲取九江之後，心甚憤激，便移文胡林翼，欲先取武昌。時胡林翼正取了黃州而回，忽得曾國藩書信，便決意進攻武昌，卽與鄂督官文副都統多隆阿計議。多隆阿道：「方今天國人馬，只有譚紹洸在武昌，取之此其時矣。」林翼道：「前三次出師無功，皆由過於張揚，使敵人預作準備，今宜慎密行之，不憂武昌不下也。」官文以爲然。胡林翼一面回復曾國藩，請其會兵合力，一面令多隆阿先取洪山，并請曾國藩調湘軍，水師先進妙河。林翼自與官文領各路人馬，親攻武昌，分撥既定，那天山守將譚紹洸不時打聽，清兵舉動，並爲左右道：「吾以一人鎮守武昌，而牽制曾胡諸人於此地，實彼之失算也。彼時時志在窺復武昌，且胡林翼正自黃州而回，來攻此地必矣。」便令軍士於武昌城外增置木柵，并西南兩門，埋伏地雷火線，再飛報京陵告急，又函致九江，請林啓榮令孫寅三由九江進兵，以邀曾國藩之後。不料分撥既定，已報洪山爲多隆阿所奪矣。官胡兩軍已直趨武昌城而來，清國水師亦由妙河而進，餘外各路都一齊進發。譚紹洸不意曾胡兩軍驟戰，倒防備不及，胡

林翼前部就是多隆阿，曾國葆。曾軍一路自湘省水師既成，却以楊載福、彭玉麟兼理，餘外陸軍前部，就是塔其布，領兵五千人馬，先攻武昌南路。胡林翼一軍已至妙河水，水師又喊吶助威，武昌城內天國人馬驚懼。譚紹洸謂晏仲武道：「清兵尙不能得志者，以徒恃陸軍故也。今彼水師既成，勢力與我共之矣。清兵既來，恐不易防守，兄弟究有何善策？」晏仲武道：「彼挾全力而來，我有守無攻，實爲失着，不如避之。」紹洸道：「吾等自起義以來，逢敵未嘗落後，今如此反示其怯也。」馮文炳道：「橫豎武昌不能固守，不如全伏地雷，待彼來我退，因而炸之，吾乘其敗，而復奪之，有何不可？」譚紹洸道：「此皆非長策也。」便令蘇招生、隆順德、各統水軍，堵塞妙河，餘以迎。清楊彭二將，却令副將楊春魁、晏仲武分守各路，自率大軍，晝夜巡視。誰想曾軍水將彭玉麟已派小艇十餘隻，偷進南門濠口，志在水陸相應。時官胡兩軍攻城甚急，譚紹洸督諸將竭功守禦，忽然馮文炳奔至，謂紹洸道：「兵力疲矣，清水師又已偷進南門濠口，此城恐不能久守也。清兵衆多，故輪流攻擊，吾軍實疲於奔命，不知依某前計，棄此城以炸清軍，然後謀以復之可也。」譚紹洸此時覺得此言有理，乃令軍士各打衣包，盡作逃狀。胡林翼從高望之，深信譚紹洸將逃，即令軍士猛攻，并下令道：「譚會將遁矣，休彼令逃脫也。」清兵聞令加倍奮力，水陸一帶西南並進，城垣遂陷。太平人馬已紛紛逃出，清兵皆欲急進，忽然震地一聲，如轟天聲響，城垣遂陷了百餘丈，清兵被陷者不計其數。這會分教：妙計成功，先伏地雷摧大敵；小孩斬將，直教天意奪湘儒。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羅大綱夜奪揚州府

話說胡林翼統率南軍，直進武昌城，忽然火藥爆發，城垣傾陷百餘丈，登時壓死清兵數千人。彭玉麟偷進南濠的水師，亦有多艘壓溺，清兵軍勢稍和，各欲退後。胡林翼以既中敵人之計，折兵數千人，若不能取一武昌，

更無以見人矣！不覺大怒，立即下令，退后者斬！時多隆阿及會國傑俱已受傷，然聞胡林翼之令，亦皆振奮一齊，督兵擁進。當時譚紹洸領兵逃出武昌，時猶在城外東北路盼望，以爲清兵被焚，必然退却。正欲待機再取武昌，忽聞喊聲震地，料知城陷，方欲回軍，突見清兵不特不退，仍冒烟突火而進，不覺大恐。乃爲左右道：「清兵屢戰，未見有如此強悍者，今何以忽然猛勇耶？」晏仲武道：「彼日前既奮於屢敗，目下又奮於軍中被焚，蓄怒已極，如潤馬走平原，無復知人性，當者必爲所蹶，計不知避之；吾軍目前斷不能再入武昌矣。」譚紹洸道：「果如汝言，吾深悔棄武昌而走也。」晏仲武道：「是又不然，彼謁數路之兵，合水陸之衆，不下數萬，以爭一武昌，志在必敗，吾軍雖守死，終難於保全；若困憊已極，則逃亦難矣。今馮文炳之策，雖棄一武昌，不過早棄幾天耳，然猶能焚炸清兵，料此後清兵雖欲攻我，亦知所畏忌也。」譚紹洸道：「既不復爭武昌，則吾軍須入皖境矣。」晏仲武道：「必不可也，今只失一武昌，鄂省尙多退步，若即走安徽，是湖北全省俱失矣！吾軍勢力未損，何必遂逃？以某愚見，不如先奔與國州城，以該州人心素服吾國，故每次科舉，以該州人赴試爲多；我既得人心，軍力又全，且與武昌相迎，若金陵救兵一至，且能合力以攻武昌矣。」譚紹洸以爲然，乃與諸將領兵全舉與國州而來。且說胡林翼既下武昌，一面奏報捷音，一面出榜安民，檢拾被焚的尸首，盡行掘土焚之，立即將城垣修復，以圖固守。忽聽得譚紹洸已奔往與國州，官文便欲提兵往取胡林翼道：「我兵圍攻武昌，料譚紹洸必往京陵告急，恐京陵救兵不久必至矣，吾須留兵以待之，且與國州城小易破，無令大兵，只令一將前往可矣。」會國藩道：「譚紹洸棄城而遁，兵力未損，恐未可輕視也。」羅澤南道：「某雖不才，諒取一與國州實如反掌耳，且深受侍郎知遇，雖死亦復何憾？」會國藩從之，便令羅澤南領兵萬人，并部將八員，望與國州進發。又令搭其布領本軍隨後起程，尙有緩急，卽行接應。羅搭兩軍去后，又令楊載福、彭玉麟統水師沿漢水而下，以壯聲援。分撥既定，會國藩仍留鄂境，真駁羅澤南好音，且說譚紹洸正望與國州奔來，將抵金湖附近，仍恐清兵相逼，又欲東逃。馮文炳道：「官文



必取武昌，必以兵力迫我，我若遠遁，不特湖北全境俱失，且清兵亦必窮追，不如暫屯與國州城，這敵行事果終不敵，則且戰且退，以待救兵，某料既往金陵，催請救兵，天王必有法以處之也。」譚紹洸道：「此言有理。」令人馬到與國州駐扎。洪春魁請領兵扎在城外，待敵兵追到時，喘息未定，乘勢而擊之。譚紹洸亦從其計，即令洪春魁、晏仲武各領一軍，駐扎與國州城外左右。時已傍晚，譚紹洸慮清兵乘夜追到，吩咐軍士夜裏輪替守，將近黎明，仍未見清兵到來，遂疑官胡二人不再來追。馮文炳道：「清軍屢敗，今一旦得了武昌，縱損十數千人，然亦自以爲一場大功矣，方以爲得意之事，正宜乘勢進兵，那有不追之理，恐不久清兵將至矣。」正說話間，紛紛報到，羅澤南領兵追來。馮文炳道：「羅澤南乃浙江遺缺道，名位雖微，實湘中儒將也。行軍最爲緊慎，故緩緩而來。」洪春魁欲稱其喘息未定而攻之，此策恐用不着矣。」譚紹洸道：「然則以何策禦之？」馮文炳道：「合本州城有義勇軍一隊，不下四千人，內中有女兵，可見民氣實在可用，今請將軍固守州城，而令洪春魁、晏仲武二軍迎敵，可僞敗以誘之，吾率義勇隊以抄出金湖，只如此如此，可以捉澤南矣。」紹洸大喜，即依其言。馮文炳亦撫循義勇隊，自爲統領，以襲清兵。次日清晨，羅澤南率兵而進，晏洪二將亦一齊準備接戰。時羅澤南亦分兵一半駐扎金湖，以一半進攻州城，隨後搭其布一軍亦至，且知太平將洪春魁、晏仲武分軍而出，羅澤南乃請搭其布先攻洪、晏二軍，自却率兵圍攻州城。不想譚紹洸軍力未衰，羅澤南奮力猛攻，終不能得手，隨聽得搭軍已勝，太平軍洪春魁、晏仲武已望東而逃。羅澤南聽得，謂部下道：「搭軍已成功矣，吾軍正宜奮力！」便令軍士悉銳進攻。譚紹洸在城上，亦奮力抵禦，兩軍各有死傷。羅澤南正自焦灼，忽報與國州有義勇隊數千，已抄取金湖去了。澤南聽得急撤兵而回。原來與國州義勇隊最爲奮勇，男者任戰功，女者任攻役，各司其事。馮文炳知其可用，乃領之往襲金湖，及羅澤南回軍後，馮文炳即約退數里，却以村婦爲前驅，另編一隊壯勇者，以橫擊之。計撥已定，羅澤南已到金湖，見管伍尙無損害，乃謂左右道：「彼必非求戰，不過以我攻與國州城，欲擾以吾救與國州耳。」

此義勇隊，皆屬民兵，必不能戰，吾當先攻之，彼必胆落矣！」言罷，鼓噪而前。見洪軍義勇隊，分爲兩隊，澤南亦分一隊，先防橫擊一路，即自領本軍，與馮文炳接戰。不料馮文炳先已定計，於兩軍交綏時，令前驛村婦，盡行裸衣，羅澤南軍士，不知其計，惟停槍注目以視。馮文炳即率後軍突進，聽有另編橫擊一軍，又同時進攻，羅澤南抵軍不住，即望後潰退。馮文炳一馬當先，隨後諸軍猛追，羅軍傷死甚衆。馮文炳又領一軍強壯親兵，直入羅軍中，要捉羅澤南。澤南此時，已知無可挽回，惟策馬而逃。馮文炳追殺十餘里，羅軍死傷三千餘人，降者數千餘人，半多逃散。羅澤南所領一萬人馬，已化爲烏有。馮文炳乃乘勝收軍，回取金湖。時搭其布方攻晏仲武，洪春魁二軍，聽羅澤南軍敗，恐孤軍難支，亦引兵而還。故洪晏二人，又以搭軍已退，乘勢追之。搭軍亦敗，奔至金湖，已見金湖大營，亦爲馮文炳所取，更無心戀戰，只領敗殘人馬，且戰且走。望武昌一路而回。洪晏二人，見搭其布已經去遠，方始收軍。且說羅澤南自敗於馮文炳之手，軍士傷亡降潰，已經散盡，只有單人匹馬，望東而逃。見馮文炳軍已散，去方回馬，西行欲還武昌，自念此次領兵，往攻興國州，實自討奮勇，只道取興國州城，實如反掌，今竟片甲不回，自悔來時誇下大口，今番何面見人，因以悲憤交集，且行且憤。已將近黃昏時分，但見荒山斜照，倒影疎林，一望皆山林田野中間，亦有農夫耕作，遠地又見些村落，已是炊烟四起。羅澤南停馬，向農夫問路，即以欲回武昌，將由何路而進。農夫見他模樣，身掛長槍，坐騎駿馬，已知是個官員，又見他欲回武昌，知是清國大將，內中一農，却道：「聞清將領兵來攻興國州，汝即其人乎？」羅澤南道：「吾即羅澤南也。」農夫聽罷，低頭不語。澤南心中怒極，但以此爲此，乃無知農夫，不必與較，仍催馬而行。心中自念道：「當初若終身研究理學，設帳授徒，當不至此。」正想之間，忽近一度短橋，澤南不知欲回武昌，須過橋否，正自躊躇，回望又無人可問，便欲策馬過橋。忽聞槍聲响處，羅澤南竟跌馬下，即有一人，從橋飛越而出。羅澤南揚目一望，却是一青年童子，年約十四五歲。羅澤南道：「汝年尚幼，即能爲逆耶？」那童子道：「我殺你，未嘗爲逆也。」羅澤南尚欲再言，那童子復放一槍，羅澤南登

時殞命。可憐羅澤南，以理學出身，就爲儒將，當時設帳授徒，如李續賓、李續宜、蔣溢澄、易良虎之徒，皆執弟子禮，澤南門下士，一旦改圖功名，與弟子諸學從戎，至今乃沒於童子之手，豈不可嘆！時人有詩嘆道：

湘中有儒將，名遍漢江間。理學宗濂谷，風流仰戩山。  
未曾嫺虎略，偏欲附龍顏。何如終絳帳，猶勝塞尸還。

自羅澤南歿後，官胡諸將，仍未知悉。及見搭其布奔回方知兩軍皆敗，但未知羅澤南下落。適有自羅軍中逃出者，奔至武昌，報稱羅澤南全軍俱沒，並述戰敗情形。胡林翼便問澤南下落，有親見澤南逃時景况的，却道：「當我羅軍爲馮文炳所敗，欲奔回金湖，與會軍後合，不想馮文炳率兵大至，金湖各營皆潰，已見羅澤南單人獨馬，望東而走，但不知他往何處。」各人聽得，皆爲憂心。時曾國藩在座，乃道：「若羅山有什麼差池，皆吾之過也。昔羅山在湘中講學，稱爲湘中一代宗風，自洪黨陷了湘省，吾以國事艱難，人才缺乏，力勸羅山出山，爲國効力，彼乃欣然樂從，與諸弟同行伍中。伊弟子如李續賓兄弟，及蔣益澧等，皆爲成將，東南戰事，多賴其力。即羅山在吾軍中，亦立功不少，若一旦死在敵人之手，能勿悲乎？」官文道：「他既望東逃出來，未必卽爲敵軍所害，想不久卽回矣。」國藩道：「羅山性質堅忍，能識大體，若仍在人間，斷不輕於一死也。」林翼道：「以吾思之，殆凶多吉少，以武昌而來，皆爲敵軍所盤踞，羅山單人匹馬，逃將安往，恐不免陷於敵人之手矣。倘有不測，吾甚悲損一良將也。」說罷，不勝嘆息。卽令部下分頭探訪。到次日，方由軍士携得羅澤南尸首回來。武昌大員無不大慟。卽行表奏入京，臚陳羅澤南戰功。卽有諭旨，羅澤南着照布政使例賜恤，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又加恩予諡，並賜葬，不在話下。且說那擊斃羅澤南的童子，正不知其姓名，原來與國州人最嫉清國將官，謂其殘殺，反拜服洪秀全。那童子本是臘戶人家的，當羅澤南向農夫問路時，已從樹林中看出故轍，道出羅澤南之前，至於橋下，乃出其不意以擊之時，譚紹洗軍中，初猶不知羅澤南已沒，只道羅澤南全軍復沒，幸成此大功而已。及紛紛

傳說，知羅澤南於戰敗後殞害，實出意外。欲求得手，擊羅澤南者而賞之，終不可得。只此大功，全出與國州人之力，乃竭力撫慰人心。一面把武昌失守，報知京陵，又飛報安慶，恐官胡等軍趁勢東下，好速圖守禦。去後已得探報，始知秀成救兵已過安慶。譚紹洗恐李秀成未知武昌失守，急遣人報飛李秀成，使到與國州駐紮，再作后圖。不知李秀成沿途打聽軍情，久知譚紹洗已棄武昌，遂勁移兵向與國州而來。譚紹洗相見時，訴說敗兵之事。李秀成道：「武昌存亡實無關大局，我國若不能攻下北京，即能堅守武昌十年，亦復何補？」譚紹洗道：「君言誠是，然今局面已不同矣。武昌居長江上流，有俯據江南之勢，我國自林鳳翔失敗，未嘗舉兵北上。若武昌已失，安慶已危，故我一日未嘗北上，即武昌亦為關係重大。以目前而論，武昌實不可不爭也。」李秀成道：「此言亦殊有理，且天王視武昌如命，以吾軍到此，當不忍空走。當思妙策，以窺復武昌。今當撫循附近武昌各州縣，以維繫人心，再圖進取可也。」即令晏仲武、洪春魁各率兵攻取各郡縣，再報金陵。以武昌既失，清兵必然大進，請遣良將先圖北進。并道：「我進則敵謀禦我，實以於我之謀勝禦敵。金陵尤為緊要，清兵將環集而攻金陵矣。」洪秀全聽得，甚以為然，即思派員北上。時太平將羅大綱方駐廬州，清國欽差大臣和春，以大兵圍攻數旬。羅大綱以廬州糧多城固，拒守不屈，亦不出戰。和春見不能得手，遂解圍而去。羅大綱乃趁其退時突出，迫之，和春兵敗，折三千餘人。羅大綱得勝回城後，以自己部下三萬人，徒守廬州，亦屬無濟。乃令胡元煒及部將孔昭文領軍萬人，鎮守廬州，並道：「廬州雖小，為安慶北方屏蔽，故實為要地，請諸君努力守之。」孔昭文道：「未有天王訓諭，將軍將帶兵何往？」羅大綱道：「和春繼向榮為欽差，受收江南之任，吾當請洪天王先破和春，以挫其威。和春一敗，張國樑無能為矣。今待王李世賢、英王陳玉成轉戰浙江等省，李玉成又提兵往鄂，吾當固江南根本也。」孔昭文聽得，乃領羅大綱之命，鎮守廬州。羅大綱囑以「廬州糧多城固，若始終堅守，敵人必不能奈我。伊何慎勿輕出，以招挫敗。」孔昭文亦領諾。羅大綱乃率領本部人馬取道東行，一面報知京陵。洪秀全聽得，李秀成

以方請以大兵北進，乃令羅大綱領兵，先取揚州。羅大綱遂先至京陵城外，與秀全商議道：「適漢英由瓜州而回，」洪秀全乃并令與羅大綱一全北進於昇羅大綱領人馬三萬，率部雲官部將劉官芳等，賴漢英領二萬人，馬一併率部將李春發、伍文耀等，分兩路而進。洪秀全即出城外勞軍，羅賴二將乃辭了洪秀全，取道起程。時天國太平七年三月初一日也。羅大綱頻行時為賴漢英道：「揚州為江北要道，清將等向榮據之，以擾京陵。今託阿何和春繼之，亦重屯揚州，視為要地，故昔者老將林鳳翔自揚州既破，即縱橫於江淮皖汴齊晉之間。今吾等進兵，亦當先破揚州，然後長驅大進。」賴漢英道：「承相之言，正合吾意。某打聽揚州城內有知府世琨，及參將祥林把守，欽差託明阿大營，即駐扎城外。即城內守兵，亦祇有七八千人。惟託明阿大營不下二萬人，若非先破託明阿，欲恐欲取揚州亦非易事也。」羅大綱道：「百足之虫，雖死不滅。託明阿人既衆，破之不易，在託明阿誠無用之輩，願其軍中未必盡無能員，且其部下吉林馬隊，向稱銳戰，若破之不得，被救兵已至，則揚州亦不能取矣。今請將軍以本部先壓託明阿，吾即以本軍先奪揚州，若揚州既下，託明阿必胆落矣，即合軍以破之，便如破竹矣。」賴汗英深善其策，即依計而行。且說清國欽差大臣託明阿自從存皖省為陳玉成所敗，折兵數千，乃回駐揚州，軍將本部，即以吉林馬隊約會和春直攻京陵。計議已定，已聞羅大綱遣兵託明阿乃知照和春，以羅大綱既離廣州，以為復安慶張本，却自以本部與羅大綱接戰，一面傳令揚州府世琨，及參將祥林，緊守城池。復飛報清江，調都統德興阿引兵到揚州，應計畫甫定，羅大綱大兵已到，原來羅大綱立意先取揚州，於大軍未離京陵，即以清兵百人，先混入揚州城內，以為內應。及到時，先令賴漢英進攻，託明阿一軍，又轉一策，以劉官芳領兵五千人，先行攻城，以試城內守禦之策。時劉官方先攻南路，城內世琨悉力相拒，羅大綱先令部雲官率軍而東，直攻東路，參將祥林亦堅守不中。羅大綱却領本部，窺懈而襲，先以抬槍射擊城內，人心皆為驚駭。比至入夜，忽見北門火起，世琨即急撥兵往救，又恐城中有人為敵內應，再撥兵巡察城中。時羅大綱望見城中火光，知

是先派作內應，親兵發作，特以火警擾動清兵。大綱卽下令道：「守將分兵城內，必有事故，此機可趁也！」便率兵會全劉官方，奮力猛撲並道：「當於此時，卽破揚州，若不然則城中之兵皆被捕矣！」說罷，卽身先士卒而進。忽見城上一軍頭戴水晶頂子，大綱不知其何故，但見他手執令旗，指揮守兵竭力守禦，又不避矢石。羅大綱乃謂左右道：「此人真奮勇，若殺得此人，料守兵皆潰矣！」乃爲左右十餘人相約一齊發槍，向那將攻擊，果然槍聲响處，那守將已中彈而死。城上守兵一時譁潰。羅大綱乘勢率兵直薄城垣，擲藥焚之，城垣突陷了十餘丈。羅大綱揮軍冒烟突火而進，城內知府世琨，猶領兵向城垣陷處竭力抵禦，又不避矢石，至羅軍又死傷十餘人。劉官方却令軍士各將器具，在城垣壘起踰垣以進。時城樓守兵已無一人，故劉官方安登城樓。世琨見不能挽回，始望後逃走。羅大綱乃率兵直進，亂槍齊發，知府世琨卽中彈落于馬下。清泰將洋林，知南路潰敗，羅大綱已經進城，亦領兵齊遁。部雲官攻進東門，那泰將祥林正走時，忽見頭上劉官方，遇一軍見其被敵人迎阻，知不能脫，乃拔槍自擊而死。羅大綱盡降其衆，復令軍士擇城空地，徧佈柴草，縱起火來。人問其故，羅大綱道：「賴漢英尙與託明阿相待，未知勝負，吾藉此火以驚敵軍人心，而壯我軍銳氣也。」各人皆服其計。揚州既定，乃出榜安民。這會分數一戰成功，已見揚州歸版宇，兩番用詐，又叫鄂省變旌旗。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李忠王定計復武昌 陳玉成棄財破勝保

話說羅大綱既拔了揚州，却令劉官方撫恤災民，並修復城垣，留兵駐守，自率本部入馬，令部雲官爲前部，往助賴漢英與清國欽差托明阿會戰。時賴漢英已進攻清軍，托明阿以宰致責，本無將路，事前並無布置，只靠救援，惟以軍中人馬尙衆，料賴漢英不能遂破其軍，只令軍士堅壁緊守。並下令道：「揚州城池堅固，未必遽陷，若吾必與賴漢英戰，恐勝負未分，若我各路援兵大至，必大破洪兵無疑矣。」以此之故，祇於賴漢英進時，卽悉

力抵禦。賴漢英見托明阿不出，疑有別謀。部將李春發道：「托明阿執符子弟，並不知兵，有何別謀？今當悉力攻之，勿待其援兵雲集也。」賴漢英以爲然，乃令李春發爲左，伍文耀爲右，自己居中，分三路猛進。托明阿仍主力守，以待援兵。其部官緝順，奮然向托明阿道：「將軍授命爲欽差大臣，朝廷欲將軍進攻敵人也。吾軍非守城者，何待守禦？敵至不戰，已爲失計。且焉有擁數萬之衆，尙坐守營中，以待外援者乎？」托明阿聽罷，不能答，乃與諸將出戰。時賴漢英等已逼至托明阿營前，前部列牌爲壁，且攻且進。托明阿全失地勢，卽戰至夜分，望見城內揚州火起，托明阿軍中已無不皇駭，一時慌亂。不多時，已報揚州失守。清軍中心胆俱裂，托明阿更魂不附體。賴漢英亦知道羅大綱已攻陷揚州，又見托明阿軍中慌亂，乃乘勢迫之。托明阿軍中不能抵禦，俟候羅大綱人馬亦至，兩軍夾攻，托明阿更不能支，一齊潰散，只領軍望西北面逃，志在與和春會合。羅大綱賴漢英乃分頭追趕，追殺十餘里，方始收兵。計是役，托明阿軍中折傷八十餘人。托明阿只顧逃走，更不敢回顧，直奔至盱眙，見羅賴二軍退回已遠，方始心安。自念既失揚州，又損兵折將，因此憂憤交集，奏報入京。清廷大爲震怒，立革托明阿欽差大臣之職，以將軍德興阿代之。時和春正由皖北回軍，已知揚州失陷，乃悉兵銳攻江浦。張國梁亦率兵往取六合，出洪軍不意，遂克六合城，以溫紹原守之。張國梁復與和春道：「相約揚州既陷，羅大綱乘勝之威，吾若與戰，誠不易得手。兵法在攻其所必救，不如合攻較爲上策。以洪黨諸酋外，金陵出空虛，若有緊急，必有羅大綱回軍，此孫贖圍魏救趙之法也。待羅大綱回軍后，卽以德興阿一路先復易州，以爲吾等根據之地，然後據游以撼京陵可也。」和春大然其計，一面照德興阿，遂移兵逼攻金陵。洪秀全聽得，以和春及張國梁合軍，其衆不下六萬，恐爲所困，乃先調羅大綱回軍。羅大綱聞命乃嘆道：「吾今番出兵，又成畫餅矣。天王有命，吾不得不從也！」遂留劉官方領軍萬人，并部將指揮數員，扼守揚州。自與賴漢英等復率兵向東南分道，拊和春陳國樞之背，以救金陵不在話下。且說李秀成自進兵湖北，已立意先窺圖復武昌，先以賴文鴻、李昭壽、洪春魁、晏仲武收復

附近各郡縣，官文、胡林翼疲於奔命，調兵遣將，往還應援，皆不能及，以致武昌附近州縣，皆爲秀成所復。曾有太平將英王、陳玉成，方由皖北進兵，而西先後復潛山、太湖、宿松、黃梅，西轉向北趨，當者披靡，直趨湖北，又陷英山、羅田、麻城，傳檄黃陵，孝感勢如破竹。李續宜、李續賓、李孟羣等，皆爲所敗，縱橫千里，以次底定。計洪朝自武昌失守，鄂境皖境一帶，幾爲官文、胡林翼所乘，至是乃軍聲復震。李秀成聽得，謂諸將道：「英王、可兒、張國家聲勢不少，吾復窺武昌，此其時矣。」令人打探清軍情形，時會國藩方因丁艱回籍，守制所部楊載福、彭玉麟、塔其布等軍，暫歸官文調遣。官文時已拜欽差大臣之命，以太平將李世賢方縱橫於江西各郡縣，兩湖皆爲戒嚴，故鄂、官文、鄂撫、胡林翼與湘撫、聶章皆懼李世賢一軍，由江西攔入湖南，不特湖南難保，更足要武昌之后；况石達開方縱橫川黔，若李世賢更由湘入川，與石達開相應，則東南大局，更不可問。湘撫、聶章乃商諸官、胡兩人，亦以爲可慮，乃令李續賓、李續宜仍在安徽攻戰，却以塔其布、楊載福領人馬入江西，邀朱世賢之后，以爲湖南聲援。官、胡却留在武昌，以防李秀成之攻擊。那時李秀成打聽得清楚，便爲諸將道：「彼重、賴、文、鴻等得令去後，秀成又謂譚紹洸分兵四出，此官文之失算也，吾破武昌必矣。」乃爲李昭壽道：「洪山爲武昌要道，勢所必爭，今洪山有清將李孟羣把守，所部不過五千人，汝領兵五千，會全、賴、文、鴻先爭洪山，若官文、胡林翼遣分往救，則吾之攻武昌更易。彼若置洪山於不顧，亦可先取洪山，得此亦足以據武昌要害也。」李昭壽、賴文鴻等得令去後，秀成又謂譚紹洸道：「漢陽、湖北重鎮，與武昌只隔一河，地勢在武昌之后，官、胡二人只防我進攻武昌，必不防我復奪漢陽，今陳玉成既援黃陂，該處與漢陽相隔不遠，吾當知照陳玉成，使分兵南下，以聿聲威，公可扎筏渡江，以窺漢陽爲名，料官、胡以漢陽爲入湘要道，彼既懼朱世賢攔入湘省，必懼我更得漢陽之後，即逕擢湖南勢，必分兵往救，公當其分兵渡過漢陽時，趁勢襲其兵，一面與彼救兵相持，一面率一半人馬渡過對過，無論能撲漢陽與否，武昌必然震動，我如此如此，即可破武昌。」分撥既定，便告知各營，使准備往攻武昌。諸將以李秀成此次出兵，太



過張揚爲慮，秀成道：「吾正欲彼知我，我即攻武昌也。」是時官文、胡林翼、李秀成將來攻戰，便悉銳防守武昌。胡林翼道：「秀成此次出兵，佈告各營，不畏爲吾所知，吾恐其必有他謀也。」官文道：「彼盛屯與國州，不取武昌，待取何地？吾等經營屢年，方規復此城，若一旦不誠，爲可惜！今大治、永湖、梁子湖等處，已爲敵有，彼進兵既易，安有不忍征武昌之理？非悉銳守之不可。」正議論間，忽報李秀成引兵來攻武昌，官文道：「果不出吾所料也。」即設法調兵守禦，忽又報李秀成軍已退矣。官文不信，再使人探之，果然未幾，又報李秀成軍至。原來秀成之軍，分兩路，一沿大冶，一沿梁子湖，以疑官、胡兩人。時官、胡兩人，不解其何以忽進忽退，正現付度，已報到陳玉成，已分兵由孝感直趨漢陽，譚紹洸亦引兵渡河前往會襲 漢陽矣。官文大驚道：「漢陽有兵，必不能當陳玉成、譚紹洸之衆，若漢陽一失，即隔斷荊州消息。」胡、南亦危，而武昌更爲孤立，自此兩湖皆休矣。速宜調兵救之。」胡林翼以爲不可並道：「吾初亦疑其有他謀，吾二人並聚於此間，是自孤其勢，其始未爲失着。今則漢陽雖重要，然欲救之，祇合早爲佈置，若此時分兵，吾恐武昌更危矣！」官文聽得，心中以爲胡林翼爲湖北巡撫，自然專顧武昌，我爲湖廣總督，應兼顧兩湖，遂竭力抗林翼之議。且是時紛傳待至李世賢，將以大隊壓入湘境，湖南一省，大爲震動。湘撫 駱秉章雪片似的文書，飛請設法援應。官文便不再知會胡林翼，即以提督李成謀、道員多山，領兵急援漢陽，復知照將軍都興阿，由宜昌領兵上進以抗。陳玉成支隊去后，惟謀力禦敵人。時李秀成探得官文已分兵往漢陽，乃率諸將併力往攻武昌。官、胡兩人守禦不屈，忽報往救漢陽一軍，於半渡時爲譚紹洸所擊，所有浮橋盡被敵人燒燬，今敗兵正逃回城也。官、胡聽得大驚，已舉止失措，守兵望見城外火光，大爲震動。正在倉皇之際，飛報洪山失守，李孟羣敗走，爲敵人所壓，不能回應。武昌因恐漢陽所守，已直奔漢陽去矣。原來李昭壽、賴文鴻與往又山，李孟羣防戰不屈，孟羣有一妹，好談兵事，自編女兵一隊，隨兄出征，當太平將賴李二人到時，與其兄併力防戰，李孟羣久知賴文鴻槍法利害，懼自己使束爲敵人所害，乃令手下親兵喬扮自己裝束。

在前，自己却在后督兵。果然文鴻見李孟羣奮力防守，即爲左右道：「若能先死李孟羣，則敵軍必挫。」乃擊槍發擊，即應聲而倒。清軍已疑主將已亡，一時慌亂，不知所擊者，非真李孟羣也。時賴文鴻、李昭壽、見孟羣軍潰，乃盡力衝擊，清兵大敗。李昭壽乃請賴文鴻直臨清兵之後，又懼清兵敗回武昌，反增武昌守禦之力。遂率兵轉向武昌。一面清國橫擊敗兵，一面助攻武昌而去。不想官文自聽得兩路軍敗，前往漢陽的兵，又紛紛擁回武昌。人心益爲防守亦懈，正沒措手，已被秀成攻破東門。先在城垣下，疊草舉火，以驚人心。於是城內清兵以爲城已盡陷，各自逃竄。官胡二人，亦由南門逃出。秀成遂率兵直進城中。時前任鄂撫陶恩浩方留省幫辦軍務，不知武昌已陷，乃與總兵王國才由咸寧帶兵來援。不知官文、胡林翼離城而退守漢陽，亦不知武昌早已爲李秀成所得。在昏夜，竟率兵竟進城中，望知李秀成旗幟，方知武昌已陷，乃大驚。方欲退時，已爲李昭壽所截。遂相與巷戰。少時賴文鴻一軍亦到，諸軍相繼而出，互相夾攻。陶恩培先爲李昭壽擊殺，全軍皆降。總兵王國才不知能脫，亦自刎而死。賴文鴻即下令招降王國才的人馬。當巷戰時，城中極爲震動，及次早賴文鴻、李昭壽報捷，李秀成聽得，乃笑道：「焉有城池已陷，猶未打聽清楚，即鹵莽進城者乎？清國用此等人帶兵，安得不敗？」由是重賞諸軍。以漢陽一地，清兵既有多隆阿把守，又以都興阿、由宜昌上駛。今胡林翼、官文、李孟羣又相繼赴漢陽，是漢陽已清兵雪集，取之亦殊不易。」乃令譚紹洸回軍，一面將收復武昌情形，報知金陵，以諸將此次戰事之中，以李昭壽先能取各陣，繼奪洪山，又斬巡撫陶恩培，遂錄李昭壽爲首功。自此李秀成益重視李昭壽，日則全食，夜則同榻，待以殊禮。譚紹洸道：「忠王之重李昭壽過矣。」李秀成含糊答道：「昭壽驍勇善戰，每次出兵，當者皆潰，幾於無戰不勝，而攻無不下，吾所以重之也。」譚紹洸道：「此人驍勇善戰，誠如忠王所言，然昭壽賦性剛愎，立心奸險，如魏武帝爲司馬懿，所謂鷹視狼顧，後必生亂，不可不防之。切勿付以大權，否則爲國家害矣。」李秀成聽罷默然。徐遣退左右，乃細問譚紹洸道：「公固能識李昭壽者，特弟所以重之，亦不得亂耳。」譚紹洸急問其故。

秀成道：「吾國自林鳳祥歿後，北進無期，今捻黨襲得樹，張洛行苗沛霖等，以數十萬之衆，橫行於齊魯秦晉河朔之間，聲勢甚大。李昭壽與張洛行等，本爲至交，吾欲籍昭壽以聯絡捻黨，以牽制北方，待吾等撫定東南，卽可以長驅大進耳。」譚紹洸道：「雖然如此，亦慎防其黨人。」秀成道：「其凶暴叵測，吾固知之，吾待以恩遇，以結其心，彼必能爲我用矣。」譚紹洸乃復唯唯。時秀成正欲入湖南，長驅北進，乃令軍士修復武昌城垣，以武昌屢次被兵，居民大苦，卽發賑居民，令晏仲平領兵駐守洪山，以爲武昌犄角，又令阻斷武漢河道，以防漢陽清兵。又令增修水師於妙河，以防清國水軍掩擊。卽仍令譚紹洸自領軍兵，與洪春魏馮文炳鎮守武昌，佈置後適燕王秦日剛馳到，秀成道：「自黃金金被困於浦口，公久注安慶，何以忽然至此？」秦日剛道：「黃金金爲宗棠所困，吾又以安徽多事，不敢稍離。今黃金已回安慶矣，左宗棠軍勢極銳，清廷已有旨陞他爲候補四品京堂，襄辦皖南軍務，幸林啓榮由九江分兵，出其不意，襲擊左軍，故文金得以脫險，今可以無事矣。我今奉天王之命，恐忠王攻武昌不下，故領兵來助，今已窺復武昌，是何神速也。」秀成乃將攻武昌計劃，向秦日剛細述，並道：「吾正欲北征，懼武昌兵力單薄，燕王到此，正合用著，就請以公本部大軍巡視武昌附近，以防漢陽，兼保武昌，即北征亦可以無後顧矣。」燕王秦日綱領諾，忽令陵有急飛報到，只因清將德興阿方困揚州，賴劉官方設計死守，而和春張國樑兩路大兵，又合窺金陵，雖有洪仁發洪仁達在金陵防守，但羅大綱賴漢英屢與和春張國樑交戰，只是互有勝敗，不能取勝。現清廷又以福建延邵道李鴻章調署江蘇巡撫，李鴻章並借洋火的利砲，銳意進窺蘇常，故鎮江楊輔清及溧水吉志元兩軍，俱不能移動。特請忠王先回金陵，待金陵穩固，然後由淮揚北進等語。李秀成聽得，嘆道：「局境如此，吾徒東西奔走耳。」乃先知照陳玉成，使由鄂北直進河南，而自以本部趕回金陵。一面令李昭壽領驍騎五千人，早夜趕赴揚州，以壯聲勢。秀成卽領大兵，望金陵而去。且說英王陳玉成兩月上生有兩道痕，清兵謂爲四眼狗，人最英勇，所向無敵，自縱橫皖鄂，撫定各郡之後，威聲大震，及得李秀成

知照，即欲由鄂入汴，忽報清將勝保，領本部人馬三萬人，附以吉林馬隊，方由皖北直趨本境。軍攻陳玉成，以樓武漢。原來勝保自破了林鳳翔之後，清廷即調他攻伐捻黨，及向榮敗死，武昌李秀成所奪，官文胡林翼俱敗，以東南震動，乃再調勝保南下。那勝保以在北皖時，屢爲陳玉成所敗，方憤前敗，至是乃悉銳與陳玉成相爭。陳玉成聽得勝保保臨其後，遂暫緩進兵汴梁，先移兵馬，單迎勝保交戰。方抵安徽，已與勝保一軍相遇，兩軍尙相離四十里，相度地勢，先在八斗嶺屯營。那八斗嶺地勢崎嶇險峻，峯拱伏絕妙，一個戰場。陳玉成先踞之，以爲大營。復在八斗嶺前後，分扎各營，連營數十里，軍中四萬人，號稱十萬，每夜置燈火光，燭天，詰將問其增燈火之故。陳玉成道：「勝保屢吾軍所挫，其軍心必怯吾軍，故吾因其意而用之，以軍勢躡之也。」清將皆服其計。陳玉成復集諸將聽令，卽道：「勝保此來，銳意與某決，則雌雄故以三萬之衆，再附以吉林馬隊，衆寡與吾軍等耳。彼志在與吾戰，或不惜數百里奔馳，吾扎於此以待之，已得以逸待勞之法。若勝保到時，吾以前軍前迎誘敵，而以後軍抄出擾之，吾窺便以大營進擊，破勝保必矣。」遂令前軍驍將蒙恩，如此如此。又令後軍將軍林紹章如此如此。自與副將章朝綱、洪容海、准備窺便進城。時清將一軍方沿東北而下，欲直臨陳玉成之后，故日馳七八十里而來。聽得陳玉成駐軍八斗嶺，乃笑道：「四眼狗必敗矣！彼知老守兵法，以爲據高視下，勢如破竹，故屯於八斗嶺中，如馬謖窮守街亭，吾困之直如反手耳。」一言罷，忽報稱陳玉成屯兵八斗嶺前後，皆有連營，橫亘數十里，計點夜裏燈光，他軍不下十萬人也。勝保道：「此虛張聲勢而已，不足懼也。」但勝保雖如此說，惟清軍已自震懼。勝保乃扎在前部，親行窺探，終不明玉成所扎營盤，是何用意，卽與部將計議道：「陳玉成前軍頗占地勢，但他連營數十里，後軍且距離嶺後，必呼應不靈，此軍何用，故吾實不意，其今以軍敵吾前軍。我撥吉林馬隊之半，向彼前軍挑戰，先行抵敵，吾留大營，觀陳玉成動靜計也。」便令提督李若珠、副都統吉林兩軍先出一聲吶喊，而進。蒙恩先得陳玉成之命，初猶不出，及陳玉成已知勝保調兵先進，却先令後軍橫繞而出，直攻勝保大營，待

後軍既動，徐在大兵營紅旂一舉，蒙得恩即率兵接戰。自辰至午，勝敗未分，蒙得恩遂約兵而退。清將李若珠，舒各奮力追趕陳玉成在嶺上，亦故作約兵退後之狀。勝保見前軍得手，正率大兵繼進，忽見陳玉成後軍已橫繞而出，勝保乃留本部觀看陳玉成，而令營總勒阿及副都統恩布領右軍單向陳玉成後軍交戰，勝保居中左右應接，兩軍喊殺連天，忽然陳玉成前後兩軍皆潰，陳玉成亦有逃狀，率大營奔至嶺後，勝保乃深信陳玉成真敗，即揮軍直進。時陳玉成前後兩軍皆有密計，於大兵退時，沿途把財物拋擲，那勝保軍士見滿地皆玉成軍中遺下財物，乃紛紛爭取，隊伍全亂，勝保已知是計，乃下令不得貪取財物，奈軍士那裏肯聽，只顧取財，不顧敵軍。陳玉成知敵兵中計，又將紅旂一舉，前後兩軍一齊殺回，陳玉成又將大營分為兩路，左右截擊，清兵仍自爭取財物，絕不顧及戰事，被陳玉成人馬萬槍齊發，勝保軍士死傷不計其數，因此大敗。玉成乃領兵直冲清營，要尋殺勝保。這會分教：尸橫遍野，英王方奏捷而歸，身陷孤城，良將又盡忠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守六合溫紹原盡忠 戰許灣鮑春霆奏捷

話說勝保一軍，被陳玉成用計，令軍士拋擲財物，致令清軍爭財忘戰，以致大敗。陳玉成即令左右兩軍齊進，自率本部大軍，直冲清營，要捉勝保。時勝保見軍士爭取財物，制止不住，又見軍士紛退，乃立殺數人，終止不住。因陳玉成最為英銳，軍士進如潮湧，玉成下令道：「無論敵勢如何，惟只顧猛追。」於是軍士紛紛向前，又趁得勝之際，更為奮勇。當下陳玉成居中，蒙得恩林紹章，亦領兵左右而進，三路一字兒追趕，萬槍齊發，勝保軍士死傷不計其數。勝保見敵軍來勢兇猛，料知亦難走逃，即傳令諸軍，雖敗亦要力禦追兵，若只顧逃走，不知敵軍追至何時，反要片甲不回，性命亦難保也。諸將聞言，便振聲一呼，於是李若珠舒保阿勒恩布四將，亦鼓勵三軍分頭抵禦。太平軍見清軍忽然回戰，以為清兵有了救兵，軍心稍怯，不想李若珠舒保正在抵禦，來兵突見陳玉

一枝人馬直冲入清營中軍，當者披靡。陳玉成便心生一計，叫軍士揚言道：「勝保已被困矣，降者免死。」清兵聽得，多以為然，各自慌亂。李若珠舒保聞主將勝保被困，不知是真是假，急回軍救護。隊伍一時慌亂，太平將林紹章蒙得恩，趁勢猛擊清兵，更分頭亂竄。陳玉成軍中槍炮齊發，清兵死傷更衆，但見尸橫遍野，血漬荒原。陳玉成率兵踐尸而過，仍不住追擊。李若珠舒保保着勝保，奪路而逃，回復後面喊殺連天，也不及回顧。少時阿勒恩布二人，亦領敗殘人馬趕到，謂敵軍勢大，難以抵禦，須從速逃走。勝保方仰天而嘆，徐見路後喊聲又近。陳玉成人馬，又漸漸逼至。勝保此時，惟與諸將沒命奔走，被陳玉成追殺三十餘里，方始回軍。陳玉成大獲全勝，仍暫屯八斗嶺，大賞三軍。一面令三軍將兩軍死傷者，掘土掩之，一面向金陵報捷。時勝保既敗，見陳玉成人馬退去已遠，方始心安。計點收殘兵士，合各路只存萬餘人，其餘或死或傷，或降或逃，已折去二萬有餘。將校死傷數千人。勝保乃嘆道：「勇如林鳳翔，吾尚破之，偏將與四眼狗未能一勝，豈天不欲吾與洪黨戰乎？不何幸至此！今三停人馬，折去兩停，挫動銳氣，復損失諸公虎威，皆吾之過也。」卽入奏報告大敗情形。將李若珠舒保兩部分路，欽差和春部下，而以本部及阿勒恩布兩路軍馬，引回淮南招集逃亡，再圖恢復。復行奏請降去欽差大臣之職，清廷咸豐帝頗能用將，亦旨諭慰勝保，復留爲欽差大臣，請以整軍再戰。然自勝保敗後，當時人起一種謠言道：「勝保形似陳士成，名四眼狗，兔非狗敵，故必敗。」這等語至今依然傳誦，這都是閒話，不必細表。再說洪秀全時在金陵復取武昌，自李秀成令陳秀成又大破勝保，自此江楚局面，聲勢復振。視譚和沈先守武昌及黃文金被困浦口，向榮屢撼金陵之勢，已自不全。怎奈和春張國樑二人，仍屢攻金陵，不已。正自憂悶，恰李秀成已至，洪秀全大喜，卽把金陵情形，向秀成細述一遍。並道：「得卿如此，朕無憂矣。」李秀成先述報江楚情形，又道：「陳玉成軍鋒極銳，但已疲戰令強而用之，如弓弩之末，難穿魯檣，宜昌暫行留院休養。」秀全復向秀成問以防守金陵政策。秀成道：「和春本非將材，惟所屬向榮舊部久經戰陣，故其兵尚可用耳。張國樑屢敗不懼，精悍

好門，與和春事共一方，亦足鼓和春之氣。若能以勁力制和春，和春一敗，張國樑勢孤，破之至易；彼二人本以揚州爲根據，今德興阿力圍揚州，彼實爲根據計也。吾已令驍將李昭壽領銳卒先繞道以趨揚山，以却德興阿。若德興一退，和春二人懼，背受敵，吾再以彼力躡其前，不待兵何待？是金陵之圍自解矣。」洪秀全道：「吾甚憂江南大局，惟卿足以解吾意耳。」秀成又道：「但退和春，張國樑本是不難，恐退而復至，是吾等亦疲於奔命。查六合爲揚州與金陵往來要道，上抗天長，下據江浦，彼若出攻金陵，瞬息卽至。六合又爲敵人據，屢攻不下，使和春張國樑隨時得六合爲根本，以援金陵，實吾之大害。今當先破六合，以攻金陵，使彼失其依據，則彼自易退矣。」洪秀全以爲然。秀成部率部所人馬，揚言單攻和春。時李昭壽一軍，亦已馳到揚州，在城外駐紮，與劉官方互爲犄角，屢挫德興阿一軍，以致德興阿立脚不住，引軍敗回興化。揚州之圍遂解。那和春聽得德興阿已退，料太平將李昭壽必取建瓴之勢，從揚州而下，又聞李秀成一軍將到，心中益懼。料此次窺取金陵不得，且恐腹背受敵，爲害更深，便先自引軍回駐。天長江浦之圍亦解。只有張國樑一路，恐六合不能久守，欲爲六合聲援，仍未退兵。李秀成爲諸將道：「國樑蠢悍，不敢不退，吾有法以處之矣。」乃各賴漢英一軍，與張國樑相持，以牽制之。今羅大綱分撥部雲官一路，助賴漢英，以壯聲勢，上遏張國樑，使不能往援六合；再令羅大綱會攻六合一城，復調李昭壽回軍，與賴文鴻各爲一路，分攻六合。秀成乃居中指揮，左右皆疑道：「六合一縣城耳，卽欲破之，胡費如此兵力？」李秀成道：「非爾等所知也。六合城小而固，其守將溫紹原極爲英勇，其部下亦多能戰之人。且他平日，又得軍心，故守禦甚爲得力。吾回思數年以來，六合一城，我屢得屢失，然每次攻下，此城皆在溫紹原既離之後。若溫紹原不去，屢攻未能得手，可知此人實精於守禦，非尋常可比，非以勁力致之，不可也。」左右皆服其論。於是太平人馬環集六合攻城。且說清提督溫紹原，自奉命鎮守六合，與部將李守城羅玉斌海從龍夏定邦王家幹等，前後六年間，共守了六合數次。若溫紹原往攻別處，那六合卽爲洪秀全所得。若清兵再取六合時，

溫紹元在六合，鎮守一日，即經洪秀全命將調兵，疊次攻擊，皆爲溫紹原所却，以故溫紹原英勇之譽，凡附近婦孺無不知名。當溫紹原最後回守六合時，察度地勢，修繕城垣，於城垣內增築輔牆，較城垣略低些，以便駐兵守禦，使能向外攻敵，而敵人不能攻。守兵計所部八千人，以一半屯城外，互爲救應。如敵軍在遠，由城垣內守兵擊之；敵軍若近，由城垣外守兵擊之。或內外夾攻，相機發令。復在城外築炮壘，分駐砲隊，以爲助力。大凡砲壘，其砲位必然向外。惟溫紹原所築砲壘，無論向內向外，皆有砲位，以示弱。不幸城垣已陷，倘砲壘未燬，仍須攻戰。大有城亡與亡之勢。又於城垣外，約離丈餘，俱掘深坑，以防敵人偷掘地道，并埋藥焚炬，種種設備，十分完密。且溫紹原平日優待部將，皆稱兄弟，示以親厚，以期得力。若軍士被傷，必親自慰問。即軍士遇有疾病，亦給資調理，以是極得軍心。所以將校士卒無一不爲溫紹原願効死力。自守六合以後，知六合必爲洪秀全所必爭，每日必親自巡視四門各營，又恐士卒勞乏，將所部千人分爲兩班，十日爲期，屆期瓜代。及聽李秀成將攻六合，乃鼓勵將校軍士並道：「李秀成在敵軍中，最爲勇敢，今合兵來爭，非尋常悍敵可比。諸君各宜努力，金銀獎敘，某不願獨私，此諸君所知也。今和春既退，張國梁又被牽制，是六合之勢已孤，惟不可因此卽生畏懼。吾與諸君受國厚恩，兼承重任，吾則以死自誓久矣。一息尚存，斷不少懈，吾不負諸君，想諸君必不負吾也。然人定勝天，若彼此空心，共行奮力，彼李秀成豈能正視此城？故城之存亡，盡在諸君奮力與否耳。諸君如能用命，固在今日；如其不能，請各自離去，慎勿中途貽誤大事。卽諸君散盡，吾惟獨坐孤城，以死報國耳，斷不忍退去也。」說罷，放聲大哭，三軍聽得，無不感動。皆大呼願從軍令，以效死力。於是溫紹原先行團聚糧草，以壯軍心，伸明號令，整肅旂旗，准備守備。早有消息報到李秀成，那裏秀成以溫紹原守禦完密，極爲焦慮，乃令軍中先購攻城之具，無一不備，以備隨時可以應手。正欲商議進攻，適李昭壽帶兵已到，李秀成爲昭壽道：「吾知君衝鋒陷陣，最爲驍勇，此任非君不能當也。君可領精兵爲前隊，溫紹原非尋常可比，可冒死撼之。六合一下，卽江南之患已去。君此功不



小也！李昭壽慨然領諾，秀成又喚賴文鴻道：「君有神槍手，飛將軍之名，百發百中，可領本部，自爲一隊，某料溫紹原必臨城督兵，君領兵休取近城，可望城上有紅頂花翎者，先發槍擊之，若擊得溫紹原，則六合不下而下矣。」賴文鴻領命而去。李秀成卽與羅大綱督兵繼進，各路鼓噪而進，且攻且進。初時六合城中全無動靜，李昭壽領兵而行，賴文鴻亦依秀成所囑，用遠鏡窺定城上，次第發槍，皆擊不中要害。因溫紹原早知秀成軍中有一賴文鴻，槍法精利，懼爲所擊，先在築定城上，堅厚短牆，凡將弁俱立在垣內，督兵以避槍擊，故以賴文鴻仍不濟事。從然六合城上，號炮一响，槍聲齊發，秀成軍士大受損傷，李昭壽背上先中彈子，昭壽大怒，不特不退，反欲奮力以報臂上一彈之仇。惟秀成知此次攻城，必不能得手，徒損將士，只得傳令收軍。賴文鴻入帳稟道：「溫紹原守禦極嚴，可仿做呂公車攻之。」秀成此時亦未有奇策，乃依文鴻之言，將人馬分四路環守，以決六合通運之路。然后召工役萬人，不分晝夜，趕做呂公車。惟溫紹原見秀成連日不出，卽謂諸將道：「秀成雖敗，仍未大傷，何以不進，必有異謀。」乃令城外軍士增固長壘，准備火器，以防沖突。約數日後，秀成軍果至，以呂公車爲前部，車中軍士各執長槍，俾向外攻擊，復以炮隊爲第二路，諸軍隨後而進，並以帶火藥以備行近城時焚炸城垣。不想溫紹原從城垣上窺視，乃爲左右道：「秀成所用，乃呂公車也。若以槍擊之，必不中要害，可待其近時，以火焚之。」傳令已畢，秀成軍士已至，惟溫紹原軍中絕無動靜，遠地但見城外長壘，已經增高，壘外復鎮以亂石，以圖堅固。秀成仍令前隊呂公車護軍而前，先令車中軍士發槍試敵，乃六合城內外全不答應。清兵只伏在內垣外壘之間，亦不見一人。李秀成再令砲隊發砲，以攻長城外壘，奈長壘之外，溫紹原早布以鐵網，外卽是橫濠，故彈子俱落在濠中。秀成大怒，惟令三軍冒險而進。忽然城內號炮又响，城外炮壘先以炮還擊，秀成中軍及呂公車行近時，清兵紛紛對付以火器，那呂公車本是木質，最易着火。故秀成不特不能攻進城垣，反致挫敗，折了好些人馬。秀成沒奈何，又惟有傳令收軍。秀成乃復令羅大綱領軍巡視要道，以斷六合交通，一面以兵力圍定六合，再

沉思默想自籌良法，猛然省起一事，急令人查探六合城壕。時溫紹原欲濠運利便，正深探壕，此秀成急令購置小艇，艇上支以薄鉄，並蒙以棉花，以禦彈子。置軍火於艇中，准備攻城，却密召賴文鴻、李昭壽、曷道。溫紹原所恃者大炮耳，吾以小艇沿濠而進，非炮力所能及；若彼用槍擊，吾以薄鉄片及棉花置諸艇上，即可以禦攻。方今清明時節，雨水正多，小艇可往來於壕中，吾此計可行矣！乃令賴文鴻、李昭壽各領小艇隊，分沿東南兩濠而進。待逼近城垣時，即擲藥焚之。李賴二將領命，以後秀成復督軍隊，隨後起程。意待賴、李二將焚陷城垣時，即擁兵而進。復令羅大綱率兵擾攻南北兩路，以分溫紹原之力。計畫已定，各皆依令而行。原來溫紹原亦防城垣，或陷被秀成撥進，却撥二千人分隊爲城中游擊，無論何處城垣陷了，即一齊發槍，以拒來兵。自己仍不住的在四門督視。那日正見無數小艇沿濠而進，溫紹原看了，面色爲之一變，已知秀成用意，但念此等小艇非砲力所及，用槍又恐擊不中要害，一時無計。惟秀成的小艇隊漸漸逼至，只令守兵權且發槍禦之，却令城中游擊各路盡向東南兩門，囑令若見城垣一陷，即一齊發槍猛擊勿退。軍中得令，只見秀成小艇隊已搶近城垣，離不及百丈。溫紹原傳令發槍，惟槍彈到艇面時，即卸落水中。賴文鴻、李昭壽却冒險而進，直撲城垣，一齊拋擲火藥。忽然烘天震動，東南兩處城垣即陷了十餘丈。時秀成方隨後繼進，仍以呂公車爲前隊，向城垣陷處直衝。不料城垣之內，又有輪牆，城內守兵千槍齊發，溫紹原的部將李守城正執令指揮軍士，被賴文鴻眼快提槍一發，李守城先死於馬下。清兵稍却，那溫紹原恐軍士退後，即親自擂鼓，清兵却不敢退，仍不住的放槍抵拒。故秀成小艇隊終不能登岸。李昭壽大怒，急提槍向城內執旗官猛擊，那執旗官正是溫紹原部將海從龍，早應聲落馬，把令旗撇在地上。部兵一時驚潰。李秀成乃發令猛攻，所部將抵城垣不意溫紹原仍督率各軍將火器擲下，焚燬秀成所用呂公車。城內部將如羅玉斌及夏定邦復繼李守城及海從龍之後，率軍在城內守禦。城垣幾陷，清兵依然奮勇。溫紹原在城樓上，又奮勇督戰，不退半步。軍士見之，皆道主將如此，吾輩何必畏死乎！一齊依舊還槍抵

拒忽北門飛報太平將羅大綱率大兵來爭北門，溫紹原道：「此李秀成恐攻城不下，故以羅大綱分吾軍力耳，只令部將王家幹奮力守禦北路，並令此軍不能慌亂。故李秀成幾番猛攻，終不能進城。且見士卒死傷甚多，呂公軍又爲溫紹原所燬，惟有左右傳令小艇隊先行退出，將本部護小艇隊而退。這一次攻城，已陷了城垣兩次，仍不能得手。計點士卒死傷二千餘人。退兵之後，一發納悶，傳令將各路約退十里，只令環守六合，使斷絕外來交通，另籌良策。即大會諸將商議，李秀成道：「吾用兵以來，未見有守禦之能如溫紹原者。與林啓榮之守九江，實相伯仲，即古之張巡，不能過也。六合不下，金陵不安，諸君有何良策？」羅大綱道：「吾軍以十萬之衆，不能下一六合小城，實足爲天下笑。請不必用多別法，惟以軍力猛勇致之，庶鼠入穴中，門勇者勝耳。」賴文鴻道：「不如赴金陵再請增兵以滅之。」李秀成道：「吾軍在此，不可謂不衆，何待增兵？吾今思得一計，可柔以制之也。」李昭壽便問以柔制之道。李秀成道：「吾今先停止攻城之事，而之兵四面環守六合，彼交通既斷，城內必有絕糧之日，此時欲取六合，如反掌耳。」李昭壽道：「然則以大兵停滯於此乎？」李秀成道：「非也。張國樑一軍尚在溫紹原猶有待救之心，不如增兵以助賴漢英，先退張國樑使六合外援既絕，糧道又困，人心必亂，吾始因而乘之，是即以柔制之道也。」諸將皆以爲然。秀成便令羅大綱前往助攻張國樑，然後將本部人馬四面環守，以絕六合水陸交通各道。令賴文鴻、李昭壽各統兵馬，輾流虛作攻城，以擾城內軍心。李秀成復引兵四面巡視，以防六合於意外，得有接應。因此把六合一城，斷絕外應。惟六合城中，以連日不見秀成，以大軍攻城，如是又十餘日，清兵以爲秀成可退，心中竊喜。獨溫紹原則更爲納悶，密謂部將羅玉斌道：「秀成用此計六合殆矣。」羅玉斌急問其故。溫紹原道：「我軍只能守而必不能戰，彼若來攻城，猶可挫之，待其銳氣折盡，即可退兵。今彼不來攻城，將四面斷我交通，城中軍民雜處，糧食浩繁，焉能持久？是彼不戰而吾等已坐斃矣。」羅玉斌道：「張國樑大軍，離此不遠，或不久亦可來援應也。」溫紹原道：「此更無望矣。秀成若不先來攻城，必先攻退張國樑一軍。」

也彼若斷我交通豈不能斷我外援乎。羅玉斌深以爲然。然終無法之對待。惟有督軍修繕城垣。將人馬日日訓練。並不將秀成四面圍困。六合之事。說出之穩住人心。早有人報知李秀成之溫紹原。日月修城操兵之事。李秀成聽得大喜。人不明其故。次日忽報清欽差和春特遣總兵陳升帶兵一隊約五千人前來叻守六合。秀成道：「彼此次援兵必有輜重。」乃令李昭壽領本部人馬往襲六合援兵。並囑昭壽：「要掠其輜重。即放他援兵進城。」李昭壽領命去后。時陳升領兵由天長而至。李昭壽先在途中埋伏。待陳升過後。果然有輜重相隨。李昭壽引兵直襲其後。時陳升人馬以爲中了敵人埋伏。不敢戀戰。盡棄輜重而逃。及陳升得知已回救不及。李昭壽盡焚其輜重。復引兵陽作追趕之狀。陳升見隊伍已亂。不能回戰。只率兵直奔六合來。溫紹原見援兵已至。見敵兵追趕。恐援兵爲人所擊。急開門迎納陳升。乃李昭壽亦不再攻城。只引兵回營。繳令并問李秀成道：「前聞溫紹原修繕城垣。操練人馬。大王既喜形於色。今又令未將縱兵入城。不知是何故也。」李秀成道：「此易明耳。吾正欲斷其糧道。以乘之。彼日惟修城練兵工事。過多。則吾軍中食糧尤巨也。吾惟懼彼屯田裕餉。今溫紹原於前不足見此。今已無及矣。且吾軍非衆寡不敵。彼僅增數千援兵。於吾何損。彼若有謀。當以死士殺出重圍。催兵以接濟糧餉。方爲上策。吾料溫紹原方寸已亂。又不敢以餉緇爲軍中告。故亦見不及此耳。今只增兵數千人。於城內助守。則無須此兵。而城內人多。則靡費尤大。是絕糧益速。吾故縱之入城也。」李昭壽深爲拜服。自此依然分道環守。如是又兩月有餘。時羅大綱賴漢英兩路已攻夾張國樑。而洪秀全又以六合未下。令遣王賴又洗引兵來助。李秀成乃大會諸將告道：「吾今番可以破六合也。吾昨日帶兵伴作攻城。見溫紹原守兵槍力已緩。而隊伍不齊。蓋軍心亂而精力減。餉項之困乏必矣。今勿失此好機會。若再闕時日。恐春知陳升輜重已失。必糾合張國樑都與阿全援六合。則吾軍殆矣。不知諸將誰敢當先。」說罷。羅大綱賴漢英李昭壽賴文鴻吉文光等一齊願往應聲。李秀成道：「羅賴二將疲戰方回。可分道繞攻六合各門。以助聲威。」乃令總將李昭壽賴文鴻爲左

右兩路先行，却令賴文洸先攻南門，然後各路繼進。秀成並道：「若賴文洸攻南門，而敵人若多，移兵南路助守，則吾之破敵更易，不然彼亦不能久持矣。務使四面圍攻，水泄不通方可。」羅大綱道：「何不分攻三路，持留一路，以待溫紹原逃走乎？」李秀成道：「溫紹原必不逃也，非四面分其兵力不可，且勇如溫紹原，安可留之以資敵手？吾意已決，請勿多疑。」秀成更令李昭壽、賴文洸製定大面堅厚藤牌，以禦槍彈，使爲前路，護軍前進，各人皆攜帶乾糧，毋得退後，以攻六合爲止。那時自有重賞，分撥已定，准備進兵。原來溫紹原軍中輜重之絕，乃盡出私款購米於民，亦所得無多，因城中已被困三月，粒米未進，居民已有菜色，安能再助軍米？溫紹原不勝憂悶，忽羅玉斌入見，請辦屯田。溫紹原道：「此時亦不及矣，益以陳升一路無糧之救兵，更爲緊迫，且不特糧草已乏，子藥亦稀，若秀成來攻，如何拒敵？」正在嘆嗟間，忽報張國棟一軍已被秀成攻退，外援更絕矣。」溫紹原道：「此亦意中之事，所惜和春全無將略，統數萬之衆，乃觀望不前，坐視危我六合，喪我三軍也。那說罷，又報李秀成引各部人馬大至，分四面攻城。溫紹原聽得淚如雨下，哭道：「吾死不足惜，然悞我軍民矣！」乃一面拭淚，赴城督戰。先是南門告警，溫紹原道：「彼必注意東門，今先向南路進攻，只欲移我軍耳！」惟令諸軍不要張惶，敵來則奮力抵禦。溫紹原雖如此說，乃軍中糧草既盡，而子藥亦微，斷無有不心慌之理。還虧溫紹原平日治軍有恩，故大局雖微，軍中尤樂爲用命。於是開溫紹原之令，尤勇往守城。奈李秀成率軍大至，環迫四門，城內守藥不敷，所至李秀成見城內槍聲極緩，知城內子藥已盡，乃下令軍中謂：「城內已無子藥，可放心勇進。」故軍心更奮，直抵城垣。初時清兵尤有發槍，此時已槍炮全歇，蓋子藥真盡矣。時太平兵已燬城外炮壘，城外清兵絕不逃竄，仍用短兵抵禦。李秀成下令招降，亦無降者。秀成令軍士發槍擊之，清兵尸如山積。秀成大爲哀憫，乃令軍士止殺。奈溫紹原部兵仍持短兵撲來，秀成揮淚道：「吾非好殺，奈不得已耳。溫紹原真得人心，吾甚敬之。」遂下令軍中，如見敵兵來撲，方可發槍，否則勿妄殺一人。惟令發炮攻陷城垣，及四門俱陷，率軍直進六合，遂下。惟溫紹原



亦分據雙鳳嶺、琉璃崗、九子嶺、苦竹沖、州洋等處。與世賢在許疇一軍，互相爲犄角之勢，合各路大軍約五萬人，連營四十餘里，遠近震動。及探子來報，提督鮑超領兵來爭江西。李世賢乃爲諸將曰：「鮑超蠢而悍，奮鬪耐戰，若能破之，敵將真無人敢視江西矣。」乃一人便去打聽鮑超行程。時正由鮑超馳至江西，探得李世賢軍勢浩大，自念軍行疲憊，未可猝戰。忽聞撫州已危，因李世賢欲並援撫州，爲會攻南昌之計。故今聽王陳炳文繞趨撫州，鮑超以爲撫州若失，南昌更危，不如先救撫州。一地遂以大隊往撫州進發。李世賢聽得鮑超先往撫州，乃召陳文炳先回。陳文炳遂問何以撤回撫州之圍，並問以攻剿鮑超之策。李世賢道：「鮑超用兵向無軍法，惟恃蠻鬥耳，以吾人馬之衆，不患不敵。一經交綏，各自奮力可矣。若破了鮑超南昌，且爲吾有何憂撫州不下乎？」便一面准備與鮑超接戰。原來鮑超平日治兵極嚴，惟一經得了城池，卽縱兵三日。此三日內，無論軍士如何搶掠奸淫，皆不過問。故各處人民，以靈軍不勝爲慮。惟他的軍士只望一勝，以淫掠故，遇戰無不奮戰。當時靈軍既抵撫州，乃大集諸將，分令時部將宋國、永、雲、慶、唐、仁、廉、王、衍、慶、孫、開、華、蘇、文、彪、段、福、譚、勝、遠、等皆在帳中。鮑超乃令諸將各統二千五百人，分爲八路，自統中軍萬人，准備迎頭大戰。不論如何，惟有進無退。又令江忠義、江忠濬爲左右翼，使一面助戰，一面分防掩襲。分撥既定，各向許疇進攻。鮑超乃脫下馬靴，足登草履，用紅錦製兩面小旗，上各書鮑字，以示聲勢。那日黎明，卽分道全進。兩軍相近，便槍聲齊發。時李世賢一軍亦攻力悉禦，兩軍喊殺連天。自至辰午，未分勝負。兩軍槍傷極衆。李世賢見戰鮑超不下，忽引軍移左而出，圍攻江忠義。進勢極猛。江忠義措手不及，軍勢大挫。李世賢乘勢追之。江忠義已往後而退。鮑軍以爲右軍已敗，戰力頓怯。軍中已有些紛亂。忽然聽王陳炳文復趁勢猛攻。段福一軍，卽段福臂上先中了一顆流彈，墜下馬來。軍中以爲段福已死，一時大亂。同時鮑軍各路，皆以驚疑之故，軍勢稍怯。王李世賢下令道：「吾軍已勝矣，速宜猛進！」於是太平兵馬一齊擁進。李世賢復舍去江忠義一軍，轉疾鮑超中營夾擊。鮑軍死傷不計其數。超大怒，立合江忠濬，以左軍

掩擊李世賢後路，復親自擂鼓，令左右掌旗官各拔兩面錦旗，沖前而進。鮑超在馬上擂鼓直前，並下令退後者斬。時部將王衍慶、唐仁廉兩軍正湊近鮑超，那鮑超又傳令王唐二將道：「此戰若敗，非死二萬人不了，退而必死，不如進求必死。」諸軍可憐鮑某，從軍七八年，未嘗少挫，今若敗於此地，諸君亦損威名也。」唐仁廉、王衍慶聽罷，雄心大發，立殺退後軍士兩名。大呼道：「三軍進前可以求生，退則反以尋死矣！」說罷，唐王二將先馳馬獨進，諸軍乃一齊繼后。時李世賢見戰時得手，又時以夕陽將下，以為若遲兩句鐘，軍必大敗，即不敗亦退，退而乘之當獲全勝。方令軍士且追且戰，忽見清兵回擊，聲勢尤猛，只見鮑超居中，王衍慶在左，唐仁廉在右，一字兒率軍撲回，隨後屢雲慶、宋國、永、蘇、文、彪、孫、惲、華亦徐進。江忠義、江忠濬兩軍亦夾輔回戰。只有段福，因重傷不能督兵。鮑超乃令段福先回，自行段福一軍兼統，同時大進。侍王、李世賢亦知此戰關係重大，乃併力持兼，故兩軍又復喊殺連天。兩軍戰怯俱亂，惟互相逼近，互相撲殺。不料聽王、陳炳文以為擒賊擒王，若結果了鮑超，即萬事俱了，乃引軍欲橫沖清軍中營，單攻鮑超。不料反為衍慶截擊，槍聲響處，陳炳文先落馬而死。李世賢肩上一時又中了一夥流彈，幾乎墜馬。由是鼓聲頓歇，太平兵大亂。時已日落，清兵仍乘時猛擊，萬槍齊發，太平兵遂不能支持，乃大敗而退。這一場大戰分教：壁壘連營幾番戰績，崇朝喪尸骸遍野。一將功成萬骨枯，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金陵城大開男女科 李秀成義葬王巡撫

話說侍王李世賢聽王陳炳文正與鮑超鏖戰，軍事方自得手，忽然陳文炳斃於王衍慶槍下，李世賢又已受傷，遂為鮑超所乘，因此大敗。又為李世賢只得策馬望北而逃，自恃天將入夜，敵人不久收軍，但鮑超比不得他人只是好鬪，今乘我兵敗，必然窮追，乃心生一計，令大軍北還，自與甯王張學明分東北及西北而遁。果蔡鮑



超亦分兵追逐，沿途放槍，死傷極衆。誰想李世賢一面逃走，一面分留人馬，擇森林山嶺埋伏，待鮑軍追近，以橫槍擊之。鮑軍頗受夷傷，部將唐仁廉乃請諸鮑超以窮寇莫追，且夜裏不便進兵。鮑超乃傳令收軍。計此一場大戰，追殺二十里，兩軍死傷遍地。太平將樊玉陶金會一路爲王旬慶孫開華所逼，乃率本部萬人投降，其餘陳煥文戰沒。李世賢受傷，黃衣紅衣將兵死去五十餘名。餘陶金會一路投降之外，軍士死傷仍不下十萬餘人。若潰兵一路，則段福因重傷致斃，蘇文彪亦受重傷，屢屢宋國永譚能達各受微傷，其餘將校亦受死傷數十名。軍士死傷八千餘人。一場惡戰，壘尸十餘甲，沿山遍野，皆爲血水流注。鮑超收軍後，爲諸將道：「此次獲勝，實出天幸，自辰至午，幾爲李世賢所困，幸能以死力持之耳。然若非王衍慶一軍先斃陳炳文，以亂其軍心，其勝負仍未可知也。」乃錄王衍慶爲功首。並道：「今李世賢既退，必回靠九江，將左連瑞昌、右連湖口，以阻我北進。李世賢誠爲勁敵，吾此后不敢輕視之矣。且彼回九江，尚有林啓榮相助，攻之尤爲易事。今爲收復各郡，再商行止耳。」一時自李世賢進后，所有樂平、景德、饒州、鄱陽，俱不復收。鮑超乃乘機收復各郡縣，卽向各路報告捷音，稍休士馬。然后再圖進戰，不在話下。單表李世賢自敗后，各地震動，這消息報到金陵，洪秀全大爲憂慮。卽召李秀成計議道：「自前者武昌失陷，辛年來所戰皆捷，吾軍已回復元氣。今侍王於此，千係非輕，不特江西各地化爲烏有，且傳聞鮑超將沿廣信闖入浙江，是南方大局，正未可知。不知以何計處此方可？」李秀成道：「勝敗乃兵家常事耳，侍王雖敗，必能阻鮑超北行，今惟令林啓榮在九江嚴備一切，並令李世賢暫且回守，以伺軍勢，再圖進取可也。若浙江一路密邇金陵，倘有緩急，臣自有法以處之。天王不消憂慮。」洪秀全從其計，卽傳諭林啓榮、李世賢固守。時金陵城內自洪秀全建都后，改爲天京。自前者武昌爲官文、胡林翼所奪，黃文官被左宗棠困於浦口，向榮屢撼金陵軍勢，乃大挫。及李秀成破向榮，退張國梁，收復武昌，陳玉成又收復勝保。李世賢縱橫江西，又先后大部拔揚州，下六合，軍聲復振。洪秀全乃大封諸臣，因其起義之初，非兩廣人不忘，此時乃一體封贈。計當

時爵位最高，權力最重的。

文衡總裁，總統十門御林義宿都衛軍都督各部忠王李秀成。

文衡總裁都督十門御林忠勇羽林軍，英王陳玉成。

文衡副總裁，九門御林忠怒都衛軍，輔王楊輔清。

文衡副總裁，九門御林正系都衛軍，侍王李世銳。

九門御林忠貞御林軍，贊王蒙得恩。

九門御林忠義都衛軍，燕王秦日綱。

九門御林忠毅都御軍，堵王黃文金。

九門御林靖虜都衛軍，慕王譚紹洸。

九門御林盪妖都御軍，勇王羅大綱。

九門御林敬陞都御軍，章王林紹章。

餘外如林啓榮，李昭壽，賴文洪，賴漢英等，皆積功封王，並稱丞相。如汪有為，汪海洋，洪容海，洪春魁，晏仲武，陳宗勝，陳其芒，劉官芳，周文佳，汪安均等，皆為副丞相。又封賴汝光為遠王。鄧雲官為納王。伍文員為比王。吉志元為壯王。餘外大小官員，皆有封賞。以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駐衛天京。時洪仁玕方出使美國回來，乃封為開朝精忠殿右軍王總理政事。復劃清制兵，任陳玉成為前軍主將，以潛太黃宿等處為根據。任楊甫清為后軍主將，以殷家涯東流等處為根據。任李世賢為左軍主將，以贛浙二省為根據。任黃文金為右軍主將，以安徽為根據。任李秀成為中軍，兼五軍主將，並專征伐。各路支配既妥，以洪仁玕曾駐美國，熟知外國文明政治，乃令與劉劉元，參酌中西改制政法。洪仁玕首乃禁絕人民吸食鴉片，訂立布政制度。按太平廣錄所載當時所定軍民法令。

願者從軍，不願者營業，男女銜行，各有一路，不得混雜，農工商賈，凡累重貨物，准用車運，不得肩挑背負。以省人力，官兵不得私入民居，違者立斬。工商士庶，七日一休息，凡無業游民，俱罰令挑築營壘，夜行不得過三鼓，惟街上，有巡更者，身懸小燈，手執小旂，有事夜出者，須巡更人保其行往，所有官制，天王玉璽，長二尺，寬一尺，用黃印泥，丞相印，寬五寸，長一尺，用紫印泥，惟李秀成統領十三王，其印略異，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用鴉藍色印泥，丞相印，寬四寸，長八寸，用紅印泥。天將及副丞相，用橫印，以黃金飾之，用綠印泥。忠王李秀成印，內篆文，書文衡總裁，十門御林義宿都衛軍統領十三王忠王李印，其二十二字，官制凡稱文衡及丞相，則文武兼理，行軍則全屬武職，天將以下，有三十六檢點，七十二指揮，皆衣黃衣。武職有牒謀司，理糧司，遞文司，運糧司，火藥司，洋炮司，文官則自丞相以下，皆為專官，最高者為秘書監，以劉狀元任之，總理樞府文務，其次則有審訟官，稽查戶口官，主考科舉官，其餘則盡司簿牘及演說而已。又濠南都新錄所載，太平天國七年，適兩科舉，有陳生贊時，上書略謂：「江南來歷，都諸帝皆有女官，故江南文風之盛，端由於此者。請開女科，與男科並重，使女子尊重，讀書為家庭教育之本等語。洪秀全覽之大悅，故又設女官，以便掌司祭祀，及批答文牘。是年科舉，狀元為池州程文相，以下八十人皆賜及第，女科則得傅善祥為狀元，鐘漢華為榜眼，林瑞蘭為探花，男科提文為蓄髮檄，程文相，文內有云：「髮膚受父母之遺，無剪無伐，髮眉及丈夫之氣，全受全歸，仍看胡族推髻，衣冠瀆亂，從此漢官儀注，髦弁重新」等語，乃拔狀元，女科提為北爭檄，傅善祥，文內有云：「問漢官儀何在，燕雲，六州之父老，已嗚咽百年，執左單於來庭，遼衛百八載之建，胡嘗放歸，九旬，今天心悔禍，漢道方隆，直掃北庭，痛飲黃龍之酒，雪仇南渡，並催黑羯之巢」等語，故拔為女狀元。又傅善祥應制詩有「聖德應呈化蕊」句，太平萬歲等當中之句，洪秀全大為嘉許。凡男女及第，皆以笏與文馬，游街三日，時人以爲榮。洪仁玕又制定宮室制度，第一為龍鳳殿，殿上匾額，題為「龍鳳朝陽」，卽爲議政台，凡有要政，君臣議會於此，皆有座位，言者起立，方許發言。第二爲說教

台，高數丈，其式圓，台墻百步，皆以大理石排之；洪秀全每登此台，穿黃龍袍，朝靴厚底三寸，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後有二侍者，皆執長旗，演說宗教。又有議政院，院始以東王領之，自東王歿後，翼王領之，翼王去后，以忠王領之，類如各國議院。凡此皆略見當時洪秀全制度。自男女科盛行，人才益多，除武職料理軍事而外，不廢文事。嘗有美國人大隊，游於金陵，見其一切制度，大爲嘉許，謂其士人道：『金陵政治與我外國立憲政制相似。』因此許爲東方文明之國。當春秋佳日，秀全與文官女官，設舟於五湖，文官則隨侍秀全之側，女官則隨侍妃嬪之左右，彼此唱和詩歌，略去尊卑之分，彬彬文化，盛極一時。因秀全度量，頗爲豁達，時金陵東有一李生，爲江南名士，以廉潔自持，平日談講性理，讀書鄉中，每經年不到城市。洪秀全慕其爲人，聘之不至，乃令殿前指揮使，以筭輿昇至殿前，詢以治安之策。李生初惟不應，以杼以筆，墨李生乃書十八字，呈諸秀全書道：

一統江山七二里半 滿朝文武三百六行全

這十八字，蓋譏秀全坐守金陵，不思遠取。又訊其在廷文武，爲不懂政治也。秀全覽畢，遍示殿上諸人，左右讀殺之。秀全這『彼有何罪而殺之耶？匹夫不可奪志也。』命左右善遣之。回家人以是許秀全爲大度。當秀全初下武昌時，湖南舉人左宗棠尚未出仕，曾上書於秀全，力稱秀全武將有餘，文事不足，且稱秀全不宜信仰外教。宜尊崇孔子，秀全看罷，覺左宗棠所言有理，但由廣西以來，相隨者數百萬人，皆飯依所說，自己所說宗教，今一旦舍此，將來人心不可知，惟眼前相隨之數百萬人，不免以自己有始無終，從此離散矣。用懷此懼，遂接見左宗棠，告以現相隨者數百萬人，若一經改變，恐難於收拾，若現在相隨者雖貳，而改靠未經歸服之人，其勢必難。惟待天下平定，官五行設法而已。左宗棠聽罷，知秀全起事，以宗教引導人心，猝難改變，斷難從自己之言，故秀全欲僱以大官，左宗棠已離武昌而逃。遂始就賂，乘章所聘，繼乃出仕爲滿人督兵。自秀全失一左宗棠，此後乃反增一勁敵矣。今把閑話攔過一邊，且說李世賢自敗於鮑超之手，隨後鮑超將江忠義、江忠濟兩軍回湖南調遣。

復遣半軍回鄂，然後自率所部，再趨浙江。那左宗棠時以功授太常寺卿，留皖襄辦軍務，與安徽布政司李孟羣共爭安慶，爲太平將黃文金所劫。及左李兩軍退至金陵，又爲英王陳玉成所截擊。左李兩軍俱敗，李孟羣乃回軍祁門，而左宗棠一軍亦退至甯國。適曾國藩以丁艱在籍，方請終制，惟咸豐帝不准，催令墨經從軍。於是曾國藩復至江西，視帥舊日搭其布楊載福、彭玉麟等軍，乃復隸曾國藩部下。那曾國藩以九江爲數省咽喉，若不能復取九江，則軍中消息梗斷，援應俱難，乃銳意要攻九江。先后遣塔齊布會同李綽宜先軍攻之，又曾遣楊載福、彭玉麟以水師會攻，而以塔齊布由陸路會合同攻之，皆被太平軍守將林啓榮所挫。曾國藩前後損兵折將，不計其數，終不能得一九江。惟曾國藩雖不能取勝，但以大軍附於九江附近，則洪秀全在九江之軍力無不震動。致令侍王李世賢時方屯兵小師驛，被曾軍牽制，亦不能抽動。故洪秀全於贛浙兩省，已大爲吃緊。時曾國藩以屢攻九江不得，即思江西不能平定，計不如先定浙江，以斷洪秀全援贛之帥，較爲得計。恰值浙江藩司王有齡領兵萬人，由紹興往爭杭州，而鮑超由江西入浙，由景德繞皖南之祁門，并下休甯，直趨淳安，復沿繞州，以至新城，軍鋒極銳。曾國藩乃乘機令鮑超會同王有齡合取杭州。又請左宗棠由甯國赴杭，爲三路會取杭州之計。合共鮑超、左宗棠、王有齡三路，不下三萬餘人，齊向杭州攻搗。時太平在杭守將惟翰、王頂大英，及天將周文佳、顏令指揮李雅鳳、胡湯銘以衆寡不敵，杭城被陷。李雅鳳、胡湯銘俱戰歿城中。翰、王頂大英，及天將周文佳、顏金引敗殘人馬，遁回金陵。顏金爲粵人，乃東王楊秀清之塔，后降清，回粵爲虎門參將。自杭城被陷，洪秀全在贛浙之勢力盡去，遠近震動。洪秀全大爲憂慮，急與李秀成計議。秀成道：「此時又不能北爭矣，非先復浙江，無以固金陵。此事臣願任之。」秀全大喜，乃令秀成出軍，便宜行事。李秀成乃先行知照英王陳玉成，請他移兵復定皖省、西南固地，以牽制鄂督二省。自己乃簡閱師徒，共大軍五萬餘人，以賴文洪、陳其仁領兵萬人，爲左右先鋒，以賴漢英、陳宗勝爲副將，並令指揮檢點部將二千人爲中路，復以遵王賴文光領本部萬人爲合後。前後三路人

馬浩浩蕩蕩奔殺杭州而來。時清廷自攻陷杭州之後，論功行賞，加左宗棠以欽差字樣，鮑超則賞穿黃馬褂；而以王有林爲浙江巡撫。原來有齡本貫福建人氏，爲人性情尤勇，尤有機警，平日治兵有恩，且與士卒同甘苦，故軍士亦樂爲用。帶兵數萬，所向有功，至是以功授浙江巡撫。自授任後，修繕城垣，訓練軍馬，并謂諸將道：「杭州與金陵相隔八百餘里，然蘇浙密邇，杭州又以爲浙江要地，敵所必爭，且敵將李秀成方回金陵，料來爭杭州者必此人也。此人若來，誠爲勁敵，諸君宜枕戈待旦，所圖功名。」於是諸將聞言，皆奮勇自勵。王有林復迎家眷於城中，人問其故，王有林道：「家眷隨軍本不是正當辦法，但某以死自誓，即舉家殉難亦所不惜，倘有不幸，吾全家將以此爲死所也。」各人皆爲嘆息。李秀成引大軍赴杭州，王有林聽得秀成軍勢浩大，時清國一軍，因英王陳玉成縱橫皖鄂兩省，先後李續賓、李續宜及總兵李續壽、藩司李孟羣等軍皆爲玉成所挫，故胡林翼特調鮑超回軍鄂省，左宗棠一軍亦回安徽，與堵王黃文金相持。因此鮑超二軍已不能援接。王有林乃派員六百里加緊赴江西，謁會國藩，請調兵相助。會國藩乃調知府張運蘭及提督張玉良、况文榜各領本部，往救杭州。又令幕友李元度帶兵五千同往。同往元度久居會國藩幕府，策畫軍務，號爲能員，故此曾國藩抬舉他爲獨當一面。於是各路星馳赴浙。那巡撫王有林便與將軍瑞昌決定，議以瑞昌鎮守內城，自己鎮守外城。却令浙江提督饒廷選總兵文瑞副將繼興出城屯紮，待張運蘭、張玉良、况文榜、李元度等軍到時，即會同拒戰。王有林又於中策應，並以鹽運使莊文煥及袁興庚應付各路糧草。時藩司林福祥方調任他省，尙未離省，而新任藩司麟趾已到，惟尙未接應，故王有林一並令林福祥領兵出城助戰，而新藩司麟趾已到，米輿朝則在外城助守。王有林亦不時領兵出城，籌策軍事。佈置已定，那時李秀成大軍直趨杭州，一路沿溧水而下，已抵長興，打聽得浙撫王有林已徵集援兵，乃爲諸將道：「杭州人馬不少，吾所勝者，只在各將官能征慣戰耳，彼敵人各部進兵，惟張玉良、張運蘭久經戰陣，彼若至杭，互爲戰守，吾軍亦多一勁敵也。今張運蘭由蕪湖赴浙，不如中途截之，以了此一軍，則

吾之攻浙較易！乃令陳其茫領六千人赴甯國縣，截擊張運蘭，並囑道：「吾當緩緩行程，以候捷音，以將軍虎威約一二月，可以了事矣。」陳其茫去後，果然張運蘭并不防及爲李秀成所截，竟敗於陳其茫之手，折兵三千人，乃不敢赴杭州，自還祁門去。李秀成遂直抵浙江，知王有林大兵已於杭州府附近，皆以少數人馬把守。秀成乃爲諸將道：「吾此次攻杭，勦需時日，今當先取附近州縣，以孤杭州之勢。」乃分途遣兵奪取各州縣，遂將湖州桐鄉石門德清武康安吉等州縣次第收復。徐悉銳直攻杭州，又以杭州救兵環集，乃令分軍一半圍攻杭州四門，仍如攻六合之法，斷決杭州交通。另分軍一半擊攻赴杭救兵，故清兵各路赴援者，皆不能進城，又不敢與李秀成明戰。因懼一經戰敗，杭州更爲震動，故張玉良、祝文榜只與李秀成人馬堅壁相待。惟李元度率軍進攻，以爲既敗秀成，杭州之圍自解，那秀成聽得却笑道：「吾聞李元度字次青，在曾國藩幕裏，倚爲能員，今觀之，乃庸材耳，焉有大兵臨城，守禦不暇，而可以少數人馬彰明進戰者乎？」乃令賴文洪、陳其茫先以本軍接戰，以一軍僞爲敗北，以一軍設伏以敗之。賴、陳兩將去後，果然陳其茫先以本軍接戰，交綏後，即引本軍望山林而逃。李元度捨命追之，忽到林木深處，賴文洪亦引兵突出，陳其茫亦引兵殺回。李元度大敗，所有本部人馬折去十之八九，乃走回江西。自李元度敗後，杭州只存張玉良、祝文榜兩路援兵。秀成却令賴文洪、陳宗勝迭次攻擊，計小戰數次，張、祝二軍皆有損失。張玉良乃爲祝文榜道：「吾軍在此，必非秀成之敵，以彼人馬既衆，戰將復多也。但杭城已被圍二十餘日，水泄不通，深恐城內糧草漸盡矣。吾軍隨帶輜重甚夥，本以接濟杭城，今若不能通進省城，徒頓兵於此，不特不能久持，且城內將以無糧自斃矣。不如設法輸運糧草於城中，以鎮人心爲是。」祝文榜道：「戰且不能，焉能通運道於城內乎？」張玉良道：「吾得一計，以人馬守舊守營，却分軍由城濛運送糧草，以入城可也。」於是張玉良一面出戰，一面打聽運糧時，杭州城外守兵已屬爲秀成所敗，清兵死傷山積，秀成乃以大兵重扎鳳山門外，正防杭州有糧草接濟，復分派小隊四圍偵緝。那張玉良却准備小舢板快艇，乘候聽潮。

水長時，從水道輪進去。那秀成先得張玉良准備快划小艇消息，乃笑道：「此准備運糧也，可見城中糧食將盡矣。今查杭州通進城內之水，皆已淤淺，惟候朝門可容船艇往來耳。」乃令賴文洪陳其芒，夾攻張玉良。况文榜二軍，并令賴文洗專截張玉良的糧草。故張玉良甫將糧草安置艇中，正欲駛進時，賴文洗一軍掩至，早已先攻其運糧兵。張玉良正欲救護，時賴文洪陳其芒兩軍亦到，攻勢極猛。張玉良二軍大亂，糧草亦救不得，盡爲賴文洗所奪。賴文洪亦皆掩殺張玉良。况文榜又以寡不敵衆，於是大敗。時杭州城外清兵如文備變，與饒廷選各軍，又迭被李秀成所挫，自知不能再戰，盡數退出城外，以圖固守。秀成率軍環攻，城內亦奮力抵禦，連日進攻，依然未下。原來王有林深得人心，軍士皆樂爲死守。秀成心極爲納悶，乃乘馬帶同軍士巡視城外四門，只見西門一帶貼近城垣之處，有許多草棚。秀成乃定一計，於夜裏從西門進攻，先縱火焚燒草棚，以驚城內軍心。是時爲十月二十七日，一夜後月色無光。秀成先以猛力攻東南兩門，王有林與饒廷選亦悉力抵禦，忽見西門火光冲天，城內人心大亂，以爲李秀成已攻進西門，紛紛逃竄。時值隆冬，火勢復猛，那草棚之火，并連燒民房。王有林乃囑饒廷選堅守南路，自率兵往西救應，不想軍中慌亂，軍士多已逃亡。李秀成乃用大砲攻陷南門，數十丈率軍一擁而進。時張玉良知杭城將陷，乃用死命率軍沖來，欲於夜裏乘李秀成不備，僥倖重取勝，以解重圍。乃令况文榜在後，自己在前，馳軍突進。不料甫到鳳凰山前，秀成伏軍突出，張玉良措手不及，先以中炮陣亡。原來李秀成知張玉良人最耐，或料他必擾攻自己之後，故是夜派兵二千人，自海潮寺以至鳳凰山一帶，當着張玉良來路，准備伏兵。故張玉良到時，果然中炮。可憐張玉良久經戰陣，積功已至提督，是夜乃死於鳳凰山下。所部尙存五千餘人，或死，或散，或降，一時俱盡。况文榜身亦被傷，軍士已經死傷大半，乃引兵走回安徽。自張玉良死後，况文榜又去。李秀知王有林所恃，在張玉良二軍，至此更無後顧，先踢了杭州城外所有清兵，先投降死傷之外，已退入內城把守。秀成卽下令安撫外城居民，有親眷居於城外的，皆不知安危如何，故人心極爲慌亂。王有林不



勝憤懣。及聽得張玉良戰死，况文榜亦因傷引退，自知外援已絕，更難保守，乃欲通函李秀成，請其勿殺居民，任彼進城，以保百姓，然后自盡，免至塗炭生靈。惟此議先爲將軍瑞昌所反對，他幕友又道：「若致書李秀成，究作何等稱呼？若稱之爲逆，殊非通問之禮；若尊稱之，人將忝勅我公矣。」王有林聽罷，默然不語，惟立心以守自誓。是時杭州內城糧食已盡，將軍瑞昌一籌莫展，只有王有林死命撐持。惟城中已被李秀成圍得鉄桶相似，無可運輸。王有林自知不濟，乃向左右哭道：「今外援既絕，兵士又有飢色，此城不久即破，吾爲國家並害百姓矣。」說罷大哭而入。時秀成自困住杭城，見王有林極得人心，又如此忠勇，心中不勝敬服，故不忍加害，乃寫書夾着箭枝，射入城中，待清兵拾得，送與王有林，並分寫數下通射與城中軍民共看，書道：

太平天國忠王，函達巡撫王公麾下，並將校軍民人等知悉。爾奉爾主之命，固守城池，吾奉吾主之命，到茲攻取各爲其主，此攻彼守，固應如是。然攻破在即矣，吾仍不欲極其兵力者，以爾外援既絕，內糧亦竭，不患此城不破，惟憐巡撫王公平日得人，且忠勇不貳，臨危不變，吾甚愛之。爲此之故，彼此協商，欲其保生靈，仰體我天王仁慈本意，爾如撤去守衛，讓吾進城，斷不加以殺戮。欲歸鄉者，准給船隻，如有資財，准其携去，如乏資斧，吾當給之，送至上海爲止。滿人據吾華夏大國，雖非正理，亦有數焉，吾實無仇視之心。願各扶一君，兩不得已，祇以行吾心之所安。現時被獲之滿洲將校，吾概置於營中，優以居處，豐以飲食，固無殺害，亦無苛虐。且下令三軍，毋得搔擾，違者依律抵償，其願留營者，即効力營中，不願者送其回國。蓋除兩軍對壘之外，吾實不忍妄殺一人。今與爾等約，皆出至誠，祈於明日復我，如其不然，則吾惟於后日，盡其取城之力而已。

王有林看得，惟長嘆一聲道：「忠王真豪傑哉！」適將軍瑞昌亦拾得此書，往會王有林，并道：「想李秀成或知善將有援兵，彼將要解圍而去，故以此書誘我先降耳。」王有林道：「援兵究在何處？今日還望保全杭州耶？」

君皆將任失城之罪矣！瑞昌聞之不悅，即與辭回署。王有林乃略書言，射出城外，以答秀成。那書道：「謹致忠王麾下，來書已悉，至誠仁人之言，然吾力誠竭矣，惟吾志勿衰，仍留死守，以吾之地位，不能從君所約也。倘不幸，吾城真破，望君勿殘殺百姓，并請君先到敵署中，吾將一晤君容，而後就死。以君豪傑，儼慕已久，未識荊州，終以爲憾也！」

浙江巡撫王有林啓

李秀成讀罷來書，已知王有林並無降意，惟仍守原約，候至后天，始行悉力攻城，以巨炮烘之，先把東南兩城攻陷。秀成乃與諸將率軍一擁而入。原來城內糧食俱完，先一日提督饒廷選向王有林問防守之計，王有林已掩面而哭，無法可施。至是乃被李秀成把城池攻下。秀成立先傳令，囑軍士不得妄殺一人，即帶數十騎直奔撫署，要與王有林相會。左右皆止之曰：「設撫衙或有伏兵，王爺危矣，切勿輕身而往！」秀成笑道：「彼方欲求我，勿殺百姓，焉敢來害我，致憤我軍心，且時非對我，安有被詐害人之王有林乎？彼既約吾相見，吾不可不往！」遂不聽左右之言，自領數十騎直奔撫院衙門。時王有林正在后堂，自聽得城垣已陷，敵軍已進，已整飾衣冠，準備自盡。當李秀成到時，直進大堂，不見王有林，乃令左右大呼：「忠王李秀成早有衙役通報，裏面王有林乃立即出堂，與李秀成相見。王有林乃從容言曰：『君即忠王乎？相見恨晚，所惜者二人面交之日，即王某逝世之時也。』」李秀成正說聽了一聲，景仰已久，方欲慰籍數言，王有林已不得置詞，即轉進裏面。李秀成不知其意，尤在大堂等候。忽衙役傳出，則王有林已自縊死矣。遺下一函，寥寥數語，只求秀成勿殺百姓。李秀成不勝嘆息，揮淚不已。即令撫署舊日衙役善親王有林尸首，傳話慰告王有林家小，不要悲傷。并道：「王大人已死得其所，盡忠報國，當爲運柩回鄉，一切吾能保護之也。」遂出資千元，盛備棺槨，以大清巡撫之禮，先殮王有林尸首。只會分教：孤城失陷，忠臣惟捨命報君恩，兩國相爭，名將竟傾心任友道。要知王有林死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張國梁投歿丹陽河 周天受戰死雷國府

詰說李秀成，既給贊盛殮王有林尸首；又以自己與王有林週旋，恐其他清官，以爲彼與自己先有來往，致朝廷削其恤，并壞其名譽，乃特立一碑於撫衙之內，碑文道：「是某年月日，浙江巡撫王有林，盡節於此。」一面爲設壇致祭，放聲大哭，左右皆爲感。李秀成并諭左右道：「吾今生不能與王公爲友，當相期於來世。」復擇定吉日，飭王有林家眷爲運柩回籍，一切儀文，皆如清國巡撫之禮，并發銀五千兩恤其家，小於運柩起程時，更在王有林舊日親兵部下，選出五百名，護送回里，再備文通告各地於王巡撫柩柩經行時，沿途保護。又按取杭政略所記，則李秀成更撥銀三千兩爲王有林營葬，自此打點王有林喪事已畢，計是時杭州殉難各官，自王有林之外，如將軍瑞昌及都統等官，俱已自縊，若提督饒廷選、總兵文瑞、副將繼興、鹽運使莊煥文、道員錫庚，皆已死于亂軍之中。秀成一備棺殮葬，其各家眷欲運柩回籍者，皆助以貲斧，又取杭政略所記，凡軍民人等在城中或餓死或戰歿者，不下二萬人，李秀成乃發給薄棺板木，俱爲營葬，共費棺木銀三萬餘元，左右皆以爲費巨，李秀成道：「滅戰與野戰不同，以野戰則雖欲講棺木而不可得，故惟以土掩之，若在城中，苟不殮葬，安當易生腐疫，吾不忍惜小費，以禍生民也。」自妥葬軍士尸首之後，以杭中絕食，復由嘉興運米萬餘石，以賑撫貧民。一切妥辦後，乃集清國尙存的各部人馬，宣佈己意，如願從軍者，請留營中，如不願從軍者，可報名給贊使之回里。時各人皆感秀成義氣，亦多有從軍，是時清國官員尙在城中者，爲藩司林福祥、臬司米興朝及未接任之藩司麟趾，皆被秀成人馬擒獲，李秀成一一款留令軍士不得騷擾，待以客禮，惟麟趾任藩司，麟趾懼爲秀成所害，乃乘間逃走，秀成令軍士不得追趕，并笑道：「彼始以小人之心視我也。」後知麟趾夜裏誤陷河中而死，秀成亦爲營葬。秀成每於夜裏與林福祥、米興朝談論世情，福祥道：「久聞忠王大名，今觀之，果爲人傑，然吾惜公不遇明君也。」秀成聽罷默然徐道：「君或爲流言所誤，洪主文武兼資，勵精圖治者也。」林福祥擬念君子居于人國，不非其大夫，况警及其君子乎？至是乃自知語失，米興朝道：「杭州人甚愛明公，每欲獻城，故明公未進內城前

一天，兵民交鬪，損傷三千餘人，軍士不願降者，爲念王巡撫之恩，人民願降者，爲愛明公之德，此則明公所未知也。數日前將軍瑞昌，請于王巡撫，僞爲獻城，誘明公以伏兵劫之，王巡撫謂：「終不能保全杭城，徒損人命，惟將軍不從，欲使百姓僞降，以堅明公之信，惟百姓不從耳。」由今觀之，則明公與王巡撫始如羊祜與陸抗，互爲人傑矣。」秀成道：「若以百姓僞降，吾或中計，若以軍士僞降，吾必不信，以軍士樂爲王巡撫所，斷不願降，吾應知其僞也。然獻城與破城，大異，即以僞降賺吾，吾豈造次入城耶？瑞昌徒多事耳。」話談之間，米林二人傾服不已。次日，尋得林福祥家，小井尋得米與朝之馬，俱送還米林二人。米林二人大爲感激，米與朝乃以其馬送與秀成部將汪安均，以留紀念。數日後，杭平定，秀取准備船隻，送林米二人至上海，各贈川資一千兩。米林二人乃辭別而去。瀕行時，如依依不舍，與李秀成洒淚而別。自此杭州既定，秀亟佈置防守之後，即欲班師，忽報清將張國梁和春，合兩路人馬，不下五萬人，合力共攻金陵，特請李秀秀速即回軍救應。李秀成聽得，謂左右道：「昔清國以向榮督師，向榮本屢爲吾敗，惟彼百戰不倦，每窺吾遠，出即擾吾天京（指金陵），令我不能北進，吾故以全力置之死地，方以爲向榮旣死，天京稍安，今張國梁又復如此，真心腹之患也。」左右道：「以忠王神威，何懼一張國梁乎？」秀成道：「誠然，惟彼一日尚存，即天京一日不安，吾亦疲於奔命，吾今番若不殺張國梁，誓不回軍。」說罷，使引兵奔還金陵，沿途接得洪秀全急報，絡繹不絕。原來張國梁自六合失守之後，退屯丹陽，知會和春重整人馬，窺便要再攻金陵，先移大兵以丹陽爲根據，上至丹徒，下至常州，金陵聯絡一起，自聽得李秀成攻杭州甚急，以爲兵法在攻其所必救，若秀成知金陵有警，必然回軍，是杭州之圍自解，乃以和春大軍先攻金陵，國梁却進軍溧水，與和春分東西兩路而進，乃以總兵馮子材、吳全美、分水陸兩路，據湖州、廣德二處，適曾國藩、知張蓮蘭、李元度兩路救浙之師，俱爲秀成所敗，又再遣趙景賢領五千人先進甯國，以爲聲援。因此浙江境內，如湖州、廣德及皖南甯國，皆有清兵駐紮，以阻秀成，使和春、張國梁得專力金陵一路。若秀成不同，以爲金陵可

破，若秀成回軍，又有馮子材、吳全美、趙景賢等爲秀成牽制，自問調遣頗爲完密。早有消息報到李秀成那裏，秀成方欲分軍，適侍王李世賢亦領兵來到。原來自金陵告急，洪秀全亦有飛報李世賢，恰值英王陳玉成大破左宗棠於桐城，又敗楊載福、彭玉麟于大湖九江，大局頗定，故李世賢得了洪秀全告急，乃以林啓榮固守九江，即引兵東行。甫至安吉，即與李秀成相見。李世賢具述陳玉成在皖鄂用兵得手，大局可以無礙，故聞天王告急，特引兵到此。李秀成乃令李世賢先攻湖州，以破馮子材、吳全美之師。然後引兵北進，以截張國梁之後。李世賢去後，更飛令楊輔清以本部出城先拒和春，而以吉志元援應金陵，俱待自己到時始行大戰。時廣德一城，馮子材離城東二十里駐紮，欲與湖州相應。內則有參將文芳駐守。李秀成乃令部將陸順德、吳定彩先攻廣德。那時馮子材又被李世賢圍困，不能援應。廣德一城，故陸順德、吳定彩水陸並進。一日夜已攻破廣德城。參將文芳已領人馬往依馮子材，衆寡不敵。馮子材亦敗于李世賢之手。於是齊奔湖州。秀成見廣德已下，乃令李世賢專攻湖州，以饒出金壇。秀成仍恐有南顧之憂，復調陳坤書由臨安赴杭州助守。始率大隊人馬趕回金陵。乃謂左右道：「吾以楊輔清拒和春，而以李世賢繞出張國梁之後，蓋欲和張分軍也。和張軍勢一分，吾即有法以破之矣。今去天京，只有三百里，不過兩三日行程耳，不患不能援救天京也。」便引全軍疾行，夜分趕至四明山。原來自金陵緊急，洪秀全已分道佈告，故英王陳玉成亦引軍而來，不期而至。會議於四明山，秀成道：「英王到此極佳，可合兵以了張國梁那混帳也。」陳玉成道：「某近來破胡林翼于潛山，敗李續賓、李紱于黃梅，復收會國藩部將塔齊布、楊載福於浦口，敵人湘軍銳氣喪盡。今聞胡林翼回湘募勇，料難急舉，故聞天王告急，特引兵東來耳。」秀成乃與玉成計議進兵。適古隆賢由繁昌通文亦到，秀成一發令古隆賢直趨甯國，以壓清將趙景賢。復請英王陳玉成由西梁山直下江浦，以擾和春之後。李秀成即由赤沙山直趨黃鎮，探得和張兩軍約五萬人部下提鎮部將數十員，悉銳以爭金陵，聲勢頗大。李秀成正欲大舉與張國梁會戰，忽接各路軍報，李世賢已攻下

湖州馮子才吳全美俱走溧陽，李世賢乘勢破溧陽，以繞出金壇之後。陳玉成則由江甯鎮至頭關，進紮紫荊山尾。輔王楊輔清亦引軍由秣陵關而進，駐雨花台以應敵軍。各路無不得手，李秀成大喜，即出兵直攻張國梁。那張國梁亦準備會戰，不料張國梁甫行交綏，已報侍王李世賢由後掩至。張國梁自知難以抵敵，徐又接得探馬飛報，派往救杭之兵，俱已敗挫，續派之馮子材吳全美，又盡爲李世賢所敗。湖州廣德俱已失守，馮子材吳全美已奔回蘇省。趙景賢亦被困於甯國府，種種消息，張國梁聽得，覺自己軍餉全靠閩浙及廣東三省，今則閩浙運道已斷，只有廣東，又相隔甚遠，將來糧餉不免拮据。即日下情形，前後皆受大軍相逼，若免強交戰，損失更多，和春一軍又不能相應，計不如暫行退軍。想罷，即令三軍拔隊速逃。望丹陽而退。李秀成見國梁已退，天京之圍已解，乘勢追殺。張國梁折傷三千餘人，逃回丹陽去了。秀成即令李世賢楊輔清吉志元俱屯紮金陵城外，自己即進城面君，具述近來戰狀。時和春亦爲陳玉成所敗，失去營壘四十餘座，折兵四五千人，亦引兵東逃。料得張國梁以丹陽爲根據，必退回丹陽地面，故亦引兵同奔丹陽，與張國梁會合。是時太平軍大獲全勝。陳玉成亦同進天京，秀成計議進兵之事。洪秀全設宴款於殿上，並召李世賢楊輔清吉志元一同入內，與宴共商大計。李秀成先言道：「歷年戰事，勝負無常，自前者武昌失守，吾軍已一弱，及英王破勝保，某等斬向榮，吾軍乃復振。及許樹一戰，吾勢已復弱矣。幸近來仗國家洪福，破六合斬溫紹原，破杭州死王有林，英王蕩掃皖鄂，聞侍王又破馮子才吳全美，吉志元楊輔清撐持蘇甯，今又復敗和春張國梁，氣勢已是大振，此正進取之時也。然我國久不能長驅北上者，以天京屢次被人牽制故耳。今諸將環集於此，當悉力結果，和春張國梁以絕甯甯後患，然後留勳將分持鄂皖贛浙諸省，我即可以大軍北上矣。」洪秀全與諸將皆以爲然。李秀成乃請英王陳玉成先還安徽，以鎮諸路。留吉志元駐溧陽，并鎮金陵。留楊輔清駐軍蕪湖，以鎮皖南浙北，兼籌糧運。徐與李世賢率軍直趨丹陽。適劉官芳亦引兵而至，秀成乃令附於李世賢一軍，以厚世賢兵力，即分左右直趨丹陽。且說張國梁走至丹

陽後未幾和春亦奔到，各訴敗兵之事。國梁道：「吾軍此次之敗，失其分兵，今當互爲犄角，免中敵奸計。」和春亦以爲早，忽報李秀成大軍已到。張國梁計點部下，及和春部下，尙有三萬餘人，儘可一戰，乃自出南門，雖城十餘里駐紮。和春即紮軍東門外，與國梁互爲聲援。國梁以知州遊長庚及總兵熊天喜駐守丹陽城內，以馮子才領本部四千人，更騎馬隊一千，使爲遊擊之師，以吳全美統水師在內河爲援應。分撥既定，專候李秀成大軍來交戰。時李世賢沿句容，李秀成沿溧水，分道進趨丹陽。忽大軍正行之間，前部先鋒賴文鴻部下捉獲一人，疑爲奸細，那人口稱願昇忠王，有要事報告。賴文鴻即將那人解進中軍。原來張國梁自雄奮鏡潰敗，本死傷無多，惟軍士沿途潰散，那潰散之勇又沿途搶掠民間財物，故居民多怨國梁。那張國梁以逃兵數千，捕不勝，捕留在民間搶掠，亦非得計，故到丹陽後，再招逃兵，并赦其前罪。那時國梁部下尙多兩廣人，逃伍後，無可歸棲，及聞張國梁再招逃兵，乃勉而歸伍。賴文鴻部下所獲者，即張國梁的逃兵。當李秀成傳他訊問時，那人自稱爲張英，願作秀成內應。李秀成道：「汝既逃出，焉能爲我內應乎？」張英道：「今張國梁再招逃兵，免其搶掠，故小人立意歸伍。」李秀成道：「汝即歸伍，只是一個軍人，又焉能作我內應？」張英道：「小人在營時，自爲一黨，有數十人，若常忠王與張國梁交戰時，吾等從後窺便刺殺之，有何不可？」秀成道：「汝若能如此，當有大功，汝可以行之，但恐不及耳。」張英道：「小人今便去投營，若忠王遲到一日，當可成功矣。」秀成乃贈以白銀十兩，笑而遣之。左右誠恐以爲僞，李秀成道：「吾今自問除敵將之外，斷無人肯以僞計賺吾，但其所慮者，只以他區區一個軍人，或不能濟事耳。然事縱不成，於我亦無所損也。」於是率軍緩緩而行，雖丹陽約二十餘里，與張國梁一軍約離十餘里，即紮下。大營與李世賢左右相應，各結軍壘百餘座。夜後營內燈火冲天，震動遠邇。秀成令李世賢、劉官芳合戰和春一軍，而以本部獨當張國梁。正打點進戰時，張國梁時招集逃兵，軍勢復振，和春且戒以戰事在，即不宜再招逃兵，免敵人縱人混入。張國梁深以爲然，故停止招兵。甫一日，李秀成已到，張國梁即知會和春，欲乘

秀成初到，人馬喘息未定，卽行攻之，便與和春相合約同進。時李秀成大集諸將，令賴文鴻爲前部，先進兵，掠陣首，從左路進攻，却向右奔來。料張國梁必以右路截擊，那時張軍必盡數移動，然後以一軍乘之，又探得清國欽差德興阿一軍，方紮興化，恐聞丹陽緊急，必移兵相救，乃飛令羅大綱部雲官移兵，直向揚州而東，以牽制德興阿，而阻丹陽救應。去後，李秀成復號令諸將，而賴文鴻一軍先出，首攻張國梁左軍，國梁卽引兵迎敵，賴文鴻却引兵反向右路，國梁左軍卽奮勇躡追，右軍復出，以夾擊賴文鴻。正喊殺間，秀成却令陳其芒引兵復攻張國梁左路。時張國梁在中軍，只注意李秀成一路，不虞再有陳其芒復攻自己左軍，故被陳其芒一擊，隊伍全亂。少時李秀成大軍衝出，國梁仍死命堅持，只望和春可以相應。不料和春一軍，亦已被李世賢、劉官芳所困，張國梁更沒援應。那李秀成進勢愈銳，國梁正冒死相拒，忽然後軍大亂，反放槍向國梁中營擊來，國梁措手不及，坐下馬先已倒斃，急向左右換取馬匹，甫復乘馬，那賴文鴻、陳其芒兩軍，已直撲陣前，萬槍齊發，張軍大受損害。國梁料知不敵，急引軍殺開血路而逃，欲奔回丹陽固守。誰想李秀成早防國梁入城之路，且張國梁軍中後營，又有與李秀成相應，可以截擊張國梁，故國梁直不能進城。此時喊殺連天，張軍死傷不計其數。張國梁只得引兵望東北而逃。李秀成引大軍隨後追襲，沿途奮擊，張國梁無從抵禦，正走間，見追軍漸近，欲拔劍自刎，左右跟隨的，急奪其劍。國梁求死不得，李秀成已從後趕到，下令軍中，如有捉得張國梁者，賞萬金，陞授指揮。如有擊死張國梁的，亦賞五千金，授檢點。李軍得令，一齊奮勇，時張國梁只顧奔走，所領部騎，或死或傷，或逃或敗，沿路積尸，餘亦紛紛潰散，左右只剩數十人。張國梁拚命前走，忽前面有一河相隔，那河正是丹陽河，水勢滔滔，闊約二十丈，張國梁此際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坐下馬又被傷，料不能過河，不禁兩眼垂淚，卽下了馬，欲投諸河中，回望追兵已近，望見旂號，正是李秀成的。時張國梁左右只剩數十騎，內有一親兵，年約三十歲，左右飛步至張國梁之前，自言善識水性，說時遲，那時快，卽挾定張國梁，欲負他過河。張國梁回望秀成軍兵，離不得數百步，恐真爲秀成所



獲，乃盡力爭扎，要投河去。奈那親兵十分猛力，挾定張國梁，竟令張國梁爭扎不得；張國梁大怒，以口奮力啣親兵之項後，該親兵痛極，始擲放張國梁于地上。張國梁乃翻身躍于河中。那李秀成隨即追到，已認得張國梁，眼見他投諸河上，只有張國梁從騎三十餘人，口稱願降。李秀成一撫慰之，并向降兵問張國梁情景。那些降兵，便把張國梁兵敗原因，及投河情形，具向李秀成祥述。秀成嘆息不已，謂左右道：「昔張國梁與洪天王共事于廣西，天王以其向處綠林，懼其野性難改也，頗輕視之。惟翼王石達開謂國梁雖粗武無文，唯驍勇善戰，故每向國梁曉以大義，翼爲我國出力也。乃國梁終不謂然。因當時金田初起，人馬不多，以爲洪天王難於成勢，故早已變心，欲得清朝一官半職，以爲榮華。那安王洪仁發又不細，致令國梁私遁降清。巨耐安王又于盛怒之下，執法太嚴，竟以國梁降清，乃盡殺其家小。使國梁以此懷仇，始終爲敵人效死，吾甚惜之。今國梁終得此結局，真可嘆也。」秀成說罷，仍恐張國梁或知水性，可以逃生，乃派人馬環守河面，并囑道：「如國梁泗水得生，可放槍致其死命，如其已死，可拾而葬。因各扶一主，各有一忠，生則與之爲敵，死不與之爲仇也。」左右聽得大爲感動。徐見張國梁尸首浮于水面，李秀成即令人撈獲之，復令備棺葬向丹陽城外。可憐張國梁，以一員健將，由綠林出身，初與洪秀全同事，復投于向榮麾下，始終奮勇，爲清廷出力，雖屢戰屢敗，唯仆而復起，數擾金陵，使洪秀全不能安枕。故國梁雖敗人，謂其實足阻洪秀全北上之師，且牽制金陵，爲皖鄂浙贛各省助力不少，雖敗亦清國功臣也。今乃敗于李秀成之手，殞命丹陽河上，亡年五十餘歲，後人有詩嘆道：

綠林有豪客，從戎拒太平。盜魁傳桂省，將略在金陵。百戰心無懼，三軍勇可驚。忠原可憫，誓死報清廷。  
自張國梁死後，清廷憫其盡忠，加以太子少保官銜，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并賜諡忠武。此是後話，不必細表。單說張國梁既死，所遺部下軍士尚存數千人，俱爲李秀成招降去了。并訪得張國梁部下，從後營反擊國梁者，如張英等數十人，俱重賞之。陸張英爲都檢點，秀成全軍大捷，復移兵向右路。時李世賢一軍，與清將和春相拒，世賢

却令劉官芳領兵繞趨後路。以路和春之後，兼攻丹城。那時丹陽守兵無多，居民又多，有思念李秀成者，故城中極形紛擾。後見張國梁已敗，乃開門迎劉官芳人馬入城。知州游長庚、總兵熊天喜俱已殉難。那和春部下人馬雖衆，以吉林馬隊三千人爲前路，死命進衝李世春中軍，奈不能得手。不多時，知道張國梁大敗，軍中已無鬥志。徐又報劉官芳已進攻城中，和春知勢不可爲，乃欲退兵。不想劉官芳復由城內殺出，直攻和春後路。李世春又拒其前，以致腹背受敵。和春大敗，引兵望東而逃。惟前部吉林馬隊已被李世春人馬圍困，不能得脫。所有吉林馬隊三千人，已爲李世春攢擊，死去二千有餘。馮子才欲以游擊一路衝入援應，亦被劉官芳人馬擊退。故和春大敗。李世春乃乘勢東下。時清將總兵吳全美方領本師屯紮丹陽河之下流。當李世春追至時，將其兵船縱火焚燒，數百號拖罟已化成一炬。吳全美只得登岸而逃。和春見各路俱敗，所部約三萬人，只存數千。狼狽望蘇州而逃。那時兩江總督何桂清本在常州，向擁兵萬餘人，聽得丹陽大敗，不敢往救。先擊妻小，亦向蘇州逃走。李秀成、李世賢大獲全勝。計點清兵尸首，沿途山積，死不下二萬人。招降者其數亦有萬餘人。餘外多已逃散。統計和春兩軍共五萬餘人，張國梁已全軍覆滅。和春只存數千人，走到蘇州濟墅關，方移書詰責何桂清先逃之罪。忽聽得張國梁部下二萬餘人全軍覆滅，已投死丹陽河中，已乃憤不欲生。又因和春兩軍多所搶掠，蘇省人民多視之如仇。故和春奔至濟墅關時，見居民尸首多有楹聯貼出，道是：同心盡殺張和賊，協力相扶天國兵。和春見了，見民心如此，即欲在蘇州再復招兵，亦是難事。又思本部人馬向與張國梁共事，一方最爲得力。今國梁已死，他無人相助。且自覺一敗至此，亦無以見人，乃即懸樑自縊。自和春、張國梁俱死，江省清兵勢力已盡。李鴻章時在上海，方配署洋槍隊，欲行上駛，亦救之不及。于是李秀成、李世賢留劉官芳在丹陽附近，檢理清兵尸首安撫居民，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并收復金壇、丹徒、宜興各縣。李秀成乃直下無錫，趨蘇州。李世賢則攻下常州。所到之處，清兵皆反勦，開門迎降。故李秀成、李世賢自丹陽大捷，順流而下，已唾手得了蘇常二府。李秀成乃即

出榜安民，撥人馬留保守蘇常一帶，與李世賢一齊班師而回，沿途打聽得清欽差德興阿兵在泰興，本欲移教丹陽，已爲羅大綱等截擊，退回淮南。那馮子才吳全美亦奔回松江，當李秀成回金陵，一路上出示撫諭居民。那時居民前見和春張國梁等軍，紛紛搶掠，無不歡迎李秀成人馬，皆道：「和張兩軍既去，吾民可以安甯矣。」李秀成以那裏一帶頻遭兵燹，乃在蕪湖鎮江運米前來，舉辦平糶，民心益悅。秀成自回金陵，奏報丹陽戰務，洪秀全以秀成此次出兵，往返不過一月，乃破丹陽和春張國梁走死，復平定蘇常二府，不勝欣喜。李秀成乃請大簡師徒，與李世賢一同北征。洪秀全亦以爲然。時洪仁玕出節安撫各省，惟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在南京執權。那洪仁達自洪秀全既定金陵之後，與平時性情大異，從前是個天真爛漫的人，胸中別無心計，惟洪仁達則度量狹隘，性尤忌刻，至是更唆動洪仁發，同爲一氣，只是攬權持勢，妒忌功臣。那洪秀全性又過柔，以兄弟之情，不大敢責故洪仁發。洪仁達更爲得意，朝中文武大半趨承其意。洪仁達性又貪婪，臣僚中如有供應的，則視爲莫逆，否則多諸阻撓。前既迫走石達開，此時又忌及李秀成，因洪秀全當時政事之權，在于議政局，那局長實掌政治大權。自楊秀清既死，石達開既去，于是議政局長一任，乃以李秀成領之。洪仁達欲爲議政局長，不得，更嫉李秀成。李秀成亦知其意，每欲以局長之職讓之，奈洪秀全不允，諸臣亦不以爲然。故李秀成雖然出征，亦遙領局長之權。及此次大捷而回，數月之間，如王有林和春張國梁，皆清國有名將官，盡死于李秀成之手，斬清兵數萬，拓地數千里，威望愈著，而洪仁達之妒忌亦愈深。當李秀成既回金陵，力請北伐，洪秀全已有允意，惟洪仁達百般阻撓，但言東南未靖，一旦北伐，不無內顧之憂。洪秀全因是又不能決。乃以李秀成連年疲戰，暫行休兵。江甯再商進取。單說皖南甯國府逼近浙江，前者李秀成下杭州，曾國藩曾調趙景賢駐守甯國，繼以甯國爲秀全必爭之地，更令調督周天受領兵五千助守。然自李秀成由浙旋師，已令古隆賢扼甯國一路，及定了蘇常回金陵，知甯國爲四戰之地，不容輕視，乃令部將吳汝孝陳仕章由高淳移兵會攻甯國。至是古隆賢陳仕章吳汝孝三

路雲集，共攻甯國府城。時清將趙景賢，以本部人馬屯紮城外，而以周天受守城，爲內外相應。古隆賢乃請吳汝孝、陳仕章令攻趙景賢，自己却親自攻城。果然陳仕章、吳汝孝分兩軍夾擊趙軍，趙景賢寡不敵衆，欲退入城中。與周天受合守，又爲陳仕章所截，不能進城。那甯國絕少山嶺，多是草場戰地，無險可扼。那陳仕章、吳汝孝，自以人馬倍于趙景賢，不用奇兵，只用混戰。初猶兩軍合戰，繼而各自輪戰，趙景賢無可休息，連日戰爭，損傷極衆。那一日，吳汝孝、陳仕章乘景賢兵已疲憊，乃奮力合出，趙景賢大敗，所部人馬折兵三千有餘，又不能回城，只得引敗殘人馬，走回金陵而去。周天受又不能出城援應，自趙景賢敗後，守勢亦孤。陳仕章、吳汝孝乃悉銳助古隆賢，合攻府城。周天受百計死守，終不忍棄城而去。那古隆賢、吳汝孝、陳仕章將甯國圍得鐵桶相似，水泄不通，以絕甯國援應。計自九月初四日，圍至十三日，共前後十天，城內糧餉已絕，周天受只望外應，惟絕不見有援兵馳到。眼見糧盡，軍士多有餓斃，遂于十三日那一夜，率死士三千人，突開城門，直衝洪軍，但那裏敵得太平兵馬多衆，這會分教：死士三千，陡見營前擢上將孤城七載，又教城內殞英材，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司解。

#### 第四十五回

陳玉成大戰蘄水城

楊制台敗走黃梅縣

話說周天受被困甯國，知內糧既空，外擾亦絕，乃率死士三千人由城內衝出，志在出敵人不意，可望一勝，以保甯國。不料太平將古隆賢、吳汝孝、陳仕章等已步步隄防，故周天受一經殺出城外，古隆賢已督兵重重圍裹，槍聲齊響，周天受身中十數彈子，登時斃命。所有死士三千人，不能得脫，惟奮力死戰。古隆賢見其來勢凶悍，且周天受已死，甯國可下，本不欲多殺，乃放條血路，讓他死士逃出。惟該三千人以死自誓，不特不退，且力攻太平兵，要爲周天受報仇。古隆賢無奈，乃再復合圍，故三千死士一無存者。計此場惡戰，自趙景賢之退，以至周天受之死，清兵折去五六千人，太平兵亦失二千餘人。古隆賢遂直扑城池。時城內以糧食困乏，死傷枕籍，料不能

守乃開城投降。古隆賢遂率兵直進甯國府城。因城內米糧俱盡，急令人由蕪湖運米前來接濟，民心稍安。一面將戰狀報知金陵。時李秀成以甯國爲四戰之地，據此可以扼皖南咽喉，亦可爲金陵浙江屏蔽，故欲先定此局。乃出師經略皖南，沿途得接古隆賢文報，知道已取了甯國，府令古隆賢等暫屯甯國，緊固皖南門戶，窺便接應各路。去後，忽接得報告堵王黃金進兵江西，已下浮梁縣，收里布復渡西瓜州，羅家橋諸鎮，乘勢攻下景德。時清將左宗棠以糧道不繼，故爲黃金所乘。左宗棠已領軍回撫州。時清將提督鮑超及總兵陳大富兩軍繞出石門迎戰，一日數十合，兩軍死傷山積。今鮑超、陳大富已退回建德矣。李秀成道：「黃金雖勇，然自用兵以來，未嘗有如此血戰者。今竟敗却鮑超，實出意外。因敵將陳大富不打緊，鮑超則精銳好鬥，左宗棠亦有戰略，乃以一黃文金攻擊之，吾國豈有起色乎？」說罷，正欲回軍天京，計算北上，忽又有探馬飛報，清將鮑超、陳大富合軍會同副將貝廷芳三路直攻建德，欲乘勢搗安慶也。李秀成聽得驚道：「建德爲安慶下游保障，若建德一失，必搖動安慶，我不強吝此一行矣。」遂引兵望建德而來。時太平將會天侯林天福在建德把守，城內只有兵八千人，已不敷調遣。那鮑超、陳大富、廷芳三路，不下二萬餘人，軍勢浩大，已直抵建德城下。故林天福不敢出戰，只閉城拒敵，不提防鮑超等軍，不住攻擊林天福，乃親自登城死守，以待救兵。時正是正月，天氣雨雪交加，秀成到甯國時，抽出古隆賢一軍，令爲前部，冒雪直攻安慶下游，由池州而進。恰侍王陳玉成以蘇常既定，金陵可免東顧，復率兵下浙江，進江西，入婺源，聽得建德有警，復移兵北進。與李秀成同時趨到，李世賢先攻貝廷芳一路。那貝廷芳不虞李世賢猝至，乃嘆道：「豈吾國在贛浙軍官皆已死盡乎？何李世賢縱橫千餘里，如入無人之境也。」說罷，奮力接戰。貝廷芳先已中炮陣亡。時林天福在城上督戰，已爲鮑超槍斃。鮑超方率兵入建德城，及聽得貝廷芳戰歿，而貝廷芳所部又俱是浙江兵，見主將已亡，無處可逃，已大半投降于李世賢一軍。鮑超遂令陳大富守城安民，急欲出城援應，奈李秀成大軍亦已趨到。鮑超知兩軍交敵，料不能支，乃令陳大富復棄建德，相

與望彭澤湖口而逃。李秀成等進了建德，與李世賢計議，以蘇浙現在可以無事，留李世賢經略皖南，贛北一帶以古隆賢暫守建德，并爲安慶九江聲援。復移文陳玉成使進兵皖鄂間，然後引兵回金陵，准待北上，不在話下。且說陳玉成自入江南，合破和春張國梁之後，却回軍皖省，以連年東援西戰，北伐無期，探得捻黨龍得樹聚衆十餘萬，欲聯合之以鎮東南，然後可以北上。時李昭壽已移守滁州，亦與捻首張洛行，有八拜之交，遂函商李秀成，令李昭壽聯合張洛行，大舉以破會胡等軍。李秀成深韙其論，即函覆贊成。陳玉成乃一面令李昭壽約會張洛行，自與龔得樹合兵進發。原來龔得樹本眇一目，時人呼爲龔瞎子，初時本從洪秀全，自初進武昌，乃復入捻黨，因龔瞎子與捻首張洛行，苗沛霖，向爲舊交，是時捻黨亦勢大，在齊晉河洛之間，縱橫無敵，故李秀成、陳玉成之意，皆欲與之聯合也。時龔德樹正紮皖北，穎川、陳玉成在麻城，本籍時，即與龔德樹互有來往，至是乃與之聯合。計本部三萬人，合龔得樹大軍三萬人，共衆六萬，乘勢南下。却因當時曾國藩一軍，銳意欲先復安慶，彼以安慶在長江中央，若一經收復安慶，則隔斷洪氏東西消息，庶大局易于着手，便遣部將彭玉麟、楊載福、塔齊布、曾同院將布政使李孟羣、巡撫李續宜，會攻安慶，由江西進行，先後下彭澤、東流，逕渡長江，入望江，沿潛山，以趨安慶省城。復令道員趙景賢、提督周鳳山、道員王珍、皖南道李元度，分握太平、石埭、銅陵等處，以斷洪氏東來救應之兵，俾得專制安慶。那曾國藩最愛李元度，從前任以幕府諸事，謂爲運籌帷幄，算無遺策，至是乃以布政使銜，保爲皖南道，并令扼守險要，以拒洪秀全東路。并馳書以戒李元度，書道：

次青方伯大人左右，公韜略在胸，僕久資倚俾，惟公生平有爲，僕所不解者，料事則纖悉如神，定謀則百無一愆，及至事權在手，竟無不失敗。古稱李廣數奇，足下豈其流亞乎？抑如孔子所云，足下爲趙魏，老則優終，不可以爲大夫乎？皖南管鑰，非常重要，以公大才，故以相委。今僕悉銳以據安慶，志在必得，藉公爲東方屏障，公將有以慰僕乎？伏祈龜勉，并候捷音。

僕曾國藩頓首

此書去後，曾國藩覺東路可無顧慮，便令諸將奮攻安慶。惟英王陳玉成平日軍勢既張，此次復合龔得樹之衆，聲勢尤大，遂趨廬州，沿廬江而下，探得清副將成大吉聚守松子關，乃以松子關爲安慶要道，若先破松子關，則安慶氣脈易通，軍事即易著手，遂率衆先擊松子關。一路以龔得樹爲前部，直攻成大吉一軍。那成大吉雖然死戰，怎當得陳玉成之衆，且龔得樹初次來助，洪氏正欲一顯其勇，故率軍進如潮湧，成大吉大敗。忽得龔得樹所騎之馬，失了前蹄，把龔得樹掀在馬下，清兵乃反擊之。幸諸軍力持一陣，殺了千餘人，龔得樹遂引兵而退。次日，龔得樹乃大舉復仇，進勢愈猛，成大吉防戰一晝夜，不能抵當，再復大敗而逃，并爲亂槍擊斃。軍士紛紛逃散，龔得樹先據了松子關。時曾軍以楊載福彭玉麟從水路進攻，而陸路塔齊布等亦先後趕到。陳玉成聽得謂左右道：「曾國藩以五路擊安慶，若其五軍齊至，吾必不能爲敵。今陸路塔齊布李孟羣到此，或先或後，則雖有五軍不啻一軍耳。如此已失了佈置，吾可陸續破之。」時清將李孟羣一軍正趨松子關，欲援應成大吉，到時始知成大吉已死，全軍盡散。李孟羣又以軍士初到，喘息未定，龔得樹已先受陳玉成之命，立擊李孟羣。那陳玉成却移軍而東，與塔齊布人馬遇于觀音墟，曾軍亦以跋涉而來，未及休息，陳玉成亦乘勢迫之。故塔齊布李孟羣兩軍所部，各不過五六千人，一來衆寡不敵，二來逸勞不同，三來以乘勝之威，是以塔齊布李孟羣兩軍敗。原來陳玉成一軍最爲精悍，他在部下挑選健兒三百人，謂爲小兒隊，皆十四五齡之童子充之，各冠紅巾，綠纓圍腰，從英王執旂，凡被此選者，新俸極優，且各授以指揮使銜，名唯須矯健機警，飛走過常人者，方能入選。此小兒隊長卽爲陳國瑞，驍勇無匹。陳玉成倚爲護衛，此外又有五色旂親兵，每旂二十人，稱黃紅白黑青五旂。此五旂皆百戰健兒，惟不用以當前敵。每次臨陣，在大營中先結一將台，玉成立台上指揮將校，五旂管軍環列台前，前軍若勝，則急調黑旂；以次及于紅旂，管卽無有不勝。因紅旂管尤爲健中之最健者也。聞紅旂管下各兵皆矯健如猿，善于飛走，軍中號爲紅猿隊。每接戰時，皆腰懸雙劍，不專洋槍，惟舞長矛衝陣，僅見紅旂管之影，卽

倏忽已至陣前；近敵即捨矛舞劍，劍復銳利，雷雷疾電閃，敵軍遇之莫不奔潰。除紅旂管之外，又有三十六回馬槍，尤爲精利，設紅旂管仍不能勝，即令軍退，而以三十六回馬槍應之。每槍百人，皆背紅黃綢褂，納金銀之屬于袂中，當紅旂管退時，馬槍軍亦散袂中金銀而退，敵軍追之一見金銀，必爭執取，于是馬槍隊及五旂管一齊回擊敵軍，無不取勝。又有七十二行軍檢點，押住後陣，有退後者，即截殺之。安營後，每夜必守嚴糧屯，及軍門左右，與探隊互通消息，若有警報，即監護糧草，鳴號告衆，故七十二檢點，亦不臨前敵計。英王行軍數千里，未嘗一日乏餉，皆七十二檢點之力也。陳玉成又善騎，惟非屆臨陣，必不騎馬，平時喜乘騎，與控兩馬以隨，輿後與中縱橫史策，實則好乘輿，以便觀書，遇急時，即解而乘馬，兩馬皆日行五六百里，一名追漢，一名破楚，玉成每當乘馬時，有持黃羅寶蓋者隨之，此持蓋人，其行如飛，疾馳與駕兩馬相等。所部之小兒隊亦然。故陳玉成一軍，稱爲最健。當下破了松子關，乃與龔得樹分途並進，龔得樹先破了李孟羣，陳玉成亦破塔齊布于觀音墟，以衆寡勞逸之勢既異，塔李兩軍如何抵敵李孟羣，即望湖北而逃，塔齊布亦退回贛省。及塔李兩軍退後，李續宜一軍始到，陳玉成乃與龔得樹合兵，夾攻李續宜。原來李續宜兵到時，先扎潛山，滿意與塔齊布李孟羣合兵，好與陳玉成大戰。不想人馬到時，塔李兩軍早已退敗，自知本部不能敵，陳龔兩路之衆，又聽得楊載福、彭玉麟兩路水師欲進攻安慶，時已爲太平將林啓榮由九江發軍，直趨下游襲擊。且李世賢自攻破鮑超于建德，已分道援安慶，由小軍先渡對岸，故楊載福、彭玉麟兩路水師，皆不能立足，已先退後去了。李續宜此時更不能久留，即欲退軍，忽陳玉成與龔瞎子分兩路大至，直向潛山，合逼李續宜，那李續宜所部不過八千人，如何抵敵早望英山而逃。陳玉成調齊五旂管與龔得樹分頭尾追，李續宜大敗，折了二千餘人馬，走向英山而去。陳玉成與龔瞎子大獲全勝，時安慶之圍已解，陳玉成乃移家眷于安慶城內，并令部將陳德才、張朝爵入安慶助守，附近安慶之集賢關，乃令部將劉玲琳、李四福領一萬人駐守，以爲安慶聲援。時太平大將成天豫一軍，正沿廬州而下，因聞安慶有警。



亦欲馳救安慶。及至時，安慶已經解圍。陳玉成便令成天豫先回金陵坐鎮，以替李秀成出征；而以李世賢、顧江西一路，并請李秀成以楊輔清、顧浙省。玉成自任保障皖鄂一帶。計畫既定，乃與龔得樹齊向英山進發。那時陳玉成連破各路軍，威大振。李續宜亦以孤軍難敵，先退回湖北，駐紮蘄水。故陳玉成與龔得樹一舉，拔了英山。玉成謂龔得樹道：「李續宜在敵軍中，用兵最久，性亦耐戰，彼爲李續宜胞弟，皆負時名，若能斬得李續宜，固除去敵軍一員健將，且李續寶聞之，亦必大舉爲弟復仇，因而破之，并除續寶，則挫敵人銳氣不少矣。」龔得樹道：「英王之言固是，且我以乘勝之感，彼以挫敗之衆，乘勢蹙之，如狂風之震敗葉，無有不勝，亦足以張吾國威也。」時探得李續宜已退至蘄水，與劉坤一一軍會合。陳玉成乃大隊并趨蘄水而來。李續宜聽得，乃與劉坤一一計議道：「吾處潰敗之後，方寸亂矣！公有何良策，不妨賜告。」劉坤一一時力主出城迎敵。李續宜道：「吾軍不特衆寡不敵，且既敗而後，軍心如驚弓之鳥，戰必不濟，若復潰敗，恐全軍俱沒矣。」劉坤一一道：「公言雖是，然使敵至則逃，恐敵軍不至，追至何時始止？今鮑軍在河西，令兄軍在皖北，而李孟羣與曾軍諸將，又皆同時並遭挫敗，眼見湖北境內，除胡林翼以外，再無能員，恐更爲敵軍所乘，則湖北全境，亦不能駐足矣。」李續宜聽罷，躊躇無計，乃一面固扼蘄水，一面飛告胡林翼，使速籌戰守，兼請援兵去後。陳玉成大軍已到，見李續宜則守城內，則城外并無人馬迎敵，即立行攻城，將蘄水四面圍定。晝夜攻城不息。李續宜以既催湖北，援兵不欲遽退，惟督軍固守，一連兩日，兩軍矢石交加。陳玉成仍未克攻陷蘄水。遂與龔得樹分南北夾攻。龔得樹戰尤奮勇，用槍砲向城上轟擊。城上亦以槍砲還下。不料龔得樹正當扑進時，竟爲城上守兵一顆彈子，擊中頭部，龔得樹被擊，即大叫一聲，撞下來，早已斃命。軍中已嘩亂起來。劉坤一一在城上，見擊斃龔得樹，乃乘勢開城殺出。時陳玉成部將葉練坤及鬆王陳得風，正攻東門，見龔得樹一軍嘩亂，料知有故，乃以葉練坤依舊攻城。陳得風乃領兵轉向南路，知龔得樹已死，知府劉坤一方從城內殺出。陳得風乃率兵直攻劉坤一一。時龔得樹部將蘇老天，見陳得風救兵已到，乃

撫循所部，與陳得風夾攻劉軍。劉坤一所部不過三千人，不能抵敵，欲退回城中，奈既出之後，城門已復閉，只得引兵望西而逃。陳得風乃令蘇老天追趕，劉坤一、陳得風自行續攻南路。那時李續宜在城內，方竭力拒禦，陳玉成忽聽得劉坤一擊斃龔瞎子，已殺出城去，乃大驚道：「峴莊（坤一字）出城必散矣！」急轉過來欲止之，然已不及。後聽得劉坤一果敗，自知孤軍在城中，必難久守，正欲回轉北門引軍逃出，不知陳玉成已攻陷北門，由小兒隊長陳國瑞領小兒隊殺至城邊，城內以李續宜不在，守力已緩，陳國瑞却移米成壘，一躍飛登城樓，殺散守卒，小兒隊三百人，亦一齊飛躍而登，殺不盡的守卒，早已逃走。陳國瑞乃率小兒隊斬開北門，陳玉成留三十六回馬槍在外，遂率五旂管一齊進城。比及李續宜奔回北門時，北門已陷，李續宜即殺條血路，走出西門而去。却又爲陳玉成手下健將林紹章截擊，李軍互相逃竄，李續宜幸有護兵千人，皆非常奮勇，擁護李續宜西奔。奈林紹章人馬多衆，又所部皆百戰精銳，已把李續宜困在垓心，不能得脫，李軍已折軍二千餘人，正在危迫。李續宜恐爲林紹章所擒，方欲拔劍自刎，忽見林紹章後軍自亂，原來知府劉長佑總兵李續燾方駐軍黃州，聽得李續宜在蕪水被圍，乃統兵前來救援。到時正見李續宜爲林紹章所困，即奮力殺出重圍。李續宜見林紹章後軍已亂，知有援兵趕到，即亦率護兵千人，奮力殺出，裏應外合，遂透重圍而去。時陳得風葉練坤已分頭攻下東南兩門，只顧進城去，及陳玉成知李續宜逃，出方調陳得風、葉練坤合兵出趕，此時李續宜已逃去多時了。蘇老天亦追劉坤一不上，引兵自回蕪水。陳玉成大獲全勝，惟以龔得樹陣亡，又擒李續宜不得，心中甚憤。遂一面表告金陵，追封龔得樹爲勇王。令龔得樹部將蘇老天統領龔得樹舊部，會部直潰黃州。時李續宜劉坤一劉長佑李繼燾以敗後不能立足，紛紛潰退。陳玉成遂復陷了黃州，所有羅田、麻城、黃坡、孝感各地，前爲清將鮑超、李孟羣、李續寶、李春宜等，先後收復者，皆復被陳玉成攻陷。聲威大振，官文、胡林翼、曾國藩等，大爲憂慮。曾國藩乃馳至漢陽，與官胡會議，以陳玉成一軍，竟連敗數將，且連陷數千里，看來且不能敵陳玉成一軍，焉能平得東南各省務。

須設法制洪秀全之死命方可。遂以九江爲數省咽喉，此次以五將會攻安慶，所以爲陳玉成所敗者，以五將不能如期會合，而楊彭兩路水師，又爲九江分兵襲擊所致。計不如先取九江，官文胡林翼會國藩皆意見相同。座中楊霈發言道：「以某愚見，亦以先取九江爲是，某雖不才，于九江地形頗熟，願以本部人馬取還九江，以贖前過。」原系楊霈曾任湖廣總督，以失機開缺，留辦軍務，自以曾任九江知府多年，熟識地勢，故願當此任。曾國藩道：「敵人在九江守將是林啓榮，非等閒可比。他原是石達開部將，轉戰各省，所向無敵，自駐守九江以來，吾等屢以大軍撼之，未嘗得手。洪秀全以九江重地，東西南北交通，不委他人，而獨委林啓榮者，以啓榮固有將材也。其人胸襟豁略，腹有機謀，且極得人心，恐未可輕視之。」楊霈道：「別人重視林啓榮，然吾獨不然。彼扼守九江數年，未嘗出境一步，吾未見其有材也。此行如不勝，任從參辦。」各人見楊霈如此果決，乃允其進兵。胡林翼仍恐其兵力不足，乃于其部下六千人，再令增募六千，另以曾國葆一軍相助，直望九江進發。且說太平將會天侯林啓榮駐守九江數年來，連敗清將，九江得以保全。這會聽得楊霈以大軍萬餘人，益以曾國葆相助來爭九江，便與部將元戒李興隆計議道：「楊霈此來，志在必勝，彼前以失機落職，欲立功以興復其官階，故誇下大口而來，其志極驕，吾當以驕破之也。」遂移書堵王黃文金于湖北之大冶與國金湖，以至江西之瑞昌附近，皆派少數人馬駐守，每處約二三千人不等。若遇楊霈兵來，只要潰敗而逃，不必力戰。待楊霈來至九江，自有計以破之。一去後，復在九江城外，離十里五里不等，俱埋伏地雷，另伏人馬，以備發炸。評畫既定，這楊霈統兵由漢陽起行，望東而下，所過之處，凡有太平兵馬駐守者，皆乘勢攻之。太平兵略與接戰，即紛紛逃散。楊霈自爲前部，曾國葆在後，奮力前進，所過大冶與國金湖，太平兵無不披靡。楊霈勢如破竹，乘勢直下瑞昌，皆無敵手。楊霈大有德色，顧謂左右道：「吾固知敵軍易與也，此行當直陷九江府城，斬林啓榮之首，以雪歷年諸將屢敗之恥矣。」說罷，置酒痛飲，復引兵直進。時官胡各人，方懼楊霈不敵，欲增兵爲後援，及聽得楊霈連敗敵兵各路，直衝千里，如入

無人之境。皆道：「楊霈此次戰功，其銳足爲敵將陳玉成相比，可以洗數年挫敗之差矣！」因此不復置意，亦不再派人馬爲楊霈後援。那楊霈以爲九江唾手可得，不欲分功于人，故亦不請兵相助，即號令人馬由瑞昌鼓行而東。那瑞昌雖九江府城不遠，瞬息可至，遙望太平兵馬沿途皆有駐守，却是林啓榮部將李與隆、楊霈更不躊躇，揮軍直進，李與隆即棄營而遁，楊霈傳令急追。曾國葆時在後軍，急上前向楊霈諫道：「洪秀全自起事以來，其手下將士皆勇敢好戰，今我軍由湖北至此，沿途太平兵馬皆望風而靡，其中過于易戰，恐有奸計，不可不防！」楊霈道：「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每次戰事，敵軍動有數萬人衆，故勝之尚難，今我直行數百里，所遇敵兵，每處皆不及萬人，故以吾軍遇之，如摧枯拉朽，不足奇也。君休要過慮，看歷年屢攻九江不克，吾軍今夜便要成功！」說罷，不聽曾國葆之言，惟率軍前進。李與隆又復敗走，已離九江府城不遠，轉出林啓榮部將元戎，略與接戰，亦棄營而遁。楊霈更自得意，曾國葆又趨前諫道：「林啓榮精悍強鬥，其部將亦皆堅忍，屢次大戰，皆爲所摧，今我軍至此，彼似不欲交戰，即紛紛退後，吾甚疑之！」楊霈至此，頗覺醒悟。原來曾國葆甫至瑞昌時，早懼孤軍無繼，爲兵家所忌，已密報其兄曾國藩諸爲援應。惟時已不及，及楊霈省悟，亦欲退軍，不提防堵王黃金，自在驍州戰退左宗棠之後，已扯回九江，故由下游掩至，夾擊楊霈。那林啓榮又見楊霈追近九江府城，乃將機關發作，所埋地雷，皆爆炸起來，如天轟地裂，楊霈軍士已血肉橫飛，因此大敗。急領護軍及敗殘人馬，殺出重圍，又彼黃金截擊，軍士死傷大半，遠虧曾國葆尚在後軍，死命前來相救，相與望北而逃。後面黃金、李與隆元戎已分頭追趕。幸曾國葆先報請曾國藩援應，故曾國藩特派彭玉麟領水師駛過石岸，楊霈奔至時，得下舟而渡，直望廣濟而退。這會分教：千里縱橫，反以矯誇遭挫；全軍覆沒，頓因羞辱喪殘生。要知楊霈敗後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李秀成義釋趙景賢 林啓榮大破塔齊布

話說楊需直至九江，以爲敵人潰敗，自己已有戰功，不覺面有德色；不想中了地雷，軍士已多被炸傷，又復中伏，被黃文元、李興隆諸將追殺一陣。還虧會國葆已調部將彭玉麟領水師前來相助，到時楊需已敗，反得相救。遂得借舟渡得對岸，計點餘下人馬折傷大半，即會國葆所部亦損失八百餘人。相將退至黃梅縣，志在小憩，忽有謠言傳佈，謂英王陳玉成已回軍，英王將欲率兵再下黃梅，以通潛山太湖之路，使爲安慶屏障。那楊需此時已如驚弓之鳥，聽得這點消息，自念以部下兵馬多人，益以會國葆之助，且爲林啓榮所敗，況今日只存部卒三四千人，以陳玉成軍力又勝林啓榮數倍，彼若真下黃梅，如何抵當？即欲回漢陽，又以自己請攻九江時，誇過大口，有何面目見會胡二人？故不免進退皆難。後聽得李續宜、李孟羣復行招募湘軍，已抵廣濟，欲相機收復黃州，爲攻武昌地步。現二李正在廣濟訓練人馬，楊需便與會國葆引敗殘人馬，同奔廣濟而來。正是：

初逞雄心思破敵，今偏喪胆要依人。

當下楊需與會國葆二軍齊到了廣濟，李續宜、李孟羣接着，追論兵敗原因。李孟羣道：「敗兵聲勢，近日更爲精悍，吾等身任重寄，成敗本不可知，惟有矢勤矢慎，實心任事，必有奏功之日。若小勝則喜，因敗則怯，驕矜用事，此取敗之道也。」兵法云：「輕敵者必敗。」孔子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吾等今後當以此互相策勵也。」在李益羣本屬平心而語，惟楊需聽得，以爲挪揄自己，因此滿面羞慚。那楊需更自以身居前輩，自己任湖廣總督之時，彼等不過一同知耳，遂以爲李孟羣自恃有點戰功，就語語侵諷自己，因此羞憤交集，是夜遂成爾病，自念從前以戰事失機，已失去總督一缺，祇望此次立功，可以回復官階，今不幸又遭挫敗，且爲李孟羣譏論，心中越想越憤，不覺咯出血來，自問勝敗乃兵家常事，但自己當初也不合誇下大口，來至今日，自取其辱，想至此，咯血愈甚，病勢愈加，連日尋醫服藥，終無起色。數日後遂歿于廣濟城中。自楊需既死，所餘部下人馬，撥由李續宜兼統，仍暫住黃州附近聽候征伐。惟楊需死後，曾國藩、胡林翼等一發注意先取九江，計數年以來，諸將皆攻九江不

克大小數十次，皆爲林啓榮一人所挫，心中更憤，遂欲合諸將之力，悉數精銳以撼九江。早有消息，報至李秀成那裏。李秀成時在金陵，聽得林啓榮復敗楊霽，而會胡等，又欲以全力撼九江，乃入見洪秀全，奏道：「林啓榮坐鎮九江多年，大小已數十次勝仗，誠古今不易得之良將，他內撫人心，外挫強敵，視張巡之固守睢陽，真無少異也。白宜封賞以酬其功。但林啓榮雖謀勇足備，恐敵一將則易，敵諸將則難。九江爲四戰之地，敵人尤易進兵。今聞會胡等欲以全力爭九江，以九江爲敵省咽喉，若一旦有失，則吾國東西南北消息梗滯矣。吾懼林啓榮久守易倦，多戰易疲，今欲固九江根本，必掃清九江附近之清兵方可。故臣不能惜此一行，待金陵無近顧之慮，然後可以安心北伐也。」洪秀全亦以爲然。李秀成卽打點出師，惟恐安福兩王特是洪天王之兄，要攬權誤事，適贊王蒙得恩及成天豫俱在金陵，乃以政事轉託蒙得恩、成天豫與劉統監三人主持。又設立軍報司，專司文報，以狀元程文相司其事。又以鎮江一帶爲金陵爪翼，令陳坤書駐守其間，專爲安撫人心起見。時吉志元已歿，并令陳坤書并統其軍，令羅大綱顧重淮南皖北，復以輔王楊輔清由殷家匯入浙江，兼平閩浙二省，以待王李世賢、堵王黃文金管江西軍務，以却曾國藩左宗棠等，并爲九江下游屏障。若皖鄂兩路有英王陳玉成大軍可以無慮，籌畫既妥，李秀成領了人馬，由金陵西行，大軍沿太平蕪湖而下，令鬆王陳德風與健將賴漢英先趨石埭，自率大軍，置走銅陵。時道員王珍方扼守石埭，那王珍亦湖南人氏，從戰湘鄂皖贛各省，所向有功，在湘中號爲儒將，與羅澤南齊名，最爲曾國藩所賞識。此時以所部六千人扼守石埭，以當賴漢英陳德風等軍，而李元度趙景賢周鳳山等，却把守銅陵一帶，聽得李秀成大軍已過蕪湖，乃集議應敵。趙景賢力主固守，欲催請曾國藩移兵相救，然後迎戰。并道：「李秀成爲敵軍中著名勁將，且此來帶戰將多員，復擁數萬之衆，吾軍中固無秀成可敵之人，且又衆寡不敵，若勉強出戰，徒取敗耳。一敗之後，則皖南一帶必爲敵有，而自金陵以至安慶，敵人已貫通一氣，此後大局益危矣。」時李元度聽得，頗不以爲然。自恃曾在曾國藩軍中，久爲曾國藩器重，固瞧趙景賢不

起更以爲秀成一軍，亦不難破之，故一力主戰。并道：「自向營敗死，張國梁和春王有林，復相繼敗死，吾國已軍威盡挫，復經戰將陳玉成縱橫東西，久視吾國如無人，此次若再讓之，恐敵氣益熾矣！屢敗之後，正當再振軍威，我以三路之兵，若謂不破敵李秀成一路，則吾等真無用矣。」李元度說罷，再決于周鳳山，那周鳳山是個武員，自無有不主戰，遂不聽趙景賢之言，令周鳳山在左，趙景賢在右，自己居中，共爲三路，計每路約五六千人，共計一萬五六千人之衆，離銅陵十五里下寨，專待李秀成交戰。趙景賢又諫道：「空城出屯，爲兵家最忌。昔公在會國藩幕府，于沈葆貞守南康之日，公會致書沈葆貞，以空城出屯爲戒，故卒能保全南康，今日何自己反忘之耶！以沈葆貞遇黃文金一軍，獨不宜出屯，况今遇李秀成之衆，又安可棄城池于不守？公等若必主戰，某愿守銅陵，在某非畏戰，特以留此一城，固有駐足，卽留此一軍，亦可備緩急也，公等以爲何如？」李元度道：「公食古不化，軍法乘宜制變，彼一時此一時也。彼時祇有南康沈葆貞一軍，故不宜妄戰，今三路之衆，故不宜困守，若公必守城池，是前軍已少一枝兵力矣。前軍若敗，城池又焉能保守耶？」趙景賢聽罷，無可如何，亦一同出屯，早有探馬飛報，李秀成已陷了繁昌南陵，今乘勢向銅陵來也。李元度聽得，卽令部署隊伍，待秀成到時，以逸待勞，卽行接戰，忽然四處震動，又報李秀成一軍，不下五六萬人，沿途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已離此不遠矣。李元度聽得，殊不以爲意，祇下令如敵軍到時，乘其喘息未定，卽迎頭痛擊。此令既下，李秀成已到前部，左右先鋒，爲陳其芒、賴文鴻，不知秀成久知軍法，過勞者必蹶，故雖沿途聲勢浩大，仍緩緩行程，與李元度一軍，尙距十五里，卽不待清兵來攻，先已進戰。秀成并下令道：「吾軍衆而彼軍寡，彼宜用奇兵，我宜用混戰，今彼駐于平原，以待交鋒，不敗何待？」說了，乃親自擂鼓，諸軍齊進，相與混戰。李元度催鼓勵軍士，責其奮勇，奈李秀成人馬衆多，又復強悍，如何抵敵？自辰至午，雖李元度竭力撐持，軍勢已漸不支。李秀成見其陣腳移動，乃以中軍突出，直劫李元度一軍，如波開浪裂，清兵不能抵禦，于是大敗。趙景賢知軍勢不能挽回，又恐銅陵有失，沒奈何，乃回銅陵扼守。李元度已

大敗而退。周鳳山一軍，却望石埭奔來，志在與王珍等合兵，不想賴漢英陳德風兩路人馬，亦已攻下石埭，王珍已死于亂軍之中。除死亡之外，餘軍非降則竄。周鳳山聽得，更不敢赴石埭，乃引敗殘人馬，急奔池州。暫駐李秀成既獲勝仗，料知敵軍必有一路回守銅陵，故當兩軍未戰之時，先分數百人，皆不用武裝，乘敵兵由城調出時，即乘勢混入銅陵城中。此時既已得勝，知趙景賢回城駐守，乃并力圍攻銅陵，令先鋒陳其芒，自引本部先追李元度，以斷銅陵救應。自己却率全軍，專力于銅陵一城。那時趙景賢在城中，知秀成必來攻城，乃鼓勵三軍死守，并傳令道：『銅陵城池雖小，却有可以固守之處，且銅陵爲皖南要衝，此處若失，是皖南全境折休矣。今幸糧食尚多，固不患絕糧。况李元度周鳳山，既已敗去，必然催取救兵，亦可無彼困之慮。望諸君努力守禦，趙某斷不忍負諸君也。』正說話間，城外已呼天震地，李秀成引大隊攻城，將銅陵四面圍得鉄桶相似。趙景賢正指揮軍士防守，忽見北門火起，趙景賢大驚，深恐城中有敵人內應，只令三軍不要驚揚。不想沒一刻時間，已分頭報到火起。趙景賢已知不妙，急傳令不要救火，只先拿奸細。突見東路上火光更烈，居民紛紛逃走。原來東城已陷，因自城中報到四處起火之後，趙景賢方遣兵搜拿奸細。李秀成乘其守兵一緩，即令銳卒五百人，扑近城垣，用藥炸陷數十丈，遂攻破東城。率兵六隊擁入，自東城陷後守兵皆慌忙失措，南門亦被賴文鴻攻下，都一齊擁進城來。趙景賢自知不免，乃率親兵望西門而逃。不知李秀成自攻破銅陵而後，已將人馬遍繞四門，故趙景賢奔至西門時，已有敵兵大隊攔住爲首的大將，乃先鋒賴文鴻也。趙景賢不敢前進，撥轉馬頭，再向北門奔來，又被李秀成部將汪安均殺了一陣，所有親兵，非降則死。趙景賢單人匹馬，轉望南路走來。又看一隊人馬，一字兒擺開，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正是李秀成。趙景賢至此，走頭無路，正欲拔劍自刎，已率人馬上前一擁圍定，把趙景賢擊下來。李秀成見捉了趙景賢，諸事已了，立令三軍將城中餘火救滅，再令發款賑恤，被難諸家。先將趙景賢送至一處，令護卒看守，以優禮相待。徐把軍馬安頓停妥，然後請趙景賢至帳中，秀成一見，即下階相迎，待以客禮。趙景



賢道：「敗軍之將，何勞優待？」李秀成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弟仰慕大名久矣。」說罷，便力勸趙景賢投降。趙景賢不允，并道：「弟亦久知忠王大名，今日幸得相見，然使李元度肯聽吾言，恐亦未必能與忠王相見也。吾意欲緊守銅城，另一軍駐城外爲犄角，守險不守地，以待會國藩救兵，然後東連都興，阿北告勝保，一以大軍據金陵，一以大軍躡忠王之後，忠王豈能遽勝乎？惜李元度自恃才能，以致于此。今既被捕，只求速殺可矣。想趙某非不欲與忠王共事，然忠臣不事二主，若畏死求榮，某不爲也。」李秀成聽得，大爲嘆服，并道：「某生平并不好殺，今爲吾敵者，不止足下一人，即殺一足下，于敵何損？于我何益？君既不降，吾當縱足下回國矣。」遂命置酒款待趙景賢，席間暢談世事。趙景賢先謝不殺之恩，再說道：「弟以再生之身，出于忠王所賜，論情本該圖報，論理則爲敵國，尙不知如何而可，以言報也？」李秀成道：「吾豈望報者乎？若必望報，吾何爲釋君？然吾亦幸而獲勝耳，如易地而觀，設不幸而吾爲貴國所擒，尙有如今日樽酒晤對，賓主聯歡乎？」李秀成說罷，大笑。趙景賢聽了，不勝感動，爲之揮淚不止。復道：「忠王固人傑，借吾所處之地位，無可報德，然此次被釋，而後若再蒙國家赦宥，此後若再從事于疆場，吾固非忠王敵，亦誓不與忠王交鋒矣。」李秀成聽得，惟領首而笑。趙景賢又道：「旣蒙不殺，不知于何時始允放回？」李秀成道：「惟君所欲耳。戎馬倉皇，兩皆不暇，無論何時，皆任君回去，吾亦當派人護君出境也。」趙景賢道：「若此，吾當即行矣。誠如忠王所言，戎馬倉皇，未得長待左右，深以爲憾。」李秀成遂謝一回，乃令左右准備，明早送趙景賢出境。未幾席終，李秀成更邀趙景賢至寓，縱談一夜。次早，趙景賢急欲回去，李秀成已准備夫馬護送，更派親兵二十五人，待忠王令箭，到處放行。李秀成乃親携趙景賢之手，送至營外。趙景賢力請秀成不必遠送，秀成不從，直携手同行，親送一程。又一程，趙景賢力止之，李秀成乃止步。謂趙景賢道：「君才過于李元度輩多矣，惜君屈爲道員，若君兵權在手，吾國亦多一勁敵，吾緣分淺薄，不能長留足下，至爲可惜。」趙景賢道：「忠王不必過獎，吾輩各事一方，惟有各事其力而已，然此次別後，深望彼此必無再

見之期，除非分國是治，或能周旋來往耳。惟今當遠別，愿忠王以一言相贈！李秀成道：「心中本有數言，幾已忘却矣。聞巡撫李鴻章已借洋兵，以與吾國相戰，此非長策也。煩君寄語說中丞，彼此皆中國人，以土地之故，各輔其主，致起爭競，勝負之間，悉付天數，慎毋借外力，以殘同種。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一殺同種之性命，以成外人之戰功，而索此後之酬報，斧柯倒持，胡可爲也？』趙景賢聽得，不勝嘆息，正向秀成辭別，仍依依不捨，復送一程，乃各道珍重而別。不說李秀成自行回去，且說趙景賢同時於路上贊嘆李秀成不已。及離李秀成兵力境外，乃遣秀成親兵回營，却因曾國藩當時駐兵江西，乃策馬望江西而來，先謁曾國藩，首訴在銅陵兵敗原因。曾國藩道：「李元度慷慨談兵，夙嫻韜略，而一當事權，無不潰敗，此真奇事也。」及聽得趙景賢訴說，李秀成如何豪傑，自己如何被釋，細述一遍。曾國藩聽了，默、不語，只令趙景賢暫行休息，却與部下諸將計議道：「李秀成此來，實欲故示兵力，以鞏固安慶根本，竟戕我王珍，辱我趙景賢，敗我周鳳山、李元度，此仇不可不報也。」部將彭玉麟道：「李秀成軍勢浩大，破之殊非易事，但秀成此來，志在求戰，我若進而與之戰，中彼計矣。况根本未立，即破秀成，亦無所用之。欲立根本，先圖安慶，以隔斷敵人消息，然欲圖安慶，又須先圖九江，愿大帥毋舍本以求末也。」曾國藩道：「吾亦知九江爲重要之地，不可不圖，巨耐林啓榮一人，屢次敗吾上將，損我軍威，今欲取之，須用何策？」帳前閃出提督塔齊布進道：「量林啓榮一人，未必有三頭六臂，昔者之失，全在我軍未出，敵已先知，故彼得慎爲防備耳。以小將愚見，不如舍明攻而從暗襲，如某不才，願領本部人馬，往襲九江，倘有不勝，願當軍令。」曾國藩道：「吾固知將軍謀略足備，但恐一人之力，仍非林啓榮敵手耳。」塔齊布道：「凡攻城掠地，貴在出人，不意兵法有以小制勝者，此類是也。故小將此行，不願多帶軍兵，只領部下七千人足矣。攻而弗克，再勦大兵，未爲晚也。」曾國藩道：「李秀成一軍，既尙在銅陵，我即以大軍攻之，彼必來救，是祇與李秀成宣戰耳。故今日欲取九江，吾亦以暗襲爲是也。今准將軍領本部人馬，往襲九江，將軍早報捷音，以慰吾望。吾當密遣水

師潛渡湖口，俟將軍攻城時，得水師力，以壯聲援。再撥一員上將，助將軍同去，吾早晚望將軍成功。」說罷，便令部將楊載福，領水師潛渡湖口，又令部將吳坤修，以本部二千人，助塔齊布，往取九江。塔齊布得令，乃與吳坤修各引本部人馬，密望九江而來。原來林啓榮人最精細，凡事不肯托大，即未有戰事，仍多派間諜，以探敵人踪跡。且平時防守之力，亦步步嚴密，故不論何時，皆無懈可擊。且自王珍、李元度、趙景賢等敗後，料曾國藩等必來爭取九江，更注意偵探曾國藩軍情。忽探子報曰：清提督楊載福大集水師于湖口。林啓榮笑道：「彼非爭湖口也，欲取九江城耳。」說猶未了，已再報清提督塔齊布與吳坤修及各部將，引人馬來襲九江。林啓榮道：「不出吾所料也，彼軍重視九江，屢次以大兵來爭，今只用塔齊布一人，是斷非明攻，欲出吾不意，以暗襲之耳。」乃令城內不必張揚，祇如平時，故作安閒之狀。而密佈銳卒于城樓，各持火器，其一切城垣亦派守兵在垣上偃臥，不令塔齊布知道。我有兵把守，待塔軍來近時，出其不意以攻之。又令部將李興隆、元戎各領精卒千人，當得來路，擇地分左右埋伏，任塔軍前來，待聞九江炮聲，即分道一齊殺回，分撥既定。時塔齊布以爲此次出軍，林啓榮必無準備，故得意而來，人啣枚馬勒口，星馳電閃，望九江進發。到時，正在夜裏，但見刁斗無聲，城內寂然。塔齊布大喜道：「林啓榮果無準備也。吾今番可以成功矣！」遂先備登城之物，揮軍直進攻城。忽然城內燈光冲天，鼓聲震地，當塔軍逼近城垣時，或從城垣上擲火器，或放槍彈紛紛攻擊，清兵死傷甚衆。塔齊布大驚，知道中計，正欲暫行撤軍，忽肩上一顆彈子，翻身墜地，左右急爲救起，不多時，背上又中一彈，乃尋引兵速逃，忽聽得來路喊聲大震，左有李興隆，右有元戎，分兩路伏兵殺來，遠地早已大叫，你走了塔齊布，這會分教：孤軍深入，頓教良將殞軍前五路難平，又見忠臣殉地下。要知塔齊布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曾國藩會興五路兵

林啓榮盡節九江府

話說清提督塔齊布，正領人馬，與吳布修往襲九江，忽中林啓榮之計，當清兵攻近城垣時，被城內守兵掩擊，塔齊布身上中了兩個彈子，正要走時，又被李興隆元戎兩路殺至，塔齊布更不敢戀戰，只領敗兵望東而逃。那李興隆元戎兩軍，已在後趕至，軍中大呼塔齊布快來納命。那時塔齊布正自心慌，又見李興隆元戎，依然尾追，心中不覺反慌爲怒，乃謂吳坤修道：「人生終有一死，丈夫得死于沙場，幸也。吾治兵多年，未嘗挫敗至此，今却被林啓榮匹夫所辱，吾安能忍也。」說罷，乃與吳坤修再復成列，以與李興隆等決戰。不料布陣未竟，那李興隆元戎兩軍已經追到，見塔齊布忽然佈列，料其必欲回戰，即乘其佈置未定，急揮軍攻之。李興隆在左，元戎在右，奮勇殺來，塔軍大亂。一來既敗之後，軍中不免心慌，二來佈置未定，盡失形勢，三來李興隆元戎兩軍乘勝之威，更如生龍活虎，塔軍如何抵當，被李元軍直入陣來，或以短槍，或以短刀，如入無人之境。吳坤修急保着塔齊布，殺出重圍。塔齊布道：「吾將死于此矣，即幸而獲生，當無面目見人也。君可任吾死于此地，猶博個殉國之名。他日好封妻蔭子。」吳坤修道：「將軍若死，自爲計則得矣。然大將繫三軍性命，將軍若死，全軍俱覆矣。將軍不爲一身計，亦當爲萬人性命計也。」塔齊布覺得有理，於是帶傷而逃。李興隆元戎復追了十餘里。這一戰直殺得尸橫遍野，血流爲河，塔齊布軍中萬餘人，只剩得四五百人，都是傷頭損額，衣甲不完，直奔至金湖方始心安。是時塔齊布已負重傷，急延醫調治，身上所中兩顆彈子，不能脫出。塔齊布自知不起，乃嘆道：「大丈夫所志未終，先行殞歿，此大幸也。」說罷，眼中垂淚，又復嘆道：「吾治兵多年，今日乃死于林啓榮匹夫之手，至爲可惜耳。」說罷，竟咯出血來，不省人事。左右急爲救起，乃徐徐復甦，便索筆墨爲函，以致會國藩，并將遺摺大意，請會國藩着人代奏，寫之遞奏，寫畢，即送至會國藩那處函道：

滌生大帥麾下弟以一介武夫，辱荷陶成，廁身行伍間，已八九年矣。復蒙天恩高厚，爲不次之陞遷，迭頒異數，責任專闕。上念國恩，下懷私義，吾謂粉身不足以圖報。故自從軍以來，自知才具既短，韜略不嫻，惟有奮

不顧身，以補其拙耳。此次九江之役，弟憤林啓榮匹夫，屢次摧我軍威，損我將士，毋欲得當以一洗前羞；何期才識短陋，竟中敵人狡計，全軍幾歿，身受重傷，今將不起，大帥視弟豈畏死者乎？特以敵氛方熾，國事且艱，如何敢忘自恨治兵多年，不及親見肅清，至爲可憾。此則丈夫死難瞑目之時也。雖江左英雄，湘中俊傑，如雲如雨，必不難殲大敵，以奏承平。然時事如此，實堪痛恨！無論東南半壁，遍地瘡痍，欲竟其功，固非易事。即九州一地，握長江之中央，爲數省咽喉，東連江左，西連湘鄂，上枕安慶，下據江西，一得一失，實關大局。故九江不復，即武昌安慶不可圖，即不足以制金陵死命。大帥其以全力圖之可也。弟今再不能從事疆場，以受大帥驅策矣。東南大局，慘淡風雲，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爲寄語同袍諸君，努力國事，勿如弟之無才無能，自取其敗也。弟之部曲，皆堅強耐戰，若大帥量才委用，加以陶淑，必有可觀。臨死神馳，欲言不盡。

弟塔齊佈頓首

塔齊佈寫畢，復大叫一聲，再又咯血，是夜遂殞於軍中。可憐塔齊佈，以英勇健鬥，從軍多年，爲清廷効力，所向有功。今以恃勇忘行，徒死于林啓榮之手，豈不可惜！故時人有詩嘆道：

早歲從團練，終身輔大清。心雄思拔地，胆壯作塔城。名欲千秋著，功由百挫成。九江星殞後，遺恨千軍聲！時塔齊佈已歿，亡年祇四十餘歲。報到曾國藩那裏，曾國藩聞道塔齊佈已死，不覺拍案大怒道：「塔齊佈堅勇耐戰，慣摧強敵，自從軍多年，久立戰功，實足與多隆阿鮑超鼎足齊名，爲陸軍健將。何物林啓榮，以奸計壞我虎臣！今後吾軍，如折一左臂矣！此仇不可不報也！」時彭玉麟在旁，乃進道：「自九江爲洪秀全所得，使我軍情梗滯，消息不靈，那林啓榮又復凶悍，屢次與吾軍爲難。由今思之，九江不復，不能通軍中消息。林啓榮不死，不能除心腹大患也。」曾國藩道：「今當以全力滅之，然非假以時日，不足以了林啓榮那本帳也。今一面爲塔軍門善遞遺摺，請加卹典，以示將來；然後與官胡二公圖之可矣。」便單銜具摺奏報塔齊佈死事，并陳須以全力，先復

九江。又臆列塔齊布生平戰績，爲請卹蔭。果然此摺一上，清廷早知塔齊布是個能員勇將，多立戰功，故數年之間，由守備漸陞提督，今聞以攻九江之故，被傷殞命，大爲震悼。卽有諭旨傳下來，加塔齊布爲太子少保官銜，合從前雲騎尉輕車都尉改贈一等男爵，賞銀治喪，賜諡忠武，入祀昭宗祠。令太史將其事績立傳，并蔭他的子孫。又以塔齊布一軍，向來勇戰，其部曲必多有長材，故令曾國藩將塔齊布部曲分配各軍，擇尤重用。其餘在此九江戰事陣亡者，亦有多員，都一概獎卹，并付祀于塔齊布專祠，并附于塔齊布本傳。去後曾國藩一一遵旨辦理。將塔齊布舊部分撥于李續賓、胡林翼二軍，餘外概留于自己部下。時清廷又以曾國藩所陳九江形勢最爲重要，乃責成曾國藩、官文、胡林翼，先取九江。且自江督何桂清潰敗後，已有旨遞問，至是乃陞曾國藩爲兩江總督，并加欽差大臣，制節江蘇、安徽、九江、江西四省軍務。因清廷此時已知曾國藩可靠，從前多有以曾國藩兵權太重者，又有云曾國藩雖官居侍郎，然在籍祇一匹夫耳，乃一呼而萬軍卽集，恐非國福。至此時，咸豐帝亦不復嫌疑。且關于宗室大員先後如賽尚阿、琦善、納爾經額、桂良、默德等，皆老師，屢餉久戰無功，益知漢大員皆肯爲己盡力，故重用曾國藩。那時曾國藩自拜任爲兩江總督，于收復九江之舉，更爲注意，乃備函知照官文、胡林翼，互相酌議，須合力取回九江。那日正義之際，曾國藩先說道：「自九江爲洪秀全所踞，七八年來，誤我軍情，故鄙意屢圖恢復，雖屢經挫敗，未嘗少怯，非謂爲今日兩江總督，盡始欲責守土之責也。臣耐李秀成擁數萬之衆，其部曲又非常精銳，我欲往攻九江，必多費時日，若李秀成救兵已至，恐亦不能收效耳。諸君有何高見，請發奇論以抒弟壘。」胡林翼笑道：「弟等未嘗謂足下今日始圖九江也。」曾國藩道：「正爲此故，乃望諸公不分畛域耳。」官文道：「歷來用兵，未嘗或分畛域，吾等祇鄂省督撫，然年來只分兵援湘，援皖，援贛，皆可見矣。彼此皆爲國家公事，殺生不必芥蒂。」曾國藩聽罷，面色已發赤，遜謝一會，胡林翼道：「自楊備塔齊布先後死于林啓榮之手，弟心未嘗一日忘却九江也。弟今思得一計，非合數路之衆，十萬之兵，必不能對付林啓榮一人，今當以我

三人領銜先備文知照德興阿都興阿及勝保，使會兵合攻金陵。想洪秀全以金陵爲根本，不思遠圖，一聞金陵有警，必調李秀成回南京。我又令勝保等故延時日，以牽制李秀成，則秀成必不暇救九江也。若皖省一帶，尚有陳玉成一，其精銳與李秀成相等，今多隆阿已由河南攻伏捻黨，正回湖北，即令他與鮑超共攻陳玉成，以牽制之。是陳玉成亦不能救九江矣。此外更令左宗棠會同李續賓，并贛浙諸將，合各路以往來于贛浙之間，以牽制李世賢、黃文金。更令李鴻章由上海上駛，以擾蘇常，則敵人各路皆不暇往救九江。吾等乃得以全力制林啓榮死命也。曾國藩官文聽畢，皆鼓掌稱善。曾國藩道：『詠芝之計，弟極贊成，但只李秀成那人，終不可輕視。今欲伐九江，須揚言先伏武昌，安慶，使秀成不做準備，更爲得計。』當下三人議妥，使會銜通告德興阿都興阿與勝保，使會攻金陵。時勝保方在河南，攻伏捻黨，至是乃以僧格林沁代勝保攻捻，而改以侍郎呂賢基前任桂撫周天爵及欽差大臣袁甲三爲助，替出勝保，便再復南下。同時德興阿駐淮南，都興阿在皖北，都會同取齊，共攻金陵。去後，官文與胡林翼乃編定隊伍，揚言先取武昌，而曾國藩亦傳令各部將，傳言先取安慶，先以多隆阿鮑超單攻陳玉成求戰，以左宗棠李續賓等贛皖南江浙一帶，然後曾國藩官胡二人部署人馬，計分五路。第一路是鄂督官文，以將軍福興都統舒保屬之，由金湖而進。第二路是鄂撫胡林翼，以藩司李孟羣總兵李緯賓江忠濟及營府曾國葆等屬之，由廣濟而進。第三路是巡撫李續宜以總兵江忠義臬司劉長佑知府劉坤一等屬之，由黃梅下駛。第四路是水師，以提督楊載福臬司彭玉麟總兵黃義升總之，沿長江會進。江督曾國藩自爲第五路，與部將道員李元度提督周鳳山總兵周天培普承堯知府張運蘭同知吳坤修劉崇佑等，由江西直攻九江。共五路大兵，合計十餘萬人馬，大小將校數百員，水陸並進，以攻九江府城。專待勝保等往攻金陵，然後望九江進發。早有消息報入李秀成軍中。時秀成正撫定皖南各郡縣，聽報多隆阿由河南回湖北，與鮑超共攻陳玉成，接連又得安慶守將陳德才張朝爵文報說，稱曾國藩胡林翼有會攻安慶之說。秀成初時聽得，却謂左右道：『以

多飽二人牽制陳玉成，料玉成必不能回顧安慶。若不派兵往援，恐安慶危矣！說罷，沉吟少頃，卽拍案叫道：「非也，曾胡二子，必不遽攻安慶，不過擊東擊西之小計耳。」時有部將汪安均、石貞祥在旁急問其故，李秀成道：「此易明耳，安慶雖爲要地，唯咽喉命脈，仍不如九江。曾國藩勢所必爭也。況數月之間，總督楊岳、提督塔齊布皆死于林啓榮之手，那楊霽猶不打緊，惟塔齊布爲敵軍健將，與多隆阿、鮑超齊名，曾國藩以爲左臂，旣死于九江戰事，彼曾國藩焉肯罷手，吾故決其必爭九江也。」石貞祥道：「然則何以禦之？」李秀成道：「敵軍數年以來，爲爭取九江之故，損兵數萬，失去大小將校不下數百員，彼根林啓榮深矣，以九江重地，又深恨林啓榮，此次敵軍必盡傾精銳以爭之，然以林啓榮英勇機警，敵人縱欲制之，亦非易事，吾亦惟相機以定行止可也。」于是回復陳德才等，以安慶必無緊急，可以安心，但仍須勤修守備以防不虞。一面又飛函陳玉成，勸以慎防鮑超，又函告李世賢，不必遠離，當在贛浙之間，以打聽九江聲息。去後卽得金陵報告，知輔王楊輔清以福建未定，每由閩粵兩省接濟清兵糧道，且每由福建發兵，以擾江西及浙江等處，故楊輔清由殷家匯起程，已領本部人馬由浙入閩而去。李秀成聽得方與左右談論此事，以楊輔清有大將才，不以之北伐，而反用爲南征，未爲得計。不想說猶未了，已再得金陵告急軍情，知道清國欽差勝保會同德興、阿都興、阿三路取攻金陵，故洪秀全恐金陵有失，特催李秀成回去。秀成道：「德興、阿都興、阿久不敢動，勝保又在河南，今忽轉然攻金陵，必非主力，想不過欲移動我軍，又不知作如何狡計耳。我軍若急回金陵，必中其計。」乃令大將陳其芒先領本部一萬人馬回應金陵地面，復令鬆王陳得風領萬人扼雨花台以備不虞。又飛令地官副丞相周勝坤及周勝富往守六合，以比王伍文貴及天將汪有爲助守江浦，并爲金陵犄角。再令陳坤書、洪容海駐軍于溧水鎮江之間。又以天將蘇招生、陸順德領水師游戈常州、金壇、丹徒一帶，以壯聲援。一面傳令金陵城中蒙得恩及成天豫二人，顧重防守。又傳令羅大綱駐兵揚州，以爲金壇、丹徒、江浦六合等處聲援。自經種種佈置，停妥之後，秀成以爲金陵萬無一失，且



勝保自知力不足以取金陵，不過以此爲牽制，早已爲秀成所料，故秀成決意不肯回軍。不想洪秀全，雖見秀成種種規畫，仍恐金陵有失，以金陵爲自己根本，雖有百將，終不及秀成一入，故復催李秀成回軍。秀成嘆道：「我若回金陵，必中敵計矣。」因此心極焦躁。部將汪安均道：「昔錢先生在時，謂吾等欲成大事，須天王肯捨去金陵，方可今觀之，益信矣。天王視金陵爲家，稍有兵警，卽自疲其全力，此是一大患也。」秀成道：「正爲此故，吾屢欲北伐，惟料清兵必乘盛躡吾金陵，那時天王必又將我召回，是徒勞跋涉耳。故屢欲撫定東南，然後北上。今敵軍惟恃牽制法，以疲我兵力，而天王又惟恃我以鎮金陵，是以北上無期，至爲可惜。吾心惟汝知之耳。」說罷，不覺嘆息，乃爲書表奏金陵，奏道：

臣弟李秀成頓首言：竊爲大王首事之初，不二年而戡定東南一帶，遂立天京，乃六七年來，土地不增，國勢不進何也？則以大王前則首棄桂林，繼棄長沙，不區區于寸土尺地，惟務進取，後則徒事固守，使師徒百萬，日惟奔馳于蘇浙皖鄂之間，不聞遠征故也。以棄一長沙，而卽足據長江數省，則今日縱失一城棄一地，而其收放，必有過于其所失者，皆意中事耳。中國幅員遼闊，若唯恃救危守險，則進取無期，糜餉老師，亦終有救不勝救，守不及守之時也。滿人命脈，厥在北京，昔軍師在日，曾謂天下大勢，北京爲首，傾其首則立亡。猶言北京定，而全國皆定耳。自林鳳翔殉難于天津，李開芳殞命于高唐，吾國北伐之師，已無後繼，滿人遂得安居都會，以與吾爲難耳。得失比較，情勢顯然，故臣弟屢議北征，卽原如此。而議者謂爲非計，謂昔者苻堅奄有中國三分之二，然國本未固，遽下江南，卒有肥水之敗，而國亦隨亡，不知時勢固不同也。昔者正統猶在東晉，外族苻堅，覬覦神器，非國民所樂從。今則正統倒移久矣，北京未亡，卽中原未復，故縱能保全千金陵，終不如光復一北京，誠以北京一破，卽大局隨定，人心亦移，而之爲我敵者，至是亦反爲我助。觀元順帝一離大都，而各路強敵，盡附明，朱、前皆明可鑒也。今大王而不欲恢復中原，則已，舍曰欲之，則惟冒險以爭。

北京斷不能爲東南尺寸地。至躊躇重計，此則大王聰明睿智所自知，毋煩臣弟再言矣。蓋惟敵人屢遭潰敗，乃狡計百出，以擾我天京，使臣弟疲于奔命耳。大王縱不以鄙言爲是，亦思天京根本鞏固，人心團結，糧械充實，敵人非旦夕兵力，卽能搖動。况天以羅大綱陳其芒援，應于上游，陳得風陳坤書，蘇招生陸順德，維持于附近，蒙得恩成天豫，復縱持于中，已萬無可慮矣。今臣弟駐兵皖南，猶去金陵不遠，倘有縱急，亦回應不難。故臣弟不主欲回軍也，誠以敵人非以全力據金陵，而將大逞于皖贛，一經回軍，必受牽制耳。區區愚誠，願大王之垂察！

此摺既上，洪秀全仍放心不下，乃與諸臣計議。成天豫進道：「忠王向來鞠躬盡瘁，如諸葛武侯所謂死而後已。此次不遑回軍，彼必有所謀，或料金陵未必便危，恐料敵人只以虛攻金陵爲牽制，故留鎮皖南爲兩面照應耳。臣等當力顧天京大局，大王不必多慮也。」洪秀全聽罷，不答。洪仁達道：「李秀成部下數萬人，又爲五軍主將，百萬大兵俱在其手，兵權太重矣。若無異心，是國家之福，倘意圖不軌，誰能制之？今彼聞召不同，於君臣之義已背矣。忠臣豈如是乎？」蒙得恩道：「福王之言差矣。忠王苟有異心，豈待今日，願大王勿信讒言。今天京兵馬既多，糧草有足，何懼勝保以忠王不肯回軍，必有高見。且天京大局，臣等自問亦足以撐持，又何必勞忠王往返乎？且臣弟更有一言，以吾國之有忠王，類如擎天一柱，若東有事，則調之往東，西有事，則調之往西，反中敵人奸計耳。今請忠王留鎮皖南，臣與成天豫願保天京，倘有差失，甘當死罪。」洪秀全聽至此，竟似稍解。不料洪仁發大怒道：「汝等謂天京有失，願當死罪，但恐天京失時，治汝罪亦不及耳。」洪秀全聽罷，不作答言。蒙成二人乃嗟嘆而出。蒙得恩乃暗謂成天豫道：「亡國者其安福兩王乎？天王惟念親戚之義，不加罪責，而彼二人乃益逞其威，徇私好貨，進讒妒賢，安得不敗。自今以往，吾等不知死所矣。」說罷，互相嘆息。自此洪秀全亦把召回李秀成之議，暫作罷論。不想十餘日後，勝保及德興阿都與阿三欽差已會合人馬共約六七萬人，號稱十餘萬，共攻金

陵分東西北三路齊進。天王得了這點消息，大爲震動，蒙得恩乃與成天豫力籌捍衛之策。又分佈人馬，分道守險。復依秀成號令，以鬆王陳得風領二萬人扼守雨花台，并令各路人馬不離天京附近，以備緩急。又令蘇招生陸順德將水師移在金陵內河游弋，以壯聲勢。蒙成二人以爲佈置完密，可以安洪秀全之心，即可以罷召。但李秀成之令不意東路又飛報急事，清廷以前任江蘇巡撫薛煥駐上海辦理交涉，購借新式洋槍，以應轉運。而以前新任江蘇巡撫李鴻章會合各路進攻蘇常，今常州一帶特來告急。洪秀全聽得又吃了一驚，那洪仁達更以爲金陵已經危險，李秀成既擁重兵，非調秀成回來不可。洪秀全自無有不從，立即降諭，飛召李秀成回軍。那秀成此時仍不欲遽回，再陳金陵險固，萬無一失，不宜回去。奈洪秀全那裏肯從，一連數日連發幾道勅詔，催李秀成回軍。末後一詔更爲嚴厲，謂李秀成擁據重兵，坐視天京不救，秀成乃無可奈何，一面佈置，皖南各路復勸林啓榮領守九江一地，又令侍王李世賢須駐兵九江附近以爲聲援。始傳令班師，直回南皖而去。且說曾國藩會合五路大兵，爲攻取九江之計，至是乃探得李秀成全軍已回金陵，乃以各路水陸並進，仍讓鄂督官文爲主將，沿長江而下，曾國藩先以本部人馬，由建昌起行，先奪了南康府。侍王李世賢本欲往救，却爲左宗棠所牽制，移動不得。曾國藩遂奪了南康，復以知府沈葆貞駐守，乃規畫將攻九江。時正是三月將盡，天氣清和，正合用兵。適接官文來書，欲以四路分攻四城，而以水師爲助。曾國藩不以爲然，以林啓榮精悍得人，語云：「困獸猶鬥，况勇如林啓榮乎？遂改令只攻三面，留東路讓林啓榮逃走。于是鄂督官文與諸將攻西路，曾國藩與諸將攻南路，胡林翼李續宜與諸將攻北路，以水師爲會攻。計畫既定，准備出發。及九江太平守將真天侯林啓榮聽得消息，謂左右道氣清兵此來，不啻以全國大兵與吾決生死矣。不特五路之衆，大兵十餘萬，戰將百餘員，爲爭九江，即用以牽制各路者，亦皆爲九江而設。彼以全國之衆以爭吾一九江，吾此次若能破之，彼此後再不敢正視九江矣。諸君立功盡在今日，各宜慎之，諸君不負吾，吾亦不負諸君也。」左右聽得，皆爲感動。林啓榮見此次戰事必然

利害，乃先行表告金陵，卽商議應敵。正在籌議間，已報官文會國藩、胡林翼、李續宜、及水師楊彭等，將已各路齊至。林啓榮卽率兵登城守禦，傳令以洋槍從遠擊之。休令敵兵近城。部將李興隆問道：「昔者九江歷次戰事，將軍皆調兵于外，爲內外夾攻，今獨主內守，不主外戰，何也？」林啓榮道：「兵法不能執一，此次敵兵太多，卽調兵于外，亦不能制之，故不如以全力守之耳。」李興隆又問道：「前破塔齊布，乃故令縱之近城，今必從遠擊之，不令敵兵逼近城下，又何也？」林啓榮道：「塔齊布兵少，且志在暗襲，吾故將計就計，因其意而用之。今官胡等以十餘萬衆，若一經近城，彼將開地道埋地雷矣，是以從遠擊之。此時勢不同故也。」李興隆聽得，大爲嘆服。正說話間，已報敵兵大至。會國藩從南路攻來，官文從西路攻來，胡林翼、李續宜從北路攻來，并會同水師夾攻。爲水陸並進。各路人馬，不知多少，惟聲勢甚大，已將至城外矣。林啓榮聽了，却令九江水師固守濠道，不宜遠攻。所編划艇，俱扼城下水道，以爲掩襲。卽令陸軍以火器拒戰，每六十人爲一隊，以二十人持火器，以二十人施放排槍，以二十人放巨炮。時林啓榮早知敵人屢窺九江，已從上海與洋人購得槍炮，故所用槍炮，亦多新式。林啓榮復與諸將衣不解帶，手不離旂，指揮諸軍抵禦。又令軍士各備乾糧，晝夜禦敵，不准退後。時三月二十九日，天有微雨，清欽差官文與諸將齊出，且攻且進，非逼府城。那林啓榮下令，遠者以炮擊，行近時卽放洋槍，再近者打以火器。自辰至午，清兵各路，共死傷八千餘人，絕不攻得九江要害。官文乃傳令暫退，以林啓榮所用槍炮，多新式利器，反受吃虧，正要另籌別計。李續宜道：「我衆而彼寡，我攻而彼守，自宜分兵論班，不住攻擊，使彼應接不暇，而後可。此李秀成攻六合法也。」官文以爲然，于是分兵爲兩班，次日改以巨炮爲前驅，鼓噪而進。不料林啓榮亦知此次清兵以全力到來，志在必克，非一二日戰事可了。自不應疲其兵力，故亦分兵爲兩班輪流拒守。另招鄉兵爲工程隊，以備城垣若有損壞，好隨時修輯。又分兵守險，以爲犄角。到次日清兵已復至，沿途不發槍，祇從遠發炮攻城。那林啓榮却早已准備在先，預將城垣增加堅厚，比舊日城垣加高五尺，加厚八尺，以軟灰雜以碎石。

築城，井植以野草，使日益堅實；外垣鋪以棉花，外置鉄網以禦炮彈；城垣下復掘長濠，深逾一丈五尺，闊逾二丈，所有外攻的炮彈，既遇棉花，自然不着，城垣要害，且炮彈更從鉄網瀉于濠中，故九江城垣，號爲至堅。最固時，清將官文、曾國藩等，憤前日之敗，折去八千餘人，及次日進勢愈猛，官文并檄告諸將道：『是役無論生死，務要拔九江險要，則長江敵壘可覆，一勞永逸，是所望于諸君！』故諸將聽得，無不奮起，官文更會同各路奮進，直撲城下。林啓榮在城上，指揮軍士，遠者炮攻，近者槍擊，清兵死傷盈道，仍不退却，冒死直扑城下。林啓榮以火器擲下，清兵皆葬在火坑，計又死去七千餘人，清兵大爲震懼。官文亦見攻不着九江要害，徒進無益，又唯有傳令退軍，時清兵各營，自經兩次挫敗，其死傷萬餘人，無不震恐，各有退心。官文與曾國藩大爲發慮，乃作慰勞書，以示諸將，由此人心稍定。官文乃大會諸將會議攻九江之計。李續宜道：『九江四面，而我軍只攻其三面，欲留一路以待林啓榮之逃走，庶可展開兵力耳。早知林啓榮精悍好鬥，必不輕棄九江，徒留一生路，以便其轉運，實非長策也。今唯有將九江四面圍定，使其運道不通，斷了接應，然後假時日以困之，庶乎可矣！』各人皆以李續宜之言爲是。以官文攻其西，以曾國藩攻其南，而以胡林翼、李續宜分攻東北，四路並出，而水師則沿河且攻且進。林啓榮欲先破其水師，乃令水師部將魏超成，僞爲通款于清提督楊載福，約以西門濠道相獻。楊載福信以爲真，約以二更時分，與彭玉麟同率水師直搗西濠，魏超成又約以白旂爲號，如見白旂掩映，即可進兵，果然二更時分，楊載福在前，彭玉麟在後，領水師船一十餘號，偷進西濠，果見濠口白旂，當風招展，正欲猛進，忽然迎頭炮聲震動，槍彈如雨，兩邊火器紛紛擲下，彭楊二將，正待退時，各船早已着火，城上又叫喚助威，楊載福乃改乘小艇而逃，還得彭玉麟在後接應，始得逃出。所有二十餘號船上水軍，不死于火，卽死于水，是時官文等，正奮攻九江四門，與林啓榮軍併力搏擊。自午至夜，各將輪班抵禦，兩軍各有死傷，忽見西門外火起，官文等自念此次攻城，未嘗定火攻之計，此次之火，定是林啓榮之火，究不知是何緣故，惟見城上林軍耀武揚威，料知是己軍有失，正躊

蹙間，已報到水軍中計大敗，楊彭二將雖然逃出，惟兵士已死去數百人了。清將聞得，不免心驚，以爲林啓榮能用計破我水師，不難用計破我陸軍。是故清大小將校又多疑懼，因此攻力已緩。林啓榮却令船隻載運陸軍二千人由西濠出城登岸，直趨官文大營。是時官文不料城內有兵殺出，故絕無准備。時林啓榮所遣二千人由驍將李興隆領着，直衝官文大營，一頭放槍，一頭縱火，官文部下將校皆措手不及，死傷五千餘人。提督李曜堂都統舒保俱受重傷，其餘軍校死傷亦數十名，敗走三十餘里。比及胡林翼遣軍來救時，林軍已自回城去了。自官文大敗，各路亦死傷不少，於九江城池，仍毫無動彈。曾國藩、官文惟有傳令暫退，自計三次進攻，死傷二萬餘人，尤以官文的一軍吃虧甚重。到夜裏，曾國藩微服巡視各營，見諸將皆有怨聲，以爲徒恃兵力攻人，并無妙計在先，以至屢敗。今頓兵城下，徒自取死而已。曾國藩聽得，更爲憂慮，急與官文計議。時官文亦因屢敗，損兵折將，心極焦急，聞諸將已無鬥志，卽問曾國藩計將安出。曾國藩道：「吾等以五路之衆，十萬大兵，若不能敵一林啓榮，誠爲天下後世笑矣！」說罷，不勝太息。適胡林翼到來，曾國藩具述其故。胡林翼道：「諸將若有退心，大事去矣。正惟九江難攻，則九江更爲重要。吾等甯死于此地，亦斷不能退軍也。此次以全國兵力，爭一九江，若不能克，自後更無一人敢窺九江矣。是九江永爲洪秀全所有，東南各省，亦無恢復之日也。今當一面慰告諸將，以激起其雄心，一面將九江圍住，斷彼交通之路。料九江城內必有絕糧之日，此時因而破之，易如反掌耳。」曾、官二人遂從其計。乃爲檄示普告各營，力言與諸軍共死生，以十萬之衆而不能克一九江，不特爲林啓榮笑，且爲後世譏也。自此諸將稍有奮心，乃定議先進者賞，退後者殺，卽將各路人馬，又復分班，效李秀成取杭州之計，以一半剪除九江附近地方，使九江孤立，并防敵入外援。其餘一半，卽分四面圍定九江。以四路陸軍輪流攻擊，使九江城內糧械絕盡，然後乘之。官文、曾國藩等計畫既定，依次而行。不意又歷攻兩月，清兵若猛攻，則林啓榮用猛禦、清兵若緩攻，林啓榮又用緩拒，終不能耐九江何。原來林啓榮最得人心，自鎮守九江以來，初則與地方縉紳款洽，

不計尊卑，不拘形迹，以次及于居民，如同一家，于貧民，尤時有賑恤。在九江數年，設立義學，以教貧家子弟，設保嬰局，以撫養無靠之孩童，又立義倉，積穀防飢，隨時賑濟，并立善堂，以增醫施藥，居民無不歌功頌德。又設宣講所，勸民以大義，人民多受感化。極五六年，無有構訟者。每月分四次，在四城親自演說，居民皆呼爲林侯爺。沒有一人喚及林啓榮名字者。林啓榮又能敬老愛幼，每屆冬至前後，必預期佈告，置酒款待鄉老，凡年在六十以上者，皆得與會。故每次赴席者，嘗至千或數百人。又設恤孀局，凡婦人夫死無依，一屆歲暮，卽按名賑給，以故九江城內軍民人等，無不悅服。林啓榮又善于將兵，所有部將，皆稱爲兄弟，既不愛惜金錢，又好歸功部曲，將士多樂爲用。且能與士卒同甘苦，慰問死傷，待如子弟。因此鎮守九江數年，最得人愛戴，每有戰事，莫不甘爲効死。那林啓榮既優待一體軍民，自士卒以至居民，皆共相守望。又知九江爲重要之地，敵人在所必爭，于太平天國六年，增鑿四門河道，引水入城，以防斷絕水道。又墾闢荒地，令軍士屯田，且與業戶稅田開耕，以裕糧草，務使九江城內常有兩三年的餉項。復開闢鍊鐵局，製造器械，遂使九江一城，無物不備，種種計畫，久爲清將所知。以至曾國藩亦常稱林啓榮爲林先生，景仰極切。此次曾國藩會合五路來攻九江，前後數載，損傷二萬餘人，于是從胡林翼之策，圍困九江，志在斷絕九江交通，以望九江糧械，當有斷絕之日。不料林啓榮既籌備在先，防患未然，故雖被圍日久，九江全無損害。官文一發納悶，又與諸將計議。李續宜道：「攻之不克，困之不能，惟有挑選死士，自爲一軍，以與林啓榮決個死生耳。」官會胡三人，至是亦無別法。急下令軍中，募死士二千人，分爲四隊，每隊五百人，欲冒死至城垣焚之。願充此役者，死後恤銀二百，傷者恤銀五十。若不死不傷，每人獎銀十兩，以資鼓勵。此令一下，約三日後，募得二千人，准備行事。而以大軍爲後繼。那林啓榮見清兵三日不出，料其必有異謀，急令軍士小心防備。時九江居民，見九江被困，多願出營助力。林啓榮大喜，乃令鄉民備任工役，將一切兵士，盡作防戰，增携火器，以爲對付。到次日，果見清兵前隊，人數不多，分四路而來，大軍則隨後擁護，繼進。林啓榮見之，謂左右

道：「彼前驅小隊，殆將冒險誓死以來矣。」卽下令軍中，休令敵兵前隊近城，凡見火器，可及卽擲火焚之。軍士得令，果見清兵志在焚城。惟林啓榮已令軍士先擲火器，從遠焚之，還虧林啓榮平日訓練軍士，却另有兩法，一是令軍士由高跳下，或由下躍高，初則由二三尺，或四五尺，漸則丈餘，皆可跳躍。一是令軍士拋擲物件，使能及遠，視所擲之物重量若干，看擲得最遠者，卽受上賞。軍中練習有素，故那時拋擲火器，皆能及遠。當清兵前隊猶未至城下，已多被林軍火器所焚，惟是時清兵前隊，亦能冒險，皆衝火林而進，把縱火之物，向城垣擲來。這一場算是大戰，兩軍烟火薰天，喊聲動地。清兵所擲火器，還是不多，因前隊各五百人，多已先爲林軍傷斃。林啓榮令軍士一面擲火，一面發槍發炮，清兵死傷極衆。鄂督官文，見焚不着九江城垣，急令發炮攻擊。少時清兵火器亦盡，火烟散處，已見尸骸徧地。惟林啓榮一軍，仍不住拋擲火器，清兵死傷山積，胡林翼見勢不佳，急下令退軍。計是役，清兵死傷萬餘，巡撫李續宜，亦被槍彈擊傷左腿，其餘各路部曲，亦死傷數千人。林啓榮軍中，亦死傷二千餘人。自辰至申，歷戰八旬，方始收軍。林啓榮知清軍損傷更衆，惟本軍亦死傷二千餘人，自念清兵在外，卽死傷衆多，亦易催救，惟自己在城內，死一千卽少一千，乃飛報各道，催取救兵。奈金陵被勝保等所擾，洪秀全不肯放李秀成離去金陵。李秀成李世賢又各被牽制，李秀成又飛報李世賢力當各路，使抽出黃文金，往救九江而去。惟官文等敗後，覺疊次進攻，皆徒損人馬，未賞攻得九江要害，乃大集諸將計議。胡林翼道：「門知門力，林啓榮皆足以拒吾。今惟有開地道，埋地雷，以炸之耳。」曾國藩道：「彼拒禦多能，安能埋藏地雷乎？」胡林翼道：「今當令三軍步步爲營，節節而進，一面攻城，一面掘通地道，以炸之可也。」官文道：「恐兵士損傷極多，不得不退，是地道反無成耳。」胡林翼道：「此事易耳，前軍宜結陣堅固，伴作攻城，以便從事于地道。四門皆用此法，以林啓榮不能出而求戰，卽不能傷我地道工兵矣。」說罷，諸將皆以爲然。乃每日心分兵攻城，先固前陣，虛作進勢。林啓榮在城樓上觀望，不覺面爲變色，暗謂部將元戎道：「敵人非直進攻，殆有預謀也。觀其後營，塵頭大起，



往來擁擠，是從事于地道無疑。此次若無外援，九江危矣。」說罷，欲欲飛催李世賢來，怎奈四城被圍得鉄桶相似，不能殺出；又日望救兵不至，林啓榮悶極，猛思一計，忽令三軍亦從城內開掘地道，以透出城外，直逾城長，墜在地穴中，排以鉄板，并壘以巨石，以阻清兵地道之策，畢竟清兵人馬多乘，自屢敗後，又復增兵以數萬人，從軍西域地道。林啓榮又不知其着力何處，四城遼闊，反防不勝防，惟日日鼓勵三軍，以圖死戰。那一日，大集諸將，告道：「今清兵以數十萬衆，來滅九江，若外援不至，九江必有難守之日。林某受國重寄，當與城死亡，吾實不忍。禍諸君！見事機難挽，請各自圖生，另立功名可也。」諸將聽得，無不垂淚，皆道：「某等斷不忍離將軍而去，若九江失守，則將軍死忠，吾等死義，亦分也。」說罷大哭，林啓榮亦哭。此時林啓榮早以死自誓，忽報敵兵已各率大隊，猛撲四門，林啓榮聽得，乃復率兵登城抗守。這會分教：玉石俱焚，頓教土地成灰，爐虎龍會戰，又見羣軍奏凱歌，要知林啓榮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虎龍戰大破陳玉成 官胡兵會收武昌府

話說林啓榮在九江城內，知道清兵要開掘地道，定計亦從城內開掘以拒之。巨耐清兵人馬衆多，雖自九江攻圍之後，死傷不下四萬人，又復陸續增兵，竟將九江東南西北四面開掘，真令林啓榮防不勝防，阻不勝阻。林啓榮自知難破此策，因人馬不敷，分遣無可如何，日惟盼望救兵，奈救兵依然不至，又惟有以死自誓。那日報到清兵大隊，分四路圍攻，林啓榮即引兵抵禦，還幸士卒用命，各願受林啓榮指揮，并無分毫畏懼。城內居民，亦出而相助，或從事土役，或爲軍人炊爨，不辭勞苦。林啓榮見之，慨然下淚道：「有兵如此，有民如此，若吾不與此城兵存亡，非人也。」當時城外清兵，搶炮交攻，林軍亦率兵以槍炮遠擊，兩軍喊殺連天，林軍憑高視下，傷斃清兵極衆。幸城樓上各有躲身之所，故城內林軍還不受大傷。奈清兵雖死傷枕藉，又陸續加增，并不退後，甫進一

程，卽紮營停止，不再攻擊。林啓榮見此情形，知道官文等用意，視地道所至，爲遂攻之程，欲不住抵攻清兵，又恐槍彈不繼，心極焦急，惟督兵猛力開掘地穴，以阻清兵地道攻策而已。是時城內守兵已逐漸稀少，因死傷數千人，雖僅在清兵死傷十分之一，但一來城內守兵只約二萬人，除死傷外，只存萬餘人；二來城已被圍，凡死傷之人，其尸首無有出城安葬，只埋諸城內地道，且尸首久停，遂成癘疫，從前林啓榮所設贈藥局，皆應接不暇，或兵或民，日中死者常數百人，病者不計其數，樂肆幾爲之一空。從前只准備糧食，那有准備藥材，因是居民大爲惶恐，林啓榮意殊不忍，欲圖自盡，任軍民獻沿，惟一切軍民皆不願見林啓榮自盡，於是病者多諱言疾病，奈死者終夥，林啓榮無可如此，乃在城北講民房數十間，闢爲空地，以葬死者于一隅。居民一聞此令，皆願獻屋，不願領價，惟林啓榮不忍，飭令給還價值，使另行覓地而居。自此另闢葬地，疫症似乎略減，但此時兵力不免稍疲，惟仍體諒林啓榮，各賈餘勇，以待救兵。是時李世賢亦得李秀成文報，着以援應九江，李世賢以苦被左宗棠牽制，不能抽出，乃力當各路，令黃文金馳救九江。那黃文金卽引所部人馬，直向九江進發，以擊李續宜。曾國藩兩軍之後，清兵以九江救兵已到，心固惶急，又因各處開掘地道，又被林啓榮破了兩處，清兵更有些灰心，都統舒保乃請諸官文，以九江難克，約官兵暫退。是時官文已無主宰，乃商胡林翼，林翼大怒道：「吾軍到此不易，若卽行退兵，恐已死之數萬人，亦有怨聲也。」乃決戰力攻。卽令李續宜一軍抽出，周鳳山、胡林翼一軍，抽出江忠濟兵三路合當黃文金。其餘諸軍，仍悉力攻城。時林啓榮盼得黃文金援兵已到，惟仍不能通達九江，心中已覺無望，又見子彈漸少，兵民皆有倦色，不覺雙眼流淚，惟見一日守一日耳。時清兵所開地道，前後已被林啓榮破了數處，壓死清兵四五千人，仍從事開掘不已。凡未經林啓榮所破之地道，尚有西北兩處，皆藏了炸藥，那日是六月初七日，官文曾國藩、胡林翼、李續宜，引兵齊進，併力環攻四門。林軍在城上一齊發統，抵禦清兵死在城下者，又如山積。兩軍方猛戰間，忽然轟天响震，西北城垣陷了百餘丈，磚石與血肉騰飛空中，太平人馬在西北城者，俱已

斃命屍首擲至半空。清兵死傷更衆，官文胡林翼率兵踐尸而進，四出放火，乘勢衝殺，太平兵猶抵死巷戰，城內人民亦怒清兵亂殺，皆同在街巷相拒。此時烟焰蔽天，不見人影，但聞喊殺之聲，積尸流血，擁塞街衢。太平守將曾天侯林啓榮先已自盡，其部將李興隆元戎張輝輝杜應時陳官義等二十餘人，皆奮力抵殺力盡而歿。至是九江遂陷。按林啓榮本翼王石達開部將，所向無敵，自奉令再守九江之後，數年間，斬敵將不計其數。清兵以攻九江致斃者不下七八萬人。德澤及于閩閩，聲名聞于敵國。至令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相稱爲林先生，不呼其名。又曾國藩與左宗棠討論攻圍九江，左宗棠道：「吾敢以孤軍與百萬之衆，戰于沙場，不敢以本部與林啓榮決勝，負于九江城外。其令敵人敬畏如此，至是乃歿于九江之役，聞者莫不惜之。時人有詩贊道：

智勇真無匹，將軍本絕倫。奇才催大敵，遺愛及斯身。身與城俱碎，心同石不磷。古今誰似汝，惟有一張巡。

自此林啓榮既歿，城中軍民初時不知其已死，都奔至西門探視，及見林啓榮身首已炸爲兩段，其身及四肢，已不知飛至何處，只存一顆頭顱，已爲藥氣黃黑，惟雙目猶閃閃如生。其部兵乃取其首級，逃出城外，後以檀木記成全身爲之安葬。惟軍民知林啓榮既死，更奮勇與清兵格鬪，極至手有寸鉄者，猶以石擲，相計城破時，尚在午間，及至夜後，胡林翼首先下令招降。惟自軍人以至百姓，無一人言降者。城東菜傭張吉，懼其老父被害，詣胡林翼軍中稱降，城中軍民大怒，竟擊死張吉。胡林翼見殺人太多，竟無一人降服，不禁下淚，乃謂左右道：「不意林先生結得人心，一至如此，古所未聞也。」乃請諸官文曾國藩速行止殺，凡太平兵馬殺不盡的，及城中居民願留者，留城，不願留者，聽其自去。于是城內舊日軍民人等，皆各檢細軟，逃出城外。行時，并將府庫軍械糧食，及田畝種植，與房屋所存物業，一概盡行焚燬，并不留分毫，以資敵人。官文大怒，欲追而殺之。胡林翼與李續宜力止，乃免。計是役九江被陷，太平兵馬死去萬餘人，城內居民死去八九千人。清兵前後死傷，共逾五六萬，可謂一場凶戰。爲歷來破城所未有。警報到了金陵，是時清將勝保，及德興阿都興阿等各軍，只頓兵金陵之外，并不像向

榮當時認真攻戰；故李秀成已知清兵之志，不在攻擊金陵，只圖牽制，料金陵萬無一失，已屢欲往援九江，奈洪秀全不允，及聽得九江失守，林啓榮陣亡，君臣無不失色。李秀成進道：「昔日之所以能阻敵入兵力者，以九江爲數省咽喉，據之足以制人死命也。今若失守，局面又當一變。自此清兵往來較易，而吾國于東南益多事矣。」洪秀全道：「今朕以重兵往爭九江，何如？」李秀成道：「此時已無及矣。林啓榮佈置多今年已被陷，故險要盡失，菁華俱毀，縱着復之，已難守禦。况清兵頻年屢窺九江，今前後損七八萬人馬，拆數十員將官，而始得之，必以重兵駐守。且彼乘勝之威，攻之亦難也。吾恨不早以大兵護九江，致壞我名譽，損我良將，自此一戰，關係不少也。」說罷大哭。洪秀全低頭不語，左右皆向秀成勸慰。秀成道：「吾非徒哭九江，實重哭林啓榮也。昔林啓榮在翼王部下，與吾同事，臨事不苟，遇敵則先，待人則恩威並濟，所有餘資，盡賞戰士，故軍士皆樂爲用，因之無攻不克，無戰不勝，稍有暇日，卽周覽地勢，繪爲戰圖，或研讀兵書，手不釋卷。自守九江以來，皆守險不守地，斬敵者一二品者十餘員。今一旦破了，此後國家失一長城，安得不哭！」洪秀全乃問道：「然則現在計畫如何方可？」李秀成道：「敵人不啻以全國兵力爭回九江，以爲得一九江，諸事必易著手也。自此東南必形多事，武昌安慶，尤爲吃緊，故斷然又難北上，必在東南再振軍威，庶乎可矣。」洪秀全道：「朕信卿任卿圖之。」李秀成遂出嘆道：「天王不從我言于九江未破以前，而從我言于九江既破之後，實爲可惜。苟吾不回天京，九江未必便失也。」乃一面料置金陵軍務，并賞贈林啓榮以勉人心。一面致書李世賢使，會同黃文金，顧重鎔浙二省，復致書陳玉成，使進趨湖北，以襲官文胡林翼之後，然後再商行止。且說英王陳玉成，大軍既由皖入鄂，自襲得樹戰，殺後所有襲軍捻黨舊部，由蘇老天管帶，隸在自己麾下，計大軍共四萬餘人。初未知九江遽陷，欲取道北行，遂由黃州進佔麻城。那陳玉成本原藉麻城人民，到時於地勢更爲熟識。先將軍情佈置一切，復招本籍子弟數千人，使剿練成軍，以厚兵力。忽聽得清官多隆阿鮑超兩軍，將由下游上進，陳玉成乃大集諸將計議道：「多隆阿鮑超二

人在清兵中，最爲驍勇，雖敗不退，清兵號爲多龍鮑虎，誠勁敵也！此次隨躡我軍，必志在與我求戰，若能破彼二軍，則清兵銳氣必盡，今當趁彼兩軍未到，宜先收取附近州縣，以爲犄角，則敵人之勢力孤，而吾之佈置易矣。」于事發遣諸將，分道四出，盡行險要之地，以中軍駐紮麻城縣城，設立堅壘五十八座，安置大砲二百門，深溝固壁，以待敵軍分撥既定，忽接得安慶守將張朝爵飛報知道，九江被陷，林啓榮陣亡。時陳玉成正與一班部將討論將事，聽得這點消息，不覺大驚道：「不料林啓榮乃敗于清兵之手，啓榮初守九江，已非常得力，及後出兵，九江復失，至第二次洪天王奪回九江，復以林啓榮守之，數年以來，屢破清兵，歷斬清將，遠近聞名，今一旦殉難，九江遂失，此後安慶必日形多事矣。哀哉！啓榮痛哉！啓榮！」嘆息一會，部將韋朝綱道：「九江既失，自安慶而天京，皆失了屏障，吾等在此，若能以一戰破多鮑二人，尚可支東南半壁，否則大局漸危矣。英王勿徒自嘆息，且商議大計爲是。」正說着，又報多隆阿鮑超忽移兵東下安慶，胡林翼却遣兵來攻麻城，原來胡林翼探得陳玉成在麻城經營戰守之策，十分完備，故不欲真攻麻城，改令多鮑二軍東下，以爲玉成聽得，必回救安慶，因安慶爲陳玉成家小所在，故欲乘玉成回軍時，以多鮑二將中道求戰，實欲避其險銳也。却又令提督蘇文煥爲前鋒，自率諸將往攻麻城，以牽制陳玉成之後。陳玉成聽得，亦知胡林翼之意，乃下令先破林翼，後攻多隆二軍。即令蘇老天及韋朝綱多引本部離城南路十五里埋伏，俟胡軍來時夾擊之。一面率五旂營及小兒隊，揚言往救安慶，僅離東南二十餘里，即駐下，探打蘇老天韋朝綱勝負。時胡林翼只信陳玉成精悍也，不料其獨有深謀，聽得陳玉成趨救安慶，乃大喜道：「吾固知安慶爲陳玉成家小所在，必不輕舍安慶也。吾今當先收麻城，然後回軍，以爲多鮑二將後援可矣。」說着，催兵前行，限今晚即到麻城地面，不意大軍正行間，尙離麻城四五十里，忽然兩邊山嶺林木等，已現出太平軍旂號，炮聲震地，左有韋朝綱，右有蘇老天，分兩路殺來。胡軍措手不及，一時慌亂。胡林翼方下令分軍抵禦，惟前部提督蘇文煥已如驚弓之鳥，早以爲中了敵人之計，沒命的向後奔逃。蘇老

天章朝綱分兩路追趕。胡林翼正督兵奮戰，忽然陳玉成大隊擁至，以小兒縱爲前鋒，五旂管亦隨後殺將進來。胡軍大敗。小兒隊統領陳國瑞一馬當先，直衝清兵，要捉胡林翼。正遇清將提督蘇文煥，陳國瑞槍聲一响，蘇文煥早已中槍落馬，清兵大亂。小兒隊乘機奮殺，五旂管又一齊擁至。蘇老天章朝綱又從後殺來，清兵沒命的奔逃，自相殘踏。胡林翼正走間，忽見前途一隊人馬迎面而來，正在心驚，却嘆道：「來截者若是敵軍，吾其死矣！」正嘆間，忽見來軍馳北而行，方知不是敵軍，乃都統舒保也。官文恐胡林翼有失，特遣舒保來助。胡林翼得舒保支撐一陣，遂引敗殘人馬，向南而逃。那蘇保終抵當陳玉成不往，亦一同敗走。陳玉成追殺三十餘里，計清兵死者三千餘人。降者其數相當。陳玉成大獲全勝，部將吳汝孝進道：「乘此一勝，胡林翼必不敢再出，可以馳救安慶矣。」陳玉成道：「敵人正欲我往救安慶，我安可中其計乎？昔孫臏救趙，未嘗至趙，吾今日惟有邀多隆阿鮑超之後耳。吾早已發人打探多鮑兩軍行程矣。」說罷，已報到多鮑兩路清兵，并有各大軍路附屬不下四五萬人，已沿英山而過，將抵太湖也。陳玉成聽得，乃立令拔隊東行，由羅田直過英山，原來多鮑二將方取緩行，以待陳玉成之兵。故陳玉成到時，兩軍相遇于附近太湖之二郎河，兩軍相隔僅三十餘里。陳玉成知鮑超一軍必取宿松，乃欲先踞之，以爲聲援。便令大將陳仕章通本部人馬，間道帶奪宿松。并囑道：「若得宿松，鮑軍卽有後顧而兵心亦震動。若到時見宿松已爲鮑軍所踞，切勿攻城，可卽回軍，以擾二郎河之後可也。」陳仕章去後，陳玉成又令章王林紹璋與大將徐鎮興各以本部迎敵多阿隆，阿親自率而旂管以當鮑超。令蘇老天以所部爲游擊，以慰王朱兆英爲自己前鋒，帶章朝綱及鐵五剛爲各路救應。復王顧王吳汝孝及李遠繼鎮守大營，并應各路。分撥既定，適大將陳宗勝引兵萬人來會，自稱得忠王李秀全號令，由銅城特來助戰，并稱李秀成已退了勝保等，卽率大軍西來，因懼英王以孤軍臨險地，恐如九江故事，被敵人以五路合逼，或至受困也。英王陳玉成聽得大喜道：「忠王西來，皖省無憂矣。」便請陳宗勝會同林紹璋徐鎮興，共當多隆阿軍候清兵迎戰。且說多隆

阿鮑超兩軍，附以江忠義、江忠濟，而李緒賓一軍，復爲聲援，聲勢頗大。方望東而行，欲待陳玉成回軍，乃要而戰之。軍行既近太湖，已接得湖北又報，知道胡軍往攻麻城大敗。時官方力使清將李署堂舒保來助多隆阿，備述麻城戰敗情形。唐仁廉乃謂鮑超道：「陳玉成乘勝之威，恐未可輕視，不如略地而東，使會軍就近爲聲援，較爲穩着。」鮑超道：「吾縱不戰，陳玉成亦必追我，故不如先決勝負。且胡中丞既敗，尤宜復振軍威也。」遂與多隆阿計議，意見相同。適胡林翼又有書至，催多隆阿鮑超開戰。書中略道：「世稱多龍鮑虎，吾聞其名，欲一觀龍爭虎鬥，毋徒負此虛名也。」書末又有一詩，內有「與君烹狗賀新年」之句。因清兵呼陳玉成爲四眼狗，故作是言也。鮑超聽得，以爲得胡林翼賞識，雄心頓壯，便與多隆阿決議，以多隆阿本部及李曙堂舒保兩軍，共當林紹章等。鮑超與諸將單迎陳玉成，以李績宜、江忠義、江忠濟援應各路。時正是十二月，將盡，天氣寒冷，陳玉成自恃能戰，以爲不過數日，當可破敵，即先還安慶，故冬衣不大齊備。即向鮑超下戰書，約期十二月二十八日開仗。鮑超批答如期。因陳玉成固欲急戰，及見鮑超批答如期，乃笑道：「吾軍冬衣不備，幸鮑超未知，若不然，彼將以緩戰疲我軍矣。」到次日，即二十八日，兩軍並進，各距十餘里，即發槍砲。陳玉成只令三軍堅守營門，下令看紅旗一舉，始行殺出。若紅旗退後，即行退兵。惟鮑超將部下分爲三路，以唐仁廉、王衍慶爲左路，以孫開華、婁雲慶爲右路，鮑超自與諸將爲中路，勢若長蛇。中軍兩面，鮑字錦旗隨風招展，齊向陳玉成一軍猛擊。而林紹璋、涂鎮興兩軍，方合擊多隆阿。時多軍斜左，正近山脚，頗失地勢，被太平兵逼至山下。林紹璋與涂鎮興分兩路夾攻，太平大將陳宗勝，方在林紹璋之後，高立壇台，以望兩軍戰狀。忽見林涂二將已壓多軍至山邊，清兵已多有死傷，隨見多隆阿一面接戰，一面移軍向右。陳宗勝謂左右道：「多隆阿自見失了地勢，故移軍以推廣戰地也。吾當有以截之。」說罷，自料必然大勝，立提筆揮函，以戰情報知陳玉成，并有二語道：「我等屠龍，君自伏虎可也。」因人稱多龍鮑虎，那陳宗勝故作是言。寫畢，遣人送至陳玉成處。即拔隊以本部萬人，方出夾截多隆阿一軍。多軍遂

三面受敵；自黎民以至已牌時分，多軍已損傷三千餘人，多隆阿急令李曙堂舒保，合當陳宗勝，奮力拒陳宗勝一路，欲乘勢殺出，志在與鮑超合軍。忽然陳宗勝後軍自亂，原來提督江忠義聽得多隆阿爲林紹章塗鎮興所壓，已失便宜，乃領本部人馬來援。正遇陳宗勝截住多軍攢擊，乃奮力攻陳宗勝陣腳，驚動遂振臂向部下呼道：『吾軍外援已至矣，諸君宜乘此機會，以求一勝也。』清兵聽得一時振奮，前後夾攻，陳宗勝抵當不住，急領人馬逃出，與林紹章塗鎮興會合，亦分三路與多隆阿戰鬥。那多隆阿回方纔失了地勢，死傷數千人，乃下令軍中道：『如不奮力，全軍皆歿矣。』親執令旗，左右指揮清兵一齊冒彈林而進。那太平將林紹章，仍不少却，親與多隆阿對壘，忽部下飛出健兒魏超成，向林紹章道：『人非獨衛敵陣，生擒上將不爲奇，君吾生擒多隆阿，以成吾父大功。原來魏超成，最有勇力，走路矯捷如飛，林紹章見其每戰必衝前敵，勇氣過人，乃認爲義子，保爲指揮。當下聽得魏超成所言，深壯其志。時魏超成身披皮甲，坐駿騎馬，左右皆挾長槍，獨自一騎，遂直衝敵陣，皆不能阻當，直撲清營，提槍逕發，第一槍欲擊多隆阿頭顱，却擊中了帽子，踢在後面，多隆阿方吃一驚，第二槍已連珠迸發，復中多隆阿左臂，多隆阿正要墜下馬來，却爲左右扶定。多隆阿忍痛大怒，急割戰袍，下幅，自裹傷口，督兵奮戰。那魏超成連發兩槍，以爲已擊死多隆阿，即策馬直回。早爲多隆阿親兵發槍回擊，魏超成身上已中兩彈，辛身披皮甲，所傷不是要害，而塗鎮興一路見魏超成直衝敵陣，已隨出接應，故力與多隆阿中軍接戰，但附近中軍各路清兵以爲主將多隆阿已死，一時大亂，遂爲林紹章塗鎮興所乘。故多隆阿雖裏傷奮戰，無奈隊伍已亂，復失戰鬥之力。清兵漸漸欲退，陳宗勝又左右會擊，爲看清兵將敗，多隆阿正憤怒，不知所措，忽部下報到，鮑軍大勝，原來陳玉成平日行軍最好詐敗，即擲金錢以誘敵人，使敵人祇顧執取金錢，不顧戰事，然後攻軍超之偏，是對付鮑超此法却用不着。因鮑超所部霆軍每勝一仗，每得一城，必縱兵槍掠，任其姦淫，因此霆軍部下以爲一經得勝，即子女玉帛無所不有，所以陳玉成軍中所擲金錢，霆軍却不大起心。其時陳玉



成一軍，迎着霆軍來時，先按兵不發。少時始將紅旂一舉，於是三軍齊出，甫戰了一個時辰，陳玉成又將紅旂按  
下號令，三軍齊退，退時把金錢沿途拋擲，只道待霆軍爭取時，即回軍攻擊。不意霆軍并不執取錢物，鮑超下令  
道：「一經得勝，子女玉帛，何所不有，諸軍勿爭此微貲，以中敵人奸計。」於是霆軍各隊，惟乘勢追趕，後路以爲  
得勝，亦一同猛進。這點消息，報到多隆阿軍中，多隆阿即下令道：「吾軍與霆軍勢力相若，今霆軍已勝矣，若吾  
軍獨敗，何以見人？」當時多軍聽得，一來欲與霆軍爭功，二來又見那一軍已勝，更爲心壯，乃無不奮勇。林紹章  
率衆併力抵禦多軍，只是不退，皆冒煙突火，雖死傷遍地，依然猛進，太平兵無不駭然。不多時，鮑軍大勝，陳玉成  
大敗的消息，更傳徧兩軍。林紹章、涂鎮興、陳宗勝各部人馬，已是心怯，因以陳玉成一軍著名能戰，今竟敗于鮑  
超之手，以爲林紹章等更爲可危，戰力大爲減退。林紹章軍裏指揮使萬大洪，看見自己人馬勢漸不支，乃引親  
兵馳驟而出，欲身先士卒，以爲三軍鼓勵。不料甫至前營，萬大洪已爲流矢所中，登時斃命。軍心一時慌亂，即乘  
機望後而逃。多隆阿乃乘勢催進，數萬槍聲，連珠發响，彈子如雨而下，一齊殺將進去。多隆阿却注意猛攻林紹  
章一路，是以林紹章中軍損傷頗衆，先已退後。多隆阿乃親自擂鼓，督各路一齊追趕。林紹章等大敗，太平兵死  
傷極衆。中營守將顧王、吳汝孝，聽得林紹章、陳宗勝、涂鎮興等兵敗，即率兵馬來援。恰林紹章正被多隆阿尾追，  
吳汝孝奮力殺退多隆阿，救出林紹章人馬，望東而逃。忽然後路喊聲又近，李曜堂舒保又追至。林紹章敗殘人  
馬，轉向東南，欲與陳宗勝合兵，令吳汝孝抵禦後陣，且戰且走。奈清兵屢敗得此一勝，皆耀武揚威，併力追來。多  
隆阿一軍，又復趕至。吳汝孝抵敵不住，乃一同敗走。正在危迫，指揮使魏超成急請林紹章不必顧念後路，敗兵  
只策馬先逃。魏超成却轉身向後，率健卒五百，聲言援應後路，却提槍備彈，向定衣黃色馬褂的敵將槍機一發，  
那敵將應聲而倒，即被重傷。那敵將不是別人，正是提督李曜堂。自李曜堂軍傷之後，翻身落馬，軍勢頓歇。吳汝  
孝令部下，一齊發槍，然後逃走。少時，涂鎮興已奔到各路會合，多隆阿亦不敢再追。林紹章等乃望潛山而走，沿

途打聽陳玉成消息。原來玉成詐敗退兵之後，靈軍并不拾取地上遺物，只顧追趕。陳玉成見敵人不中已計，急下令回軍迎戰。惟靈軍勢如潮湧，而聲亂鳴，前鋒朱兆英，身上先被數傷，不能督戰。陳玉成乃以小兒隊爲中軍，而親率五旂管繞左而出，讓朱兆英退後，自己卻從斜裏猛擊靈軍，正當著鮑軍將孫開華一路。那孫開華如何抵得英王之衆，頭一陣交戰，死傷千餘人。陳玉成乘勢猛進，欲衝擊鮑超中軍，并下令五旂管先進者賞。退後者殺。五旂鼓聲亂發，一齊迫進。靈軍時只從直追，那陳玉成忽改作橫攻，已防備不及。鮑超看看却道：「陳玉成用兵，轉移便利，真不可及也。」說罷，急令移營。惟陳玉成所帶五旂，俱已壓至。鮑軍多受損傷，鮑超大怒，惟令諸將混戰。兩軍方喊殺連天，後路李續宜知鮑超戰陳玉成未下，即提兵前來助戰。陳玉成仍撥蘇老天一路當之。依然沒半點怯心。五旂管皆奮力相待，忽後路探馬報清將多隆阿與提督江忠義已接兵前來接應。鮑軍陳玉成聽得一驚，非小。暗忖多隆阿移兵而至，頭道林紹章等俱已敗退不成，適纔方接得陳宗勝來書，以爲我軍已敗，已退往潛山去也。陳玉成此時心胆俱裂，以林紹章等至退至潛山，料不能來助，而敵將李續宜既來，今多隆阿一軍又到，已兩面受敵，如何抵當。正欲趁多隆阿未至時，乘勢先退，來一面催李遠繼援來，一面拔紅旂先退。傳令諸軍，且戰且走。惟後面塵頭冲天而起，多隆阿已自趕到。鮑超又引軍捲地相乘，陳玉成幾不能退出。幸得李遠繼支持一陣，惟清兵乘勝之威，非常奮勇。陳玉成正無所措手，忽見李續宜一軍先亂，陳玉成即乘懈而出。原來太平將陳仕章以奉了陳玉成之令，往爭宿松一城，到時已探知宿松先爲清兵踞了，乃引兵抄出二郎河之後，遠地聽得喊聲大起，已知是兩軍交戰，仍未知誰勝誰敗。只督兵直襲清兵，恰乘著李續宜後路，乃乘勢攻擊。李續宜一軍措手不及，紛紛潰亂。陳玉成即乘此機會，即時攻出，望東而逃。而林紹章一路互爲相應，一同退走。而清將多隆阿鮑超等不捨，合各路一齊趕來。時陳玉成軍中心慌，以爲與靈軍兵力相敵，今又益以陳玉成

之衆，如何不懼，因此皆亂了隊伍。陳玉成以吳汝孝、陳仕章二軍，尙未損傷，乃即叫李遠、饒陳仕章斷後，即下令望潛山而去。好與陳仕章等會合。後面多隆阿、鮑超、李續宜，分三大路追擊，真是尸橫遍野，血染成河。陳玉成等正在倉皇之際，忽報李秀成人馬已近潛山，令先遣前部賴文鴻領兵望西南來也。陳玉成軍中聽得此時人心稍定，原來李秀成自安頓金陵之後，即與諸將引大兵五萬，令賴文鴻爲先鋒，望西而來。甫過安慶後，早聽得二郎河已有戰事，欲以大軍趕至，繼思日行百里者驢上將爲兵法所忌，即勉強趕至，已是過勞難戰，究非所宜。只得選驍卒六千人，令賴文鴻統領，不分晝夜，趕至二郎河。一來使英王知大軍將到，兵心必定；二來敵人知救軍已到，亦有所忌也。賴文鴻得令後，即星馳電捲，沿潛山南界而下，猶欲急到助戰，不料甫離潛山不遠，陳玉成、陳宗勝、林紹章、涂鎮興等，俱已大敗。賴文鴻只得奮力援應，果然多鮑二將，見李秀成兵到，料知不敵，且更防有失，乃不敢再追，即傳令退兵，被賴文鴻截出，清兵拆了些少人馬，即先回太湖。一面收復太湖、宿松各縣，立行報捷于武昌。計此一場大戰，清兵死傷五六千人，太平人馬死傷一萬五六千人。沿山皆是尸首血跡，惟掘土掩之。是時，陳玉成逃至潛山，見所部折了萬餘人，竟爲靈軍所敗，乃嘆道：「吾自用兵以來，未逢敵手，今鮑超真心腹大患也。」吳汝孝道：「英王此敗，懼在簡于號令耳。兵力將才，非有減于鮑超也。」陳玉成念悶其道，吳汝孝道：「英王始用詐敗之計，若先告之林紹章一軍，則林軍必不疑英王真敗，自不至驚慌，即不至爲多隆阿所乘。若非多隆阿先敗林紹章，彼鮑超又豈能爲英王敵乎？兵家每失于細微，此類是也。」陳玉成道：「吾惟以屢勝之故，小覷清兵，以至于此耳。」正說話間，人報李秀成已到，陳玉成即迎接至裏面。先向李秀成道：「吾有何面目再見忠王若忠王早到兩天，吾軍斷不至有敗也。」李秀成即慰之道：「勝敗亦兵家之常事，所惜者九江被陷之後，英王又敗，不免元氣大損耳。」陳玉成道：「吾生平未嘗挫敗至此，鮑超此仇不可不報也。」說罷，復述兵敗原因。李秀成道：「所以行軍之法，凡有所謀，須與諸將透商，今以一悞之故，林紹章則應勝而反敗，英王不敗而

亦敗矣，不可不懼也。」陳玉成道：「今忠王既到，不如合兩軍之力，復爭太湖宿松，以雪此恨，忠王以爲何如？」李秀成道：「仇固當雪，然今非其時也。彼以乘勝之威，軍心振奮，宿松去武漢既近，彼援應固易，而曾國藩自收復九江之後，已虎視安慶，我若共出宿松，以爭此區區之地，則曾國藩必出安慶，而官文胡林翼五出援多，勝負未知，而安慶已危矣，必不可也。」陳玉成聽得，又道：「然則忠王之意若何？」李秀成道：「今蒲圻一帶，多有起義者，已有投函于吾，願附我國，我當撫而收之，以厚兵力，或令其自爲一部，亦足擾皖鄂間，而分清國兵力也。今既敗之後，兵力損壞，正宜培養，且吾等之兵疲，以戰久矣，兵雖聽令而力已不如，不如派一能員回廣西募兵，以兩廣爲天王產地，其人又習于戰鬪，不似江鄂文弱，不足以敵湘人，待其募兵一至，軍威更振，方可用也。」陳玉成道：「若從廣西募兵而至，動需時日，奈何？」李秀成道：「今請英王駐軍廬灤一帶，四出招羅稔黨，又可以固金陵安慶之門戶。我若招撫各地義勇之外，再移軍而東，擇其易與二，求一大捷，即足以鎮人心，想吾公人尚在江皖，清兵亦不能加害也。」陳玉成亦以爲然，乃先令洪容海回廣西募勇。時湖北境內，經陳玉成一敗，人心更憤，于是與國大治武昌江夏通山速城嘉魚蒲圻一帶，約有義勇三十餘萬，都具稟向李秀成求降。李秀成盡行招撫之。于是與陳玉成相合，一一撫定各郡，并訓練新降之衆，然後議征伐。且說官文胡林翼自會合五路，攻破九江，此次又會合多隆阿鮑超李續宜，戰敗陳玉成。自此軍聲復振，決意要先行收復武昌。乃與官文計議，一面調多隆阿舒保回來相助。時李曙堂已回漢陽養傷，乃令李續宜鮑超看守太湖宿松一帶，以阻東來太平人馬。以舒保隸有官文軍中，而胡林翼却以李孟羣曾國藩爲前部，來爭武昌。當李秀成自前者再復武昌之後，仍留譚紹洸把守。譚紹洸自聽得九江既失，陳玉成又敗，料清兵必來爭取武昌，乃與部下會議預防之計。馮文炳道：「弟以爲今日局面，清兵固爭武昌，且武昌亦難久守，不如棄之，猶免塗炭人命也。」晏仲武道：「吾等奉命守此省會，所以牽制漢陽荊州之衆，而阻湖南敵兵北上，最爲重要也。國家以重任付吾等，而兵力又不爲

弱，若甫見敵形，卽棄城而遁，人其謂我何也？」洪春魁道：「以某愚見，一面宜報知忠王，告以武昌危險情形，以候其設法援應；一面繕修守備，以防敵兵。守如不能，救又不至，那時逃走，未爲晚也。」馮文炳道：「若依洪兄之言，幸勿使三軍得知，若軍中知吾等預作逃計，其力亦緩矣。逃則先逃，守則竟守，不宜游移兩可也。」譚紹洸時亦不願逃，并道：「自復守武昌以來，小戰不下數十次，清兵何嘗得勝？今某斷不輕棄城池，願與諸君共守之。若守之不能，那時再商行正。」于是籌策戰守之具，一面并以武昌危狀飛報李秀成。馮文炳道：「今李孟羣復守洪山要道，而妙河復爲敵人水師所踞，眼見武昌戰地已盡失矣。今通山嘉魚義勇蜂起，不如先調義勇隊，以要敵人之後，吾卽以本處人馬緊守城池，乘義勇隊與清兵交戰時，然後出而乘之可也。」譚紹洸道：「前往撫輯義勇隊，須得人而往，不知誰人願當此任？」韋志俊應聲道：「某願當之！」原來韋志俊，卽章昌輝之子，曾任指揮，前以東王一案會經革職，後李秀成保之，此時乃在武昌効力。當下譚紹洸卽令韋志俊前往。燕王秦日綱道：「志俊資望尙輕，恐義勇隊不爲用矣，某不如親引一軍，往至漢陽，亦足以少分敵人兵勢也。」譚紹洸并從之，遂并令晏仲武守南門，洪春魁守西門，東北門不當要地，以馮文炳督守之。譚紹洸爲各門巡視分撥既定，時胡林翼已銳意欲收武昌，乃與官文定戰守，并道：「吾等爲湖北督撫，數年尙未安駐省城，今當竭力圖之，不入武昌不休也。但漢陽亦屬要地，不可不妨。」官文道：「若往攻武昌，吾當親守漢陽。」胡林翼便令李孟羣由洪山轉攻南門，而以曾國藩助之，并令羅鎮南、羅信南及易良虎爲西南兩路游擊，而盡以滿兵及附以吉林馬隊，令舒保統之，併力往攻西門。復令鮑超李續宜分兵而西，以擾東北兩路。胡林翼自爲後路救應，并下令兵貴神速，立刻便行，故譚紹洸甫行分撥，而清兵已至，皆勢如狂風驟雨，尤以南門一路最爲猛力。計李孟羣曾國葆羅鎮南羅信南易良虎共五路人馬，併力攻擊，晏仲武分頭抵禦，勢漸不支。譚紹洸亦親自來助，乃終不能敵五路之衆。胡林翼更下令道：「各軍兵宜奮力於四門之中，只破其一足矣。」乃復率三軍，鼓噪前前，併力再攻南路，晏

仲武更不能支。那時譚紹洸見情勢危急，只望嘉魚蒲圻等處義勇齊起，而要清兵之後。不意韋志俊往撫義勇，甫起程後，清兵即圍武昌，故義勇隊皆用不及。既日望義勇隊來救不得，乃悉力死守。一面又催促秦日綱渡河，往襲漢陽，惟前次李秀成再復武昌，清兵以其先襲漢陽，故此大清兵重固漢陽一地，不待官文以重兵居中駐守，且分兵屯紮城外。不容秦日綱渡河時，秦日綱以渡河不得，乃欲引回武昌助守。此時又已爲清兵隔截，遂兵力益孤，譚紹洸心極焦急。晏仲武道：「武昌此城，料不能守矣。將軍當早作區處，以將軍爲國棟樑，當與燕王（即秦日綱）留身後用。若晏某將與城俱碎矣。」譚紹洸道：「三軍繫於某一人，若武昌不守，某又何忍獨生？」晏仲武道：「武昌之難守，早已知之矣。將軍勿守此小信，當留身大用也。」譚紹洸道：「死則同死，逃則同逃。譚某自奉守武昌，諸事多蒙指導，斷不忍獨視足下於死也。」晏仲武力爭道：「今日斷不能同逃也。惟恃某堅一陣，將軍等方能逃出生命耳。」說罷，又力爭之。譚紹洸不得已，乃與晏仲武洒淚而別。急將妻小扮作居民，仍留在武昌城外，即引親兵二千人，欲殺出北門。時鮑超方派江忠義一軍，助攻武昌北路，惟燕王秦日綱以渡河不得，又知武昌已危，欲由北門再回武昌城，乃悉力擾攻江忠義一軍。譚紹洸遂乘勢殺出東門，沖過江忠義軍中，正與秦日綱相遇。秦日綱道：「武昌不可爲矣，速作逃計可也。」乃以晏仲武之言告之。秦日綱不勝嘆息，再道：「徒走無益，今既在城外，可以分擾清兵，即不幸城破，亦可以救援敗兵也。」遂再復飛報李秀成告急。一面擾攻各路清兵。惟清兵得探譚紹洸出城，又知秦日綱在外應戰，乃傳令西東兩路，勿放太平人馬攔下，即盡力各攻南門。晏仲武知守力已竭，自譚紹洸去後，即埋伏炸藥于南門，引兵欲向北途中，正見馮文炳身帶重傷，始知東門亦將失守，乃同向北門殺出。惟清兵自見南門守力已退，乃拚力撲至城垣，用砲轟開，忽然霹靂一聲，震動天地，南門陷了百丈，沙石飛揚，清兵死者不計其數。這回分教：萬骨齊枯，已見腥風迷鄂省；九江挫敗，又來勇將助清廷。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救九江曾國荃出身 戰三河李續賓殞命

話說胡林翼以數路合攻武昌南門，乘晏仲武退去守兵時，即撲進，以巨炮攻城，忽此城垣陷了百餘丈，清兵多死傷。原來晏仲武知不能守，方在城垣下埋伏藥線，當清兵攻破城時，藥線發炸，附近屋瓦騰飛，清兵被炸尤衆，且多屍首不完，把血肉在半空拋擲，真是一場慘禍。計清兵死去二千餘人，李孟羣最先督兵撲進，是故孟羣亦受重傷，左臂以及面上，亦被藥氣薰灼，如黑面瘟神，登時跌落馬下。胡林翼立令軍士將李孟羣救起，先令回營養病，眼見兵士死去二千餘人，林翼不覺大怒，即率兵齊進，清兵更乘機縱火，燒得漫天通紅，大兵入在城內，互相衝突。馮文炳先已傷重而死，晏仲武走至北門時，正遇洪春魁，春魁先問譚紹洸何在，晏仲武道：「吾已請他先逃矣，今清兵已分擁入城，速逃可也。」乃以洪春魁在前，晏仲武在後，向北門殺出，忽然舒保一軍大至，已攻破西門，欲捉洪春魁，乃隨後追來。是時太平人馬軍心大亂，惟各自逃竄，晏仲武不敢戀戰，只催令先出北門。忽被舒保所部衝破做兩段，那時洪春魁已出門去了，却因譚紹洸一軍在外，尙與清提督江忠義相持，故春魁得乘間而出。那晏仲武被舒保所截，不能出去，乃策馬轉奔東門。是時城內四面皆是清兵，所有太平人馬除先逃出者外，或死或傷，幸平日多與居民相得，故有改裝匿在民居者。時胡林翼亦已進城，一面分兵救火，一面分軍搜捕太平敗兵，餘俱陸續進城，故清軍更衆。晏仲武正在奔至東門，又遇羅信南一軍，時晏仲武只存親兵數十人，正無路可脫，舒保又躡後追至，晏仲武奮力殺退羅信南，看看已近東門，那易良虎一軍又至。晏仲武乃仰天嘆道：「吾不能生矣，死不足惜，如國事未定，何一言已，拔劍自刎而死。自是武昌城內已無太平將官。胡林翼乃下令止殺，并救滅餘火，一面報知官文，已克武昌，并會同奏捷，不在話下。且說譚紹洸自逃出武昌，即與秦日綱、洪春魁同奔安慶，恐湖北全境皆失矣，不如就近擇地自守，然後報知忠王，再作區處。譚紹洸以爲然，乃令

秦日綱暫住金湖。而自與洪春魁共奔與國就近，與義勇隊聯合。乃使章志俊往潛山。以武昌失守情形，報知李秀成。時李秀成方接得武昌急報，正自頰惱，忽見章志俊奔到，李秀成即問武昌近狀。章志俊乃將武昌如何失守，晏仲武、馮文炳如何陣亡，及自己如何往撫義勇隊，救之不及，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李秀成聽得，乃謂陳玉成道：「吾亦知被陷九江之後，武昌必難久守，但不料其亡之速耳。失一武昌，無關大局，然使清兵得一根據，以臨安慶，則後患正長也。」言罷不勝太息。又道：「晏仲武以義勇出身，來助我國，可謂鞠躬盡瘁，其人得人心，燭軍略，以之助守武昌，已用遠其長，惟慕王必倚之爲助，故屈置之，實可惜也。」乃表告金陵，厚恤晏仲武，以爲各義勇隊勸。又以馮文炳爲馮雲山之子，足智多謀，父子同死，國難卽以南王之爵追賞之。又請開釋章志俊之罪，以章昌輝自殺東王，于其子何罪，宜卽開復，以鼓勵勳臣子孫。其章昌輝雖有罪，但前功不可沒，宜候章志俊立功後，令其承襲北王之爵。洪秀全皆從之。惟洪仁達于開復章志俊一事，不以爲然，頗多謗語。秀成乃不敢令章志俊入天京面君，先留在營中効力。卽一面與陳玉成商議出兵。陳玉成道：「吾等奔走馳驅，皆在東南半壁，此最失算也。弟欲引大軍北向，而由君主持東南各事，君意若何？」李秀成道：「此策極佳，但行諸疊次挫敗而後，實非其時也。足下雖威震遠近，然若欲北伐，非以全力不能致鳳翔前車，可爲殷鑒。今當求一大捷，穩住人心，以壯天王之胆，然後以大軍北行，料敵人在東南之兵力，亦將以半還北路，而東南敵勢亦輕。是江皖之間，亦可以無大故所憂者。安福二王，淫威用事，天王又不能制之，設吾等遠行，或將弄出大事耳。」說罷不覺流涕。章志俊揚臂道：「國家內政軍令，寄於忠英二王，何不回朝先清君側，否則養癰爲患，非國家之福也。」李秀成道：「自東北兩王交阨，國勢衰微至今，固不宜妄舉，且安福兩王非他人，乃天王之兄也。天王篤于兄弟之情，安容吾等行此異舉乎？」陳玉成道：「此事不必再提，且商議目前之事，不知忠王欲先求一大捷，當注意何處？」李秀成道：「湖北清兵，乘勝正銳，急未可圖，亦惟有先固安慶根本，則當與會國藩一戰耳。今皖鄂二省，留兄坐鎮，吾卽舉



行南下，揚言欲爭九江，以求戰于曾國藩，若得一勝，則李世賢、黃文金軍悉皆回復元氣，吾即回軍，以清皖省敵軍，然後北上，君以爲如何？」陳玉成鼓掌稱善。李秀成乃部署人馬，以賴文鴻爲先鋒，以古隆賢、陳坤書爲副將，帶同部將鄧永寬、陳贊明、黃子子、蔡隆元、汪安均、汪大成等，及補王、莫仕葵、首王、范汝曾，共大軍六萬餘人，由潛山而下。先傳令安慶守將陳德才、張朝爵、准備舟楫渡河，又飛令堵王、黃文金由江西接應，以防半渡被擊。一路旌旗蔽野，槍械如林，浩浩蕩蕩，聲言欲奪九江，望南而下。早有消息，報入曾國藩軍中。國藩卽與衆將計議道：「吾正欲進規安慶，今李秀成以大兵先爭九江，是先發制人之計耳。吾料李秀成未能忘九江也，將以何策禦之？」彭玉麟道：「九江城池未復，恐難固守，不如候其渡江時，于半渡擊之，則江西無事矣。」楊載福道：「敵人渡江，必分軍而渡，吾將于何處禦之，尙在難定。今秀成既來，志在必勝，且軍勢浩大，若與交兵，甚難決，不如飛文湖北，請官胡二人調鮑超一軍，巡襲秀成之後，若幸而得勝，卽不待渡江，而秀成已退矣。」曾國藩道：「二公之言，亦有見地，但所籌祇在未戰之前，設李秀成竟能渡江，與我求戰，又將奈何？」部將周鳳山道：「兵來將當，水來土掩，九江雖無險阻，未嘗不可一戰。秀成遠來疲憊，亦易與耳。今當分爲十數路使之應接不暇，而以大軍爲後繼，若得數十路中，勝負俱半，卽以大軍乘之，亦將全勝矣。」曾國藩乃從其計，一面飛文湖北，請胡林翼調鮑超，以要秀成之後，却令彭玉麟盡統水師，以阻秀成渡江，再令部將楊載福、轉統陸軍，以部將周鳳山、周天塔、張運、吳坤、修江、忠、泗各統兵三千人，分屯九江，以備交戰。自己却與劉崇佑、劉運捷、蕭啓江、普承堯等，盡統大軍，由湖口相機而進。又令南康知府沈葆楨分兵出瑞昌界爲九江後援，分撥既定。李秀成知曾國藩軍防九江大喜道：「吾今番必得成功矣。」乃急令陳玉成故作南下之勢，以防鮑超東來，且兼顧安慶。時太平天將雷煥、張祖元方由南昌駐軍贛州，秀成急派飛馬傳報黃文金，檄令雷煥、張祖元之衆，沿南康先握九江下游。部將汪安均道：「忠王非趨九江，而必令雷煥、張祖元獨赴九江何也？」秀成道：「正以此堅曾國藩之心，以爲吾必赴九

江耳！說罷，又令蘇招生陸順德，以水師壓湖口，以阻彭玉麟，遂引大軍風馳電掣而下，沿九江直渡彭澤。所有船隻，都是陳得才張朝爵准備在先，故安然而渡。彭玉麟上游水師，皆爲蘇招生陸順德所壓。時曾國藩聽得彭澤告警，乃驚道：「李秀成揚言欲攻九江，今非攻九江也，吾中計矣！」便令移兵而東，進報黃文金引兵來攻湖口。同時九江各地，又報雷煥張祖元引兵大至。曾國藩情知中計，但此時已不能移兵，乃督令諸將奮力戰退黃文金。同時九江諸將，亦將太平將雷煥張祖元兩路人馬殺退。不料兩地交間，李秀成大隊已渡過彭澤矣。曾國藩此時不敢東進，亦不能退，乃將九江人馬，留周天塔守九江，餘外盡移至湖口，以圖應敵。一面令彭玉麟引水師泊于江岸，以防太平水軍。而號令各路陸軍，與秀成交戰，以楊載福爲前部，而以張運蘭吳坤修江忠泗張鳳山分爲四路，自與諸將爲中軍。部將劉崇佑道：「敵人雖重屯大兵于彭澤，然安知不再調人馬，另取九江？設九江有警，周天塔一人必守九江不住也。」曾國藩道：「吾本欲以鮑超一軍急襲秀成後路，今秀成已經渡江，吾料鮑超亦趨九江矣。」正說間，探馬飛報太平將英王陳玉成，現會合稔黨苗沛霖，又得大兵數萬，已離潛山直下宿松，要與鮑超決戰。今鮑超現住宿松一帶，若一經離開，恐陳玉成將復進湖北，故鮑超不能來矣。曾國藩聽得覺少了鮑超一軍，九江更危，乃問部將誰肯助守九江？趙景賢道：「某昔蒙李秀成不殺，得縱回本國，仍得効力於麾下，某曾說過，此後不復與秀成交鋒，以報之。今大敵當前，願諸公立功沙場，某願以本部前往，助守九江。望大帥原諒！」曾國藩聽罷，許之。原來趙景賢自得李秀成省釋之後，以不復與李秀成交鋒一語，頗爲當道不喜，特以其有用，故仍留之。因此迭著戰功，仍屈爲道員。至是乃派守九江一地。是時李秀成已知曾國藩檄調九江各路前來助戰，即令黃文金兼統雷煥張祖元之衆，往躡九江，乘間回截湖口。一面進兵與曾國藩交戰，仍賴文鴻爲先鋒，使獨當楊載福，却令古隆賢陳坤書莫仕葵范汝曾分當各路清兵，自與諸將共攻曾國藩，并下令道：「若前軍足敵曾國藩各路，吾自可以破曾國藩矣。」復令部將邵永寬陳贊明爲各路援應。分撥既定，以明

日五更造飯，平明進兵。時曾國藩久知李秀成用兵，算無遺策，已自知不敵，先把困難情形報知家鄉。原來曾國藩性情固執，在營中無論如何多時，皆每日必寫一家書，或每日不暇，則下日補之，習以爲常。此時所寫之函，已有安危不知性命不計之語，益自知必敗，但不能遽退，亦號令三軍，准備迎敵。部將劉連捷道：「吾軍勢力不弱于李秀成，但近見大帥若憂形于色，何也？」曾國藩道：「古人說得好，一子錯，全盤皆亂。李秀成揚言欲爭九江，吾據探報即信之，至今吾方重顧上流，而秀成已安穩渡江，軍心氣沮，取勝難矣。然兵法云：置諸死地而後生，務望諸君奮力可矣。」正說話間，已報李秀成人馬大至，前部賴文鴻及古隆賢、陳坤書、莫仕葵、范汝曾亦相繼而進，皆望曾軍擊來。曾國藩即檄諸軍速進，于是楊載福、張運蘭、吳坤修、江忠泗、周鳳山亦分頭抵禦。不意秀成一軍已養精蓄銳，且渡江以後，軍心更穩。又因九江及二郎河兩敗之後，秀成欲求一大捷，故下令道：「敵人自一勝于九江，再勝于兩郎河，其氣驕矣，驕者必敗，視在諸君奮力耳！」三軍得令，無不奮勇。又因秀成平日得人，故軍士用命，曾軍如何抵當？時清將楊載福正與賴文鴻鏖戰，後面周鳳山、吳坤修等四路，亦一齊向前，李秀成即令古隆賢、陳坤書等亦分四路而出。是時已近辰牌，秀成忽令退兵。楊載福恐其中有詐，已不敢逕追。秀成見誘之不動，乃令前軍真退，轉攻曾國藩大營，而自己反與諸將夾擊曾軍前部。清兵見李秀成旗號，心上早吃一驚。楊載福乃獨戰李秀成，秀成將本部分而爲二，以夾擊楊載福，而以邵永寬、蔡元隆、黃子隆、洪安鈞分敵周鳳山、張運蘭、吳坤修、江忠泗等兩軍，賊殺連天。秀成下令道：「彼一路若亂，則諸路俱亂矣。」乃復分部將汪大成夾攻江忠泗。江軍受斜裏一擊，隊伍俱亂。汪大成復引健卒五百人直搗江軍，并傳令軍中如吾紅旂一舉，即齊向敵人主將擊射。于是五百健卒一齊發槍，江忠泗身被數子彈子，登時斃命。汪大成復以第二隊繼進，時江忠泗既亡，全部皆不敢戀戰，已互相逃竄。汪大成汪安鈞乃合擊江軍，斬首千餘，傷者不計其數。時近午牌，江忠泗既死，汪大成汪安鈞既破江軍之後，乘勢合擊周鳳山、張運蘭、吳坤修等。太平將邵求寬更下令道：「汪公部下已

斬將立功，諸君不宜落後也！」軍士待令，更爲奮勇，直攻周鳳山一軍。那時周鳳山方竭力抵禦，忽已報到江忠泗陣亡，江軍盡歿，周鳳山大驚，人人胆落。少時復見張運蘭、吳坤修兩軍已自退後，却爲蔡元隆、黃子隆所壓，周鳳山見各路俱潰，兵士死傷又衆，正在不能立足，誰想太平將汪永成、汪安均已分道搶來，合同鄧永寬分三路把周軍圍定。彈子如雨點而下，周兵死傷甚衆。周鳳山正侍殺出重圍，乃親自擂鼓，督兵向南而去，忽右腕上早着了一顆彈子，痛不可忍，鼓聲頓息。兵士只道主將已亡，一時譁亂，鄧永寬乘勢擊之，周軍左隊兩營皆逃不及，已倒槍投降。鄧永寬乃盡繳降兵槍械，移諸後軍，然後悉力進逼，把周鳳山困在垓心，不能得脫。看看太平將汪大成、汪安均又已逼近，時周軍部下本有五千人，此時只存二千人左右。正自危急，突見汪大成後軍自亂，只見一隊人馬，沖過太平兵殺入，乃吳坤修兵也。周鳳山遂乘勢殺出，並問道：「足下何以至此？」吳坤修道：「吾與張運蘭二軍已爲蔡元隆、黃子隆所截，首尾不能相顧，且聞張運蘭亦敗走矣。吾軍被壓，不能退後，故至於此。聞足下被困，特來相救。」於是周鳳山親自當先，令吳坤修在後奮力殺出，不意太平人馬各路齊到，前有汪大成、汪安均，後有鄧永寬一齊夾擊。蔡元隆以既退，張運蘭之後，又再復夾攻殺來，周鳳山四面受敵，料知更不能前進，乃與吳坤修約兵退後，轉望東而逃。只顧前進，不顧後追，合力殺退鄧永寬。此時部下只存千人左右，吳坤修部下所存更不及千人，乃合而爲一，望東而奔。忽見前路喊聲又起，原來楊載福一軍已爲李秀成所敗，楊載福只易服雜在軍中逃走，其餘軍士皆東奔西竄。周鳳山、吳坤修欲趕上一救，只是後路太平將鄧永寬、汪大成、汪安均、黃子隆等，四路已捲地殺來。周鳳山、吳坤修又不能屯駐，乃與楊載福敗兵同逃。此時隊伍全亂，所逃亦無一定方向，惟見路則奔，復被李秀成率諸將大殺一陣。楊載福、吳坤修、周鳳山三人合計所存不及二千人，馬惟落荒而逃。汪安均力請與諸將同追楊載福等，李秀成道：「吾志不在捕一無名小卒，而志在捉曾國藩耳。」乃立令諸將會合，即令賴文鴻爲先鋒，直搗曾國藩。是時曾國藩已聽得前軍已自失利，乃盡提部下大兵，與諸將

所部前來接應。忽探馬報到。太平將士如賴文鴻、古隆賢、陳坤書、莫仕葵、范汝曾、共五路人馬，每路約四五百人，已一齊攻到。曾國藩大驚道：「賴文鴻爲秀成先鋒，今已到此，豈吾前軍皆已敗潰乎？」說罷，心中更懼。惟有號令諸將，准備迎敵。忽先後又報到先鋒楊載福及周鳳山、吳坤修、江忠泗、張運蘭，俱已潰敗矣。曾國藩聽得，乃謂左右曰：「五路人馬，不爲弱少，何敗之速耶？」此時正不知所措，忽見張運蘭奔到，部下祇存約千人，多是焦頭爛額，見了曾國藩，氣喘言道：「前軍各路已盡爲秀成人馬所破矣。江忠泗且陣亡來也。」曾國藩急問楊載福、周鳳山、吳坤修何往。張運蘭道：「眼見周吳二軍被壓，與末將首尾不能相顧，現不知何往。」曾國藩至是，惟搖首嘆息。忽聽得號角喧天，喊聲動地，賴文鴻等五路已一齊擁至，國藩急教迎戰。不想軍士皆如驚弓之鳥，自聽得前軍各路俱敗，已心胆俱裂，一聞號令，惟有勉強接戰。賴文鴻等乘勝之威，人人奮勇，如何抵禦。陳坤書更下令道：「吾等先與敵人前軍接戰，未能取勝，今反被他人立了頭功，吾等有何面目！今惟有竭力以博一勝耳！」乃引兵一馬當先，古隆賢、范汝曾、莫仕葵，亦同時繼進。曾國藩令劉崇佑、劉連捷、蕭啓江、普承堯分敵四路，而以中軍副將周天孚獨當賴文鴻，自己亦率人馬爲各路聲援。惟賴文鴻在秀成軍中以槍法著名，準頭命中百無虛發，故周天孚到時，早被賴文鴻窺定，槍聲響處，周天孚早已落馬而死。於是軍中大亂，賴文鴻乘勢猛撲，直冲敵陣，如入無人之境。那時劉崇佑、劉連捷、蕭啓江、普承堯各路，正與太平人馬相持，忽見周天孚全軍俱潰，無不大驚。曾國藩當調軍來救時，方慮各路俱敗，實因所在戰場不好，誠懼一經同敗，更無退路，故那時極爲奮勇。怎奈周天孚陣亡之後，三軍已自驚懼，忽然李秀成大隊又至，陳坤書、古隆賢等更爲得勢，各軍加倍奮力。劉崇佑、劉連捷、蕭啓江、普承堯各軍立足不住，皆望後而退。李秀成率大軍擁入混戰，一來太平人馬奮勇，二來乘勝之威，三來此時兵數已數倍於清軍，清軍如何抵敵。曾國藩已先自逃走，諸將亦隨後俱退。秀成號令三軍一齊追趕，并下令道：「如捉得曾國藩者，賞銀五萬，位封公侯。諸將一聞此令，更爲奮勇。賴文鴻率兵當先衝進，直向清

軍中來，要尋曾國藩。劉崇佑恐曾國藩有失，急以兵隨曾國藩之後，力擋賴文鴻。那賴文鴻急提鎗猛擊劉崇佑，左腿上早已被傷，只得策馬奔逃。其軍士亦紛紛亂竄。賴文鴻更不理會，只令降者免死，即直衝清兵而過。是時漫山遍野，皆是太平人馬，清兵除降者死者，惟東奔西撞。秀成惟率諸將直追，忽見王范汝曾帶傷而回。秀成急問其故。范汝曾道：「某正追趕蕭啓江，看看趕上，方欲發槍，不意面上先着了一顆流彈，故此先回。」秀成即令回營養傷，自率大軍前進。突見一隊人馬伏地投降，秀成問之，乃普承堯敗兵也。因普承堯已帶親兵先逃，故軍中無主，特地來降。秀成令盡撤其軍械，襪下號衣，安置在後，令本軍親兵被著，扮作普承堯敗兵，直躡曾國藩而來。中途却先遇劉連捷，那些扮作普軍的太平人馬，不知秀成志在軍捉曾國藩，竟乘勢殺起來。劉連捷一軍也被殺去大半。劉連捷乃倉皇奔遁。秀成見之嘆道：「吾此計欲以捉曾國藩，今却大題小做矣。」說罷仍督兵奮追。時古隆賢、陳坤書、莫仕葵等各軍皆如入無人之境，但聞清兵已呼天叫地。賴文鴻一軍更在秀成之前，遠望曾國藩旂號，早已不捨。曾國藩正人困馬乏，忽見劉崇佑負傷而至，即道：「後路皆是敵軍，吾軍已覆去大半矣，速宜逃走。」說罷，後面喊聲漸近。曾國藩嘆道：「吾今番死矣。」正說話間，却見周鳳山、吳坤修趕到，只存些少敗殘人馬，護着曾國藩而逃。時曾國藩不暇問及敗兵之事，只顧奔走。周鳳山道：「吾等敗後，已落荒而逃，適見後軍又敗，故引殘兵至此。今不特賴文鴻追到，即李秀成大軍亦追近矣。戰力已失，彼來勢更猛，宜早作區處。」曾國藩道：「能逃則逃，否則死之，吾身斷不可辱也。」不料說猶未已，已見得前途塵頭大起，忽有一隊人馬擁至，截住去路，乃太平大將堵王、黃文金也。曾國藩見了魂飛魄散，前面既有黃文金，後路又有李秀成，及諸將捲地追來。此時清兵皆如七斷八續，已毫無次序。曾國藩前後受追，傳令暫歇于小山之上，自料必死。正在急迫之際，已見張運蘭奔到，即言道：「前後大兵至矣，現彭玉麟方引水師屯於岸邊，大帥速下兵船逃生，否則危矣。」曾國藩聽得，就引敗殘人馬，望北奔來。隨後劉崇佑、劉連捷、蕭啓仁、普承堯亦陸續趕到，乃一同奔走。不多時，李秀成

大軍掩至，清兵皆如波開浪裂，太平人馬皆大叫休走了曾國藩！曾國藩大驚，不覺把馬鞭墜地。幸左有張運蘭，右有吳坤修保着同逃曾國藩道：「吾兵至岸邊時，若被李秀成掩至，則不知死所矣！」乃教普承堯、蕭啓江、魏諸部將，竭力斷後，然後與吳坤修、張運蘭同奔兵艦逃走。隨後李秀成、黃文金等追到，復大殺一陣，清兵已所存無幾。清兵諸將皆奪路而逃，皆不見了曾國藩。後得降兵相告，知道曾國藩在水師逃命，李秀成見多殺無益，即傳令收軍，計這一場戰事，清兵統領以下，將校死傷數千員，軍士死傷約三萬人，降者萬餘，李秀成大獲全勝。諸將乃請進兵九江，李秀成道：「今日九江非昔日可比，吾國得之在昔日，固倚爲長城，足以阻清兵來往要路也。今日九江既絕無險要可守，今日攻之，誠如摧枯折朽，然留重兵守之，能徒費兵力，否則今日得之，明日即失矣，徒損軍威，無補也。」莫仕葵道：「然則今已大勝，又將焉往？」李秀成道：「吾軍以北伐爲主，其未得而往者，固由天王之後，顧東南半壁，亦由敵軍之每以兵力困余也。今曾國藩大敗，湖北諸敵將將再出安徽矣，故速宜回顧皖省也。」說罷，乃令黃文金仍留江西，以分左宗棠兵力，并令雷煥、張祖元之衆，并屬諸黃文金，以厚兵力。然後報捷南京，復引大隊渡江，再回安徽境界而去。且說曾國藩自經此次大敗之後，已憤不欲生，計各路合計不下五萬人，所存不過數千，損兵折將，何以見人？又不知何以奏報，不如索性做一個梗直，報稱全軍覆滅，僅以身免。一面報知湖北官文，胡林翼，訴說兵敗情形，求互相設法恢復。徐即以水師及敗殘人馬，回駐九江。一面又將兵敗幸免情形，函報家鄉，原來曾國藩鄉中，尚有兩弟，一爲曾國潢，表字澄侯；一爲曾國荃，表字沅甫。目從曾國藩從軍，本不欲諸弟出身，故屢勸以在家盡孝。怎奈他的兄弟皆喜功名，樂戰事，故大不以曾國藩之說爲然。以爲自己，乃要盡孝，他爲兄的，便不必盡孝不成。故自曾國華、曾國葆，相繼出身，那曾國潢猶自可，惟是曾國荃早已不能隱耐，每欲得一機會，以出身治兵，圖個建功立業。恰接得曾國藩函報，知李秀成大隊渡江，國藩正在危急，乃與其老父商酌，立意出身。其父亦欲其往救國藩，乃立即具稟湖南巡撫駱秉章，在鄉招集鄉兵二千名。

直望江西北九江而出。自此曾國荃一出，而太平天國又多一勁敵矣。閒話不表。且說曾國藩自經大敗之後，全軍元氣失盡，及走回九江後，仍恐李秀成追至。趙景賢道：「秀成不來也，今日九江本非重要，非彼所必爭之地，彼若來追，吾不難即退，是彼不能制吾死命，徒耗兵力，以爭今日無險可守之九江，究何所用？故料彼不來矣。」曾國藩以爲然，一面再派人回湖募勇，以復元氣，一面再催湖北請官文、胡林翼進兵。胡林翼聽得曾國藩幾至全軍覆滅，乃嘆道：「近來登遭大勝，偏遇會軍有所不幸，殊出意外，今當先挫敵人銳氣，否則再難制止矣。」時李續賓在座，乃進道：「秀成此次得全軍南下，以破我大兵者，全在皖甯無內顧之憂耳。某願以本部大兵會合各路，由鄂省以直趨皖北，東據金陵，以隔斷彼之聲勢，則安慶勢孤，而諸公亦得從事於安慶矣。」胡林翼道：「公爲安慶巡撫，皖省用兵，乃公之責任，吾甚贊公行，且更撥一員上將助公，公其勉之。」乃令曾國華領所部五千人，附于李續賓，立行出發。續賓慨然允諾。乃與部將彭友勝、胡廷槐、孫守信、鄒玉堂、杜延光、趙國棟、董容芳、王揆一、何裕、何忠駿等，以及大小將校數十員，共大軍三萬餘人，與曾國華號令三軍，申明隊伍，一路旌旂遍野，槍炮如林，直望安徽進發。是時聲勢震動遠近，那李秀成早知曾國藩敗後，敵軍必猛圖安慶，乃調譚紹洸助守安慶。以壯聲援，忽報燕王秦日綱病故，秀成傷感不已。并道：「燕王與天王共起于貧賤，多立功勞，今遇身故，是誠可惜。」說罷，乃令并撤金湖之衆，調洪春魁回守興國州城。正在商議進兵之際，忽流星馬飛報清國大將李巡撫續賓會合諸將，領數萬人馬，要破安徽省，現由宿松進兵，所經黃梅、太湖、潛山、銅城，皆望風披靡，現又攻陷石牌，向廬州來也。秀成聽罷，適陳玉成又有文書飛到，亦說李續賓一路人馬，如此這般，速宜合力破之，并自言引兵東回，要先破李續賓。李秀成至是，乃謂諸將道：「李續賓爲羅澤南弟子，自用兵以來，久著能名，軍鋒亦銳，今彼以破竹之勢，不乘機下安慶，反北趨廬郡，其用意欲東渡江甯，以擾我根本，而孤安慶之勢耳。續賓得勝後，胡林翼亦將分軍以攻安慶矣，吾須先行破之。」部將陳坤書道：「李續賓雖勇，然以英王遇之力足敵矣，吾懼忠王北



行，而安慶危矣。」李秀成道：「英王雖足敵李續賓，然續賓不過爲敵兵前驅，吾懼湖北清兵再至，則本王受制，吾不得不往續賓一破安慶亦安矣。」詔罷將本部分而爲二，令古隆賢、陳坤書、莫仕葵、范汝曾各引本部，分屯安慶附近，以壯聲援。卽與諸將共引人馬二萬五千人，望巢集而進，以截李續賓東度之路。一面打聽軍務。原來陳玉成亦由六安回軍，并不直入廬州，反沿廬州上流，直到含山界口，以截李續賓。與李秀成一樣意思。因陳玉成不料秀成人馬到得如此神速，恐自己欲直進廬州，設湖北清兵復出，必腹背受敵。且料李續賓必引兵東指，故不分晝夜，趨至含山，已聽得李秀成大兵已到，一面與之商議進兵，并令吳汝孝帶兵往把舒城要路。吳汝孝道：「前者大軍既經過廬州，而不守廬州，今反令小將回守舒城要路何也？」陳玉成道：「前者以不知忠王兵到，懼無援應，又懼清兵由鄂再至，則腹背受敵矣。今李續賓正困廬州，若知將軍已扼舒城，而吾與忠王又據巢集而進，則李續賓必懼掩擊，將擊廬州而求戰地，是吾計成矣。」吳汝孝得令去後，時廬州守將吳定規方一日三次，文書飛來求救，少頃李秀成亦有書到，力言各將各兵各用計，速截李續賓。廬州之圍自解，若徒救廬州，是拙計也。陳玉成道：「所見略同，吾計益決矣。」乃傳令進兵，由金牛而進，李秀成却率兵沿白石山而進。那白石山只隔金牛二十餘里，兩軍分道而趨，務截李續賓。時續賓正困廬州，惟吳定規竭力死守，以待援應。李續賓更下令道：「吾軍至此，一路沿太湖、潛山、石牌、銅城，勢如破竹，敵人望風披靡，今獨不能下一廬州，以數萬大兵，爲吳定規一犬所挫，皆由前則英銳，而今則疲玩耳。諸軍務宜奮力，否則敵人救兵若至，吾軍亦受困矣。」曾國華道：「吾軍長驅至此，如強弩之末，難穿魯縞，今如深入重地，又經疲戰，記遇敵軍，吾未見其可也。且焉有軍行千里，而敵人不知者乎？吾懼敵兵將至矣，不如報捷湖北，并請援兵方爲上策。」李續賓聽罷點首，忽探馬飛報，陳玉成已派顧王、吳汝孝扼守舒城要地。李續賓聽罷，大驚道：「彼扼舒城要道，是阻我援兵來路也。然則敵軍已在前矣。」部將鄒引堂道：「如此計不如回軍，較爲穩着。」李續賓道：「敵兵必已至，然後扼要道，以阻我援兵，

今若退後，反爲所乘耳！今不能再攻廬州，亦不能退歸後路。惟有撤廬州之圍，引軍直指，故緩行程，以養兵力。若遇敵人拚命一戰而已。」說罷，便令離去廬州。時吳定規不知李續賓何故撤兵，也不敢追趕。且說李續賓離了廬州，約行五十里，正是三河鎮。李續賓傳令扎下大營，打聽得陳玉成已駐軍金牛堡，乃決意先扑陳玉成大營，爲先發制人之計。傳令休兵一日，到夜後商議進兵，是夜正大霧迷天，對面不見人。李續賓傳令五更造飯，黎明出隊，都將趙國棟道：「不如五更進兵，因陳玉成兵衆，聞李秀成兵亦至矣，若與明白交戰，勢必不敵。不如以奇兵破之。料大霧之際，陳玉成必不出兵，我宜擇土人熟知地理者爲嚮導，直抄金牛，出其不意，以撲陳玉成營寨，必獲全勝。」說罷，各部將在座者一齊鼓掌，皆主五更出隊。李續賓被拘不過，且覺其言有理，乃依計而行。傳令各營三更造飯，五更進兵，密派土人四五十名作嚮導，乘大霧而進。到時李續賓令三軍人啣枚，馬勒口，不想陳玉成亦因霧重，懼爲李續賓所劫，乃爲諸將道：「我駐軍金牛，已爲敵人所知，今夜大霧須防劫掠。」乃傳令大軍起程，欲先奪三河鎮。因那時陳玉成只探得李續賓已離廬州城，尚不知李續賓已到三河鎮也。不料陳玉成人馬起行時，與李軍兩不相遇，皖北一帶又是陳玉成走慣的，故深悉地理，將近天明時，陳玉成人馬已過了三河，反抄在李續賓之後。及濛濛散後，陳玉成已過了三河後面，那李續賓所用嚮導，仍不識地理，竟爲霧悞，左轉右折，所行總離三河不遠。當陳玉成到了三河，忽見前軍報稱所過見有無數壁壘，烟灶尙新。陳玉成道：「李續賓必曾駐兵於此，核其蹤跡，是東去矣，當從後截擊之。」乃令以後軍爲前軍，親率小兒隊爲前隊，捲地追回，追至金牛洞，約離李軍後路七八里，卽發炮攻擊。李續賓知道陳玉成一軍已折在後路，急令回軍激戰。李軍不知陳玉成誤折在後，以爲預先埋伏，無不心驚胆落。諸部將亦各有懼色。李續賓奮然道：「無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是在諸君奮力否耳！」諸將聞得一齊奮進。惟陳玉成憤於二郎河之敗，欲雪前恥，亦鼓勵三軍，人人猛勇。兩軍正在惡戰間，時李秀成正沿白石山而進，約離三壯八里，聽得炮聲震動，知道兩軍已經交戰，乃揮軍趕上接

應。時陳玉成見秀成人馬已到，軍心更壯，并力攻擊，不一時，清兵陣脚早已移動，李續賓全軍隊伍已亂，陳玉成乘勢督兵猛撲而進，令軍士大呼道：「李續賓快來納命！」這會分教：三雄會戰，頓教名將隕廬江；重壁鏖兵，又見忠王破桐縣。要知李續賓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戰桐城忠王却鮑超 下浦口玉成破勝保

話說陳玉成乘李續賓陣脚移動，乘勢攻撲，李軍大亂，玉成乃率隊直躡李續賓，皆呼李續賓快來納命！續賓大懼，料此時不能透圍，若只顧東逃，則東路皆太平天國勢力之地，亦逃不得。乃再督諸將奮戰，以中軍統領副將彭友勝參將胡廷槐雙敵陳玉成，那陳玉成令陳國瑞猛撲胡廷槐一軍，自己親攻彭友勝，而以五旂管分左右並進，包抄續賓大營。先是陳國瑞以小兒隊先進，槍聲响處，胡廷槐先死于馬下，陳玉成乘勢冲進，把彭友勝一軍隔個兩斷，即令陳國瑞獨搗李續賓。時續賓全軍皆亂，正在危急之際，忽得兩路兵馬殺入，同救李續賓，乃會國華鄒玉堂也。此時續賓心中稍定，不料英王部下五旂官齊至，所遇清兵，如狂風吹敗葉，殺得呼天叫地，李續賓料知不能立足，乃與會國華鄒玉堂及諸將望東南而逃。忽見左路人馬紛紛倒退前來，原來左路已盡爲李秀成所敗，那時李秀成沿白石山而來，約離三河戰地祇有七八里，聽得炮聲震動，乃揮軍進戰，乘勢包擊先鋒賴文鴻，直冲而入，清參將杜延光游擊趙國棟雙擋賴文鴻不住，趙國棟早被賴文鴻槍斃，清兵紛竄，杜延光不敢戀戰，亦望後而逃。忽道員孫守信知府董容芳引兵來救，杜延光一軍力阻賴文鴻，不意秀成部將汪安均汪大成陳贊明黃子隆等，已分道撲至，杜延光孫守信董容芳如何抵敵，乃一齊潰敗將來，反與李續賓來路相撞。于是清國各路敗兵，反合做一處。李秀成乃傳令諸軍合圍而進，與陳玉成共困清兵于中央，不能得脫，部將汪定均問道：「何必故讓一路，以放清兵，然後追之，今合圍包困，恐因獸鬪，猶鬪清兵將爲續賓効死矣。」李秀

成道：「彼全軍俱敗。隊伍盡失，焉能復振？且我衆彼寡，不足懼也！望諸軍速宜奮力，休教清兵走漏一人也！」由是三軍得令，一齊奮擊。李續賓見四面被圍，無路可脫，乃令部將鄒玉堂、曾國華在前，諸將在後，自己居中，欲奮力直透重圍。奈此令甫下，鄒玉堂先已中槍陣亡。曾國華一軍亦大亂。陳玉成已撲至陣中，清兵互相譁叫。陳玉成下令降者免死，清兵多有棄槍而降。陳玉成更逼緊一步，曾國華知不能得脫，卽已自盡。是時李秀成亦從後逼至，與陳玉成越逼越近。清兵皆無心戰鬪。李續賓左冲右突，不得越出半步。看看部下諸將所存無幾，三軍所存不及萬人，同在核心。李續賓看見三軍呼天叫地，太平人馬已一層緊一層的殺進來，清兵盡失戰力，或降或死，不計其數。太平人馬更踐尸而進，李續賓見了慨然下淚。顧謂左右道：「吾受國家重任，且任安徽巡撫，身爲主帥，統數萬人馬，以至於此，今使全軍覆滅，皆吾之罪也。吾萬死猶輕，然諸君當以性命爲重，當設法圖生可也。」時王揆一在旁答道：「今全軍已失七八四面皆敵兵，焉能逃走？吾等亦不忍言降，今惟率衆死鬪，或猶勝於束手待斃耳。」說罷，王揆一與何忠駿乃身先冲敵而出。李續賓此時乃欲繼後奮戰，不意陳玉成部下皆如銅牆鐵壁，不特撼之不動，且玉成部下小兒隊已節節挨進，陳國瑞更逞神威，直冲何忠駿，計忠駿部下尙存五百餘人，皆被小兒隊一槍一個，如寸草不留。何忠駿先死於亂槍之中。於是王揆一一軍亦不能前進。李續賓更爲危急。忽然後軍譁潰，原來李秀成已引各路人馬擁至，隔不得一二里。李續賓自知不能逃脫，乃盡將文牘摺件一概檢起焚了，然後北面再拜，援槍自殺。按李續賓字希庵，本湘鄉人，爲羅澤南弟子，自從軍以來，身經六百餘戰，所向有功。一時湘中清將無有出其右者。臨事謹慎，遇敵奮勇，與多隆阿、鮑超、塔齊布齊名。今乃死於三河之役。時人有詩贊道：

儒生慷慨策從戎，良將威名皖鄂中；北面羅山賢弟子，東來江左小英雄。身經百戰支危局，霧掩三河起惡風。回看與國州城外，一樣師生死難同。

自李續賓死後，諸部將中，或被陣亡，或同時自盡，無一生存，所餘殘盡，只有數千，亦盡倒戈投降。計這一場大戰，自李續賓而下，所有死亡的將校，如彭友勝、胡廷槐、鄒玉堂、杜延光、趙國棟、孫守信、曾國華、董容芳、王揆一、何裕、何忠駿等，共四十餘人，大兵三萬餘人，死亡者二萬七千人，降者約萬人，全軍覆滅，無一生還。爲歷來戰陣所未有。因被李秀成、陳玉成兩雄會兵，四面包圍而進，故并無一人逃出也。當三河敗時，鮑超欲馳往援救，比至舒城，已爲吳汝孝所阻，不能通過。李續賓外援既絕，遂遭此大敗。自此消息報到湖北、江西，官文、曾國藩大驚，各省皆爲震動。因李續賓一路人馬，清國倚若長城，一旦殞滅，如何不懼？當即會銜奏知清廷，時咸豐帝好不震悼，立即加恩厚恤，以李續賓照總督例贈予諡忠武，并賞銀三千兩，入城賞治，將他入祀夷忠祠，昭、蔭其子孫，以資鼓勵。原來李續賓平日治兵所到之處，好掠淫婦女，曾爲御史所參，咸豐帝以用人之際，又憐其勇不加責備，反稱好色，乃武夫小過，着無庸議。李續賓得此一語，便不勝感激，樂爲効死。至是遂殞于三河。今閒話不必細表。且說李秀成、陳玉成全軍大捷，降清兵萬人，斬二萬餘人，平清兵營壘七十餘座，所得器械糧草無算。李秀成謂陳玉成道：「此戰清兵胆落，關係甚大，吾兩軍固有其功，吳汝孝功亦不淺，若不是緊扼舒城要道，恐鮑超救兵一至，李續賓未必便死也。」遂錄吳汝孝爲頭功。一面商議進兵之法。陳玉成道：「自湖口一戰，曾國藩胆落，三河再戰，李續賓陣亡，吾國自此復振矣。唯皖鄂一帶，苦于湘軍，天京一帶，又爲勝保、德興阿等所擾，隔我天京交通之路，而鮑超一軍，又屢伺安慶，今若能西挫鮑超，而東破德興阿，則江皖安如磐石矣。吾當與忠王分兵各破一路，未審尊意若何？」李秀成道：「正合吾意，英王欲往何處，可先自擇之。」陳玉成道：「吾軍兩挫於鮑超，然一遇勝保，無有不勝，吾本欲斬鮑超之頭，以雪前恨，只恐軍心尚怯，故吾欲忠王西行也。」李秀成允諾。遂由陳玉成、下浦口、秀成自領人馬西行。又念譚紹洸助守安慶，兵力已定，乃令古隆賢、陳坤書兩路由安慶東趨，相會於桐城。李秀成却率大兵望桐城進發。時清將鮑超一軍自二郎河戰後，轉戰各處，互有勝負，及李續賓深入廬州。

催請救兵，胡林翼特派鮑超往援，奈爲大平將吳汝孝所阻，不能通過舒城，遂駐兵桐城一帶，報知胡林翼，欲直下安慶，以分李秀成軍勢，迨聞清兵全覆，李續賓陣亡，知道太平兵勢正銳，未敢遽進。忽接得胡林翼來文，多隆阿已調往攻，現胡林翼特出兵潛山，以爲鮑超聲援，欲同下安慶，突有探馬飛報，李秀成大兵已過廬江，沿舒城直望桐城而來。鮑超聽得秀成軍勢雄壯，心上稍怯，先把軍情報知胡林翼。林翼以鮑超向來用兵，遇敵則進，今忽然以李秀成軍勢浩大來報，是有怯心矣，遂回書鮑超，并道：「吾爲巡撫，受朝廷厚恩，理當効死，若諸君則不然，可戰則戰之，不然即先宜退兵，勿過臨險地也。」林翼之意，直欲激起鮑超奮心，故鮑超看了來書，以爲胡林翼既宜効死，難道自己不宜効死，便立心奮戰。一面回復林翼，自稱誓與李秀成決個勝負。胡林翼聽得大壯其志，欲以兵爲鮑超後援，不料李秀成亦慮湖北清兵將出，而爲鮑超後應，乃飛令補王莫仕，以本部人馬西行，直出潛山、太湖之間，以爲聲援。故胡林翼聽得莫仕人馬將到，乃懼爲所逼，不敢遽進。是時鮑超已進兵近桐城，李秀成大軍亦至，部將汪大成進道：「霆軍已至矣，不如先踞桐城，遲則鮑超先入爲主矣。」秀成道：「將軍之言非也，桐城乃蕩中物耳，不患不得，吾軍若入桐城，其勢已孤，徒恃霆軍之攻擊，縱彼攻之不克，猶可從容而退，是彼先立於不敗之地也。」鮑超此來，志在求戰，吾因而破之，又何憂桐城不爲我有乎？」說罷，諸將嘆服。忽探馬飛報，鮑超大軍會計約三萬人，已相離不過二三十里，隨後又報胡林翼一軍，已不敢前來。李秀成聽得急令三軍掘土爲壘，計分兩層，其外就所掘之地，以爲長濠，然後傳令三軍如遇霆軍來攻，且勿急進，先宜併力禦之，部下聽得，皆爲不平，以爲李秀成畏懼鮑超，故皆磨拳擦掌，憤憤不平。秀成皆詐作不聞，只傳令不得違抗，不移時霆軍已至，秀成又令三軍不得妄動，待看中軍紅旂起事，方始出兵。時霆軍進勢極猛，惟苦於太平人馬重壁相隔，不能攻得要害，那鮑超本是精悍好鬥，乃督兵猛進，欲直撲長濠，奈秀成人馬自內擊外，霆軍死傷頗衆。時太平天國諸將，皆請令越濠而出，秀成不從，且出示言霆軍極壯，陳玉成且爲所敗，不宜妄進，待稍有機會，然

後乘之。惟諸軍心中不服，又不敢抗李秀成之令，只有奮力抵禦。計自辰至暮，依然不出，鮑超不知李秀成有何計策，只欲推倒秀成壁壘，欲填濠而進。一面令部將孫開華領兵先取桐城，復飛馬報知胡林翼，謂已入桐城。現正壓攻李秀成營前，以為必勝。去後復鼓勵三軍，冒死猛進，奈進勢愈猛，死傷愈多，那李秀成所築營壘，以數十小營護一大營，勢若迴環，且兩重壁壘，任鮑超如何攻擊，全不着緊。及至次晨，李秀成得探馬飛報，古隆陳坤書兩將軍到，李秀成大喜。時靈軍已損傷三千餘人，軍力亦倦，李秀成乃飛令陳坤書、古隆賢直從下游擊攻靈軍，隨即在中軍把紅旂一舉，太平人馬蓄憤已極，即開壁門，分道而出。計賴文鴻、汪安均、汪大成、陳贊明、黃子隆共五路齊進，令蔡元隆部永寬留守大營，兼為後應，以防院城清兵冲出。秀成却與諸將校共統大軍，為五路後繼，一齊向靈軍殺將來。那時靈軍連攻了一晝夜，兵力亦倦，二來太平人馬蓄憤已極，人人奮勇，無不一以當十。靈軍如何抵敵得住，皆望後而退。鮑超大怒，下令退後者斬，却令部將唐仁廉、王衍慶、婁雲慶、熊鐵生等各率本部，猛禦鮑超，復引兵當中直進。忽然部將唐仁廉坐下馬，早被賴文鴻槍斃，唐仁廉已翻身落馬。唐軍中營及左營先已驚潰，軍中隊伍俱亂。賴文鴻乘勢直搗，唐仁廉支撐不住，唐軍先已敗下。同時熊鐵生又為太平將黃子隆部下流彈傷了右臂，負創不能督戰。於是唐仁廉、王衍慶、婁雲慶、熊鐵生各路反沖動鮑超，中軍不能立足，其後李齊蹣跚，鮑超仍欲奮戰，不欲退後。不意唐仁廉、王衍慶、婁雲慶、熊鐵生各路反沖動鮑超，中軍不能立足，其後李秀成大隊又到，萬槍齊發，鮑軍死傷極衆，乃一同敗走。鮑超傳令先奔潛山駐紮，只望得胡林翼應援。不料輔王莫仕葵先到，古隆賢、陳坤書亦到，胡林翼已不能駐足，先引軍西回，欲改向北路以應鮑超。誠不料靈軍之敗，如此之迅速。那莫仕葵、古隆賢、陳坤書不追胡林翼，反引兵北截鮑超，故鮑超不能得胡林翼之助，反要前路受敵。時李秀成見靈軍已敗，復分軍為二，令賴文鴻、黃子隆、陳贊明為一路，從呂亭驛追下來，秀成自與汪安均、汪大成及諸將為一路，從斗鋪追下來，兩路皆取建瓴之勢。下令軍行不能中止，不分晝夜，務令鮑超全軍覆滅。方休。

太平軍士得令，皆且追且攻，看看將近潛山，鮑超已失軍萬餘人，正在人困馬乏，忽見前路塵頭大起，三路人馬勢若長蛇，攔住去路，早發砲向霆軍攻擊。隨據探報稱：乃太平將莫仕葵、古隆賢、陳坤書兵也。鮑超頓足嘆道：「似此前後受敵，吾其死矣！吾死諸君又豈能獨生？其各宜分戰可也。」便令諸軍分頭抵禦。惟究竟寡不敵衆，且又在潰兵之後，軍士皆無心戀戰。時太平人馬已分道壓至，秀成大兵在東北，古隆賢、陳坤書、莫仕葵在東南，諸路來攻，且攻且進。霆軍暫不能抵禦。賴文鴻更統本部人馬，直冲清兵，聲言勿放走鮑超。時霆軍死傷遍地，太平人馬皆踐尸而過。鮑超知不能抵敵，乃傳令向西而逃。惟太平人馬復隨後追擊，鮑超謂左右道：「此行得生爲幸，霆軍能戰之名，自此掃地矣！」說罷，見三軍紛紛亂竄，部下所存不及萬人。後面人馬又已追至。此時霆軍皆已疲倦，被太平人馬冲入當者便死，霆軍更爲紛亂。鮑超恐軍士投降，已傳令諸將，使轉佈軍中，謂昔日霆軍連敗太平人馬，殺傷既多，蓄憤已久，降者必被誅戮，故霆軍無敢言降。經秀成下令招降，亦無應者。故死傷更甚。此時鮑超已不能顧及後軍，只由諸將保護而逃。隨後婁雲慶、王衍慶等，亦皆奔到，都稱全軍將盡，快些逃命。正走間，忽見後路一枝人馬趕到，乃部將孫開華兵也。因孫開華攻入桐城，及聞霆軍大敗，料知孤守桐城無用，故并棄桐城奔來。鮑超得這一枝生力人馬，心上頗安，傳令孫開華斷後而奔。無如孫開華所部僅二千人，不能當李秀成各路之衆也。一同潰敗，折了人馬大半，亦惟有一同奔潰。李秀成仍率諸將猛追，誓要擒斬鮑超。秀成更下令道：「鮑超虎也，生平用兵，未嘗挫敗，今乘其被困，宜結果之。此人蠻悍健鬥，若縱之回國，是縱虎歸山，終爲後患也。」遂懸重賞，務捉鮑超。那鮑超正在危迫之際，又見前路一枝人馬已到，鮑超輩見塵頭飛滾，那謂左右道：「來者若是敵軍，吾等豈尚有生路乎？」說猶未已，已得探馬報稱：胡林翼已率李孟羣、江忠義兩軍來到。鮑超方才放心。未幾果見胡林翼旂號時，李秀成以三軍疲戰，恐不敵胡林翼生力軍，遂傳令勿追。那時鮑超已被李秀成追殺五十餘里，沿路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及得胡林翼救援之後，部下所存不及五千人，計死亡逃竄約二萬。



之數，鮑超不覺睡派道：「吾向不會與李秀成交戰，今日遇之，方知其能矣！今使軍士塗炭，皆吾之罪也。」說罷，力請胡林翼代請議處。胡林翼道：「使君以孤軍深入，致遭失敗，此吾之罪耳。勝敗兵家常事，但九江一敗，三河一敗，桐城再敗，吾軍損失精銳，不下十萬人。軍勢大挫，即敵人軍勢復張，關係不小，即君之威名，亦甚可惜也。」鮑超聽罷，搖首而嘆。隨覺腕上微病，却已爲流彈所傷，但非要害。胡林翼見敵軍已退，霆軍亦疲極，乃傳令安營，暫行休息。鮑超欲以胡林翼、江忠義、李孟羣等軍，追擊李秀成。林翼道：「彼乘勝之威，其衆且倍於我，勝之不易，不如待之，待公恢復軍勢後，再求一戰未晚也。」鮑超乃無言。計霆軍會合各路，共二萬餘人，存者數千，尙多焦頭爛額，其餘將校，除唐仁廉、熊銑生被傷之外，凡營官哨弁死傷者四十餘人。這一次大敗，實霆軍向來所未見。胡林翼只得令人掩埋尸首，但自桐城南下轉北，而西共被秀成追殺五六十里，沿途皆尸骸遍地，埋不勝埋。被李秀成大獲全勝，即以各路人馬，會於潛山。首王范汝曾道：「鮑超爲敵軍著名虎將，今且全軍覆滅，是敵人俱胆落矣。胡林翼雖到，亦無濟于事，不如乘勢追之，胡軍若破，即乘機收復武昌，有何不可？」李秀成道：「語曰：師莫掩窮寇，莫追以吾軍連戰兩晝一夜，軍力已疲矣，強而用之，徒以取敗，設胡林翼有胆，以主力軍逼吾，則勝負未可知也。且武昌一地，爲滿人所必爭，守亦不易，今日得之，明日復失，是徒耗兵力耳。」范汝曾道：「然則今日將作何行止？」李秀成道：「自吾下九江以來，前後三戰，敵兵大敗，皖鄂湘贛之精銳盡矣，只留鄱與阿勝保，猶以馬隊，屬於步軍，斷吾浦口，隔我天京交通之路。若英王能破之，則吾國可獲數年之安。吾即乘機以謀北伐，不亦可乎？故我今當回軍，爲英王聲援矣。」遂酌撥人馬，駐守潛山太湖桐城一帶，以爲安慶屏障。即引軍東返，以應陳玉成。且說陳玉成自與李秀成分兵，先由巢縣直抵滁州，忽得探馬來報：清兵欽差德興阿一軍，已由浦口趨小店，欽差勝保一軍，亦直趨水口，而來兩路人馬，合計四五萬中，中有吉林馬隊萬餘，聲勢極大。陳玉成聽得躊躇未決，部將陳仕章道：「勝保軍勢，徒有外觀，不足懼也。吾軍與勝保前後數戰，未嘗少挫，今大敵當前，惟

有奮門，何待思疑！陳玉成道：「吾豈懼勝保者耶？但敵軍中於勝保而外，復有德興阿，吾以一敵二，須籌善法耳。某料德興阿勝保必引兵疾走，烏衣吾不如先據之，以得地勢，然後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可也。」說罷，即督軍直向烏衣進登。原來勝保再調都統富明阿一軍爲助，那富明阿軍中，亦有馬軍五千名，勝保因前次八斗嶺之戰，步軍多，馬軍少，爲陳玉成所敗，此次欲多用馬軍，故與德興阿約，俟富明阿一軍到時，然後同進，遂致陳玉成先進烏衣，忽聽得侍王李世賢轉戰贛浙二省，屢破清兵，今聞忠英兩王西出，而勝保、德興阿合兵重屯浦口，隔斷天京之路，因恐天京有失，特此北還，一路破甯國府入繁昌，趙和州大軍將抵全椒，陳玉成聽得大喜道：「侍王若至此，天助我成功也！」一面飛函李世賢，約以分道破敵，并告以駐軍烏衣，又飛令六合守將李昭壽引兵而西，以截勝保之後，一面又鼓勵三軍，敵來即戰。時玉成部下，自李世賢兵到，軍心已壯，徐又聽得李秀成已大破靈軍於桐城，斬首二萬，陳玉成此時更眉飛色舞，即示令諸軍，以本軍會敗於靈軍，而李秀成獨能破之，我軍已形減色，今若更不能破勝保，則我軍威名掃地矣！於是三軍聽得，更爲奮勇，恨不得勝保、德興阿，早來交戰。時清將勝德兩軍，已取齊回來，勝保抽出富明阿馬軍五千，以爲前部，令富明阿以步軍爲各路援應。其兩軍合計馬隊二萬，步隊三萬，聽得陳玉成駐兵烏衣，乃盡提大兵，望烏衣進發。陳玉成令李世賢兼統九伐洲之衆，準備夾攻，一面傳令軍中，待清兵至時，由李世賢先發，却號令本部，以吳汝孝爲左軍，以陳仕章爲右軍，以小兒隊爲前部，以五旂管爲中軍親兵，并下令道：「若清兵至時，先自守禦，及李世賢到時，料清兵必移擊李世賢一軍，然後乘之。」諸將得令，皆準備迎敵。是時清兵分兩路並進，左路爲勝保，以副都統稽騰阿爲前部，以提督李若珠、副將戴文英繼進。右路爲德興阿，以總兵陳昇爲前部，以道員孔繼倫、宣維祈繼進，皆向烏衣擊來。到時已近日暮，德興阿初欲休戰一夜，然後進兵，勝保道：「陳玉成驍勇好鬥，我軍至此，彼將出而擊我矣，我豈墨未豎必不能守禦，不如先制之。」德興阿以爲然，遠望見陳玉成連營五六十座，旌旗齊整，三軍皆有懼色。勝保謂左右

道：「兵法在一鼓作氣，今陳玉成軍容嚴整，似有懼色，若再延時日，兵心更動，是宜速戰！」乃約會德興阿，鼓勵兵士前進，直攻陳玉成左右二軍。不料吳汝孝陳仕章，早得玉成之令，先立寨柵，以防衝突。清兵一連進攻兩次，太平人馬不勦。未幾夕陽已下，夜色初昇，是日爲九月初一日，夜後月顏無光。勝保覺陳玉成向來建門，此次獨不出，正以爲疑。陳玉成又預囑土人散佈謠言，稱陳玉成懼孤軍難敵兩路，故候李秀成到時，方敢交戰。勝保半信半疑。一來恐玉成有別謀，二來又恐李秀成真至時，更難抵敵，繼思夜戰恐或失利，又見玉成不出，便欲暫退。左右皆爭道：「陳玉成非不能戰也，我軍若退時，陳玉成將出而乘我矣。」不想說猶未了，下流鼓聲大震，探馬早飛報道：「太平將侍王李世賢已會合九洲州之衆，前來助戰矣。」勝保大驚道：「此吾軍探事不明之過也。早知李世賢至此，吾斷不同趨烏衣矣。」說罷，乃急報知德興阿趁玉成未出時，急行分兵。勝保自拒李世賢，而以德興阿軍迎陳玉成，卽立令分軍，乃正移兵時，只見陳玉成軍中火把明耀，一齊冲出，令吳汝孝陳仕章轉攻德興阿，而陳玉成獨擊勝保。這三路人馬，皆如生龍活虎，不辨人馬多少，但見彈子如雨而下，勝保前部先鋒副都統稽騰阿，先已中鎗斃命。軍中一時紛亂，玉成乘勢夾攻。那時李世賢亦率大隊擁至，勝保亦不能支。陳玉成傳令，每兵一隊，半擊清兵，半擊坐下馬，清兵惶亂之際，皆無心戀戰。勝保令李若珠戴文英，雙戰陳玉成，却親自拒李世賢一路。不意陳玉成後路五旂管已分道壓至，李若珠先已受傷，軍中更亂。戴文英一路，亦不能支，乃一齊潰退。勝保見兩路俱敗，本部又爲李世賢所壓，所有馬隊已死傷二之一，其餘亦向後奔逃。勝保乃傳令暫奔浦口，陳玉成知李世賢必追擊勝保一軍，自己却分軍一半，追襲勝保，而以半軍助吳汝孝陳仕章夾擊德興阿。時德興阿正與吳汝孝等拒戰，猶以吳陳兩路人馬無多，初時不大畏懼，尙奮勇與吳汝孝陳仕章相拒。及聞勝保已敗，德興阿已吃一驚，恐勝保一退，自己不能支持，正在籌思無策，忽見陳玉成分軍擁至，已知道勝保已真潰敗，於是全軍皆驚。陳玉成督令吳汝孝陳仕章猛進，德興阿大敗，傳令將人馬望東而逃。忽流星馬飛報，六合太

平守將李昭壽，已引大隊截來，德與阿更魂不附體，亦傳令暫奔浦口。陳玉成乃與吳汝孝、陳仕章一齊追擊。不多時，李昭壽人馬亦到，殺得德與阿人馬呼天叫地，沿路骸尸滿目。陳玉成惟率兵直追，將近浦口時，李世賢亦已追至，太平人馬耀武揚威，清兵被壓至浦口，被迫至河中溺死者不計其數。這會分教：五路西來，已歷敗兵沉浦口；孤軍東下，又來降將獻蘇城。要知勝保、德與阿此敗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一回 何信義獻江蘇城 石達開大戰衡州府

話說勝保、德與阿兩路兵馬，被陳玉成、李世賢督率諸將一齊追擊，直壓至浦口。那時候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勝保欲回軍一戰，以爲背水作陣，置之死地而後生。不意清兵自潰敗後，人人胆落，已無心戀戰，及聞勝保回戰之令，欲勉強支持，不意前軍只顧逃走，兩不相應。後面陳玉成、李世賢已隨後逼到，鎗炮交施，清兵死傷，又不計其數。清兵皆互相逃竄。陳玉成、李世賢乘勢冲入，吳汝孝、陳仕章更當先猛進，當者便殺，如入無人之境。勝保倉皇無措，忽見提督李若珠奔到，謂勝保道：「敵將已至矣，速作逃計。」乃保護勝保直奔至岸邊，掠舟而逃。勝保得了生命，遠望德與阿一軍，亦七零八落，浦口船隻，又不敷用，統計本部溺死浦口者已七八千人。岸上馬隊更必不能渡，所有馬隊中人，皆是滿人，亦不敢言降。是時勝保及德與阿俱逃岸上，未及逃的，已無主將，又盡失戰鬥之力，被陳玉成、李世賢、李昭壽、吳汝孝、陳仕章等殺得呼天叫地。陳玉成更令三軍向馬隊擊攻，馬兵皆無得免。凡殺不盡的，皆舍命衝突，見路則奔，餘外或伏地投降。李世賢見了，意殊不忍，准令降者免死。計太平諸將中，以李昭壽獨爲好殺，故清兵所傷愈多。計勝保、德與阿兩軍，共計不下四萬餘人，除得渡逃生者約有萬人，其餘溺死浦口者七八千，死傷萬餘。在陸上逃身者，僅約十之一，餘亦悉數投降。死傷將弁數千員。陳玉成、李世賢等，大獲全勝，得馬二千餘匹，所獲輜重器械，不可勝數。自此一戰後，南京隔江之信始通。勝保與德與阿，剩得殘

兵萬人。右是夜逃回盱眙、洪澤湖一帶，以圖恢復軍勢。英王陳玉成知勝保已狼狽遠逃，乃留李昭壽駐守濠州，卽與李世賢掃平淮安、六合、天長、儀徵、揚州等處，以固金陵根本。然後以李世賢力顧南岸，以應賴、周之師。自李世賢去後，陳玉成卽入天京，面君，具述近來戰狀。洪秀全不勝之喜，一面宴待陳玉成，忽報李秀成自桐城回軍，一路掃平皖省，現已回至天京。洪秀全一併延入，是時英忠、兩王同會於殿上。洪秀全道：「自清國會官胡三將，會同破我九江，勝保又重屯兩淮，以隔我天京消息，朕日夜不甯，今幸連番出師，一戰湖口，再戰三河，三戰桐城，四戰浦口，皆令敵人全軍復滅，既能張我軍威，又得通達隔江消息，非兩位賢弟之力，斷不至此。」忠英兩王齊道：「此皆仗天王 洪福，及將士用命所至，望天王勤政恤民，臣等馳驅於外，誓當恢復國家，以成一統。」洪秀全聽了大喜，正在君臣歡飲之際，忽報江蘇巡撫李鴻章，又與兵來攻，大兵將抵常州，所借洋人槍械十分精利，今金陵、丹陽等處已飛來告急。洪秀全聽罷，面色爲之一變，并道：「前者李鴻章已逃次來犯，賴周、勝、坤、周、勝、富、握、守，以至金陵不受其困，今李鴻章欲起重兵而來，又借洋人之利器，何以禦之？」李秀成道：「不勞天王費心，臣等必能使金陵無事。」洪秀全道：「兩位之中，必須一人前往，方能了此大事，不知誰人願當此任？」李秀成道：「皖省一帶，非英王不能鎮懾，英王可回軍皖境，力顧北岸，吾當提一旅之師，再下蘇常。當臣弟未到天京時，已留意東路，早知前任蘇撫 薛煥已改駐上海，專辦洋人交涉，爲借兵借械之事，而以李鴻章實補蘇撫，專事戰爭。臣素知李鴻章不打緊，其部下淮軍，亦非能戰，惟其部下將校數人，如劉銘傳、程學啓皆勇敢耐戰，頗爲勁敵。但械器精利，不先挫其威，將來爲患金陵不淺也。」陳玉成道：「忠王必有成算在胸，想李鴻章不難破也，臣願邊平皖境，以免天王西顧之憂。」洪秀全一一從之。陳玉成卽於次日回軍皖境而去。李秀成卽部署人馬，立刻東征。起程之日，洪秀全親自送行，與李秀成握手，問幾時可以奏凱。班師，李秀成道：「往返及戰爭，計期月可矣。」洪秀全道：「朕當專聽捷音也。」李秀成卽拜辭而行。計部下二萬餘人。時章、王、林、紹、章，正駐軍金陵，秀成以

金陵無事，乃令林紹章領軍同行，共大軍三萬餘人。又令蘇招生吳定彩二人統領水師東下，以爲聲援。仍令賴文鴻爲先鋒，并與各部將督率大軍，望東而下。及大軍既抵丹陽，得探馬報稱：李鴻章之兵有洋兵爲前部，現時尙住常州。又聽得上游揚州一帶，有清兵欲截秀成之後。秀成聽得，乃令丹陽守將周勝坤將本部八馬屯守城池。秀成盡將一軍屯紮城外。時陳玉成方留部將涂正興駐紮金山，即令涂正興與兵移上駛揚州，先掃清兵，以免後顧。并令涂正興立速起程。秀成却先將常州附近各縣收復，并下令諸將道：「蘇常兩地，久經我軍克復，自我軍西出，遂後陷於清兵。今我大軍到此，清兵不敢遽進，當先平各縣，以孤常州之勢，然後進戰。常州一破，即順流而下，蘇州可也。吾來時對天王言，一月可以往返，今觀之，又須稍費時日矣。」時清將馮子才正駐守金壇，秀成卻令賴文鴻會同黃子隆、陳贊明先攻金壇。又令蘇招生吳定彩統水師先據運河，以直下江陰。又一面發出告示，謂李鴻章引洋人來打仗，縱將來得回城池，亦必與洋人共分土地。等語。於是蘇常一帶土人皆攻擊李鴻章。日望秀成戰勝。秀成卻以馬軍千人爲前部，此馬軍就陳玉成戰浦口時所得。令鬆王陳得風統之，以蔡元隆、邵永寬各統步兵五千人，皆用抬槍，爲第二隊。同望常州進發。時賴文鴻等往攻金壇，清將馮子才以衆寡不敵，金壇又不能久守，已棄城而去。李秀成知賴文鴻等已得手，即令引兵一同東下。且說李鴻章自實授蘇撫後，知道太平人馬利害，決意借用洋兵洋械，由前撫薛煥駐居上海，專理交涉。那時借得洋人三千名，并精利洋槍三千根，由劉銘傳程學啓分統之。并輔以清兵爲左右兩隊先進。李鴻章卻與部將劉松山、錢鼎銘、潘鼎新等共統大兵爲後進，先趨常州。是時洋兵未有洋將統帶，只由鴻章部下劉程二將兼統，其所部清兵皆是淮軍，向來輕視外人。因此與洋兵大生齟齬。李鴻章以華洋同伍意見不和，故到常州後不敢遽進。忽報李秀成已引大隊人馬前來，乃急調集洋兵，并檄令三軍奮勇接戰。惟自李秀成殞示之後，土人皆以洋兵將來，必分掠土地，故無不怨恨洋兵。李秀成見人心可用，遂決意益戰。忽探飛至報捷音，那涂正興自得李秀成之令，由金山渡過瓜州而

後出其不意，先破土橋，清兵沿途至紅橋，下著灣三岔河各路清營，望風而潰，直過揚州，所得糧草無算。李秀成即令周勝富代涂正興駐守揚州，却令涂正興乘勝下泰興渡運河抄出常州之後。那時李秀成部下三軍皆欲與洋兵見仗，李秀成知李鴻章部兵與洋兵不和，料不能即進，故亦緩以待之。及見土人反對洋兵，又得涂正興乘勝助力，且見軍士奮勇求進，乃大會諸將聽令，并道：「洋人恃其利器，故彼用爲前驅，今我前軍改用抬槍，其力實能及遠，准可一戰。」便令陳得風統率馬隊，并抬槍隊爲前軍，從遠地先擊洋兵，復以蔡元隆部永寬爲左路，以黃子隆陳贊明爲右路，如見洋兵潰時，即三路同進。又令賴文鴻爲各路援應，分派已定，自己即率各部將引大兵一齊發出，尙距常州十餘里。隊主將陳得風先發令進擊，清將劉銘傳程學啓亦率洋兵接戰。奈洋槍雖利，仍不及太年兵抬槍能及於遠，清兵前隊頗有死傷。時洋兵以爲被清兵藐視，亦欲爭力一戰。不料常州土人既恨洋兵，又因秀成前下蘇常，絕無騷擾，深望秀成得勝，故夜後土人有暗自發槍，向洋兵攻擊的，洋兵初以爲中伏，及查知左右皆無伏兵，遂疑爲清兵暗擊，心中甚憤。先訴諸劉銘傳，惟劉銘傳以所部并無此事，力慰洋兵，奈洋兵不以爲然，以爲劉銘傳有意袒助清兵，皆無心戰鬥。秀成見洋兵戰力頓緩，正不知何故，忽探馬報稱：土人開槍攻擊洋兵，秀成知清兵必有變故，即率隊猛進。李鴻章見洋兵不大力戰，亦疑外人之心難測，即令劉松山潘鼎新引兵接應。惟太平人馬已大隊撲來，清軍前隊洋兵望後便走。清兵大亂，李鴻章知不能戰，方傳令暫退。忽報太平大將涂正興已抄出常州之後，李鴻章所部已前後受敵，軍心益驚。劉銘傳程學啓仍率所請部兵奮勇抵禦。洋兵此時見太平人馬來勢兇猛，亦回軍再戰。忽然西南角上一枝人馬撲到，乃太平大將賴文鴻也。清兵被橫貫一擊，更爲紛亂。那時洋槍雖然利害，惟太平大軍既已合圍，兩軍器械皆能擊及，洋兵利器頓失其威。李秀成即令陳得風及左右兩路速進，更令各部將分道緊逼清兵。那時清兵一來驚慌，二來零亂，又當不待太平人馬各路之衆，於是大敗李鴻章。欲退時，後面涂正興人馬又到，清兵死傷極衆。劉松山見勢不佳，知不

能久持，急保李鴻章望東南而逃。李秀成乘勢猛追，并謂左右道：「敵將所恃者，唯洋人利器耳，有此一敗，敵兵胆落，得此機會，勿令李鴻章逃生也。」各人得令，無不奮勇。李鴻章此時欲回守蘇州，又爲涂正興所厭，不能通過。時副將吳全美正領水軍駐泊太湖附近，急前來相救，只救得些少清兵。惟太平人馬已經逼近，沿途清兵，死傷不計其數。李秀成追殺數十里，方始收軍。計李秀成是役，斃洋兵四五百人，斃清兵四千餘，得洋槍千餘根，大獲勝捷。秀成打聽得李鴻章已引兵退回青浦，便率人馬先取蘇州省城。及大軍既抵無錫，蘇州守將守兵皆爲震動，以爲洋兵有此利器，依然不敵。何況自己故皆有懼意。守將何信義乃與李文炳兩議道：「李秀成久稱能戰，向榮和春、張國梁、胡林翼、曾國藩、鮑超、李續賓等盡爲所破，所戰則勝，所攻則取。以王有林固守杭州，外多援兵，內有能將，尙不能堅守。今李撫台所用洋兵器械何等精利，亦爲所敗。看來李秀成必破我蘇州城無疑矣。亦復軍心震動，十室九驚，何以戰守？徒死無益，計不如降爲上策。」李文炳道：「吾等皆是粵人也，今南京天子亦是粵人，降時必得優待。且李撫台所恃者洋兵耳，洋兵且敗，此後何以禦侮？君子貴於見機，將軍之言降是也。」何信義至此意益決，并以彼兩人之意，告諸部下。將校皆以爲然。於是派員往李秀成軍中納款，并謂太平人馬進城。李秀成得蘇州降報，不勝之喜。部將汪安均道：「蘇州未見敵形，守力亦足，忽爾言降，恐不足深信也。」李秀成道：「人心思漢，乃常事耳，何疑之有？」汪安均道：「雖則如此，然可讓未將等引隊先進，以忠王爲國柱石，勿輕臨險地也。」秀成道：「我爲主將，畏險儉安，何以服人？」言罷，並不從汪安均之言，引兵直進。到時城門大開，城樓之上，白旂招展，早有李文炳、何信義并將校在城門迎接。時汪安均、汪大成仍貼近秀成左右，進城望見李文炳、何信義，及其將校，手中皆無軍械。秀成乃謂汪安均道：「我言若何？」說罷，卽下馬，與何信義等相見，并握手道：「將軍能知大義，此功不少也。」何信義等，卽延之進城。時城內居民，多具香花迎接，秀成一一點首酬答，同至撫署暫住。太平人馬亦陸續進城。李秀成乃將人馬一半守城中，一半在城外。時城內清兵約五六萬人。



秀成盡行慰撫，收爲己用。并傳令軍中，以此次蘇省獻城，功勞極大，不得歧視。於是新舊人馬，皆相安如故。計收得清兵五六萬，新洋槍萬餘，舊槍萬餘，其餘利器無算。并得白銀百餘萬，及糧草稱是。舊時蘇省官員，其願入太平朝爲官者，皆位置之。其不願爲官者，皆給資斧，遣送回籍。一面表奏洪天王，以李文炳爲輔天侯，何信義爲助天侯。蘇城既定，乃出示招安。惟附城一帶縣落，尙有許多鄉民，不受撫卹。且前者清國官吏，曾扎令各鄉，舉辦民團。此時團丁未散，竟有搶到城邊，欲攻殺太平人馬者。秀成急令各兵，可固守，不宜進擊。徐謂何信義道：「此蘇人未知我朝威德耳，吾當親往撫之。」乃帶同部將汪安均、汪大成，及隨從數十人，并乘舟隻，親往各鄉撫諭。時各鄉團丁聽李秀成到來，乃一齊召集，往圍李秀成。是時汪安均見其來勢兇猛，欲勸秀成逃走。秀成道：「此時走亦難矣，待其至時，吾當以言撫之。」不料各團丁行近時，舉矛挺刃，直向秀成。凡隨往各員，皆爲變色。秀成却面不改容，即當衆說道：「爾等欲殺余乎？余數十人到此，并無軍械，不患爾等不能殺余也。但請允余得盡其言，然後受死。」各團丁聽得，以爲秀成等并無軍械，料不能逃脫，只得由秀成說話，惟將秀成團圍住。秀成乃道：「吾等帶兵到蘇州，爲大義也。何信義等獻出蘇州，亦爲大義也。爾等須知中國，是何人之中國？蓋被州人滅我，而爲之君，二百餘年矣。爾等皆中國人，何以愛滿州爲之君，而拒中國人自爲之君乎？我天王定鼎金陵，并無暴虐政治，卽我等帶兵出征，亦不如清兵之騷擾。昔和春、張國梁等，爾等亦稱同心殺盡和張賊，何以今日便忘之？今清國自知不敵，又借洋兵，縱後來得勝，亦必分土地於洋人，於爾等有何利益？今我朝只欲恢復中國，拯救人而已。我言已盡，如爾等欲殺余，請卽殺之，余斷不逃走也。」該處團丁聽得李秀成之言，覺極爲有理。又見秀成自斂其才，任人殺戮，更爲感動。於是一齊息手，願從招撫。李秀成乘機撫定元和、吳縣、長洲各縣。蘇州遂定。李秀成恐李鴻章再有舉動，卽暫住蘇州，并把詳情報知洪秀全。具言暫住蘇州的原因。洪秀全以陳玉成既在安慶，李世賢已在江西，清將勝保、德興、阿新敗，料得南京無事，便傳諭李秀成留鎮蘇州。惟令涂正興、陳得原

兩人回軍金陵，以固根本，自是金陵稍覺安靜。今且再說翼王石達開，自領了精銳五萬人，取道安徽，退了會國藩之後，以湖北爲清國重兵所聚，恐不易通過，遂折入江西，先拔南康。大破知府沈葆楨一軍，再取崇義縣一併下之。由是清兵望風披靡，大軍直過湖南，勢如破竹。湘撫駱秉章大爲憂懼，急即加緊馳驛飛報湖北，催取救兵。胡林翼乃即請巡撫李續宜道員江忠泗劉長佑回救湖南。時石達開沿途招納，故甫至湘境，即擁衆十萬，聲威大振。遠近望風畏懼。時石達開先攻桂陽，計城內駐守清將爲總兵劉培元彭定泰各擁衆三千人，鎮守桂陽。初時聽得石達開名字，早已害怕，及率兵登陴守禦，忽覩石達開軍容，早嚇得面如土色。劉培元乃與彭定泰計議，以爲戰固不能守，亦不敵，惟有走爲上着。劉彭二人乃瞞着部下軍士，乘夜易服先逃。次日石達開引兵攻城，及城內不見主將，號令急往察之，則劉彭兩總兵及縣令俱已逃遁。守兵乃開城迎降。石達開盡收其衆，又得槍械五六千，益增聲勢，乘勢即攻陷宜章與甯諸處。欲改道由湘入鄂，分趨豫章，折入川境，忽聞湘撫駱秉章請得湖北救兵爲李續宜江忠泗劉長佑各路來救湘境。石達開道：「吾軍由江西至此，來兵必臨吾之後，吾當引軍上駛，彼必疲於奔命，是救兵雖至亦不能爲我敵矣。」說罷，傳令大軍直走衡州。原來湘撫駱秉章懼湖南之衆不能與石達開一戰，又飛催荊州將軍都與阿發吉林馬隊，親下湖南，同時鄂督官文又發副都統舒保副將陳金寶參將趙福元知府蕭翰慶一同督兵赴湘。那時湖南一省，除原有軍隊之外，共計救兵如都與阿李續宜舒保劉長祐江忠泗陳金寶趙福元蕭翰慶等共十餘路，或萬人或數千人都來與石達開決戰。早有細作報到石達開軍中，達開即分爲前後兩路，以一路敵李續宜劉長祐江忠泗，以一路敵都與阿舒保陳金寶趙福元蕭翰慶等。籌撥既定，大軍即趨衡州。時都與阿以上流清兵，既衆料石達開必下趨廣西，乃先令部將余星沅在永州駐紮，在祁陽縣之觀音灘設防，以截達開，即以李續宜分爲二軍，所有江忠泗劉長祐二軍由李續宜統之，自舒保以下各將由都與阿節制，分道并趨衡州，以截達開。時石達開既進衡州城內，守兵無多，立即驅散，即據衡州。

兵傳令諸將道：「李續宜在敵軍中號為能將，今並統江忠泗劉長祐之衆，欲致死於我也。孫子有云：軍行趨百里者驟上將，今李續宜從湖北下駛，開關轉折以躡吾後，其力疲矣。疲者必敗，吾當先破之。則都與阿等亦懼，懼則亦不能勝矣。」說罷，即令左軍緊拒都與阿等，而以石軍先與李續宜交戰，并令李續宜來路佈伏些少人馬，多備旌旗屆時舉發，以為疑兵。一面嚴陣待戰。時李續宜由湖北南下，直至永興，探得石達開已破桂陽，轉向衡州，遂率三軍走萊陽，欲截達開。不料到時，達開已到衡府，適即都與阿分兵夾擊之。議李續宜恐達開遠遁，不宜縱之，明日恐不得一戰矣。以吾軍合都與阿之衆，軍勢不弱，若往千里，不能一戰，何以見人？且有如此之衆，何懼達開乎？乃不聽左右之言，催軍齊發。再行十數里，夕陽已下，夜色初升，這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酷熱，軍士行時十分疲苦，已是馬嘶人喘，左右皆欲休息，忽聽鼓聲震動，遠地見山林左右，火把齊明，旌旗飄揚，皆石達開旂號。李續宜心中早吃一驚，所部軍士以為中伏，更魂不附體。又不知石達開人馬多少，李續宜此時正不知如何處置，忽又聽上路喊聲大震，石達開已遣先鋒賴裕新領大兵四萬人，橫貫而下，左右兩面，又不知伏兵多少。李續宜即下令準備戰，令江忠泗在左，劉長祐在右，將人馬擺得勢如長蛇，不意清兵此時心已惶亂，太平人馬又衆，相離不及七八里，即萬槍齊放，向清兵擊來。這會分教：衡郡分兵已見翼王催大敵，廬州作戰又聞清將失元戎。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李孟羣戰死廬州城 左宗棠報捷浮梁縣

話說李續宜正移陣成列，志在拒戰，忽前路已見太平人馬橫貫而下。那時清兵已疑左右山林，皆是石達開伏兵，已無心戀戰，皆有懼色。江忠泗急上前，向李續宜說道：「三軍不能戰矣，今如陷於畏懼，強用之必不濟。」

用，不如速退，再圖良策！李續宜道：「吾亦知之，但今不能退矣！左右山林如果有敵人伏兵，退亦必敗。若左右山林只是疑兵，則吾軍尚可一戰，退而必敗，不如戰而求其不敗也。」江忠泗道：「軍已疲矣，且有懼色，奈何？」李續宜道：「可揚言敵人在左右林中，只佈疑兵，而來路敵軍，又只萬人，則兵心可以不懼，是在鼓其氣而用之耳。言退，則反令軍心疑懼也，君快些督陣，毋再遲疑！」江忠泗聽罷，無言而去，惟有准備交戰。誰想石達開軍已至近，遠望石軍不知幾路，皆盡佔形勢，只見火光冲天，旌旗掩映，不辨人馬多少。李續宜看罷，毛髮悚然，并謂左右道：「彼誠佔得形勢，若吾軍早進一步，則奪之矣。今敵人既據高原，有憑高視下之勢，奈何？」左右皆面面相覷。少時石軍左路已進中央，先鋒賴裕新傳令發擊彈子如雨而下。李續宜即指揮分頭應敵，奈石軍盡處高原，清兵總擊不著要害。惟石軍一經發槍，清兵大受夷傷，無不望後。却李續宜傳令不得退後，乃立斬數人，終不能制止。忽然左右山林鼓聲亦起，都發槍擊來，清兵譁然大震，又不知左右兩路敵人有多少伏兵。李續宜此時已不能分軍，勉強拒戰。一會石軍鼓聲大歇，槍聲亦止，清兵正不知何故。惟見太平人馬并未退後，正在思疑，約一個更次，鼓聲又起，槍聲又發，約戰一會，又復停止。初時李續宜趕上，不敢及石軍，第二次停鼓停槍，遂對諸將道：「敵兵必盡防都與阿，其與我對壘者，必兵數無多，故不敢追。」下令：「今必可不擊自怯，速宜進擊。」說罷，即率諸將督軍前進。三軍得令，惟勉強進行。誰想石軍鼓聲又動，槍聲又發，先鋒賴裕新已督率各路齊下，勢如潮，不下五六萬人，直冲清兵。清兵一來心怯，二來衆寡不敵，三來盡失地勢，故受石軍所擊，不能撐持。但聞石軍槍聲一响，清兵紛紛倒地，望後而走。劉長祐仍恐李續宜堅執不肯退兵，乃飛馬至李續宜之前，急諫道：「若不退兵，三軍盡死矣。」李續宜此時方知太平人馬多衆，惟有傳令退兵。三軍一聞退兵之令，即紛紛潰竄。石軍忿逼愈緊，分十數起趕來，槍彈所及，但見火光迸裂，烟硝迷漫，死傷山積。李續宜、劉長祐、江忠泗等冒烟突火而逃。此時清兵但呼天叫地，又因軍行疲乏，行走俱鈍。石軍如生龍活虎，漸漸追近。賴裕新令軍中大呼降者免死，一

面欲向頭戴頂子坐騎駿馬者射擊，故將校死傷亦復不少。右軍統領江忠泗，身被數彈，倒下馬來，只有左右負著帶傷而逃。自江忠泗既被重傷，右軍多已投降，清兵更爲悍亂。賴裕新乘勢督兵直入清陣，各以短刀相鬥，清兵死傷更衆。只有李續宜所領中軍，半已先行逃出，劉長佑亦喪失軍士大半，與李續宜同向萊陽奔來。惟賴裕新不捨直躡踪追至萊陽縣，故李續宜亦不能駐紮，反向金陵而遁。計李續宜部下各路人馬，折去三之二，將校死傷數十人，江忠泗更已奄奄一息。李續宜親視其傷，并道：「君曾請退兵，若聽君言，雖敗亦不致如是。今令君重傷，此吾之過也。」江忠泗道：「勝負常事耳，卽爲將者死於沙場，亦常事耳。惟吾等以數萬之衆，不敗於石達開，只敗於達開之部將，爲可恥矣。」說罷，卽時略血。李續宜撫慰數語，卽令送回原籍養傷。一面報知湘撫駱秉章，請籌良法，以防達開。是時太平將賴裕新已大獲勝捷，卽以半軍駐萊陽，而以半軍回應衡州。向石達開細述勝仗情形，達開道：「李續宜自恃其能，輕入險要，宜有此敗。今都興阿與諸將統率滿漢大軍，日湘鄉而下，忽屯湘鄉要道，堅固不進，與李續宜等異將何以處之？」諸將聽罷，皆主張直搗部將朱義道：「我軍以二十萬之衆，一舉而破李續宜，更何懼於都興阿？今宜以大軍急進，沿湘鄉益陽，以通常德石門，復轉而西下，以據川境，誰能禦之？此不可失之機會也。」石達開道：「都興阿會合諸將，以數萬之衆，復附之以吉林馬隊，理應與李續宜分道並進，今猶堅固營壁壘，以俟我軍，彼必有謀矣。以吾軍奔馳數千里，已如強弩之末，若與都興阿交兵，恐勞逸之勢不同也。」賴裕新道：「大王之言是也，自湘鄉益陽以上，皆爲清兵屯駐，吾縱能破一都興阿，必須苦戰匝月，始能通入川境，防有利鈍，軍無常勝，不可不阿。且吾軍一經與都興阿先鋒，吾料兩湖督撫必調兵環集以臨我矣。我軍雖衆，仍須八面支撐，設有差池，全軍俱覆矣。此尤不可不慎也。」石達開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賴將軍洞見萬里，所見極是。然今日清兵若此，又將以何策處之？」賴裕新道：「兵法取易不取難，今清兵防重長江上下，桂黔一帶久已空虛，吾等乘機南下，然後折入川境，必無有能禦我者。」石達開聽了，深以爲然，卽傳令

移兵先向永州。石達開援爲後路。以防都興阿侵襲。乃都興阿并不敢追趕。只稱已逐達開出境。卽與都諸將引兵而還。石達開進有走永州。時清國副將余星元方在永州駐守。本承都興阿命以兵三千。要截石達開以爲石達開由桂陽反趨衡州府。必不復南下。故全無準備。石達開知其虛實。乃令賴裕新選五千精兵。啣枚疾走。先趨永州。乘虛襲之。并斬余星元。復分兵進襲祁陽縣之觀音灘。降清兵二千餘人。石達開聲勢更振。桂黔皆爲震動。石達開更無阻礙。直趨桂黔而去。且說李續宜敗後。因見都興阿不進兵。大爲憤恨。惟見石達開已離湘境。卽引敗殘人馬。先回湖北。言於胡林翼之前曰。『弟領兵南下。直躡石達開。以至於衡州。縱橫奔走千餘里。軍行疲乏。以至於敗。此誠弟之罪。然石達開之擁衆十餘萬。聲勢既大。卽吾軍非奔馳疲乏。豈能必勝乎。以衆寡不敵。勞逸主客之不同。而弟猶欲求一戰者。以有都興阿大軍爲聲援也。都興阿所部。及其諸將馬步共五六萬人。勢力比吾軍倍之。如合力夾擊。弟未必卽敗。卽敗矣。未必如是之甚也。』乃都興阿由荆門下湘鄉。與弟軍之疲乏。既異。竟擁衆數萬。袖觀壁上。任石達開來去。自如不爲一助。使弟獨受其欺。弟誠不足惜。如公事何。』胡林翼聽罷。卻舉酒一盃。以遞於李續宜。并道。『都將軍與國休戚。更甚於賢弟。而賢弟奮勇任事。獨過之。此賢弟之所以爲賢者也。願賢弟自勉之可矣。』李續宜聽罷無語。忽報稱陳玉成大軍復入皖境。由滁州全椒。含山。巢縣。并下無爲州。以迄廬州。方下舒城。桐城。直取潛山。勢如破竹。當者披靡。今玉成大兵將攔入鄂境。胡林翼聽得大驚。道。『皖鄂一帶。使吾等無日安枕者。陳玉成也。其人悍銳。其兵健鬥。今復將入鄂。武昌震動。奈何。』說罷。又謂李續宜道。『年來足抗陳玉成也。飽起也。將自會軍大敗於湖口。江西空虛。故以靈軍入江西防戰。賢弟又復新敗。軍力未復。將以何人禦之。』李續宜道。『李秀成已下蘇常。今在皖境者。只陳玉成一人耳。若以一能事者。往襲廬州。以要其後。則玉成必退矣。』胡林翼道。『李孟羣驍勇善戰。現方駐軍六安。卽檄令孟羣往襲廬州。如何。』李續宜道。『若用李孟羣。則得之矣。』胡林翼便令李孟羣往取廬州。一面以湘軍重防皖鄂交界之地。以阻陳玉成來。

時陳玉成欲沿潛山宿松以入鄂省，大將吳汝孝進道：「廬州爲安慶上游屏障，乃四戰之地，敵人所必爭者。今英王全軍南下，恐清兵又復北侵，勢將奈何？」陳玉成道：「吾亦慮及此也。鄂省涓國文武，以鮑超多隆阿爲柱石，吾之欲入鄂省，蓋有意也。因清兵以失城爲大罪，吾軍一到，胡林翼必求援於鮑超，吾欲乘其至時以掩擊之，以雪二郎河之恥。」吳汝孝道：「忠王曾破霆軍，敗一鮑超，究亦何用，不如重顧根本。」正說話間，已報到胡林翼現調李孟羣往攻廬州，而率湘軍重防鄂界，陳玉成道：「果不出吳汝孝所料，孟羣在清軍中，號爲能將，亦當先除之。昔蕭定規能堅卻一李續宜，此次豈不能卻李孟羣？若以偏師截之，以大軍繼進，殺李孟羣必矣。」便飛令陳宗勝移軍相助，時陳宗勝正駐廬江，乃令陳宗勝引兵沿巢湖而東，并囑道：「李孟羣若敗，必不能西回，卽須向東而奔，若以一軍截之，李孟羣死無葬地矣。」去後，卽以大軍北還，以陳仕章爲前鋒，向廬州進發。且說布政使李孟羣，自李續資死後，已得官署理巡撫，及接胡林翼之令，卽拔隊由六安逕趨廬州。時李孟羣軍中有女子李七姑者，名嗣貞，爲李奉貞之妹，本貫河南人氏，流寓湖北。姊妹兩人，自言能卜吉凶，知休咎測風雨，觀星象，分毫不爽。任鄂督楊霽曾聘之不就，自謂時尚未至。及李孟羣聞其異，亦以禮召之，奉貞嗣貞與其兄恆本同詣孟羣營中，孟羣欲試其術。因奉貞姊妹，自稱能布八卦陣，孟羣卽使布之，乃以石子爲陣，置鼠其中，而置貓於外，貓縱橫馳突，終不能進，又反置貓於中，置鼠於外，貓亦不能出，旣而向李孟羣道：「此陣入者不能出，出者不能入也。」李孟羣奇之，謂左右道：「孔明八陣圖之妙，用今始見之矣。」又與談氣數，奉貞兄姊皆精於易學，聞者莫不奇之。當李孟羣駐軍漢陽時，奉貞自處靜室中，能庇全軍，但勿見紅黃色，否則不驗。是時李孟羣奉胡林翼之命，與諸軍共戰李秀成於武昌，孟羣軍中萬餘人，皆以爲有神女護助，勇氣百倍，不意竟同敗於李秀成之手。於是軍中以爲虛妄，李奉貞憤極，率數十人直趨武昌城，孟羣止之不聽，及到武昌外城，令士卒先牽馬回營，以示必死，後竟爲太平人馬所殺。其兄恆本及其妹李嗣貞，大慟，請留營効力，以報家仇。李孟羣許之，自是李孟

羣每次出軍，必與李嗣貞相隨，所問吉凶，亦間有應驗，如取羅田攻霍山下六安，皆嗣貞先決必勝，己亦果然。李孟羣因此器軍李嗣貞，且謂奉貞武昌之敗，祇出偶然，而以李氏姊妹之言，爲無有不驗也。此次李孟羣得胡林翼之令，進攻廬州，亦先決勝敗於嗣貞，嗣貞卜之，以爲必勝。李孟羣遂率所部二萬餘人，逕趨廬州，幕友方玉潤亦精易學，以爲不利，且言道：「吾軍以三萬餘衆，所過羅田霍山六安，皆守兵無多，宜其勝也。此次往取廬州，是直與陳玉成挑戰，彼軍銳氣衆，不可不防。」惟李孟羣惑於李嗣貞之言，乃不聽方玉潤之諫，直進廬州。後徑圍府城，惟城內太平守將吳定規設法外守，李孟羣連攻三日不下，心極焦急，忽報陳玉成已引大軍六萬反旆廬州，風馳電捲，已過桐城，從斗舖而進，將抵廬州矣。李孟羣聽得，面色驟變，忽見方玉潤從外奔入，向孟羣道：「公已得陳玉成報乎？此李續賓二河覆轍也。玉成殆僞爲南下，以誘我至此，公宜速籌善法。」李孟羣道：「吾欲北趨定遠，東連壽穎，與勝保合軍，始與陳玉成再戰，何如？」方玉潤道：「若此則公或可保全，然吾料陳玉成必踞公後，是導陳玉成北進也。日勝保屢爲陳玉成所敗，軍心望風卽怯，今又新敗於浦口，元氣未復，卽與合軍，又豈能有濟乎？」部將總兵王國才進道：「李續賓之兵，在移軍東走，相失於大霧之中，今陣玉成奔馳到此，我主彼客，未必卽欺，何事遠遁乎？」李孟羣慨然道：「丈夫得死於沙場幸矣，今宜深溝固壘，暫避其鋒，鄂撫胡公必有以爲援我應也。」於是令三軍增築營壘木柵，以圖固守，然後相機應之。時各道軍報如雪片一般，皆以陳玉成回軍廬州，無不震動。原來陳玉成已星夜由桐城斗舖而進行時，卻謂吳汝孝道：「三河一戰，賴將軍扼守舒城，要道有以致之也。今李孟羣自恃其勇，將陷李續賓前車，將軍復爲我扼舒城可也。」吳汝孝得令，以本部萬五千人，分扼舒城要道，以阻援軍。陳玉成再囑道：「據要守險，堅壁却敵，我不如將軍，今鮑超駐軍瑞昌，若胡林翼聞我還廬州，孟羣被困，將調鮑軍渡黃梅，以臨吾後，將軍若能扼之十五天，卽吾事濟矣。若鮑超改由他路而進，則將軍亦要其後可也。」吳汝孝去後，適左右進酒，陳玉成道：「今無須此，候至縛李孟羣之後，卽與諸軍齊飲。」



矣。一說罷，號令速進，探得李孟羣駐軍離城南二十里，皆深溝固壘，以待外緩。陳玉成聽罷大笑道：「李孟羣將死矣。以三萬之衆，擁主待客，不敢一戰，反自困以待外援，安有此兵法乎？彼所靠者，湖北援兵耳。廬州去武昌數百里，往來徵調，豈旬日可能及乎？孟羣必爲我擒矣！」說罷，即飛令陳宗勝、由東而西往來伺察，以絕李孟羣糧道。水道陳玉成即以全軍齊進，包圍李孟羣全軍，復分數十小隊向清兵攻擊，秦攻漸進。一面令陳玉成搜截李孟羣糧草。時孟羣糧草僅數十天，若十天援兵不到，則全軍俱絕。時胡林翼亦知，雖得陳玉成回軍，自念鄂相難安，惟孟羣可慮，果調鮑超前往援應，惟往返徵調路途跋涉，皆已無及。李孟羣惟坐困於重圍，待救不至，糧道又斷，一軍皆驚。李孟羣此時已知堅守之誤，欲督兵冲圍而出，奈軍心已亂，毫不濟事。陳玉成部下包圍如銅牆鐵壁，經部將王國才、李慶瑞等幾次衝突，不能得出。陳玉成惟令部下包圍困之，節而挨進，時已圍攻九日。玉成部將陳仕章欲越圍進擊，陳玉成道：「我若進擊，之何患不勝？惟困之，使自就死地，則彼軍將無一人生還也。今已包圍九日，甯不耐一二天乎？」果然李孟羣軍中糧草已盡，運道又不通，孟羣只令節食待援，餘外已無一策。時清兵皆有飢色。王國才憤然道：「斷不可待死！」次早黎明，即引隊先進，孟羣在後奮力殺出，不意王國才先中火被焚，立時斃命。部兵一齊譁潰，亦不能出。又次日已越十一天，陳玉成見李軍抵抗之力，自辰至申，逐漸瘦緩。玉成大喜道：「彼軍皆飢病矣！」下令次早即率全軍一齊越圍而進，三軍得令，無不踴躍。以五旂管分道合擊，諸將一齊繼進，盡焚李孟羣木柵，并破壁壘，飛越而入。清兵不能抵禦，各皆面有飢色，有坐睡不能起者，紛紛言降。李孟羣大怒道：「丈夫不可徒死，當殺敵而後自盡！」不想說猶未了，英王小兒隊長陳國瑞當先搶到，隨後數百人擁上，立擒李孟羣。計部將李慶瑞等以下將校死者三十餘人，軍士降者大半，餘外盡死於亂軍中。由是孟羣全軍覆滅。玉成既獲全勝，即將李孟羣押在一處，豐以飲食，親勸其投降。孟羣罵道：「吾豈降賊乎？」陳玉成大笑道：「汝今爲中國官耶，抑爲滿洲人官耶？池方助賊，還罵我爲賊耶！」玉成說罷，傳令還押李孟羣已

自誓必死，越五日而刎。亡年未及五十，自刎之前，先一日作絕命詞四首，中有句云：生無將略，時望死有忠魂，答主知。又有句云：家國艱難空涕淚，乾坤維繫只君親等語。按孟羣字鶴人，爲河南同始人，以清道光丁未進士任知縣，由廣西爲江忠源調赴安徽，經二三百戰，積功累至巡撫，嗜勇好鬥，與李續賓齊名，至是乃并歿於玉成之手。自孟羣死，耗傳至湖北江西，無不震動。曾國藩爲之表奏其事，得咸豐帝賜諡武愨，并加旌忠之禮。時鮑超方奉胡林翼之令往援孟羣，至及潛山，已聞孟羣戰死，亦將兵折回。胡林翼不勝嘆息，以陳玉成又斬清國一員良將，并將孟羣全軍覆滅。乃商會曾國藩，以年來用兵，李秀成亦覆曾軍，破鮑超敗洋兵，奪蘇州，陳玉成則摧勝保，敗德興，阿斬李續賓，挫李孟羣，與昔年既死王有林，又斃和春，張國樑相似，其鋒正銳，不如先平贛省敵軍，然後合兵，共向安慶。曾國藩深以爲然，忽得太常卿寺左宗棠由樂平飛報，乞請援兵，兼借糧草。原來侍王李世賢自會合陳玉成大破勝保，德興阿之後，已由蕪湖直下，破甯國，下績溪，陷徽州，由休甯入祁門，縱橫一切，望風披靡。且趨浮梁夾擊左宗棠一軍，并挖祁門，斷左宗棠糧道。而堵王黃文金，又由東鄉圍軍趨樂平等地，以與李世賢相應。皆志在摧陷左軍，故特來告急。曾國藩得報，乃先令以婺源樂平浮梁數里厘金錢糧，由左宗棠徵收，以備軍餉。左宗棠聽得不覺怒道：「樂平婺源等縣浮梁昔爲太平人馬所陷，所有錢糧厘金，已盡爲太平人馬所奪，是今日徒有徵收之名，并無徵收之實。曾國藩將陷我矣。」正說着，忽報黃文金一軍大至，沿景德鎮北進。時左宗棠一軍不過萬人，不能抵禦，損失千餘人，望風而潰。左宗棠無奈，先退至浮梁，黃文金復逼追之。旋則傳王李世賢一軍亦到，左宗棠束手無策，一面令軍士深溝固壘，先圖自守，一面仍飛馬催曾國藩速來援。應於是曾國藩遣發各路人馬，張運蘭領本部五千人，曾國荃領吉字營亦四五千人，次如唐義渠林文察丁長勝席寶田石清吉周天瑤所部或三四千人，或二三千人不等，分道往援。左宗棠以張運蘭曾國荃唐義渠由景德而進，餘俱由驍州府直趨浮梁。時李世賢知左宗棠救兵將到，乃飛令黃文金力禦救兵，已則專力往攻左宗

蒙那左宗棠棄去浮梁縣城，遂屯兵於城外原野。乃謂左右道：「縣城固無可守，且坐守城中，即自困矣；敵人若敗，何患縣城不復乎？」於是鼓勵軍心，迎敵無如李世賢勢大，連經數戰，皆爲李世賢所挫。左軍先後又損傷二千人，李世賢已節節挨進，左宗棠軍力既疲，糧草又斷，不勝焦慮。李世賢督軍包擊，再飛告黃文金，令奮力拒住救兵，并道：「若再能拒禦五日，擒左宗棠必矣。」不料黃文金雖奮勇抵禦，惟救兵過多，隨後曾國藩又再調王開化一軍往援，共計景德鎮一路有張運蘭、曾國荃、王開化、唐義渠、吳坤、驍州一路有林文察、席寶田、石濟吉、周天培共十路人馬，皆夾擊黃文金。先是清兵由景德鎮先進，黃文金力擋五路，一連二三天，不分勝負。時張運蘭扎蘆角嶺，隔景德鎮十餘里，軍鋒極銳。黃文金分左路擊之，張運蘭連敗兩陣。惟曾國荃、唐義渠、王開化、吳坤、修已分擁而至，黃文金以右軍極力抵禦，惟一路難當，四路之衆，故損傷二千餘人，已退保十餘里。黃文金大懼，謂左右道：「各軍皆易對付，惟張運蘭及曾國荃兩軍，未可輕視也。」說罷，即令堅壁固守，徐復報知李世賢，使分兵來援。去後，饒州府各路清兵，又復趕到，黃文金更力不能支，惟竭力死守。僅兩日，曾國荃見黃文金未退，乃通告各路，以黃文金不退，即無以救左宗棠，則左軍必復滅。乃約同十路齊進，分三面環攻黃文金。那時黃文金雖有七頭八臂，亦不能抵禦，乃引軍向東北而逃。李世賢先得探馬飛報，知黃文金已敗，乃併力攻左宗棠。欲於清國救兵未到時，先滅左宗棠一軍。惟左宗棠見李世賢忽然猛攻，料知救軍得手，但此時左軍已節節潰敗，已走至范家村，部下除死傷飢病，只剩五千餘人。左宗棠乃號令三軍，僞言道：「已得飛報，曾軍各道救兵已大破黃文金於景德鎮，是救兵將至矣。諸軍宜速奮力，若能堅持一天，則諸君皆生，否則皆死矣！」三軍得令，一齊奮力。李世賢正在包攻左軍，忽見左軍突然奮戰，已是奇異，正傳令軍士猛攻，忽見南路塵頭大起，已紛報曾國藩十路救兵已到，李世賢料知不敵，乃解圍而去。左宗棠乘勢追，遂轉敗爲勝。這會分教：十道援軍竟助孤軍成戰績，一人愛士，反延僞士佐元戎，要知後事，須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雷正瑄密扎訪錢江 楊輔清匿兵破慶瑞

話說左宗棠知道救兵大至，又見李世賢似將解圍，即揮軍直出；果然李世賢即解圍而去。左宗棠乘勢追之，約二十里即回。而張運蘭會國荃、唐義渠、王開化、吳坤修、林文察、丁長勝、石清吉、席寶田、周天培，共十路援兵已一齊趕到浮梁。已知左宗棠回軍，即會見左宗棠。會國荃道：「李世賢已去遠乎？何君回軍之速也？」左宗棠道：「敵將似知將軍等救兵將到，故即欲解圍先遁。吾姑從擊之，連追二十里，擢孤軍深入，故以折回。若將軍等早到半日，則李世賢全軍俱覆矣。」會國荃道：「左公必知吾等將到，若再能爲僞退者，以誘致世賢稍延半日，則十路援兵挫，世賢必矣。今以十路援兵，奔逐數百里，使李世賢恃全軍而退，誠爲天下笑也。」張運蘭道：「早知如此，吾等十人當分軍爲二，以五路趨浮梁，以救左軍，以五路直躡黃文金，必勝於此。今黃文金必回擾浙江，即李世賢軍力未衰，亦回擾皖南，則甯國、祁門一帶，又將多事矣。」說罷，諸將齊出。席寶田謂張運蘭道：「左公此舉，借吾等援兵聲勢，以致敵人，而將獨引爲己功也。」於是張運蘭會國荃等，以戰狀報知會國藩。且以婺源、樂平、浮梁等縣糧草缺乏，先後引軍回屯饒州府、景德鎮、新淦、樟樹鎮一帶，以聽會國藩後命。惟左宗棠自退去李世賢之後，自以爲得此一捷，出於意外，適郭意城時在會國藩幕府，左宗棠乃致書於郭意城，自以乞糧於會君國藩，只予以樂平、浮梁、婺源三縣錢糧厘金，得諸灰爐之餘，縱有徵收之名，實無徵收之實，以此抱恨於國藩。又自以數千飢病之卒，意外得一大勝，頗爲自得。郭意城告諸會國藩，國藩心頗不懌。及接張運蘭會國荃、席寶田等報，亦以左宗棠自貪小功，致縱大敵，更不悅左宗棠。而會左交惡已始於此矣。且說太平天國軍師錢江，自遁跡後，已無有踪跡。當胡林翼第一次收復武昌，所得洪秀全文卷，即錢江與王策，前會呈諸洪秀全者，亦爲胡林翼所得。讀其與王策十餘條，無不歎錢江爲奇才，而苦不知其所在。時雷正瑄在湖北爲團練大臣，覽錢江與

王策擊節不置抄錄一遍日爲之朗誦。自是深慕錢江。其人時謂左右道：「錢江天下才也！其初輔洪秀全，誠爲可惜，若得而用之，天下不足平矣。」時幕友王延慶進道：「觀錢江其人，懷抱大才，不遇於世，又欲急就功名，以展其驥足，如范增欲依項羽以成名無異也。彼既離洪秀全而去，必知洪秀全不足與有爲，然後舍之。今彼匿跡銷聲，不過懼羅罪耳。方今海禁甚嚴，彼逃將安往？若密訪之，必得其人也。」雷正瑄以爲然，乃密令人訪察之，終無所得。後以捻黨日熾，清廷以袁甲三爲欽差大臣，駐兵河中，袁甲三奏以雷正瑄總辦糧台，雷正瑄遂移軍河上。惟酷愛錢江之心，依然不息。左右皆諫道：「錢江本輔洪秀全，位爲軍師，且棄之而去，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公安得而用之？」雷正瑄不以爲然，並道：「彼若非急於功名，必不輕就洪秀全，彼之去，必知洪秀全不足有爲，而後去之也。天下安有急於功名者，而不可以聘用乎？故吾患不得錢江，不爲我用，以彼方懼罪，吾若赦之，而復加以功名，何患其不就吾？若得錢江而用之，絕大功名不難致也。」由是訪錢江之念益堅。時委人四出，以訪錢江所委之人，且豐其薪水，務欲得之，而被委者又恐無以報命，故唯獻造謠言，今日言踪跡在何處，明日言踪跡在何處，鬧個不了。左右皆道：「若如此訪之，是反令錢江疑懼也。雖有踪跡，不將避之不遑，又安能得之？不如先出一示，藉言勸人勿附捻黨，并言如有懷才不售者，許其來見，縱從前有罪者，亦聲明赦而用之，則人不致驚疑，而訪才亦易也。」雷正瑄從之，自出此示後，便有許多一半解之徒，踴躍欲動。時有一人作道裝，漫游河上，亦時往來於城市中，且好吟詩，每遇叢林古剎，卽以粉筆留題，皆署名開散道人。每題詩必有自負氣，且涉及時務，故人多奇之。有環繞攀談者，彼則指天畫地，旁若無人。由是悠悠之口，省歎爲奇才。時雷正瑄所發偵探員，亦留意及之，嘗向他問道：「以君大才，何不出爲世用？」那道人答道：「吾不能再用於世矣。果欲用我者，其在雷公正瑄乎？」各人益奇之，以告雷公正瑄。那雷正瑄聽得，亦以爲異，密令人抄其詩詞一看，有雜感詩數首，雷正瑄讀之詩道：

獨倚青萍陋杞憂，談兵紙上豈空談？誰灌良將資強敵，欲鑄神姦首故候。機已失時誰扼腕，才無用處且埋頭。東風何事吹桃李，爭與梅花妒似仇。

飄零無復見江鄉，滿眼旂旌欄夕陽。芳草有情依岸綠，殘花無語對人黃。漢家崛起傳三傑，晉祚潛移哭八王。卻憶故園金粉地，蒼茫荆棘滿南荒。

地棘天荆寄此身，生還萬里轉傷神。鄉關路隔家何在？兄弟音疏夢自親。捫蝨曾談天下事，臥龍原是草廬人。西山爽氣秋高處，縱目蒼涼感路塵。

草莖猶慘救國忠，而今往事哭秋風。桓桓有意爭雄長，韓岳終難立戰功。滄海風波沉草檄，關山霜雪轉飛蓬。匆匆過眼皆陳迹，往日雄心付水中。

桑麻雞犬萬人家，誰識秋情感葦華。夜氣暗藏三尺劍，邊愁冷入半籬花。雲開雁路天中見，木脫鴉聲日暮禱。幾度登樓王粲恨，依劉心事落清笳。

一年一度一中秋，月照天街色更幽。天象有星原北拱，人情如水竟東流。賈生痛哭非無策，屈子行吟盡是憂。寥落江湖增馬齒，等閒又白少年頭。

山中黃葉已蕭森，招隱頻年負客心。北海酒樽誰款洽，南華經卷獨追尋。乾坤象緯時時見，江海波濤處處深。莫怪東隣老杜甫，挑燈昨夜發狂吟。

餘生猶幸寄書庵，自顧深知七不堪。蘆雁歸音回北塞，尊鱸鄉思到江南。雖無馬角三更夢，已有豬肝一片貪。且染秋毫瀉濃露，手編野史作清談。

雷正瑄見之，卻道此人必懷才未售，但是否爲錢江姑以不計，就其語氣，亦像一二姑且請見之，看其才略如何。然後計較。於是奉委各員，皆注意該道人。次日復遇之，爲邀至雷正瑄行台之內。雷正瑄以禮相接，相與談論事。

務那道人人口若懸河，對答如流。雷正瑄許爲奇才，并道看君詩詞，似從前曾建許多事業。想君當時必在洪軍任事，吾固傾城以待足下，足下幸勿隱諱。那道人聽了，卻笑道：「公既知之，何待多言？」雷正瑄大喜，待以殊禮，每事必詢之。後行。惟那道人建言論事，則滔滔不竭，惟臨事畫策，卻不大中肯綮。雷正瑄方辦糧台，當時捻黨勢熾，各路大兵屯聚陝晉各處，糧運每虞不繼。惟那道人一籌不展，雷正瑄至是疑之，以其言有餘而行不足，知爲該道人所欺。自言道：「此必非錢江，吾誤矣！」後來遂借事藉口以殺之，却以殺錢江報聞。此是後話，不必細表。且說太平大將前軍主將輔王楊輔清，自得洪秀全立爲主將，以江鄂一帶，有李秀成、陳玉成等，可以支持大局，唯清兵糧道當時靠閩粵，若不先破福建，并下廣州，終無以斷清兵糧道。乃兩商李秀成願以大軍下閩，浙時李秀成自撫定蘇州之後，連與洋兵交涉，直下青浦，復破洋兵，得洋槍二千餘根，乃回軍蘇州。適清兵馮志才等有復攻常州之說，李秀成乃再回蘇州府，撫定各路，使由南京直至蘇州皆無梗阻。乃甫到常州，即接楊輔清來文，力陳由浙入閩之利。秀成亦念欲固東南，須斷清兵糧運，方足使東南穩固，庶可以北伐也。遂贊成楊輔清之議，改令李世賢重顧浙江，兼應贛省，令黃文金顧贛，而以魏超成助之，并令陳宗勝重顧皖贛之間，即准并楊輔清南下。即楊輔清既接李秀成回文，亦以入閩爲是。惟秀成回文之意，仍注重北伐，故并囑楊輔清道：「伐閩以斷敵軍糧道，自是策，但鄙意仍重北伐，若既下福州之後，即留將駐守，宜速回軍，以固天京根本可也。」楊輔清道：「豪傑之士，所見略同，吾意決矣！」乃即報知洪秀全，將發兵而南。適廣西一帶，有陳金剛起事，欲附於太平天國，乃致函楊輔清，道達意見。楊輔清道：「此人正合用着也。」原來陳金剛部下，亦擁衆萬人，有部將江志侯、臣戴鄭金等，頗稱敢戰，故縱橫於廣東之肇慶，雜定以迄廣西，清兵屢疲於奔命。楊輔清因此以爲陳金剛可用。并對左右道：「兩江清兵之糧，仰給於廣東、福建、兩湖，清兵之糧，件給於貴州、廣西。今吾下閩省，以斷清兵於兩江運道，即以陳金剛牽制廣西，亦足斷清兵於兩湖運道，并足爲翼王聲援也。乃奏知洪秀全，以王爵封陳金剛，并

封江志侯臣戴鄭金爲列侯，令其分攻桂省。去後，楊輔清拚擋各軍，卽發兵六萬，由甯國南下，先後陷徽州淳安等處。復破嚴州直抵金華，所向披靡，遠近震動，直趨處州。時清廷以慶瑞爲知兵，飛調慶瑞爲閩浙總督，以拒楊輔清。那慶瑞探得楊輔清軍勢浩大，恐不能抵敵，乃以六百里加緊求救於曾國藩。那時曾國藩自分十道援兵，攻退黃文金李世賢後，軍勢大充。及接慶瑞告急之報，卽派總兵朱品隆、江長貴各領兵七千人，分道往援慶瑞。時閩浙總督慶瑞方擢太平馬兵，由浙入閩，故先引兵出浙江，以爲福建地方尚未嘗被兵，始能接應。各省糧道若被太平人馬攔入閩境，恐浙江一帶糧道必致被困，因以先離閩境，以阻楊軍。計部下士卒二萬人，另統旗兵數千，共二萬餘人。由福建過單陽，直抵溫州，移向處州進發。沿途聽得楊輔清領大軍六萬，將由浙南下，乃謂左右道：「楊輔清在洪秀全軍中，號爲能將，自李秀成、陳玉成而下，彼卽與李世賢齊名。其部下又能征慣戰，且數倍於我。若彼先得處州，將乘勢南下，溫州地方瀕海，我軍水師未備，難爲犄角，不如先踞處州，方爲上策。」說罷，卽率人馬先趨處州。一面催曾國藩由江西發兵援應，及大軍將抵處州，探得楊輔清本部已僅離處州城三四十里。瑞慶此時欲候曾國藩救兵到時，然後出戰。惟夜後在城樓從高北望，見楊輔清軍中燈火冲天，縱橫數十里，火光不絕，但見軍中旌旗齊整，刁斗森嚴，不覺駭然。謂左右道：「楊輔清人馬何其衆也，彼若來攻，恐守之亦難。想不出明日彼將來攻城矣。」說罷，次早傳令軍中嚴密守禦，不想次日自曉，至暮并不見楊輔清到來攻城。慶瑞心中疑惑，自忖道：「楊輔清以大軍南下，其志在於急戰，何連日不來攻城，其中必有別謀。」正在疑慮之間，忽探馬飛報楊輔清現派兵四處查察小道，大營亦移回西路，不知何故。慶瑞聽得拍案道：「楊輔清軍中必無六萬人馬，不過虛張聲勢耳。吾方以大兵先扼處州，彼卽不敢越處州而過矣。今計曾國藩雖救兵亦非旬日可到，若被楊非清偷越小道，直達閩境，沿途號召，卽後患方長，今不可不戰。待今夜再看情形如何，卽准備戰事可也。」及到夜分，果見楊輔清大營已移向西邊，且計其燈火亦不如前夜之衆。慶瑞益決言曰：「吾幾爲



楊輔清所賺，今觀之，乃知其不攻處州，自有原因耳。遂下令明日五更造飯，平明起兵。時楊輔清自知人馬多，衆慶瑞必不敢遽出，將緊守城池，以待援兵，是終難入閩。乃獨不攻城，惟尋覓小路，故作偷渡之狀，并將大兵分道向山林埋伏，減少旌旂，以誘慶瑞。徐探得慶瑞軍中半守城外，半紮城裏，忽然并將城內各軍，亦大半移出營中，頗有舉動。楊輔清道：「慶瑞將出矣。」便傳令軍中，如慶瑞兵到時，以偽敗誘致之。若見大軍大紅旂高舉，便是慶瑞中計，各路伏兵可一齊殺出。復飛令魏超成，由贛南攔入閩境，以擾慶慶之後。分撥既定，亦於五更造飯，專候清兵不多時，慶瑞已統大兵齊至，遠望見楊輔清旂幟無多，一發輕視之，促軍直至前。約離得不十里，清兵一齊發槍，向太平人馬攻擊。楊輔清亦督兵接戰。慶瑞亦默數楊輔清軍約不及二萬人，遂以馬軍在前，步兵在後，竭力猛戰。自辰至午，楊輔清勢似不敵，慶瑞左右指揮，并令如敵軍一敗，即猛力前進。說猶未了，已見楊輔清引軍漸退，且戰且走。慶瑞督兵追之。原來處州西北一路，巒多山嶺，且林木叢雜，地亦崎嶇。時楊輔清方率兵而走，後路人馬，且約有千人，向清兵投降。慶瑞更無思疑，以馬軍直臨楊輔清之後，約追二十里，地益難進，左右皆諫道：「此大地勢頗不，便用兵。楊輔清恐非真敗也。」慶瑞道：「此地我不宜用兵，豈敵人獨宜用兵乎？」彼軍且有降者，詐敗必不如是也。」說罷仍主急追。忽聽得四處鼓聲大震，四至八道，山林之內，皆現出楊輔清旂號。慶瑞見了，魂不附體。又懼軍心惶亂，乃欲穩住軍心，即顧謂左右道：「八公山草木，恐非真兵也。楊輔清故作此以疑我耳。」一軍不要畏懼，只管向前。今夜定要斬楊輔清之首矣！」但慶瑞雖如此說，唯說時已手忙足亂，左右皆爲變色。雖聞慶瑞之言，亦只唯諾相應。時浙江赤將張其光，方以本部隸於慶瑞軍中，瑞慶用爲中後軍統領。張其光忽從後路策馬而至，謂慶瑞道：「楊會伏兵已現矣，新降之兵，不下千人，尙恐非真降也。若爲內應，則吾軍俱亂矣。宜早作區處。」慶瑞道：「此言亦是，但軍中方懼中伏，吾唯設法穩住軍心，若遽殺降兵，軍心亦懼，必不可也。但密防之可矣。」張其光退後，慶瑞方寸俱亂，漫無主裁，繼思地勢既險，退亦艱難，不如直進。即傳令

從速進兵，奈號令雖下，人馬不前。慶瑞大怒，前鋒副都統穆騰阿立殺數人，軍士始勉強前進。忽然上游鼓聲大震，塵頭飛滾，楊輔清已率兵殺來了。太平軍前鋒成大吉，率兵當先直衝清兵。慶瑞即令穆騰阿引馬隊接戰，楊輔清將大紅旗一舉，復下令道：「慶瑞已中我計矣，當盡殲清兵，休令放走一人也。」太平兵得令，一齊奮勇，左右八道伏兵，亦盡行殺出，旗幟掩映，皆向清兵殺來，大呼不要走了。慶瑞清兵無不胆落，但見子彈如雨點，硝煙蔽天，清兵大受損傷。後路新降之兵，又譁然自亂。張其光傳令先殺降兵，奈清兵此時已互相逃竄，前路馬隊又望後而逃，自想踐踏清兵，死傷不計其數。楊輔清大兵已漫山遍野而下，穆騰阿不知是路，急率敗殘馬隊飛入中軍，保着慶瑞望後而走。這會分教：一計成功已見處州成血海，兩軍會戰，又教廣信起風雲。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四回 破會軍魏超成陷廣信 降勝保李昭壽獻滁州

話說楊輔清已困慶瑞，是時伏兵齊出，四方八面，皆是太平人馬，相離或十里、八里，分道環攻，清兵皆呼天叫地。穆騰阿保着慶瑞，正望南而走，慶瑞傳令以後軍爲前軍，極力越圍。此時清兵只顧逃竄，再無抵禦之力。楊輔清人馬分數路攻擊，地方又崎嶇，幾逃無可逃，於是清兵大半願降。穆騰阿與慶瑞不能顧得許多，惟策馬落荒而走。時又近夜，軍中輜重盡失，所有槍械拋棄原野。楊輔清大獲勝仗，計是時清兵已尸橫遍野，血流成河，這慶瑞所領二萬餘人，已死傷萬餘，降者數千，所存數千人，且有焦頭爛額，衣甲不完，各自逃命。楊輔清一面撫輯降兵，一面分兵追趕慶瑞。那慶瑞此時只有穆騰阿牽引馬隊擁護而走，餘外步兵已留存無幾，心中又羞又憤，忽聽得後面喊聲又近，料知太平人馬又復趕來，時已入夜，不辨方向，正不知向何處逃。走慶瑞心慌，不覺嘆道：「吾死於此矣！」言猶未已，已聞槍聲响處，彈子紛紛擊來，慶瑞手忙脚亂，早跌在馬下。正在危急，忽得一枝

人馬擁至，乃張其光兵也。慶瑞此時心中稍安，遂由張其光在前，穆騰阿在後，保着同走。并傳令直奔處州府城。再走十餘里，覺追兵已遠，慶瑞方才定了魂魄。取道將奔到處州城時，見居民紛紛逃走。慶瑞驚道：「得毋敵兵已到處州乎？」遂問張其光：「得有消息否？」張其光道：「吾軍敗時，爲敵軍所壓，故越山繞道，以救大人。若處州消息，小將概未之知也。」慶瑞好生驚疑。時已押處州城外，但見城門緊閉，城上旌旗整齊。慶瑞覓土人問之。原來處州府城已爲楊輔清人馬所奪。蓋楊輔清另分一隊人馬，伺慶瑞出城後，已間道先襲城池。慶瑞聽得這點消息，又不知城內所存守兵，逃往何處。正自驚疑不定，忽然城上鼓聲震地，似殺將來。慶瑞大驚，急命敗殘人馬望南再走，亦不敢逃回溫州。只領人馬向雲和龍泉而遁。楊輔清大捷之後，笑謂左右道：「吾此計只能瞞慶瑞耳。吾以大軍南下，苟非兵力充足，豈敢遽下閩境。乃慶瑞不以爲疑，其愚一也。軍行最忌險道，若見地勢掩映，敵情未悉，必不可窮追。兵慶瑞獨不知之，其愚二也。彼若以大兵阻處州要道，以待會軍後，吾軍斷不易過。此今彼不出此計，是吾得天助耳。慶瑞既敗，處州已得，即會軍若至，無能爲矣。」說罷，傳令分軍爲三，以一駐處州城內，一守處州城外，而分一路收取溫州。待溫州既定，然後會同入閩。一面飛報魏超成，告以破了慶瑞，拔了處州。使一同南向，折入閩境。時魏超成已由貴溪直趨弋陽，部下大兵二萬餘人，所過披靡。適接楊輔清文報，知道楊軍大捷，遂悉銳進攻。是時清國總兵王健元，副將袁良，各率兵五千，與魏超成抗戰。奈魏軍乘勝之威，不能抵敵。清都司賴正修引部下千餘人，先降了魏超成。於是清兵盡潰。魏超成道：「吾軍須速入閩境，與輔王相應。今清兵若敗，必退保弋陽，以阻吾去路，又須大費時日矣。」遂分大軍爲兩路，直躡清兵之後，以攻弋陽。果然清將王健元、袁良欲退守弋陽縣，惟太平人馬已隨後追至，清兵不能立足。魏超成乘勢取了弋陽，清兵遺下器械糧草無數，皆爲魏超成所得。魏軍大振。總兵王健元、袁良駐守貴溪，自聽時魏超成大軍已經南下，已恐衆寡不敵，即催會國藩發兵來救。時會國藩先得慶瑞催救文書，已發出朱品隆、江長貴兩總兵，先帶大兵赴援。隨又接得

王健元及袁良告急，遂更調蕭啓江帶兵五千往救弋陽一帶。明知蕭啓江以五千之衆，恐不是魏超成敵手，惟探得李世賢黃文金兩路大兵，又將入贛，故曾軍亦不敢移動。蕭啓江承派之後，卽向曾國藩道：「聞魏超成大軍將近三萬人，號稱五萬，若以五千人馬當之，恐難於取勝。且王健元及袁良兩軍，又久不經戰事，若不能得其助力，是同與俱敗矣。」曾國藩聽罷，甚覺爲難，躊躇半晌，乃道：「敵軍盡狡，吾若多調人馬赴援，恐本處兵力單薄，李世賢黃文金必乘虛攻我矣。今惟有一計，令朱品隆江長貴便宜行事。若處州未失，能破楊輔清則移軍而東，以助將軍；若處州既失，楊輔清聲勢更烈，則朱品隆江長貴往浙，亦屬無用，亦卽可移助將軍矣。江西乃吾治地，設城池失守，千係非輕，吾亦當重顧根本也。今更撥張運蘭領勁兵南下，以之助君，君可以放心也。但贛南危急，君當先行，吾卽令張運蘭隨後至矣。」蕭啓江得令，乃率軍先行。曾國藩亦傳令張運蘭起兵援應。惟是時張運蘭方紮景德鎮，聽得曾國藩有令，遂卽抽調入馬六千人起行。共計蕭啓江張運蘭兩路，約萬餘人。朱品隆江長貴兩路，亦有萬餘，合四路人馬，亦近三萬，以此救應贛南，曾國藩亦覺心安。奈朱品隆江長貴先往處州，不想領軍趕至衢州府，已得處州失守，慶瑞大敗之信。江長貴道：「慶瑞亦久用兵，且旣已求援，自應待援兵到時，然後開戰，今彼此行，何敗之速也？」朱品隆道：「事已如此，恐吾等往亦無濟，以吾兩軍亦不能敵楊輔清之衆，且彼乘勝之後，軍勢正盛也。今將如何行止，頗難自主。」正說着，已得曾國藩再到文書，遂亦移軍回助贛南。江長貴道：「魏超成志在入閩，與楊輔清相應，由贛入閩之路，必經廣信府。吾料王健元等，必不能保守貴溪，吾等不如先赴廣信府矣。」朱品隆以爲然，乃相率移軍，望廣信進發。早有消息報到魏超成軍中，魏超成乃與諸部計議，并道：「曾軍南來，其勢必銳，且合四路之衆，吾不易當之。試問諸君，計將安出？」翰王項大英，時爲前部總先鋒，卽進道：「彼分四路而下，以爲破我必矣。惟朱品隆江長貴兩軍，奔馳往返，縱橫跋涉，其力疲矣，因而破之勢如反掌耳。今請分兵爲三，以一路壓廣信府，以防王健元與袁良冲出，以一路拒蕭啓江，暫勿與戰。某願以本部

人馬，爲將軍破朱品隆江長貴，待朱江二軍既破之後，如此如此，則蕭啓江亦爲吾所敗矣。」魏超成一從之，先令降將賴正修，計一面懸候項大英消息，然後行事。時蕭啓江不知朱品隆江長貴即能回軍，以爲朱江二將與楊輔清相持，必費時日，自料孤軍難抗，魏超成故一心待張運蘭到時，方好求戰。不意張運蘭甫離景德鎮，卽已染病，行程頓滯。蕭啓江又專待張運蘭，因之觀望不前，反至朱品隆江長貴先到，那朱品隆以爲往救慶瑞無功，深料魏超成之勇不及楊輔清，而合蕭啓江張運蘭之衆，足以破魏超成，有餘。遂奮勇赴敵，并謂江長貴道：「吾等奉派援浙，徒勞無功，今此行乃你吾二人，以立功機會也，萬不宜落後，以惹人取笑也。」江長貴亦以爲然。乃星馳電捲，由衢州回江山縣，入江西玉山，直望廣信進發。着翰王項大英知王健元袁良如驚弓之鳥，退守廣信，必不敢出。乃以人馬五千，壓住廣信來路，親率勁旅萬人，由弋陽起程，往迎朱品隆江長貴。甫過了興安北境，約十餘里，已知道朱江二將將到，遂直趨廣信北路，攔截朱江二軍將人馬分爲五路，每路二千人。單候迎戰。安營甫定，清將朱品隆江長貴已到，已見太平人馬在前，朱品隆大驚道：「豈魏超成已得廣信乎？何以駐兵於此？遂驚疑不定。惟遠望見太平人馬無多，又不是魏超成旂號。江長貴道：「如魏超成已得廣信，必將速入福建，以應楊輔清，何暇與我迎戰？今魏超成以爲蕭啓江張運蘭所乘，特分兵於此，以疑我耳。今宜速進，勿令敵軍得以退去也。」於是朱江兩軍齊發，忽然馬聲震動，太平人馬各路已一齊出現。原來太平將項大英所引各路，多偃旂息鼓。清兵只見其中軍各營，故以爲兵馬無多。此時已見項大英有五路人馬，心中已怯，且遠行疲乏，不便戰鬥。惟太平人馬，養精蓄銳，紛向清兵擊來。清兵如何抵敵？還虧朱品隆江長貴平日久經戰鬥，仍能死力支持。無如軍士疲倦，終難抵禦。太平人馬已紛撲進，清兵已望後而退。項大英率齊五路一同追擊，清兵死傷五六千人。戈甲拋棄遍野，降者亦二三千人。三停人馬已失去兩停。朱品隆江長貴只引敗殘人馬退三十里屯紮，一面打聽蕭啓江及張運蘭消息，再作行止。原來張運蘭既因病阻，誤行程，及朱品隆江長貴既敗之後，蕭啓江始

至貴溪。魏超成早依項大英之策，以降將都司賴正修先行用計，先致函於蕭啓江，那函中大意却道王健元、袁良并未力戰，即退保廣信，又道自己所部千人，爲敵將魏超成所困，致爲所擒，今日投降，本非真心，遂請蕭啓江帶兵來戰，願爲內應等語。此函寫妥之後，即遣心腹哨弁投至蕭啓江處。原來賴正修曾隸蕭啓江部下，平日深爲蕭啓江所信，且與蕭啓江有同鄉之誼，故蕭啓江得信後，初猶半信半疑，繼思賴正修爲同鄉，又是舊部，未必相欺。且彼言王健元、袁良之無用，亦是實情，似乎可信，乃回復賴正修，請其設法內應。魏超成謂賴正修道：「若由足下設法，以誘致蕭啓江，吾恐蕭啓江不免生疑，不如請由蕭啓江定計，使令足下遵守，然後吾等因其計而用之，方爲妥善也。」賴正修聽得，乃再飛函蕭啓江，稱：「自己無才，所恃者，偕降之部下千人，皆可信任耳。且此間敵將，非王則公侯，吾自降後，尙無何等職位，即偕降之千人，亦未有聲明月餉若干。故舊部人心依然憤恨，弟固決其可用，尊處不論授以何計，皆無不可遵命也。」蕭啓江接函後，心中更安。慕容王、席珍進道：「吾所難者，兩軍相拒，而賴正修書信往來，如其易，須防之耳。」蕭啓江道：「彼降兵尙在部下，用人自易。且賴軍多湘人，其仍欲歸吾者情也，又何疑乎？」遂不聽王席珍之言，即密覆賴正修約，以是夜進戰，着賴正修舉火爲號，乘機掩殺，俾裏應外合，以破魏超成。訂議已定，即密地打點出兵，并謂左右道：「自來用兵，以詐降賺敵，往往有之，惟賴正修之降敵，非其本心，且與吾爲同鄉，其部下亦皆有鄉情，此其可信者也。况非由彼定計以賺吾，乃使吾定計以使之遵守，尤不必多疑。是天幸得賴正修以爲吾効力，破敵必矣。若不然，以廣信旣危，朱品隆、江長貴又敗，而張運蘭又未至，吾以孤軍，旣不能敵衆，又安能援廣信乎？今得賴文修相助，敵軍必亂，乘其亂而擊之，無有不勝者也。」說罷，一面又密告廣信府城內，使王健元、袁良守城，即引兵出城相助。不知自賴正修第二次函告蕭啓江之後，魏超成料蕭啓江必令城內清兵殺出相應，乃分派小隊四處巡察，搜截蕭啓江交通消息。果然見軍士拿到一人，在身上搜出文書，是蕭啓江着王健元由城內衝出相應的。魏超成大喜道：「果不出吾所料也。」

「乃將原函就立刻摹仿蕭啓江印信，另擬一函，選一精細心腹軍士，穿了那清兵號衣，投函於王健元，直至城下，聲稱蕭啓江有機密函到。時城上守將見他只有二人到來，乃開城迎入，直呈那函於王健元。王健元拆開一看，那函內大意，却稱今夜即破魏超成。惟探得敵將翰王項大英，將繞東偷度崇安，直取福建之建陽，宜即引大兵南出，以扼崇安要道等語。王健元再三細看，覺印信一概是實，坦然不疑，且亦不敢違蕭啓江之令，遂留少數人馬守城，餘外盡提大兵出發於崇安要道。魏超成打聽得城內清兵已經移動，乃一面令翰王項大英移得勝之兵，以三分之二，選襲廣信府城，餘外即扼阻朱品隆江長貴來路。去後，即密令諸將預備迎戰，并謂左右道：「若敵將張連蘭已到，則吾軍勝負，尙未可知。今蕭啓江欲以孤軍僥倖於一戰，不敗何待乎？」說罷，即令諸軍偃旂息鼓，以特敵軍時已入夜，清將蕭啓江所部分爲三路，人啣枚馬勒口，一字兒踰山挨嶺而進，直趨魏超成大營。遠望見魏軍營中燈火獨天，惟不見太平人馬的動靜。左右皆有些疑惑，蕭啓江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即率軍撲近魏營，立傳令放槍攻擊。魏軍故作驚皇之狀，蕭啓江以爲得手，仍下令軍中，須望見魏軍後營火光，方好前進。乃說猶未了，已見魏軍後面突然火起，魏軍似更爲驚擾。蕭啓江大喜，即令三軍一齊追入，魏軍即望後而走，且人馬不多。蕭啓江此時也有些疑惑，自念此處若爲魏超成大營，其人馬必不止此數，此時已不欲遽追，又不肯遽爾退回，正下躊躇，忽見前鋒統領胡廷幹馳至，報道：「都司賴五修已有軍士上報說，魏縱火之後，方欲殺出相應，今已爲魏超成所圍，請速往援救。」蕭啓江乍然聽得，乃令諸軍急進，忽然省悟道：「僞矣，吾中計也。」左右問其故，蕭啓江道：「敵軍如真敗，豈能再圍賴正修，且深夜擾攘，兩軍倉皇，賴正修豈易使人到來求救耶？」說罷，急令退兵。惟前軍已進如潮湧，止之不得，忽然聽得魏軍連放號炮，只見四面八方皆是魏超成人馬，蜂擁殺來，萬槍齊發，彈子如雨點而下。蕭啓江見此情景，乃嘆道：「吾用兵多年，今乃爲人所弄，悔不聽王席珍之言，以至此，吾有何面目見人？」乃欲援劍自刎，左右急爲挽救，并道：「勝敗兵家常事耳，大丈夫留身

以爲國用也。」正在紛亂間，忽部將易良幹奔至，大呼道：「敵近矣！速作逃計。」說着，即擁蕭啓江先逃。未幾，胡廷幹亦奔至，乃共保蕭啓江奮力殺出重圍。是時全軍皆陷圍中，只有胡廷幹、易良幹各率精兵五百人相護，餘外不是死傷，就是投降，皆呼天叫地。四圍亂竄，蕭啓江已不能相顧。回望後路，不覺嘆道：「爲吾一人失機，以至陷此數千人，皆吾罪也！」正說着，前面敵軍已攔住去路。易良幹道：「敵人料我必走貴溪，故用重兵守此要道，今當望南殺出，再作區處。」於是望南而下，又折了些人馬，方得了重圍。蕭啓江謂左右道：「剩此敗殘人馬，即出得重圍亦難立足，不如先走廣信府城，以待援兵。」時只剩得數百敗殘人馬，繞道奔至廣信府城，不料城上旌旗齊整，盡是魏超成旂號。蕭啓江大驚道：「吾方調王健元使由城內殺出相應，今不特不見殺出，且城池反已失守耶？」說罷，急即轉調敗殘人馬先行暫退鉛山。那鉛山本去崇安不遠，至時始知王健元已往守崇安要道，詢悉原委，始知派人送書于王健元，中途亦得魏超成所截，遂改轉函中語意，賺出王健元，并襲了府城。後得城內逃出的清兵報告，原來袁良亦已死於城中。蕭啓江嘆道：「此行損兵折將，失喪城池，復有何面目回見曾國藩乎？」說時，不覺垂淚，立即揮書到曾國藩處，報稱失敗情形，并自引咎請開差，暫行回籍。恰可次日，張運蘭帶兵已到，便由張運蘭料理贛南軍務。若朱品隆、江長貴、袁引、敗兵回見曾國藩，適湘撫略秉章自奉得總督四川之命，久未成行，此時以石達開將行入川，不得不往，乃打算起程入川，特向曾國藩借用人員一同入川助理軍務了。曾國藩就令蕭啓江回湘，由駱秉章差遣，令并蕭啓江所存人馬及王健元部下，并交張運蘭統帶，又令張運蘭察看贛南情形，再定行止。唯時魏超成既下廣信府，聽得張運蘭已到，自念須從速入閩，以應楊輔清，故不欲再與張運蘭交戰，惟盡取廣信府所有輜重器械，即飛報楊輔清，盡統大兵，棄了廣信，同向福建進發。那張運蘭見魏超成已入閩境，自己只奉令來援贛南，并非奉令要往福建，且聽得魏軍勢大，亦不宜追趕，只得報稱收復廣信府，即引軍回。至曾國藩處，繳令，那曾國藩却謂諸將道：「浙江糧道全賴閩粵，今楊輔清魏超成連



破我軍，直進福建，於我糧道根本。最爲阻礙，將以何策處之？」幕友郭意城道：「兩年以來，自湖口一敗，三河再敗，直至桐城浦口之戰，皆大挫軍威。今又警報及于福建，若福建亦危，則糧道絕矣。以洪秀全久踞金陵，西擁東西梁山之固，以連安慶、東併蘇常之富，以通海運，我軍處處受制，東南大局危矣。以某愚見，若與之求戰，即徒得一勝，亦無濟于事。觀昔日洪秀全不能分兵入閩者，以金陵先後被向榮和春、張國梁所擾也。今彼金陵穩固，不特可以分兵南征，且可以移兵北伐。故不如合謀金陵，以動其根本，方爲上策。」曾國藩道：「公言是也。今聞勝保軍勢復振，且新到吉林馬隊，并軍一軍，可以戰矣。不如曾商勝保，使下窺金陵，吾亦相機而進可也。」說罷，即備文書加緊告知勝保。時勝保正駐鳳陽，自浦口一敗，軍勢盡挫，隨即再招人馬，復由吉林調到馬隊五千名。因此軍力又復一振，征欲下趨安慶，以雪從前屢敗之恥。忽接得曾國藩文書，要先攻金陵。自忖年來用兵，疊爲敵人所敗，與昔年李秀成破向榮、王有林、張國梁相似，若不勤搖洪氏根本，必難復振。是進攻金陵亦是一策。但敵將陳玉成，方縱橫皖省，而李世賢等又在贛浙牽制曾國藩，若不顧皖鄂一帶，又恐陳玉成更爲得勢。原來湖北巡撫胡林翼，那時正丁母憂，清廷准假百日，便胡林翼治喪。而鮑超又值告假養病，因此湖北一路只恃官文督率各將主持。那陳玉成以湖北無人，已大有再取武昌之勢。故勝保一接曾國藩文書，頗費躊躇，乃與諸將計議。部將提督李曙堂道：「陳玉成駐軍皖南，常欲西據武昌，今不敢遽進者，以吾大軍在此，懼拊其背也。若我移軍東趨金陵，彼必乘機入鄂，恐金陵未必即破，而武昌已陷矣。」部將戴天英道：「陳玉成家小，盡住安慶，故彼深顧安慶根本。我若攻金陵，玉成必不驟離安慶，而李秀成又東下蘇州，與李鴻章相持，我此時若窺金陵，或可得志。若以湖北一路爲憂，即可回復曾國藩，使鮑超速起力疾視師，屯湖北以圖進取，以陳玉成平日本忌鮑超，如是即足以牽制陳玉成，湖北可以無事也。且曾國藩雖被李世賢牽制，然曾軍部下諸將，能戰者不少，亦可分軍渡皖，爲鮑超聲援。但此又何足慮乎？」勝保道：「此策極是，吾當從之。」時又聽得陳玉成結合捻黨苗沛霖將

會進魏北。勝保乃調多隆阿一軍，直入汴省，以攻捻黨，并防陳玉成分軍北上。一面知會德與阿，并各路共攻金陵。適德與阿駐軍淮南，乃定議德與阿由天長并統六合而下。勝保却由定遠縱滁州，入江浦而來，皆向江甯進發。且說太平大將李昭壽自會合陳玉成，在浦口破了勝保與阿之後，陳玉成即改令地官副丞相相周勝業代守六合，而以李昭壽移守滁州。原來李昭壽人極驍勇，戰無不勝，惟是性情兇暴，最好殺戮，且自以屢有大功，每凌辱同僚，故同僚多恨之，絕少與之來往。當其領守六合以後，兩敗德與阿，又與陳玉成共破勝保，後守滁州，亦屢挫清兵，復先後分撥全椒、烏衣、小店、東、西、梁山，清兵皆不敢犯，故天京無西顧之憂，自以屢立大功，欲得封王位，并爲主將，洪秀全乃商之陳玉成，惟陳玉成以其性情驕蹇，恐他兵權過重，難以節制，稍裁抑之。故李昭壽每立戰功，只有厚其賞賜，未嘗進爵加祿。昭壽心頗懷恨，但念李秀成待之極厚，不忍違背，惟心中不免含恨，且時出怨言。除李秀成、陳玉成之外，罕有能調勳之者。先後如譚紹洸、顧文鴻曾言於李秀成，皆言昭壽賦性凶險，小用之則不爲我用，大用之又恐難制，宜以罪誅之，免爲後患。李秀成終憐其勇，故極意籠絡之。那一日，適接王、陳、得、風自天京發來軍報，以地官丞相羅大綱身故，特調李昭壽往鎮揚州，着李昭壽擇員代守滁州。一路李昭壽見之大怒道：「陳、得、風何人，俺李某豈肯爲彼所調遣耶？」左右諫道：「陳、得、風身居王位，坐鎮天京，居中策調外將，固所宜也。」李昭壽道：「此皆天王用人不明耳。國家分茅裂土，設爵位以待有功，我李昭壽汗馬功勞，豈在陳、得、風下乎？今置英雄於無用之地，使懦夫墜子，皆得而調遣之，辱莫大焉。當吾守六合時，若以城、降、德、興、阿則當日金陵，不知竟歸誰手，吾亦不至寒落至此矣！」言時怒形於色，乃回書陳、得、風，力稱不能移動，反謂陳、得、風往鎮揚州。陳、得、風得書亦大怒，一面奏知洪秀全，又報知忠、英二王，皆言李昭壽將反，不受調遣，宜設法防範。洪秀全以李秀成遠在蘇州，乃急令陳玉成處置昭壽。陳玉成道：「昭壽悍將也，若果降敵爲患不淺矣。」乃急令李昭壽移軍小池驛，揚言用以阻會國藩北渡。李昭壽得令，本不敢抗陳玉成，惟其部將朱志元私向李昭

壽說道：「陳玉成此次調公，必非好意；大約得陳得風之言，防將軍北竄，故調至小池驛，使易制將軍耳。將軍日前獲陳得風之書，實爲取禍之本也，將軍危矣！」李昭壽聽得，不勝惶惑，乃道：「吾亦不甘於此，只不忍負忠王耳。今號令交迫，將禍及其身，吾欲北投勝保如何？」朱志元道：「若此，則將軍可保全，然輕往必爲勝保所辱，吾當爲將軍圖之。」原來朱志元亦欲降清國，以圖富貴，只恨無路可通，至是乃密報勝保，願勸李昭壽來降，并以滁州相獻。勝保久知李昭壽之勇，聞得大喜，乃密復朱志元，許以重賞，并道：「昭壽猛將也，若允來降，吾事濟矣。吾當以提鎮之間位置之，決不相負。」朱志元乃回報昭壽道：「吾已得勝保歡迎將軍矣。將軍若自投他，必不見重，今勝保自求將軍歸降，其優待將軍必矣。」李昭壽乃深感朱志元，且道：「非君則吾危矣！」遂具書，即呈勝保，使勝保督兵來滁，願以滁州奉獻。勝保得書大喜，道：「李昭壽若來，則敵人失一良材，而吾軍多一猛將矣。此機會不可失也。」即引兵望滁州進發。這會分教：軍前屈節，頓教天國失棟樑；席上行凶，又見儒臣亡首領。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長篇名著小說

洪秀全

全書貳冊

實售國幣叁角肆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標點者 湖上漁隱

校者 范叔寒

印刷者 達文書店

發行者 達文書店

分發行者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七年八月重版

總經售者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78

34/428

(1)



封面彩圖：洪秀全失陷桂平年